武俠世界



$2.00

62

・下期預告・



游俠呂奇傳奇故事 **喋血龍門角** 龍驥・著



美人局故事已完，J・A・S・也已宣佈解散。然而呂奇的故事却沒有完，他是一個富有傳奇性的人物，自然就有很多傳奇性故事發生。是篇〔喋血龍門角〕乃龍驥君繼〔游俠雙雄〕後之佳作，是篇爲本故事之大結局，其內容一部比一部精彩。下期刊出，敬請垂注。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盜　盒（一期完俠情小說）
彊鄰壓境　紅粉求賢
英雄中計　竟歷諸驚……倪　匡　3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鬼刺客（新派俠義奇情故事）◀四▶
求生共濟敵是友
狹路寃家鬼刺客……柳殘陽　73

格殺勿論（三期完新派奇情小說）◀下▶
手刄仇讎日　含悲埋恨時……盧　令　85

絕情斬（兩期完中篇俠情小說）◀下▶
鐵掌除巨魔　金弓救玉人……郝敬先　109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金獅吼
俠侶連轡闖江湖……秦　紅　33

天殺星
風雷震關洛　玄妙鬪雙包……慕容美　47

流星・蝴蝶・劍
一刻風流一刻險……古　龍　53

關外玉鳳 ◀大結局▶
神功誅魔帝　三美伴書生……曹若冰　59

風塵怒俠
倖脫險中險　慘遭毒神磨……東方英　119

萬里雄風
蓋代玄功驚霸主……倪　匡　129

明駝俠影
離愁如江水　朝夕向東流……司馬紫煙　147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綫）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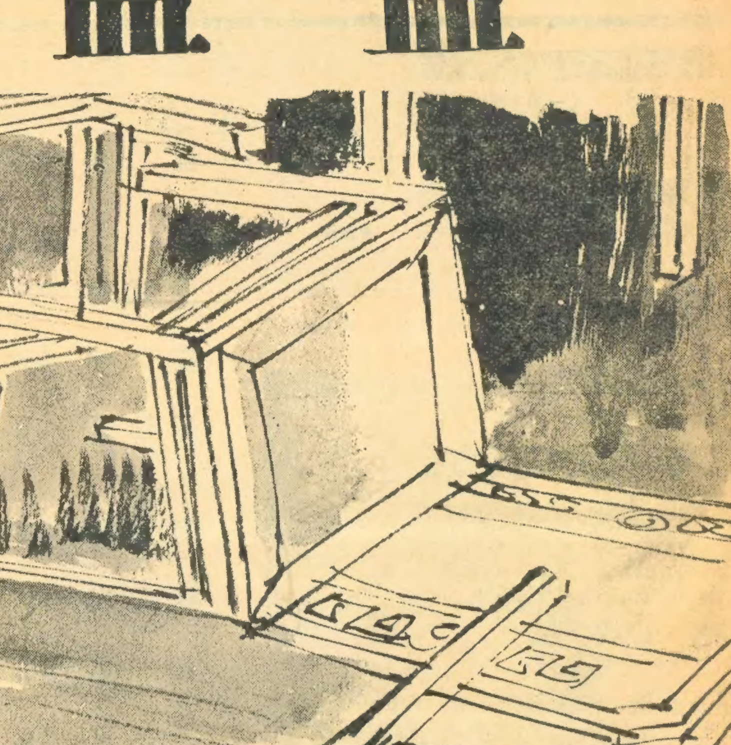
第62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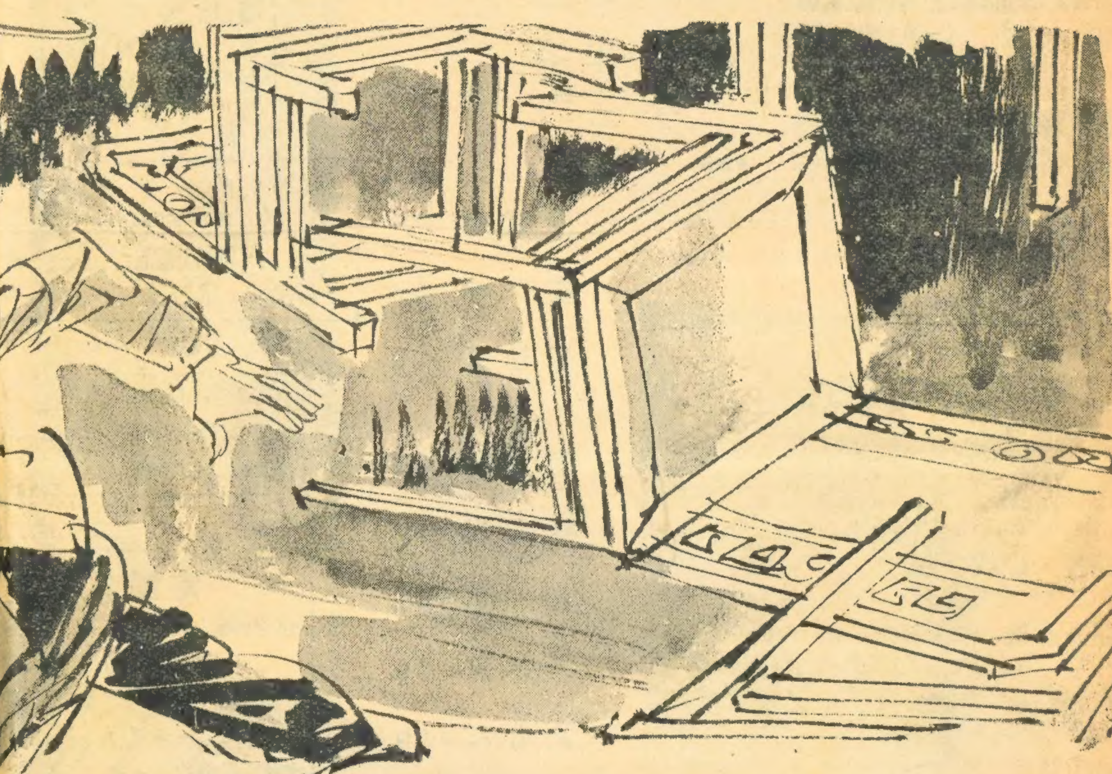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新派俠情小說

倪匡・文
培新・圖

盜盒





前言

紅綫盜盒，是一個人所皆知的故事，紅綫是一個俠女，他是隱在潞州節度使府中爲使女，那時，是唐朝在安祿山造反之後，元氣大傷，節度使兵權在握，尾大不掉，時局動蕩的時候。

自安祿山造反被平定之後，各鎭節度使的反叛，幾乎沒有停止過，先後造反的，有宋思明，田承嗣，李希烈，朱滔，田悅，李納，王武俊等等。朝廷令不能下達於節度使，節度使等於做了小皇帝，而做了小皇帝還不心足，想併吞地盤，做統一天下的大皇帝，自然，這些節度使都未曾如願，大唐天下，還是維持了下去。

紅綫是潞州節度使薛嵩家中的使女，薛嵩在衆多的節度使中，並不特出，而且還很可能柔弱無能，如果沒有紅綫在他的府中，早已不會有什麼人記得這個人。

但是薛嵩也有一個好處，就是早已看出紅綫不是普通的女子，據記載，薛嵩對紅綫很好：「嵩遣掌牋表，號內記室」，等於請紅綫作爲他的秘書一樣。如果不是另一個節度使田承嗣，野心勃勃，想要併吞薛嵩擁有的地盤，紅綫也不會那麼出名。田承嗣是魏博節度使。

魏博節度使所轄管的地方，是如今河南臨漳縣附近一帶，而薛嵩的潞州，是今山西長治縣一帶，兩地銜接，治地相隔，不過兩三百里。

薛嵩聽得風聲，知道田承嗣要來併吞潞州，徬徨無計「前面說他這個人柔弱無能，並未曾講錯」，而紅綫知道了這件事，夜入魏郡，到田承嗣的臥室之中，將一隻金盒，盜了出來。

薛嵩得到了那隻金盒，寫了一封信，連信帶盒，送給田承嗣，作爲一種警告，表示隨時可以取田承嗣的性命。

田承嗣在接到了信、盒之後，自然大驚，有所顧忌，不敢再對潞州不利了。這便是紅綫盜盒，在史籍記載中的全部過程。

寫小說的人最喜歡這一類記載不詳，但是人物形象却極其生動的故事。因爲人物生動，易於下筆，而記載不詳，則更留有豐富的想像餘地，例如紅綫這樣一個身懷絕技的俠女，如何會在一個大官的家中？

田承嗣既然有併吞天下的野心，手下高人必多，紅綫如何下手，如何又能順利得手？紅綫在盜盒的過程中，究竟遇到了一些什麼對手，她如何勝過敵人的？這一切，都是很有趣的探索，自然，小說只是個人的想像，和歷史不可能脗合，大雅君子，尙祈見諒則個。

强隣壓境

道上風很勁，砂粒在平坦的路面上滾來滾去，揚起一陣濃黃色的烟塵來，道旁的樹木，鬱鬱蒼蒼，這是中原的一道古道，在那一陣馬嘶聲，車聲傳到之前，道上簡直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

車馬聲漸漸近了，首先看到四名甲胄鮮明的武士，疾馳而來，接着，便是一輛雖然蒙了不少塵土，但是車廂外面，看來，仍然是十分華麗的馬車，趕車的是一個彪形大漢，車轅上，插着一面旗，旗上有斗大的一個「田」字。

在車兩旁，一左一右，是兩個壯士，一個白淨面皮，看來甚是儒雅，另一個面肉瘦削，看來給人有一種極其陰森的感覺，一雙眼睛，精光四射，一望而知是一個武功極高的高手。

而在馬車之後，又是四個甲冑鮮明的武士。這一小隊車馬，在這條道附近的人，見過也不止一次了，他們都知道，那是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大人在車中，田大人正在巡視各方的駐軍，現在可能是趕到另一個有重兵駐守的要地去，也有可能是趕回魏郡去。

而在馬車旁的那兩個壯士，人家也全知道，全是武林中極有名的人物，那貌相儒雅的一個，叫作藍洋，陰森的一個，姓鄧，名鏡全，這兩人，全是田承嗣田大人，貼出了招賢榜之後，踵府投謁，蒙田大人重用，每出不離左右的高手。

車馬在道上飛馳，包着鐵皮的車輪，在路上滾動着，車輪輾過，將路上的小石塊，軋得遠遠彈了開去，路上似乎很平靜。

在車馬經過三株擠在一起生長，枝葉茂密的大樹之際，突然聽得大樹之中，傳來了一聲暴喝，那一聲暴喝才起，在馬車旁的鄧鏡全和藍洋兩人，便立時抬頭，向上看去，趕車的大漢，也極其機警，「刷」地一鞭，向馬身上抽了下去，馬兒急嘶，車子向前的去勢更快。

然而，也就在那一剎間，只見枝葉紛飛，暴喝聲未畢，樹中人影閃動，一個灰衣大漢，已自樹上，直跳了下來，「蓬」地一聲，恰好落在那車頂之上。

趕車的壯漢也不及轉過身來，反手一鞭，便向那灰衣大漢，揮了過去，車子仍在向前疾馳，車身也震動得很厲害，可是那灰衣大漢，站在車頂，雙腿微微分開，却穩得像是他的雙脚，釘在車頂之上一樣，他一手持着一柄閃閃生光，暗藍色的，又短又闊的鋼劍，趕車的那一鞭揮到，他左手一探，抓住了鞭梢，順手一抖，趕車的發出了一聲怪叫，來不及鬆手撤鞭，整個人都被他抖了起來，結結實實，摔在地上，不住打滾。

而那灰衣大漢才一將趕車的抖下，只聽得「呼」地一聲，鄧鏡全人還在馬上，一根鐵棍，已然捌到。

這時，趕車的雖然摔了下來，但是馬兒受了驚，仍在向前疾馳，鄧鏡全一棍捌到，那灰衣大漢，橫劍便擋，只聽得「錚」地一聲響，劍棍相交，那灰衣大漢大叫一聲，道：「好大的力道！」

他一面叫，一面身形一矮，手中的闊劍，已向車頂之上，疾劈了下去，只聽得「嘩啦」一聲響，他手起劍落，車頂上已被劈出了一個大洞，他身形向下一沉，在鄧鏡全還未曾來得及發出第二棍之前，他已經沉進了車廂之中！

鄧鏡全和藍洋兩人，俱皆大驚，齊聲叫道：「田大人！」一面叫，藍洋策騎趕來，已將趕車的馬兒，硬生生勒住。

車一停，衆武士和藍洋，鄧鏡全十個人，將車子團團圍住。

可是那灰衣大漢，已進了車廂，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田大人就在車廂之中，他們却也是沒有辦法，鄧鏡全綽起長棍，正待砸開了車門再說，突然聽得車廂中，傳來了田大人雄沉有力的聲音，道：「鄧壯士，藍壯士，你們不必驚惶！」

聽得田大人的聲音十分鎮定，鄧鏡全和藍洋兩人，多少放了一點心，可是車廂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那灰衣大漢的來意究竟如何，他們還是不知道。

在車廂中，車廂的頂上，已穿了一個大洞，陽光射了進來，更顯出車廂中錦綉鋪墊，象牙鏤刻的精奇華麗，田承嗣坐在綉墊之上，他方面，大耳，沉毅，威嚴，一望而知是成大事，立大業的大人物，而在他對面，就是那手執鋼劍的灰衣大漢。

田承嗣和那灰衣大漢兩人對視着，田承嗣的臉上，並沒有什麼吃驚的神色，反倒是那灰衣大漢，雖然在他的醜臉上，看不到什麼驚惶，但是在他的眼中，却瞞不過人，現出張惶的神采來。

田承嗣緩緩地道：「你可是來行刺的，爲何還不下手？是怕下手之後，難以逃走？」

那灰衣大漢的聲音，像是破鑼一般，道：「如果是來行刺，還計較自己的生死？」

田承嗣立時滿面堆笑，道：「壯士不是來行刺，莫非有意來投？」

灰衣大漢「哈哈」豪笑起來，道：「田大人，你招賢納能，天下皆知，我甘犯虎顏，特地來試一試，你可有這個氣度！」

田承嗣聽了，也高聲縱笑起來。

車廂內的對話，車廂之外，自然聽得明明白白，鄧鏡全和藍洋兩人，自也不必再那麼緊張，只聽得車廂中，田承嗣問道：「壯士高姓大名？」

那灰衣大漢拱手道：「不敢，小人姓婁，名絕劍！」

田承嗣的聲音之中，充滿了喜悅，道：「莫非是隴西婁絕劍婁壯士，和天下第一劍客范天聲齊名的？」

那灰衣大漢道：「正是婁某，但是和范天聲齊名一點，却是大人的好說，絕不敢當。」

行走江湖的，身懷絕技的武士，對於自己的名氣，看得比什麼都重要，決不會有什麼人，肯在人家的面前，承認自己不如他人。

看婁絕劍以這種方法，作爲他投奔田承嗣的進身之方，也可知他一定是桀驁不馴的人物，但是在

提到范天聲的名字時，他的語氣，還是十分尊敬，而且，那是一種自然而然，出自內心的尊敬，而且，他對田承嗣將他的名字，和范天聲相提並論，感到了一陣由衷的惶恐。

連高官厚位的田承嗣，也聽到過婁絕劍的名字，那麼婁絕劍在江湖上的名頭，也決不會弱，但是不論他的名頭多麼响噹噹，和天下第一劍客范天聲相比較起來，却是差得太遠了！

但是，在外面的鄧鏡全和藍洋兩人，聽得婁絕劍這樣謙虛，也絕不覺得有什麼意外，因爲就算是鄧鏡全，可以說是黑道上第一高手，他手中那枝棍，不但棍法神出鬼沒，而且棍是西域高手匠人巧製，變化多端，堪稱所向無敵，但如果提起了范天聲，他也不免要小心翼翼！

只聽得田承嗣又豪笑了起來，車廂的門，「砰」地打開，田承嗣一面跨了出來，一面道：「婁壯士，請出來，見見兩位朋友！」

婁絕劍身形一矮，自車廂中鑽了出來，一副傲然之色，田承嗣指着鄧鏡全，道：「這位是汾陽鄧鏡全鄧壯士，閣下想來也聽過他的名頭？」

婁絕劍的臉上，那副傲然的神色，本來看了令人很難抵受，這原也難怪他，因爲他突如其來，一出現就進了車廂，如果他要行刺的話，早已得手，車旁的那些護衞，自然也不放在他的眼中了。

可是此際，他一聽得「汾陽鄧鏡全」這五個字，陡地一震，傲然之色，立時斂去，這時，鄧鏡全也已翻身下馬，只不過手中仍綽着棍，向婁絕劍拱了拱手，道：「閣下眞好身手！」

婁絕劍却深吸了一口氣，望定了鄧鏡全。

婁絕劍望了鄧鏡全片刻，這時兩人的手中，一個執着棍，一個執着劍，氣氛極其緊張，連田承嗣也覺得有點不對頭，正想說幾句話，緩和一下，但婁絕劍已經開了口，道：「早知有鄧朋友在，我決不敢自樹上跳下來！」

鄧鏡全負責守備田承嗣的安全，婁絕劍的出現，可以說大大掃了他的面子，但是婁絕劍這一句話一出口，鄧鏡全的面子，自然全掙了回來，緊繃着臉的鄧鏡全，也現出了一絲笑容來，雖然他的笑容，看來仍不免給人有陰森之感，但是氣氛總已緩和了許多。

鄧鏡全道：「婁朋友好說了！」

婁絕劍轉向田承嗣，道：「田大人，我剛才未曾命喪在鄧朋友之手，眞是僥倖得很！」

田承嗣大是高興，道：「鄧壯士自然武藝超羣，人皆敬服。」

那時，藍洋也走了過來，田承嗣又爲婁絕劍介紹了，婁絕劍對藍洋，就只是客氣了幾句，和對鄧鏡全之際的態度，大不相同。

田承嗣又得了一個高手來投，大是高興，邀婁絕劍一起坐在車廂之中，那趕車的，也一拐一拐走了過來，車馬停了不到差不多半個時辰，又向前疾馳而去。

車馬馳進了城，直衝進巍峨宏偉的節度使府時，已是天色傍晚時分了，一進了府中，田承嗣第一件事，便是吩咐大排筵席，在大堂之上，歡迎婁絕劍來投，並且撥出府中一所院子，十二個男女僕人，供婁絕劍使用，等到婁絕劍被帶到那院子時，只不過是換了換衣服的時間，田承嗣便已接連三度賞賜，黃金，白玉，美婢，令得婁絕劍不禁喟然長嘆，死心塌地！

田承嗣的眞正野心，還沒有別人知道，他內野心是要取大唐天子之位而代之！

要實現他的這個野心，他必須招兵買馬，而且，更需要像婁絕劍，鄧鏡全那樣的大將。而他也能使每一個來投的武士，死心塌地，爲他効勞，這也是田承嗣的過人之處。

等到婁絕劍換好了衣服，再走出來時，已是滿府燈火，大堂之中，也早已擺下了筵席，樂伎吹打，田承嗣上坐，婁絕劍，鄧鏡全，藍洋坐在下面，開懷暢飲，酒至三巡，忽然看到一個武官，慌慌張張，走了進來，鄧鏡全立時站了起來，那武官來到鄧鏡全身邊，低語了幾句，田承嗣停住了酒杯，道：「什麼事？」

鄧鏡全皺起了眉，道：「是小事，大人，我暫時告退，去去就來。」

田承嗣揚聲道：「究竟什麼事？」

鄧鏡全道：「大牢之中，走了一個要犯。」

田承嗣一揚眉，道：「這也值得大驚小怪，走了一個囚犯，着捕快們去追捕就是了，何以來擾我們的興緻！」

鄧鏡全陪着笑，道：「田大人有所不知，這囚犯姓李，名湧，乃是出了名的江洋大盜！」

鄧鏡全這一句話出口，田承嗣還不怎麼樣，他高官厚爵，雖然近年來，刻意收買人心，也知道了一些江湖高手的名字，但是對於黑道上一些窮兇極惡的人，他還是一無所知的。

但是藍洋和婁絕劍兩人，却大不相同了，他們兩人，本來就是闖蕩江湖的武林中人，自然知道大盜李湧的名頭，是以他們一聽，都不由自主，站起身來。

田承嗣乃是何等聰明的人，一看他們兩人這樣情形，便知道這個李湧，不是等閒的大盜了！

他忙道：「鄧壯士，這李湧的本領很高？」

鄧競全道：「若論武功，倒不是十分了得，可是他天生神力，等閑七八十人，近他不得！」

田承嗣一聽，心中大喜，道：「怎地郡中有這樣的壯士，早不說我知曉？」

鄧競全苦笑道：「此人殘忍成性，不知殺了多少人，還傷了二三十個公人，才將他擒住，囚在死囚牢中，但還是被他走脫了，適才據報說，他正逃向節度使府這一邊來，是以才來報知的！」

田承嗣道：「找到他，帶來見我！」

鄧競全答應了一聲，便待向後退去，婁絕劍却應聲說道：「大人，婁某初來無功，願往帶李湧來見！」

鄧競全和藍洋兩人，一起向婁絕劍望去，這是婁絕劍自己討的差使，他們兩人，自然不出聲阻攔，而且婁絕劍突然從樹上躍下，破開車頂，進入車廂，雖然事後，田承嗣並沒有責備他們兩人，但是他們兩人，也多少覺得有點難堪，是以這時，聽得婁絕劍自告奮勇，要去和李湧爲敵，心中多少還有點幸災樂禍的心理！

田承嗣也想看看，這個醜陋的人，究竟有多大本領，是以他立時道：「婁壯士小心！」

就在這時，只聽得府外，隱隱傳來了一陣陣呼喝之聲，又有兩個武官奔了進來，道：「大盜李湧正在圍牆之外，和公差兵士激戰，大人勿驚！」

婁絕劍道：「帶我去見他！」

那兩個武官轉身便走，婁絕劍大踏步跟在他們後面。

田承嗣的興緻大好，道：「我們一同出去看看熱鬧。」

他話一出口，堂上衆人，齊聲答應，由藍洋、鄧競全及衆侍衞擁着，也一起向外走去，到了門外，只見十餘士兵，全是身上帶傷，面上血流披面，一起狼狽退了下來，呼喝之聲，驚心動魄，看那些士兵身上的傷痕，一時之間，竟看不出是什麼兵刃所傷的。

藍洋和鄧競全兩人，小心護着田承嗣，轉過了牆角，只聽得「呼呼」的風聲不絕，一個足有七尺來高的大漢，雙手雙足之上，皆纏着老粗的鐵鍊，手上的鐵鍊，足有手臂來粗，那大漢就揮着鐵鍊，呼呼生風，捱近他的人，手中的兵刃，盡被砸飛，一批批地湧上去，又一批批退下來，那大漢越戰越勇，還在大聲呼喝，簡直就像是兇神惡煞一樣，婁絕劍也已到了，但是却按劍不動，還未曾出手。

田承嗣看得這種情形，心中不禁又驚又喜，脫口讚道：「古人有云，萬夫不當之勇，也不過如此了！」

田承嗣講的聲音頗大，連婁絕劍也聽到了，只聽得婁絕劍一聲長嘯，說道：「四夫之勇，何足道哉！」

緊接着，只聽得「錚」地一聲，他已然拔劍出鞘，大踏步跨向前去。

這時，又有一批士兵受傷，退了回來，府中的侍衞，不斷趕了出來，一起圍在田承嗣的周圍，保護田承嗣的安全，當婁絕劍大踏步向李湧走去之際，其餘的人也一起退了開來，變成了牆角處的空地上，只有李湧和婁絕劍兩個人了。

李湧一見婁絕劍提着闊劍，大踏步向前走來，一聲大喝，道：「來送死麼？」

婁絕劍也不出聲，一劍向下，砍了下去，他手中的闊劍，又重又猛，招式也與尋常的劍，大不相同，這一劍劈下去，竟如同一柄利斧，直砍向對方一樣，只聽得李湧大叫一聲，道：「來得好！」

只見他雙臂揚起，鐵鍊抖了起來，「錚」地一聲響，老粗的鐵鍊，格在劍上，雖然四周圍有許多人執定了火把，但是，劍鍊相交，却仍是火星四濺，婁絕劍和李湧兩人，各自大叫了一聲，後退了半步。

兩人才一退開，李湧的鐵鍊，又帶着呼呼風聲，當頭壓下，這一下，是李湧着了先機，婁絕劍揚劍去迎，又是錚地一聲響，兩人又各自後退了半步，可見李湧雖是天生神力，但是婁絕劍的力道，也決不在他之下！

李湧後退了半步之後，雙目圓睜，像是不相信竟有人可以當得起他鐵鍊的一砸一樣！

婁絕劍一連兩下，和李湧的鐵鍊相交，也試出了對方的力道之大，不可思議，是以，他臉上也頗有驚訝之色，只聽得李湧大聲喝道：「好漢子，你是誰？」

婁絕劍沉聲道：「婁絕劍！」

李湧一聲大喝，道：「果然名不虛傳！」

他一面叫，一面鐵鍊揮舞，又疾攻了過來，他的脚上，也戴着鐵鍊，在他大踏步趕向前來進攻之際，脚鐐拖在地上，嗆啷啷直響，拖得青石板的地上，出現了一道一道的白痕，火星四濺，當眞是驚心動魄之極。

婁絕劍闊劍揮動，絕不畏懼，兩人轉眼之間，便過了五七招，婁絕劍究竟手脚上並無羈絆，佔着便宜，身形一轉，轉到了李湧的背後，在李湧還未曾來得及轉過身來之時，一劍已向李湧，當背劈了下去！

也就在婁絕劍劈出那一劍時，田承嗣大叫道：「婁壯士，莫傷他！」

李湧疾轉過身來，劍光映目，看來要揚鐵鍊來

格，也來不及了，他不由自主，發出了一聲大叫，而也就在那一剎間，婁絕劍的手腕一轉，他那一劍，本來是劍刃向着李湧劈出去的，及至他手腕一轉，便變成劍脊向着李湧，平平拍了下去。

李湧若是不轉過身來，婁絕劍的力道雖大，那一劍拍下，拍在他的背上，他皮堅肉厚，也足可抵受得住，可是他却已疾轉過身來，那就大不相同了，婁絕劍一劍拍下，正拍在他的面門之上，只聽得「拍」地一聲響，鮮血四濺，李湧向後連退了三步，已是滿面鮮血，婁絕劍衝向前去，又是一劍疾刺，李湧再一退時，婁絕劍伸脚，踏住了拖在地上的鐵鍊。

婁絕劍那一劍的去勢猛，李湧退得急，鐵鍊一被踏住，他一個站不穩，身子向後，疾倒了下去，「砰」地一聲，撞在地上，婁絕劍再一伸脚，已踏住了李湧的咽喉，直踏得李湧雙眼翻白，口中鮮血和着白沫，一起冒了出來，婁絕劍得意洋洋，抬起頭來，道：「田大人，幸不辱命！」

田承嗣幾時曾見這樣的惡鬥來，他早已看得呆了，直到婁絕劍一叫，他才道：「婁壯士，果然了得，且放他起來，我有話說！」

田承嗣一面講，一面排開衆人，向前走來，鄧競全和藍洋大吃一驚，連忙緊隨在他的身後，田承嗣來到了近前，婁絕劍已然退開，李湧手在地上一按，一躍而起，大罵道：「我有手銬脚鐐，敗得不服！」

婁絕劍一聲冷笑，道：「不是田大人喝阻，你已死了！」

李湧抬頭，向田承嗣望了一眼，田承嗣氣派非凡，一望而知不是等閒人物，李湧雖是粗人，但是倒也可以看出這一點來，他舉袖抹了抹臉上的鮮血，望着田承嗣，田承嗣面帶微笑，道：「你要是能自行掙脫手銬脚鐐，我赦你無罪，還准你在府中効勞！」

李湧哈哈大笑，道：「這有何難？」

只見他雙臂向外一掙，雙手抓住了鐵鍊，剎那之間，只見他身上的衣服，一起破裂，肌肉墳起，箍在他手腕上的鐵箍，慢慢鬆了開來，只見他額上青筋，根根綻起，汗珠一顆顆迸將出來。

過了一盞茶時，只聽得他又是一聲大喝，手腕上的鐵箍，竟被生生掙斷，連同鐵鍊，「嗆啷」一聲響，被他拋在地上。

婁絕劍剛才雖然勝了他，可是看到他的力道，竟是如此之大，心中也不禁大是駭然，李湧一俯身，伸手抓住了脚上的鐵鍊，這一次來得更快，轉眼之間，便已將鐵箍，一起拉了下來。

田承嗣哈哈大笑，脫下了身上的錦袍，走向前去，披在李湧的身上，李湧呆了一呆，突然跪了下去，道：「田大人，李湧此生，爲大人差遣，萬死不辭！」

田承嗣在無意之間，又收服了這樣一個力大無窮的武林高手，心中高興之極，道：「走，再去喝酒！」

衆人擁着田承嗣，向前走去，藍洋，鄧競全傍着李湧，婁絕劍開道，一行人又回到了大堂之中，李湧連臉上的血漬也沒有抹拭乾淨，就開懷暢飲起來。

田承嗣道：「四位壯士，有朝一日，我得了天下，四位全是開國元勳！」

這本是反叛的話，田承嗣若不是有了幾分酒意，也不會公然說了出來，但是鄧競全等四人，本就不以追隨一個節度使爲滿足，聞言竟謝起恩來，田承嗣更是大樂，呵呵大笑道：「我招賢納能，總算大有成就，但是府內，共有六堂之設，却還欠了兩位勇士！」

藍洋連忙稟道：「田大人，小人有一個手足之交，文武全才，姓王，名克智，小人可以招他來投効！」

田承嗣點頭道：「自然好，我那六堂，是天，地，東，南，西，北，六合之數，統稱爲六英堂，這天英堂的堂主，我心目中有一個人，却不在各位之內。」

田承嗣這幾句話，明擺着是瞧不起眼前的四個高手，四人的臉色，不禁變得十分尷尬，李湧沉不住氣，道：「那廝是誰？」

田承嗣微微笑着，道：「天下第一劍術大家，大俠范天聲之名，李壯士可曾聽過麼？」

李湧爲人，何等狂野，田承嗣若說出別人來，他一定大是不服，可是出自田承嗣之口的，偏偏是大俠范天聲，李湧瞪着眼，恰如鋸了嘴的葫蘆一樣，一點聲兒，也發不出來了！

因爲大俠范天聲，劍術超羣，天下無敵，衆人皆知，連得李湧這樣的人，心中也不得不服！

鄧競全道：「范大俠年紀甚輕，如同閒雲野鶴，要他來投，只怕不易！」

田承嗣放下酒杯，長嘆了一聲，道：「他若不來，是我畢生憾事！」

藍洋道：「大人，我與范大俠，昔日有數面之緣，我去找王克智，順便尋訪他，若能說得他來投，豈不是一帶兩便！」

田承嗣大喜道：「藍壯士能使范大俠來投，賜黃金二十錠！」

藍洋聽得心癢難熬，但是他也只不過說說而已

，大俠范天聲，夭若神龍，連他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怎有把握說得他來投奔田承嗣？

然而這時候，田承嗣的興緻正高，藍洋也樂得湊趣，道：「大人禮賢下士，范大俠除非不知，不然，他一定來的，良禽擇木而棲，以他這一身本領，除了田大人之外，還有誰能用他？」

這一番話，說得田承嗣更是高興無比，藍洋又道：「小人明日便起程，若是順利，半個月之內，便可望有佳音了，大人只管放心！」

田承嗣舉起杯來，道：「如此，先敬藍壯士一杯！」

藍洋連稱不敢，堂上的氣氛，更見熱烈，直到了午夜，田承嗣回到了內堂，又連夜召了軍中的將士來，沉聲宣佈，道：「我已決定進兵中原，先奪了潞州，大軍連夜進紅梯關，再候我命令。」

田承嗣這一道命令一發出，自魏郡到潞州的道上，兵車轔轔，軍馬齊整，十餘萬大軍，一起向西進發，田承嗣野心勃勃，治軍極嚴，一路行軍快速，不到三日，紅梯關前，便已全是大軍。

而一過紅梯關，便是潞州地界，潞州的節度使，姓薛，名嵩，和田承嗣相比，雄心，魄力，相去都十分遠，田承嗣大軍已然逼境，薛嵩直到三日之後，方始接到了邊關的緊急報訊！

紅粉求賢

報訊的武官，自紅梯關前，連夜飛馳而來，滿面風塵，滿臉大汗地站在薛嵩的面前，汗水順着他的臉往下淌，他喘着氣，報告着緊急的軍情。

薛嵩的面色，十分蒼白，那種蒼白的臉色，和他身上，華麗的官服十分不相配，他雖然看來仍是十分鎭定地坐着，但是隱在袍袖中的雙手，却在微微發抖，只不過這一點，侍從們是看不出來的。

報訊的武官只說到一半，薛嵩便已經呆住了，他只覺得耳際嗡嗡直響，他早已知道，近鄰的田承嗣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強鄰，但是他却想不到，事情終於發生了！

他的手在隱隱沁出汗來，報訊的武官的聲音，在他耳際嗡嗡响着，道：「田節度使還招了不少江湖上的能人異士，這些人，全都武功超羣，萬人難敵！」

那武官才講到這裏，薛嵩便突然站了起來，轉過身，繞過身後的大屏風，走了進去。

他那突如其來的行動，令得那武官目瞪口呆，僵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

還是薛嵩的一個親信，走到了他的身邊，低聲道：「大人聞報，心情不好，你還是快快回前面防地去吧！」

那武官着急道：「紅梯關前，我們兵力薄弱，大人若不調兵增將，敵兵一發，我們萬難抵擋，我一個人回防去，又有什麼用？」

那親信也苦笑起來，道：「可是你在這裏，也沒有用啊，大人總有辦法的，眞要是拿不出辦法來，那我們也只好走一步瞧一步了！」

那武官聽了，更是發急，道：「薛大人秉性仁慈，在他治下，人人安居樂業，要是魏郡的大軍，攻了進來，可就沒有這種太平日子過了！」

那武官一發急，嗓門大了些，不但滿堂上下，皆可以聽到他的話，連已然走在走廊中的薛嵩，也隱約聽到了那武官的叫嚷聲。

薛嵩的心中，又不禁一陣絞痛，他就任節度使以來，一直只在想如何使闔州百姓，過得安居樂業，却未曾想到整軍備武。

然而現在看來，自己的做法顯然錯了，沒有武力作後盾，安樂的日子，豈是容易保持的？

他腳步沉重，一直向前走着，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該到什麼地方去，該作如何決定，他只清楚一點，那便是決不是田承嗣之敵。

直到薛嵩聽到了一陣琴音，他才略停了一停，然後，加快了腳步，循着那陣清冷高雅的琴音，一直向內院走去。

一垂輕紗，一重竹簾，又是一重輕紗，那精緻幽雅的院子，一扇月洞門，對着一叢翠竹，在翠竹下，一張琴台，三炷綫香。

綫香上升起不可捉摸，曲折變幻的烟篆，在琴台上，是一張古紋斑駁的桐木琴，輕輕在琴弦上撥動的，是一雙其白如玉的纖手。

纖手的動作那樣緩慢，柔和，隨着青葱也似的手指的撥動，琴弦發出動聽的聲响來，聽來有幾分悲，有幾分愁，在撫琴的是紅綫。

紅綫凝視着琴弦，她俏麗的臉上，有着一股不可捉摸的神情，像是她正在思索着什麼。從她的神情看來，她似乎並不是專心在撫琴，而是一面撫琴，一面在思索着，她手指全然是一種自然的動作。

突然之間，琴音似乎亂了起來，紅綫怔了一怔，定了定神，手指的動作加快了些，但是琴音仍然很亂，陡地，「錚」地一聲，一根琴弦斷了！

紅綫的雙手，一起按在弦上，緩緩地道：「琴音無故自亂，必有人竊聽，不知是誰？」

輕紗揭開，簾子捲起，薛嵩走了進來，道：「紅綫，是我在簾後站了片刻！」

紅綫忙站了起來，檢衽爲禮，又轉頭向琴看了一眼，道：「大人，琴上斷的是角弦，必有兇事發

生，大人可曾聞報麼？」

薛嵩呆了一呆，隨即嘆了一聲，道：「紅綫，你眞是料事如神，適才有人來報，田承嗣已陳兵紅梯關！」

紅綫蹙着柳眉，薛嵩搓着手，道：「我沒有主意了，紅綫，你可有辦法教我？」

紅綫緩緩坐了下來，她雖然是薛府的青衣，但薛大人對她另眼相看，已非一日，她盡可以在薛大人的面前，坐了下來，她伸手輕輕撥着琴弦，發出一下又一下並不連接的「叮叮」聲來。

她在沉思，薛嵩並不打擾她的沉思，薛嵩早已知道，紅綫的才具，遠在他這個大人物之上，他已不止一次，憑藉着紅綫的幫助而渡過難關，這時，除了依靠紅綫之外，他簡直想不出還有什麼人可以共商量的！

紅綫一直在想着，不出聲，直到那三根綫香，已燒去了一大半，她才徐徐地道：「若是能請到一個人來潞州，則兵危可解！」

薛嵩忙道：「誰？誰有那麼大的力量？」

紅綫的聲調更加緩慢，道：「劍術天下第一，俠名江湖無雙的范天聲范大俠！」

薛嵩忙道：「這位范義士在何處，我着人去叫他！」

紅綫微微一笑，道：「大人，范大俠如閒雲野鶴，府中派出去的人，怎請得他動？大人若允我離開幾日，我當設法請他來。」

紅綫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秀眉微蹙，道：「就算請他不到，只要使他不投到田承嗣那邊去，那麼也就不怕什麼了。」

薛嵩睜大着眼，顯然不知道紅綫那樣說，是什麼意思。

紅綫微微一笑，道：「大人，田承嗣的野心，由來已久，他不斷在江湖上尋覓奇才異能之士，早欲得范大俠投効，若是范大俠到了魏郡，他聲勢大壯，只怕立時進軍，但如范大俠不去——」

薛嵩忙道：「他也準備得够充份了！」

紅綫緩緩地道：「不錯，他準備得的確够充份了，但是，魏郡田府中的那些人，却還不在我的眼裏！」

薛嵩呆住了！他望着紅綫，幾乎認不出在眼前的，就是自己所熟悉的紅綫來。

那時，在紅綫俏麗的臉龐上，有着一股極其堅決的神采，而在她明如秋月的雙眼中，別有着一股逼人的英氣，這哪裏還是作畫，刺綉，吟詩，撫琴的紅綫！

就在薛嵩發着呆的那一剎間，紅綫又已恢復了常態，薛嵩連忙道：「好！好！可是，你得快些回來。」

紅綫點頭道：「一有了結果，我就回來，大人，我有一個師妹，日前還曾來見我，道起范大俠，說她曾見過范大俠，就在官道附近馳過，我現在去追尋他的踪跡，想來不是難事。」

薛嵩更迷惑了，望着紅綫，問道：「你……你的師妹，日前曾來過？如何我不知道，也未聞門官報知。」

紅綫微微一笑，道：「她要來就來，要去就去，大人，這些事，你是不知道的！」

薛嵩連連點頭，這些事，他的確是不知道的，而且他也明白，他根本毋需知道，他只要肯定紅綫對他的忠誠是絕無問題的，那就可以了！

紅綫投進府來時，他就奇怪何以這樣才能出衆的女子，會甘心作婢，後來，還是紅綫自己說出，她也是官門之後，她的先人遭了寃屈，是薛嵩在任上時，特意幫他洗刷清白，紅綫是感恩來投的。

他也僅僅知道這一點而已，紅綫的一切，實在太神秘了，神秘得像是隔着無數重輕紗一樣，叫人完全無法看得清她的眞面目！

紅綫緩緩站了起來，道：「大人且去作如常安排，別太對敵人示弱！」

薛嵩連聲答應着，轉身走了出去，在他轉身向外走去的時候，他的腳步，已然輕鬆了許多。在他走了之後，紅綫望着變化萬端的烟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她來薛府，也已經有兩年了，在這兩年之中，她每日都在等待着有以報答薛嵩的機會。可是薛府中平靜得幾乎什麼事也沒有。

她父親自天牢出來之後，雖然鬱鬱而亡，但是聲名總算維持了清白，她父親臨死之際，只有一句話：紅綫，薛大人是我們的大恩人，你要報恩！

那年，她才十二歲。一個十二歲的弱女子，在肝腸寸斷的情形下，如何能言報恩？

然而紅綫下定了決心，既然她父親臨死之前，只說了那樣一句話，她就決不能令父親在九泉之下，死不瞑目。

葬父之後，她才然一身，離開了京城，第二年，她就得遇異人，學了一身本領，然後，又投進了薛府。

她甚至未曾向薛嵩提及過自己父親的姓名，薛嵩也可能早已想不起來了。

但是施惠莫念，受恩却不可或忘，紅綫一直在等着，她在這兩年中，曾幫薛嵩解決了不少難題，但是却並不是生死安危相繫的大事。

直到這次，她知道自己有機會了。

儘管薛大人待她好，闔府上下，對她十分尊敬，節度使府中的日子，平靜而又安適，但是那却不是紅綫希望過的日子。

紅綫想的是狂沙漫捲，征人長途，劍影刀光，憑自己一身絕藝，剷除人間不平的俠義生涯。然而爲了報恩，她只好終日吟詩，撫琴，薛嵩在這兩年來，只知道她文才過人，還不知道她是一個身懷絕技的俠女。

紅綫呆立了片刻，轉身走了進去，吩咐着在角門外備馬相候，她換上了勁裝，一抖手，自牀下，抽出了一根軟鞭來，隨手一抖，那條通體暗紅的軟鞭，便發出「拍」地一聲响來。

那條軟鞭，長一丈六尺，細才如指，通體紅色，乃是一條大蟒的背筋製成的，可以說是內十八，外十八，三十六門兵刃之外的奇門兵刃。

紅綫軟鞭纏在腰際，大踏步走向外，穿過走廊，花園，出了角門，角門外隨即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紅綫已經策馬馳遠了。

竹枝被風吹着，竹葉相撞，發出「刷刷」的聲响，竹林在一道小徑之旁，小徑的另一邊，是幾間茅屋，一支酒帘，自屋簷上伸出來，那是一家鄉野間的小飯店。

飯店是如此簡陋，可是這時，繫在飯店門口的一匹駿馬，却是神駿非凡，一望而知，那馬不是凡品。

一個濃眉大眼，村姑打扮的少女，急步走進小徑來，而當她看到了那匹馬時，她陡地停止了脚步，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她彷彿就是爲了找尋這匹馬而來的，所以看到了那匹馬之後，她的神情有點古怪。她的臂彎中，挽着一隻竹籃，在竹籃上，青布包着一個狹長形的包裹。

她畧停了一停，繼續走向前，來到了馬旁，凝覶着那匹馬，駿馬覺出有陌生人來到了身邊，顯得很不安，陡地昂首長嘶了起來。

在馬兒的急嘶聲中，只聽得小飯店中，傳出了一個清朗的聲音，道：「白弱兒，別吵！」

那少女揚了揚眉，直走了進去。

那村野小店中，只有四五張桌子，而這時，只有一個人坐在桌旁。

那是一個二十六七歲左右的年輕人，正一手按着杯，看樣子是在沉思。

那少女雖然竭力裝出不經意的神態來，但是自從她一進入村店起，却一直未曾停止打量那年輕人，那年輕人顯然也已經覺察了，但是他的反應，却只是畧揚了揚眉，仍然自顧自飲着酒。

老掌櫃的迎了上來，欠腰問道：「姑娘要什麼啊？」

那少女笑道：「你怎麼和我客氣起來了？」

老掌櫃的呆了一呆，還怕是認錯了人，揉了揉眼，看了一看，眼前那少女，却的確陌生得很，他忙又道：「姑娘，你是——」

那少女已經伸手，抓住了竹籃中的狹長的包裹，老掌櫃的話才出口，只聽得那少女突然一聲嬌叱，道：「你讓開，姓范的，看劍！」

她動作快絕，一面嬌叱着，一面手臂一振，青布包袱已被她抖了開來，在包裹之中的，竟是一柄長劍，那柄長劍抖到半空，她一伸手，就抓住了劍柄，緊接着一揮手，劍鞘揮脫，長劍寒光森森，已疾刺向那個年輕人，當長劍疾刺而出之際，恰好是她「看劍」兩字，出口之時！

那年輕人對於這來得突兀之極的一劍，似乎一點也未曾覺察。

等到劍上的寒芒，已然映到了他的臉上時，他才陡地揚起手中的竹筷來。

那年輕人一揚起竹筷，伸手一揮，竹筷「拍」地一聲，正敲在劍尖之上。

少女的那一劍，本是對準了他面門刺出的，被竹筷一敲，劍尖向旁，歪了幾寸，「颼」地一聲，劍緊貼着他的臉頰之旁，掠了過去。

少女一劍不中，變招極快，手臂一橫，劍鋒已斜，直刺向那年輕人的頸際，那年輕人仍然端坐不動，但是他却發出了一聲陡喝，雙眉一揚，臉上已有怒容，只見他手臂一振，劍已出鞘，他坐着，連身子也未曾側過，照說，是絕不能將腰際所懸的長劍，掣出鞘來的，但是他手臂一圈之間，長劍寒光森然，居然已經出鞘。

在那樣的情形之下，那少女斜削向他的頸際，在旁人看來，就算他長劍出鞘，其實也無補於事，那少女這時，也存的是這個心，她心想你出劍雖快，但只怕這一劍，也不免被我削中了！

可是，那年輕人出劍之奇，眞有點匪夷所思，他劍一出鞘，手臂一沉，人仍然坐着，那一劍，自下而上，貼着他自己的身邊，向上一伸。

那一伸，恰好擋住了那少女的一劍，少女的一劍削到，「錚」地一聲，擊在那年輕人的劍上，那少女立時撤劍後退，那少女也算是極其見機，退得甚快，可是她才一退，那年輕人手腕一轉，劍已向外翻來，兩柄劍的劍鋒相貼，「錚」地一聲，擦了一擦，火花四濺，緊接着，那年輕人的手腕，再是一轉，只聽得那少女發出了一聲驚呼，手中的長劍，已然脫手飛出，直飛上了樑頭，「拍」地一聲，釘在樑上。

那年輕人一絞飛了那少女手中的長劍，立時手臂向前一伸，劍尖已指向那少女的胸口，那少女在發出驚呼聲，長劍脫手之際，向後退出了兩步，那年輕人仍然坐着，劍尖離她，約有五六尺遠近。

那年輕人劍一指向前，立時便喝道：「你再動一動，我一劍便可直刺你心臟！」

那少女此際，已完全落在下風了，但是她却一點也沒有驚惶之色，反倒笑了起來，道：「范大俠果然名不虛傳，看來我不服氣，也不行了！」

這「范大俠」三字一出口，連剛才他們兩人動手之際，縮在一旁的老掌櫃，也不禁一震！

范大俠！這實在是震人心魄的三個字，就算是村野小店中的老掌櫃，也知道這范大俠，一定就是名揚天下的第一劍客，范天聲！

老掌櫃以前，自然未曾見過范大俠，他也想不到，聲名如此之著的范大俠，竟會如此年輕，他張大了口，出不了聲，只聽得范天聲沉聲道：「你是誰，爲什麼突然出手向我攻擊？」

那少女笑得十分自然，道：「我師姐想見你，她向我說你的劍術，如何如何精奇，我心中有些不服，是以前來試一試！」

范天聲凝視了那少女半晌，緩緩收回劍來，手臂畧抬，五指一鬆，「錚」地一聲，劍已還入鞘中，他的語音有點冷淡，道：「你劍法也不錯，但是剛才兩劍，直攻我要害，出手未免狠毒了些！」

那少女像是被范天聲說急了，忙道：「我知你劍術一定在我之上，是以一出手便全力以赴！」

范天聲緩緩搖着頭，道：「我沒有責怪你，兵刃在手，本就是想傷人，又有哪一個人，不力求劍招狠毒，看敵人血濺劍下的？」

范天聲講到這裏，忽然嘆了一聲，看他的神情，也像是無限感慨，端起酒杯來，一仰頭，喝乾了杯中的酒，連眼也不向上瞧，順手將酒杯向上一拋，「撲」地一聲响，酒杯陷進了樑頭之上，震動了樑頭，插在樑上的那柄長劍，也被震跌了下來。

那少女踏前一步，接過了長劍，道：「我師姐在前面小溪後的茅屋中等你，你去不去見她？」

范天聲雙眉畧揚，道：「令師姐是誰？」

那少女道：「紅綫！」

范天聲在那少女向他連用險招進攻之際，他始終只是坐着，完全像是沒有什麼事發生一樣，可是此際一聽得「紅綫」兩字，他霍然地站了起來。

在他的雙眼之中，也立時射出一股異樣的光采來。

紅綫，這個名字，和他的名字一樣，絕不是一個尋常的名字。

人人都知道紅綫是一個才女，但這時，范天聲從這少女的身上，更可以知道紅綫是一個文武全才的俠女。

人們的口中，有很多有關紅綫的傳說，傳說她是如何的美麗，傳說在她白玉般的手指撥弄之下，琴弦發出如何美妙的聲音，傳說她是如何如何地聰明。

這樣的傳說，足以在任何年輕男子的心中，引起遐思，范天聲自然也不能例外，而現在，紅綫就在附近，要見他，這實在使范天聲有點震動！

那少女抿着嘴兒，笑了起來，道：「你一聽到我師姐的名字，就那麼害怕？」

范天聲的臉上，有點發紅，他多少有點尷尬的感覺，但是他却坦然道：「自然不是害怕，而是久仰紅綫大名，感到有點意外！」

那少女又是一笑，轉過身，身形掠起，一眨眼間，已然到了村店之外，伸手在門口那匹白馬的頸上，輕輕的拍了一下，她也已知道了那匹白馬的名字，她低聲說道：「白弱兒，你有一個了不起的主人！」

她講了這句話，又回頭向范天聲望了一眼，才飄然向前，掠了出去。

范天聲呆立了一會，坐了下來，又連喝了三杯，在那片刻間，他的心中十分繚亂，至於爲什麼繚亂，連他自己也說不上來。

在他仗劍行走江湖以來，他不知曾經赴過多少凶險萬分的約會，他從來也未曾在赴約前，感到那樣不安過。可是現在，他却感到不安！

他感到不安的原故，自然是因爲約他去相見的對方，是一個名著江湖的美人。范天聲站了起來，向店外走去，牽了那匹白馬。

那老掌櫃趕了出來，道：「范大俠，沿這小徑向西走，不到兩里，就是那道小溪了！」

范天聲並沒有出聲，然而他是循着那老掌櫃的指點，向前走去的。

那是一條極其幽靜的小徑，小徑兩旁，全是蒼翠碧綠的野草，許許多多野花，雜在草中，艷黃嫩紅，五色繽紛，看得人心曠神怡。

范天聲小心地牽着馬，不讓馬蹄踐踏了道旁的野花。他只向前走出了里許，就聽到了潺潺的水聲，接着，一道蜿蜒曲折，水清見底的小溪，已在眼前，范天聲停在溪邊，白馬俯首去飲水，范天聲抬頭看去，只見溪對岸，有兩間小小的茅屋。

也就在當他抬頭看去之際，茅屋之中，一陣輕柔的琴音，傳了過來。

琴音伴着溪水的流動聲，採蜜野蜂的嗡嗡聲，藍天白雲，溪水清徹，當眞有出世之感。范天聲翻

身上了馬，涉過了小溪，只見在村店中向他進襲的那少女，自茅屋中探出頭來，向外望了一眼，叫道：「他來了！」

那少女一叫，琴音立時停止，只聽得一個極其動聽的聲音，自屋中傳了出來，微帶薄嗔，道：「瞧你，大呼小叫，將琴音擾亂了！」

那少女縮回身去，她的笑聲不斷的傳了出來。

范天聲直來到了屋前，才又聽得那極其動人的聲音道：「范大俠，請進來！」

范天聲鬆了韁繩，在馬頸上輕撫了一下，推開竹門，走了進去，只見那雖然只是一間小小的茅屋，但是窗明几淨，纖塵不染，他一走進去，就看到一個女子，自琴几之後盈盈站了起來，那是紅綫！

范天聲只向紅綫望了一眼，心頭便不禁又是一陣震動！

他毫不掩飾自己心中想要做的事，他直視着紅綫，而紅綫也凝視着他。

他們兩人互望了好一會，紅綫才道：「冒昧約范大俠來晤，尚祈見諒！」

范天聲微笑着說道：「得晤姑娘，可稱生平第一快事！」

紅綫的俏臉之上，微微一紅，益增嬌艷，范天聲道：「姑娘居然知我行踪，眞不容易！」

范天聲仍然直視着紅綫，紅綫略偏過頭去，道：「那是柳絮兒打聽出來的！」

范天聲仍不轉過頭去，那少女指着自己的鼻尖，道：「范大俠，柳絮兒就是我！」

范天聲這才轉過頭來，微笑着，說道：「柳姑娘！」

紅綫道：「范大俠，你名震江湖，天下欽仰，方今天下亂起，各處皆在用人，不知范大俠可曾爲自己着想，圖個功名富貴麼？」

紅綫聲音仍然那樣動聽，可是她的話，才講到了一半，范天聲的笑容已經斂去，紅綫再向下說了，他現出厭惡的神色來。等到紅綫的話講完，他倏地轉過了身去，喟然長嘆，說道：「可惜，眞是可惜！」

紅綫默然不再言語，在一旁的柳絮兒，有點不明所以地問道：「范大俠，可惜什麼？」

范天聲道：「可惜在這樣脫俗的境地，神仙一般的人物之前，竟聽到了那樣的汚耳之言！」

紅綫凝視着范天聲的背影，現出十分欽佩的神色來，道：「范大俠說得是，我失言了！」

范天聲却不再轉回身來，只是大踏步出了屋子，翻身上馬，柳絮兒來到了門口，范天聲已然策着那匹白馬，向前疾馳而去，轉眼之間，溪水四濺，馳過了小溪，便沒入在那道小徑之中了！

柳絮兒轉回身來，只聽得紅綫在喃喃自語，道：「我若不是曾受薛大人的大恩，也決不會在薛節度使府中。」

柳絮兒道：「師姐，你這話，對我說有什麼用？該說給范大俠聽！」

紅綫抬起頭來，神情極是茫然，道：「他走了麼？」

柳絮兒點頭，道：「看來他脾氣大得很，一言不合，就不辭而別！」

紅綫搖了搖頭道：「怎能怪他？他本是翺嘯九霄的駿鵰，我却問他願不願意做守門的鷹犬，他如何能不怒？話不投機，立時遠離，這正是君子的所爲！」

柳絮兒怔怔地望着紅綫，道：「師姐，你現在說得輕鬆，我問你，你是答應了薛大人，請范大俠到濟州去的，薛大人面前，你如何交待？」

紅綫微微一笑，道：「那不要緊，我現在已知道，他決不會投到魏郡田承嗣那裏去，我就放心了，只要他不去魏郡，田府中的那些人，你我還足可對付！」

柳絮兒瞪着眼，道：「你肯定他不會去投田承嗣？」

紅綫並沒有再說什麼，只是坐了下來，又去撫琴，可是，琴音總是十分繚亂，她撫了半晌，雙手按在琴弦之上，望着几上的綫香，發起怔來。

柳絮兒不知道她在想什麼，甚至連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想什麼。

這裏的環境雖然寧靜，但是紅綫却看得遠，看得廣，她看得出，各鎭節度使尾大不掉的結果，一定是導至天下大亂。她也看得出，野心勃勃的田承嗣，已經等得有點不耐煩了。她更看得出，薛嵩決擋不住田承嗣大軍的進攻，眼看這裏的平靜，就要消失，野蜂兒不能再在花上採蜜，大軍過處，所有的花兒，都會被鐵蹄踏踐！

在這樣的時候，偏偏是在這樣的時候，自己和范天聲見了面。

紅綫的心頭，感到了一片莫名的悵惘，范天聲走了，這片悵惘，是范天聲留下來的，或者說，是范天聲直視着她的時候的那種眼光，留下來的。

紅綫從來也沒有給一個年輕男子那樣近乎無禮地注視的經驗，在當時，她的心跳得極其激烈，如果不是勉力鎭定着，她根本連抬起頭來的勇氣也沒有，而這時，她慶欣當時並未曾低下頭去，那樣，范天聲才能在她的心中，留下如此深的印象！

她知道，自己只要繼續留在濟州節度使府中，那麼以後就絕不能再有和范天聲交往的機會，然而

，她又怎能在現在這樣的情形下離開？

紅綫輕輕地嘆着，柔腸百轉，她心中亂到了極點，甚至連柳絮兒在叫她，她也聽不到，她只是怔怔地望着窗外，一聲不出。

大樹林中，一片陰森，參天古樹，一直向上升着，枝椏交纏着，將陽光全都蔽了去，留下一片碧綠。

一個三十歲左右的書生，身後跟着一個十四五歲的書僮，緩步走進林子來，那書僮的肩上，挑着書箱，行李，扁担壓得吱格吱格地響，那書生神定氣閒，不慌不忙地走着，好像對森林中幽靜的景色，十分欣賞。

森林中看來並沒有甚麼人，但是就在離那書生約有十來丈處的一簇大樹之後，却隱藏着五六個精壯的漢子，那幾個漢子隱身在樹後，目光灼灼，望着前面，看到書生和書僮走了進來，其中一個立時沉聲道：「有人來了！」

另一個低聲說道：「是一個窮書生，不值得動手！」

最先說話的那人，「哼」地一聲冷笑，道：「老二，你出來打刦，也不是第一遭了，你看看，那書僮的一根扁担，壓得亂幌，那書生的脚印也深得可以，這兩人身上，少說也有三五十兩金銀！」

那人一說，其餘幾個人全都探頭出去，這時，那書生來得更近了，果然，書生的身上，雖然只有頭上的一個綹縺，但是每一脚踏下去，却都在地上，留下深深的脚印，那幾個人盡皆喜形於色，等那書生走得更近了些時，一聲口哨，一起竄了出去，手臂振處，手中明幌幌的鋼刀，搖得人眼花。

那六個剪徑的强盜，一躍了出去之後，已然將書生和書僮圍住，可是他們六人，却盡皆呆一呆。

只見那書生的面上，不但毫無懼容，反倒是笑嘻嘻地望定了他們，這倒還可以說是那個書生被嚇得傻了，反倒笑了起來。可是，更奇的是那書僮，竟笑出了聲音來，道：「主人，你看，又有强盜來了！」

從那書僮的呼叫聲中聽來，「又有强盜來了」，竟像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一樣！

那六個强人一呆，爲首的那個，「刷」地虛砍了一刀，喝道：「點子將身上的金銀留下！」

那書生笑了起來，道：「照啊，這正是我要說的話，將你們身上的金銀留下！」

那六個强盜齊聲怒喝，兩個性急的，一面喝罵着，一面已揮着刀，疾衝了過來，一個向着書生，一個向着書僮，疾砍了下來，只見刀光閃閃，在幽暗的樹林之中，看來更加奪目。

那兩個强盜的刀勢頗狠，滿以爲鋼刀落下，人頭滾地，這兩個點子，一定性命難保，行囊中的金銀，自然也可以予取予携了！

可是，就在那兩個强盜欺近身去之際，只見那書生一伸手，已然托住了向他揮刀砍來的那强盜的手腕，緊接着，他手向下，輕輕一沉，只聽得「卡」地一聲，那强盜的手臂骨，已被生生拗斷，而另一面，那砍向書僮的强盜，也好不了多少，他刀才砍下，那書僮的身子一矮，忽地一閃，已閃到了强盜的背後，一頭撞在那强盜的背心之上，那强盜「哇」地一聲，口中的鮮血，像是一股箭一樣，直噴了出來，人也向前衝去，直衝到了一株大樹之前，撞在大樹之上，隨即倒地。

而那書生在此際，也已將斷臂的强盜，向前推了出去，那强盜撞在另一人的身上，只聽得一陣骨折之聲，兩人盡皆軟癱在地。

一動手之間，六個强盜，已有三個只剩了半口氣，另外三個，不禁看得呆了，一個還硬着頭皮，乾喝道：「你，你想怎樣？」

那書生「呵呵」笑着，道：「還是那句話，將身上的金銀留下！」

那三個强盜齊聲怪叫，轉身便逃，那書生也不追，只是道：「王安，追他們回來！」

那書僮答應了一聲，只見他伸手入懷，自懷中取出一張小小的鐵胎弓來，他動作奇快，鐵胎弓才一取出，便聽得「錚錚錚」三下弦響，三枚鐵彈子已向前疾射而出，鐵彈嘶空聲才起，又是「撲撲撲」三下响，三枚蓮子大小的鐵彈，一起射入了那三個强盜的後腦。事情發生得實在太突然，那三個强盜，連臨死之前的驚呼聲，也未來得及發出來，便自仆倒在地！

那書生仍是「呵呵」笑着，道：「王安，你跟了我幾年，也能爲我做點事情了！」

書僮趁機道：「多謝主人的栽培。」

那書生道：「搜搜他們的身上，有金銀和值錢之物，盡皆取了！」

那書僮答應了一聲，正待走向前去，忽然聽得不遠處的一株大樹之下，突然有人笑喝道：「好啊，殺人越貨，還有王法麼？」

那聲音突如其來，書生、書僮都是一驚，立時抬頭看去，只見人影一閃，一個人自大樹之上，鷂子翻身，疾翻了下來。那書僮的鐵胎弓仍在手中，只見他動了弦「錚錚」兩聲响，又是兩枚鐵彈子，疾射而出。可是那自大樹上下來的人，身手異常靈活，身在半空之中，陡地一翻，避開了鐵彈子的來勢。

那人非但避開了鐵彈子的來勢，而且，就在鐵

彈子在他身邊掠過之際，順手一抄，已將那兩枚鐵彈子，抄在手中，身子向下，疾落了下來，大聲道：「王兄，貴价好俊的鐵彈子！」

書僮本來還待扯弓，一聽得那人如此說，便住手不動，只見那人落地之後，那書生也是滿面笑容，道：「原來是你，我正要去找你！」

看定，自樹上翻下來的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魏博節度使府中的高手之一，飛龍藍洋！

而那書生，在江湖上也大是有名，那六個剪徑的強人，若是早知道他便是鬼靈書生王克智的話，也絕不敢下手的！

藍洋走向前來，那書僮忙趕着行禮，王克智指着書僮笑道：「他還算精靈麼？」

藍洋道：「何止精靈，假以時日，只怕在你之上！」

王克智也笑了起來，道：「王安，看看這六個人身上，可有油水？」

藍洋一擺手，道：「不必搜了，這等剪徑的小賊，能有甚麼錢財！」

王克智瞪了藍洋一眼，道：「魏博節度使府上，金山銀山，藍兄看得多了，自然不在乎小錢，但是我落拓江湖，一個小錢，也是好的！」

藍洋大笑了起來，道：「王兄，魏郡離此不遠，有金山銀山，你如何不投？」

王克智笑瞇瞇地道：「聞說田府中已有了鄧競全，婁絕劍及你這樣的高手，最近又收了大盜李湧，我去了還有位置坐麼？」

藍洋正色道：「王兄，自家兄弟，何必說這種話，田大人求才若渴，我此次出來，正是奉命求兩個人到府上去投効，一個便是你！」

王克智微微一笑，他爲人頗是自負，剛才雖然那樣說法，但說的全不是眞心話，藍洋那樣講了，他心中自然是舒服得多，順口問道：「還有一個是誰！」

藍洋皺着眉，道：「那一個人，却難請了，是范天聲范大俠！」

當藍洋說到「那一個人難請了」之際，王克智的面上，還大有不以爲然的神色，可是等到「范天聲范大俠」這幾個字一出口，王克智也不禁呆了半晌，才道：「這個，我看你別去碰釘子了！」

藍洋苦笑着，神情極其無可奈何。

王克智爲人極聰明，一看到藍洋那種神情，便知道了究竟，沉聲道：「可是田大人亟想借重范大俠，你又在田大人面前，拍了胸脯，可以請他到魏郡去？」

藍洋嘆了一聲，道：「正是如此！」

他講了一句，頓了片刻，道：「王兄，你足智多謀，若能設法勸范大俠去投，這實在是大功一件，田大人必然另眼相看！」

王克智眉心打結，道：「前兩天，我看到范大俠正走在這條道上，但是他爲人高傲無比，就算是大唐天子，下帖召他，他也未必肯進京去，田大人的希望，只怕不免要落空了，不過……」

藍洋聽得王克智那樣講法，只當是無望了，現出了極其沮喪的神色來，但是忽然之間，聽得他語鋒一轉，似乎又有了指望，忙道：「怎麼樣？」

王克智正待說話，忽然聽得一陣蹄聲，自遠而近，傳了過來，正是有人策騎直奔林子來了，王克智忙道：「有人來了，我們且躲一躲！」

他們三人，身形閃動，一起到了大樹之後，只聽得蹄聲越來越近，一匹白馬，馳進林來，馬上騎着一個腰懸長劍的年輕人。

一人一騎，在離他們兩三丈開外處，疾掠而過，馬上所騎的，正是大俠范天聲，看他的神情，像是正在凝神細思，根本未曾留意林子中發生了甚麼事！

等到范天聲馳了過去，王克智和藍洋兩人，才從大樹後轉了出來，兩人互望着，雖然范天聲絕未發現他們，但是他們兩人的心頭，却也自然而然，有一種駭然之想，好半晌講不出話來。

過了好一會，王克智才道：「藍兄，我們先追上去，看看他到何處去！」

藍洋搖手道：「要是被他發現我們在暗中跟踪他，只怕……只怕有點不便！」

藍洋在講話之際，一副害怕的神情，王克智一想到要跟踪范天聲，雖然心中也有點發毛，但是究竟鎭定得多，道：「若是不跟着他，怎能和他見面？你放心，范天聲最重恩怨，我已有計較了！」

藍洋將信將疑，王克智已吩咐書僮將行李放在馬上，他們三人，一起步行向外走去，好在出了林子，只有一條通路，他們沿着那條路，一直向前走去，路上很冷清，遠遠地可以望見山巒起伏的影子，看來，范天聲是直馳向前面的羣山中去了。

天色漸漸黑了下來，在一堆篝火之旁，范天聲正呆呆地坐着。山中很靜，除了在他身邊的山崖上，有一股泉水，淙淙地流下來之外，一點聲音也沒有。

范天聲握着皮袋，喝了幾口酒，他的心中很亂，自從離開了紅綫之後，他的心中一直很亂。他有點後悔，自己爲甚麼要突然離開。紅綫比傳說中更動人，他絕不能忘記，在見到紅綫時心靈上的那種莫名其妙的震動。

可是，他還是非離開不可！他之所以離開，可

以說是爲了害怕，他害怕若是不立卽離開的話，自己會終於捨不得離開，而跟着紅綫，到潞州節度使府去。而他，不羈如野馬，任性如大鷹一般，超脫非凡的人，怎能投進一個節度使的府中去？

他也不明白，何以連紅綫那樣的人物，會在薛嵩的府上，那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事，紅綫，他，直至柳絮兒，都應說是不受任何約束，超人一等的人物，薛嵩，田承嗣，儘管他們高官厚爵，但是，在自己的眼中，他們是甚麼東西，怎配與自己爲伍？

然而，紅綫確確實實，是在薛嵩的府上，她而且還對自己講了那樣的話！

范天聲想到這裏，不禁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又喝了幾口酒。然而，酒並不能消解他心頭的悶鬱和惆悵。

英雄中計

天色已完全黑了下來，范天聲順手撥着乾枝，令得火堆更旺，他望着變幻不定的火頭發怔。

夜越深，山間也越靜，可是范天聲却突然聽到了一陣悉悉索索的聲響，傳了過來。范天聲並不循聲看去，只是反手輕輕扳住了劍柄。但是他隨卽鬆開了手，因爲他已聽出，那是有人，踏着落葉，在向前走來，同時他也聽出，向前走來的人，根本不會武功。

脚步聲一直來到了他的近前才停止，范天聲仍然沒有轉過身來，他又聽到除了脚步聲之外，那人還發出一種抑遏着的哭聲，最後，一個少年人的聲音，傳進了他的耳中，那少年人在道：「我……可以來湊湊火麼？」

范天聲道：「可以！」

他一面說，一面抬起頭來，向那少年人望去，只見那少年約有十三四歲年紀，雖然已不再哭出聲來，但已滿面淚痕。那少年生得眉清目秀，頗是討人歡喜，但是身上衣服，十分破爛，在破衣之中，還可以看到，有許多瘀痕，像是鞭打的痕跡。

范天聲望着那少年人，那少年人閃閃縮縮，在篝火堆旁，坐了下來，一言不發。

范天聲望了他半晌，道：「看你的樣子，肚子餓了？」

那少年吞了一口口水，道：「我已有兩天未曾進食了，只摘了些山菓充飢。」

范天聲取出乾粮來，遞向那少年，那少年接了過去，狼吞虎嚥，吃了起來，范天聲道：「你可是迷了路途？」

那少年口中滿是食物，講話也含糊不清，道：「我熬不住主人鞭打，逃了出來，迷了路途倒更好，我寧願叫虎狼吞了，也强過他們追了回去！」

范天聲長嘆了一聲，喝了一口酒，那少年忽然道：「你有酒麼，給我喝一口，擋擋寒氣。」

范天聲將酒袋遞了過去，那少年接了過來，喝了一口，便嗆得彎住了腰，范天聲不禁給他逗得笑了起來，道：「你年紀小，喝不得酒！」

那少年將酒袋還給了范天聲，只是呆坐着不言語，范天聲又喝了幾口酒，道：「你要是沒有親人可投，不妨跟着我！」

那少年道：「跟着你？誰知道你是好人還是壞人？」

他一面說，一面站了起來，范天聲道：「那可難說得很，好人和壞人，怎麼看得出來？」

那少年忽然笑了起來，剛才，他還是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可是此際一變，就顯得他極其狡黠，他道：「怎麼分不出，不過你容易上當罷了！」

范天聲一怔，道：「你說什麼？」

那少年笑得更詭異，道：「我便是壞人，你自己認不出來，那酒袋中，我已下了迷藥，你眼看就要昏過去了，哈哈！」

范天聲起先，聽得那少年這樣說，心中兀自不信，但是事情來得太是可疑，他也陡地站了起來，這一站起，他心中不禁又驚又怒，因爲他在一站起來之際，只覺得一陣頭昏，顯然那少年所說有關迷藥一事，絕不是說笑的了，他陡地踏出一步，伸手向那少年抓去，可是那少年的身形，却極是滑溜，一閃便閃了開去，范天聲一抓便抓了個空，那少年閃了丈許，道：「我只不過來落迷藥，等一會還有兩個來取你性命！」

范天聲手臂一振，「錚」地一聲，長劍便已出鞘，他是天下第一劍術名家，劍法何等精奇，劍一出鞘，那少年便自臉上變色，范天聲疾喝道：「拿解藥來！」

他一面陡喝，一面聲隨劍到，劍如流星，已向前疾刺而出，那少年一聲驚呼，向後便退，可是范天聲的一劍，已在他的頰邊，疾劃了過去！

范天聲這時，雖然已微覺頭昏，但是迷藥的藥性，還未曾完全發作，他那一劍，原也未曾存着取那少年性命之心，只是存心警誡，逼那少年取出迷藥來，那少年不是別人，正是鬼靈書生王克智的書僮王安，王安的身形也算得是靈活了，可是他想要逃過范天聲的一劍，那却是比登天還要難！

當下，他只覺得劍光耀目，頰邊一凉，忙不迭又後退，一面伸手在臉上摸去，一摸便摸到了一手鮮血，縱是他古靈精怪，也是嚇得儍了，急叫道：

「主人，救命！主人，救命！」

他一面叫，一面轉過身，向前便奔，范天聲如何肯給他逃走，一聲大喝，又追了上去。可是，他才追出了一步，只見樹後人影閃動，疾躍出兩個人來，那兩個人，都蒙着面，手中執着明幌幌的鋼刀，一自樹後躍了出來，也不出聲，舉刀向范天聲便砍。

范天聲一見兩人的刀勢，也看出兩人的武功，並不是太弱，一橫劍，「錚錚」兩聲，將兩刀架了開去，喝道：「誰！」

可是那兩人仍不出聲，刀勢一變，一個自左，一個自右，又疾攻而到！

范天聲這時，只覺得頭越來越沉，那分明是藥性漸漸發作了，可是，眼前這兩個蒙面人的攻勢如此凌厲，他又絕不能停下來休息。

這時，他心中所想到的唯一辦法，就是在自己倒下去之前，先將這兩人殺死！

范天聲一想到這一點，縱聲長嘯，長劍如虹，首先向左，蕩了出去。

看官，要知道，那兩個蒙面人，一個是藍洋，一個便是王克智，這兩人本來也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可是他們要和范天聲相比，却還是相去甚遠，范天聲劍向右蕩，在右邊的藍洋，只覺得劍還未到，匹鍊也似的劍光，已然疾蕩了過來，劍氣縱橫，隱隱還挾着風雷之聲，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連忙向後，疾退了開去，他退得實在太急，腳下一不小心，竟然仰天跌倒！

而范天聲所發的那一劍，勢子如此之强，藍洋連招架都不敢，便自後退，但是事實上，那一招却是虛招，藍洋一退，范天聲手臂一圈，劍勢陡變，幻出無數劍影，每一道劍影，就像是一片自半空中飄下來的鵝毛一樣，看來一點力道也沒有，轉瞬之間，劍影已將在左邊的王克智，盡皆罩住！

王克智自然知道范天聲的厲害，然而他做夢也想不到，范天聲的劍術，竟然如此精奇，虛中有實，實中有虛，驟然變招，他本來是持刀進攻的，一見不妙，立時收刀自衞，饒是他見機得快，電光石火之間，范天聲劍招幻出的劍影，已然將他罩住！

王克智勉力揮刀，「錚錚錚錚」一陣密如聯珠的刀劍交迸聲過處，王克智居然擋開了范天聲七劍之多，可是到了第八劍，他却再也擋不過去了，只聽得「嗤」地一聲響，范天聲劍光過處，將他的上衣，自領至襟，斜斜削開了一道一尺來長的口子！

王克智嚇得冷汗直淋，身子一躬，向後疾退了開去，范天聲最後那一劍，本來是足可以將王克智一劍削死的，但是他一輪急攻，氣血運轉極速，藥性發作得更快，已是頭重脚輕，天旋地轉，是以一劍失了準頭，才只不過劃破了王克智的衣服！

而王克智却已是嚇得亡魂皆冒，一口氣退出了兩丈許，方始站定。

范天聲也不迫過去，只是以劍支地，緩了一口氣，喝道：「你居然能擋我七劍，武功大是不弱，究竟是誰，爲何要暗算我？」

這時，跌倒在地的藍洋，也已躍了起來，剛才范天聲攻向王克智的那幾劍，疾如暴雨狂風，他却是看得清清楚楚，那幾劍雖然不是攻向他，但是他也冒了一身冷汗，暗叫了一聲慚愧！

因爲，他自知，自己若是和王克智易地而處的話，以自己的能耐，至多只能當得范天聲的四五劍，此際，一定已作了劍下之鬼了！

是以，他躍了起來之後，非但不敢再向前攻去，還連連後退。范天聲大喝了數聲，兩人皆不出聲



范天聲把藍萍震摔倒下後，手中長劍舞起千重劍影，把王克智罩住。

，而在范天聲的眼中看來，身邊的樹木，石塊，都開始在急速地旋轉，他雖然以劍支地，也幾乎站不穩了，他怒吼着，陡地挺劍，向着藍洋，直衝了出去。

這時，他藥性已然大發，可是連人帶劍，向前疾衝而出之勢，還是凌厲無匹，月色之下，只見劍光如鍊，直衝了過來，藍洋疾向後退，身形一轉，轉到了一塊大石之後，范天聲還是攻到了近前，他手中的長劍，「錚」地一聲響，長劍在大石之上劃過！

那一劍，范天聲實是全力以赴，劍過處，大石之上，立時出現了一條深可寸許的劍痕，石冒火花，四下迸射，當眞是威猛之極！

藍洋躲在石後，明知這一劍，算是給他僥倖之中，逃了過去，但如果范天聲再發一劍的話，自己萬萬躲不過去的了，可是，他竟被范天聲剛才那一劍的威勢，嚇得呆住了，竟呆怔怔地站在大石之後，不知趨避。

范天聲看到有人站在石後，立時提劍再刺，本來，藍洋是萬無倖免的，可是也算是他命不該絕，范天聲藥性發作更甚，在他看來，大石之後站着的，不是一個人，而是搖幌不定的七八個人影！

他提起劍來，向着眼前的一排人影，又「颼颼」連發了兩劍，那兩劍，却在離藍洋的身邊，不到半尺處劃了過去，但未曾刺中藍洋。

藍洋在那刹間，只覺得雙腿發軟，他想要後退，但是身子才一移，便自「咕咚」一聲，栽倒在地。這時候，他也顧不得出醜了，跌倒在地之後，手足並用，向前疾爬出了七八步。

而其時，范天聲已經支持不住了，他只覺得眼前那塊大石，像是已騰空而起，向他當頭壓了下來，又覺得所有山石樹木，全都翻了過來，他陡地轉了個身，那時，王克智正悄悄自他身後，掩了過來，一看到范天聲轉身，忙不迭站定。

范天聲轉過身來之後，又發出了一下悶鬱之極的吼叫聲來，他自分今朝，必然要遭眼前這兩個蒙面人的毒手了，他是一個大俠，對於性命，本來就看得不是太重，可是死得如此不明不白，一上來，就遭了人家的暗算，那樣死法，可以說是不甘心之極了！

隨着他的吼叫聲，他身子已經劇烈地幌動了起來，但是他還勉力想站定身子，可是他終於站不穩，身子猛地向前一衝，仆倒在地。

當他倒地之後，他已經昏了過去，他如果不昏過去，也就根本不會跌倒。

可是，在他跌倒之後，過了很久，藍洋和王克智兩人，仍然站在原來的地方，不敢向前走出。

一直到王安手掩着臉，自大樹後走了出來，王克智才陡地一震，道：「藍兄！藍兄！」

藍洋勉力鎭定心神，站了起來，神情仍是駭然，道：「他……他昏過去了麼？」

王克智道：「想來已然昏了過去，我們快依計行事！」

他雖然那麼說，但是却仍然站在原地，不敢向前走來，藍洋隔着大石看了看，肯定范天聲已昏了過去，才一步一步，向他走了過去。

范天聲漸漸又有了知覺，當他有了知覺之後，他先聽到了一陣吁嘆聲，他頭仍十分沉重，可是他立時想起了在昏迷過去之前發生的事，他陡地睜開了眼來，只見一綫曙光，正照在他的身邊。

他自己是在一間茅屋之中，在那間茅屋之中，另有一張桌子，在桌旁坐着兩個人，他的劍，就在

桌邊，范天聲手一按，一躍而起，才一轉過頭來，范天聲已然握劍在手。

那兩個人，望着范天聲，范天聲也望着他們，那兩個人中的一個道：「你醒了麼？和你動手的那兩個蒙面人，是什麼人？」

范天聲呆了一呆，道：「你們是——」

那人道：「我們聽得爭鬥之聲，循聲趕到，看到你脚步不穩，分明已經中了迷藥，那兩人招式狠毒，似想取你性命，我們見事有蹊蹺，打走了那兩個幪面人，你也昏了過去，是我們將你帶到這裏來的。」

范天聲一見到眼前這兩人時，心中還着實存着戒心，但是一聽得對方如此說法，他立時改容相向，道：「多謝兩位相救之德！」

那人揮着手，道：「你既已醒了，快走吧，以後小心些，莫再中了人家的暗算！」

那人說着，不禁又長嘆了一聲，范天聲望着他們，只見兩人都是愁眉苦臉，像是充滿了心事。

范天聲呆了片刻，道：「兩位可是有什麼爲難的事，不妨——」

那兩人揮手道：「走，別再來煩我們了！」

范天聲又呆了一呆，轉過身，向外走去，當他走到門口的時候，只聽得那兩人中的一個，用力在桌上，拍了一下，道：「唉，要是再找不到范大俠，我們兩人，眞是不得超生了！」

另一個道：「說又有什麼用？只好硬着頭皮去領罰吧了！」

范天聲一聽，立時轉過身來，道：「兩位要找范大俠？」

一個道：「不關你事！」

范天聲笑道：「不知是那一位范大俠？」

另一個道：「除了范天聲范大俠之外，總不成天下還有第二個范大俠！」

范天聲走回茅屋中來，說道：「在下便是范天聲！」

那兩人立時面現怒容，齊聲叱道：「我們好意救了你，你却來尋我們開心！」

范天聲也不說什麼，他本就握劍在手，此際，手背畧振，「錚」地一聲響，劍已出鞘，只見晨色朦朧的茅屋之中，劍光一閃，緊接着，又是「錚」地一聲，劍已經還入鞘中，范天聲指着桌上所燃的一支洋燭，道：「兩位請看這支燭！」

兩人一起轉過頭去，只見那支燭，已然被自上而下，剖成了小半，能被剖成了小半不奇，連燭蕊也被剖成了小半，每一股極細的燭蕊上，仍然有着微弱的火頭！

范天聲道：「看兩位也像是武林中人，不是范某自誇，這手劍法——」

范天聲的話未曾說完，那兩人已然突然翻身跪倒！

范天聲倒呆了一呆，忙道：「兩位請起，是兩位救了我，如何反倒行此大禮？」

那兩人只是跪在地上，不肯起來，一個仰着頭，道：「范大俠，小可姓藍，名洋——」

他報了名字，范天聲便畧呆了一呆，忙道：「原來是藍朋友，藍朋友在武林中頗有聲名，何以如此。」

那一個這時也道：「小可姓王名克智！」

范天聲聽了更是皺了皺眉，這鬼靈書生王克智的名頭，又遠在藍洋之上了，他原也未曾想到，這兩人竟是大有名頭的武林高手！而且，他們兩人的聲名，又不是十分好，如果在平時，范天聲一聽到他們兩人的名字，早已走了。可是此際，范天聲却感謝他們兩人相救之後，是以忙道：「快起來，有話好說！」

藍洋苦着臉，道：「范大俠，我們找得你好苦，天叫我們無意中見到了你，若是再見不到你時，我們兩人，只怕都是個死！」

范天聲扶起了兩人，口中說道：「找我有什麼事？」

王克智道：「我們兩人，都投在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田大人府上辦事——」

王克智只講了一句，范天聲的臉上，已現出極其厭惡的神色來，揮着手道：「行了，那關我什麼事？」

王克智苦笑道：「田大人求才若渴，久聞范大俠，着我們兩人，請范大俠去魏郡，限期十日，逾期不歸，作逃犯論處，到時請不到范大俠，一樣要投進死牢，今天天一亮，便是最後一天了！」

范天聲緩緩吸了一口氣，這樣的話，連紅綫那樣的人物向他說，他都立時拂袖而去，何況是藍洋和王克智，他冷冷地道：「兩位不必再費心機了，我決定不會到魏郡去的，相救之德，不敢或忘，容後圖報！」

范天聲話一說完，轉身便走，當他來到門口時，只聽得藍洋憤然叫道：「說什麼容後圖報，眼看目前能救我們一命，便不顧而去，却說這些風涼話，等你想要報答我們時，骨已枯，屍已腐了！」

范天聲轉回身來，神色嚴肅，道：「我這一生，決不奔走權貴之門，正是我做人宗旨，就算我父母再生，也難以令我違背！」

藍洋踏前幾步，道：「現在又不是叫你去投奔權貴，只不過叫你跟我們去走一遭，讓田大人見到

了你，算是我們將你請回來的，就算你一見到了他就走，我們也就沒事了，你若是連這樣都不肯，那太難了！」

范天聲是俠義之人，恩怨分明，但凡這種人，受人一分好處，便報人十分，捨身賣命，都在所不計，這便是遊俠的精神。

范天聲自然不知道這一切根本全是王克智的鬼計，他只覺得藍萍的要求，實在是最低限度的了，自己實是再不答應，實在有愧一個「俠」字了。

他一答應了下來，藍洋和王克智兩人，互望了一眼，心中的高興，實是難以形容，他們立時道：「范大俠，你既然答應了，我們山中相救那件事，再也別提，就此雙方算是扯直了！」

范天聲淡然一笑，三人也不再說什麼，一起離開了那屋子，到了附近的一個小鎮上，尋着了牲口，一起向魏郡馳去，他們所在之處，離郡城本就不遠，申牌時分，便已進了城，藍洋馳先一步，是以到了王克智和范天聲兩人，來到了節度使府面前時，只見正門大開，田承嗣騎着馬，領着數百名將校，早已在外相迎。

范天聲一看到這些情形，也不禁呆了一呆，他知道田承嗣曾經貼過招賢榜，也有不少奇才異能之士，來魏郡投効，他也聽說，田承嗣對來投的人，十分知遇，可是他自己，翩若野鶴，却是從來也未曾想到過投奔權貴之門，他是一個極自傲的人。

然而，他也決計想不到，田承嗣對自己竟會如此重視，親自出迎，而且還帶領那麼多將校，如此隆重，這很使范天聲的心頭上，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

范天聲是名聞天下的大俠，平日受盡人家的尊敬，但是平常人的尊敬，和一鎮節度使的尊敬，在被尊敬的人而言，總是大不相同的。范天聲和王克智一起勒住了馬，王克智先落了馬。

范天聲仍然騎在馬上，而田承嗣却已經翻身下馬，向前大踏步走了過來，所有的人，在田承嗣一下馬之後，所有的人，一起下了馬，田承嗣一面向前走來，一面大叫道：「范大俠！」

他走到了近前，雙臂張開，當他來到近前的時候，范天聲已看到，田承嗣的面上，充滿了歡樂的神情，范天聲一欠身，下了馬，田承嗣已然來到了他的身前，雙手緊握着范天聲的手臂，笑着，叫道：「范大俠！」

田承嗣一叫，四周圍所有的人，一起歡聲雷動，范天聲心中也不禁暗嘆了一聲，本來他是準備一到，見到了田承嗣就走的，但是現在他却知道，自己是不能這樣做的了，不管田承嗣是怎樣的人，他既然那樣隆重地歡迎自己，自己怎能立時離去？

田承嗣挽着范天聲，在歡呼聲中，一起走進了府中，府中一隊樂師，正在吹奏着音樂，鄧鏡全，李湧，婁絕劍三人，也一起出迎，范天聲原知這三人的聲名，也和他們敷衍了幾句。

當晚，整個節度使府中，燈火通明，田承嗣傳令下去，整個郡城，張燈結綵，節度使府的大堂之中，田承嗣頻頻勸酒，酒到一半，田承嗣忽然道：「范大俠，來，我帶你看看府中的一切！」

范天聲道：「田大人，座上還有別的人——」

田承嗣一笑，道：「由得他們自飲，今日得見范大俠，眞是生平第一幸事！」

范天聲心中又不禁嘆了一聲，他道：「田大人，闔郡皆說你禮賢下士，你待范某人，實在太够禮了，但是我却不能在此久留！」

田承嗣畧一呆，便道：「別提這些，即使只能和范大俠短叙，也是人生幸事！」

范天聲默然不語，田承嗣帶着他，穿過了幾個院子，來到了一家門前，抬頭看去，只見堂上寫着「東英堂」三字，田承嗣道：「范大俠請看，我府上，有天、地、東、南、西、北六堂，每一堂，皆有一名高手鎮守，這東英堂——」

他一面說，一面走進了那廳堂，只見廳堂寬大，靠牆全是一根一根的巨木，抬頭看去，只見頂上，也是排着的一排排巨木。

范天聲緩緩吸了一口氣，繼續向前走去，穿過了東英堂，過了一個天井，便是一堵照壁墻，墻後，是一扇極大的大鐵門。

那度大鐵門，是由一根一根圓形的鐵棍格成的，在那些鐵棍上，還有着不少細孔。

田承嗣望着那扇大鐵門，面有得色，含笑說道：「范大俠，請看這扇鐵門，有何妙用，你可猜得到麼？」

范天聲微微一笑，道：「南方丙丁火，此堂已名南英堂，想是這些小孔之中，會有火噴出？」

田承嗣呆了一呆，才讚嘆道：「范大俠見識眞是非凡，竟然一語識穿！」

范天聲緩緩吸了一口氣，道：「田大人，尊府之上，設置這樣的設備，却有何用？」

田承嗣道：「方今天下大亂，各路豪傑爭雄，魏郡勢盛，難免招人所妒，以往，不時有刺客前來，是以各堂皆有高手鎮守，以防刺客。」

范天聲的聲音，顯得很誠眞，道：「田大人，古人云：仁者無敵，如果眞得天下人擁戴，何來刺客，又何需嚴厲設防？」

范天聲的這幾句話，不禁令得田承嗣十分尷尬，如果說這幾句話的人不是范天聲，而是別人的話

田承嗣早已翻臉成怒了，但話是出自范天聲之口，田承嗣却也不敢發作，只是一陣哈哈，忙以別的話岔了開去。

而在范天聲而言，他肯和田承嗣講這樣的話，那表示他心中對田承嗣，已有一定的好感，不然，事不關己，他又何必作此肺腑之言？

過了南英堂，便是西英堂，北英堂，范天聲却看出，這兩堂都有極厲害的埋伏，再過去，便是北英堂，田承嗣指着堂上的交椅，道：「北英堂暫由鄧壯士主持。」

范天聲漫應了一聲，田承嗣又向前走去，范天聲跟在後面，過了一個院子，繞過了一堵墻，只見輕紗飄動，竟是一間陳設得極其雅緻的廳堂，看來令人有神清氣爽之感，范天聲一看，還當是田承嗣帶錯了地方，可是抬頭看去，却見橫匾上赫然是「天英堂」三字。

一路前來，東、南、西、北、地五堂，盡皆是威嚴冷森，雖然未見有人，但是也有一股肅煞的戾氣，但是這天英堂，却是清雅脫俗，就像是一間隱士的居所一樣，范天聲臉上，也不禁現出詫異的神色來。

田承嗣撩開輕紗，和范天聲一起走了進去，道：「其他五堂，皆有機關埋伏，天英堂因爲是留給一位天下第一高手的，是以根本不用什麼埋伏，范大俠以爲如何？」

田承嗣雖然還未曾明說出來，但是范天聲是何等樣人，還有不明白他的意思之理？

范天聲既然明白田承嗣的意思，自然不好接口，是以他只是淡然一笑，並不出聲，田承嗣又道：「范大俠，你若肯就這天英堂主之位，我生平再無憾事！」

田承嗣乃是一代梟雄，當他需要用人之際，話講得極其誠懇，范天聲又是血性男子，不知人心奸詐，當時他心中，也十分感動，但是他還是搖了搖頭，道：「田大人，多承你看得起，但我乃是草莽間的野人，自然難令得田大人中意。」

田承嗣苦笑着，道：「范大俠那樣說，未免太令人失望了，英雄在世，縱使視功名如糞土，也當有一番事業，才能不朽於世，不然，庸庸碌碌，與常人何異？」

田承嗣的話，的確極具挑撥性，但是范天聲仍然道：「田大人，我懶散慣了，不宜在府上久居，這樣，爲報知遇之恩，我暫時不走，並且僭居天英堂主之位，田大人既然如此厚待，我也必爲田大人做一件事才走，田大人到時決不可強留，一言爲定如何？」

田承嗣聽得范天聲那樣說，心中雖然還不滿意，但是他轉念一想，范天聲乃是人中之龍，自己能留得他在府上住上一兩個月，已是難得之極的事了，何況他答應替自己辦一件事，那也算是意外之喜了！

是以田承嗣忙道：「好，不過，我也不敢差范大俠去辦事。」

范天聲笑道：「我說的做一件事，並不是田大人之命去辦事之意，而是說，如果有刺客前來，能夠速闖前面五堂的，我必替大人在天英堂將他攔回去！」

田承嗣心想，刺客能連闖前面五堂的，可以說機會已微乎其微，何況又不是時常有刺客來到，那樣看來，范天聲等於是在府中常住下了，這一喜非同小可，忙道：「范大俠盛情，沒齒難忘！」

田承嗣一高興，携着范天聲的手，直趨內堂，將他蘊藏在心中的野心計劃，全都向范天聲細說，范天聲雖是不以爲然，但是對於田承嗣的野心，却也十分佩服。

當晚，田承嗣撥了一所院子給范天聲居住，一夜之間，接連三次賞賜，金銀婢僕，擠得滿院皆是，田承嗣還傳令下去，由於范天聲范大俠來到，闔郡上下，張燈結綵，以示慶祝，城開不夜，與衆同樂了。

另一方面，田承嗣也秘密召見了他幾個得力的將軍，傳令下去，各路大軍，一起進逼，在紅梯關候令的大軍，隨時可以進發，先取潞州，范天聲一到，使得田承嗣的野心，更得到了保証。

傍晚時分，柳絮兒騎着驢兒進了城。她看到滿城都張燈結綵。就像是過年一般，心中着實納悶。她是奉着紅綫的命令，到魏郡來探探消息的，這時，她看到全郡上下，店舖住戶，都在張燈結彩。忍不住攔住了一個老者問道：「老丈，郡內可有什麼大事？」

那老者轉頭向柳絮兒望了一眼，道：「姑娘是從外地來的吧，這樣的大事，怎麼不知道？」

柳絮兒心急，那老者說了幾句話，偏又未曾說在正題上，柳絮兒已然不耐煩起來，道：「究竟爲了什麼？」

那老者手舞足蹈，道：「天下第一大俠范天聲，到了魏郡，成爲田大人的上賓，是以田大人下令，全郡上下，全要慶祝！」

柳絮兒聽了，不禁發怔，就在這時，只見一個老婦人戰巍巍走了過來，指着那老者便罵道：「老發瘟的，那姓范的來了，你高興什麼？他不來，田大人不會發兵，他一到，眼看你幾個兒子，就得上戰場去了！」

那老者呆了半晌，才道：「那我也沒有辦法，你看郡城之中，還有些壯丁，四處鄉下，全是老弱了！」

柳絮兒插口道：「老丈，我看你弄錯了吧，范天聲范大俠，是不會在官府投効的！」

那老者翻了翻眼，道：「正街上，皇皇的告示貼着呢，那還會有假的？」

柳絮兒覺得如同胸口被人重重打了一拳一樣，一時之間，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怔怔地站着。

那天，在小屋之旁的茅屋中，范天聲的神態，給柳絮兒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她只覺得范天聲高傲，不羈，就像是天空中盤旋的大鷹，紅線只不過講了一句，他就怫然而去，那才是眞正清高的大俠。然而，他現在竟投進了田承嗣的府中，這怎麼可能？

柳絮兒站了許久，等她又定過神來時，那老者和老婦人，也早走遠了，柳絮兒有點心不在焉地向前走着，又連問了六七個人，每一個人的回答，全是一樣的，柳絮兒還是不肯相信，因爲在她心目之中，范天聲無論如何，不是那樣的人！

可是，等到她來到了大街中心，看到了田承嗣的告示文後，她却無法不相信了！

她呆立在告示牌之前，心中是感到無比的委屈，她眞想立時直闖節度使府，找到范天聲，問問他爲什麼口不對心。但是柳絮兒却沒有這樣做，因爲她知道紅線要立即知道這個消息，她翻身上了驢，疾馳出城去。

潞州節度使府中很沉靜，沉靜得有一點不尋常，內堂，輕紗簾間，琴桌之上，依然焚着一爐香，這或許是由於一點風都沒有的原故，幾縷細烟，筆直地伸向上，然後才在半空之中，慢慢消散。

紅線坐在琴桌之後，雙手按在琴弦之上，可以看得出她的手按得十分有力，琴弦都幾乎被她按斷了。她坐着，有點茫然地望着筆直上升的烟。柳絮兒就站在她的身後，一臉憤然不平之色。

柳絮兒帶來的壞消息太多了，不僅是范天聲已投進了田承嗣府中，而且，駐守在紅梯關的魏郡大軍，已向前推進了二里，在關前紮營，準備伺機進攻了。

令得柳絮兒氣憤的是，紅線在聽了她的報告之後，竟然像是一點反應也沒有，只是茫然坐着。本來，柳絮兒是希望紅線會拍桌將范天聲大罵一場的，那麼，她也可以跟着罵，來出一出心頭的這口悶氣。

可是，紅線却只是一動不動地坐着，她已經坐了好久了，看她的樣子，就像是什麼事情都未曾發生過一樣。

柳絮兒自然不知道，紅線在知道了這個消息之後，心中的難過，比她更甚千倍，萬倍。

范天聲給柳絮兒的印象深，給紅線的印象更深。她自從回到了潞州之後，幾乎無時無刻，不在想念着范天聲。范天聲雖然是和她言語不合，悻然離去的，但是紅線却因此更對范天聲欽仰，崇拜。

可是，如今忽然來了這樣的消息，這怎麼可能，這實在是不可能的。

然而紅線又知道，柳絮兒帶回來的消息，一定是確確實實的，范天聲做了一件絕對夢想不到的事。現在，她應該怎麼辦呢？聰明絕頂的紅線，也感到了極度的茫然，她除了默默不語之外，實在沒有任何表示的可能。

沉默在持續着，那種難堪的沉默，使人有點難以忍受，柳絮兒好幾次想打破這種沉默，但是好幾次，她也只是開了開口，並沒有說出話來。

就在這時，只聽得後面走廊中，有人一叠聲地叫道：「薛大人到！」

再接着，便是一陣脚步聲，神色惶張的薛嵩，已經走了進來，薛嵩看到了柳絮兒，略呆了一呆，立時叫道：「紅線！」

薛嵩的聲音，焦急而短促，但是紅線的聲音，聽來却是十分安詳，她立時說道：「我已經全知道了！」

薛嵩又呆了一呆，大踏步向前走來。

薛嵩一面向前走來，一面不斷地在說話，像是不如此，不足以驅發他心中的恐慌一樣，他道：「紅線，范大俠投奔了田承嗣，魏郡的大軍……唉，看來勢，我們是萬萬難以抵禦的。」

紅線的回答，却仍然那句話，道：「我已經知道了。」

薛嵩長嘆一聲道：「紅線，我應該怎麼做，你有以教我！」

紅線站了起來，當她站起來的時候，她的雙手，用力向下一按，只聽得「錚錚錚錚」一陣響，琴上的七根弦，一起崩斷！

紅線望着斷弦，發了半晌呆，才道：「大人放心，我有辦法。」

薛嵩忙道：「什麼辦法？」

柳絮兒立時向紅線投以疑問的眼光，她也不知道紅線有什麼辦法。

紅線仍然望着琴弦盡皆崩斷的古琴，道：「聽說，田承嗣野心勃勃，早已命人，鑄了天子的印信，藏在一隻西域匠人，巧手製造的八寶金絲盒之中，他對那盒，珍逾性命，寸步不離——」

紅線只講到這裏，薛嵩已是連連頓足，道：「

大軍近在咫尺，你說這些，又有何用？」

紅線淡然一笑，道：「我去將他的這隻八寶金絲盒盜了來，叫他不敢以爲潞州無人，也就不敢妄動了！」

薛嵩站着發呆。

柳絮兒忙叫道：「師姐，范——」

柳絮兒的話還未曾說完，紅線已突然道：「別說了，事已至此，不管是不是敵得過范……天聲，此行勢在必行，除此之外，絕無他法！」

薛嵩皺着眉，他的心中，還在猶豫不決，就在這時，只聽得一陣脚步聲，傳了過來，有人叫道：「薛大人，魏博節度使府，有專使來到，呈遞田大人函件，要親見薛大人，候薛大人示下！」

薛嵩一聽，更是團團亂轉，連額角之上，也不禁隱滲出汗來。眼望着紅線，不知如何才好，紅線皺了皺眉，道：「來使是誰？」

那來報的官員道：「來使姓鄧！」

紅線道：「大人只管出去接見，我自在幕後，大人只管放心！」

有了紅線這句話，薛嵩才畧畧放心，一面整着衣冠，一面向外走去，紅線和絮柳兒兩人，跟在後面，不一會，便到了大堂之上。

紅線和絮柳兒兩人，並不走進大堂去，只是隱身在大堂正中交椅的屏風之後，偷眼向前望去，只見大模大樣坐在大堂上的，是田府的高手鄧競全。

鄧競全見了薛嵩，也不爲禮，只是站了起來，拱了拱手，道：「薛大人，田大人有專函在此，請薛大人過目！」

他伸手一彈，一封書信，便直飛向薛嵩。

這時，大堂兩列，站着不少文武官員，鄧競全如此傲慢，各人早已氣憤不過，這時，只見一名武官，一聲大喝，竄了出來，一伸手，已將飛向薛嵩的那封書信，接在手中，那武官本來，一接住了書信之後，還想向鄧競全大喝無禮的。

可是，他才一接那封書信在手中，只覺得一股大力，直撞了過來，撞向胸口，那武官身形魁梧，也頗有幾分蠻力，可是怎及得上鄧競全那樣的武林高手？

鄧競全在那封信上，蘊了內家眞力，他早知自已傲慢無禮，一定有人心懷不忿，是以特意如此的。那武官却不虞有他，一等到那股大力，當胸撞到，連忙想要運力相抗，站穩身子時，却如何還來得及，只聽得「咕咚」一聲，便已然跌倒在地！

這一來，那武官漲得臉兒如同豬肝一樣，又驚又怒，滿堂上下的人，莫不吃驚，而鄧競全却更放肆地「哈哈」大笑起來。

那武官在地上掙扎起來，狼狽萬狀，拿着信遞給了薛嵩，面目無光，低着頭退了開去，鄧競全一直在縱笑着，在屏風後的柳絮兒好幾次要衝出去，但是却被紅線阻住。只見薛嵩打開了火漆封口，抽出信肉，一面看，一面手在發抖，看到後來，由於薛嵩的手，抖得實在太厲害了，竟至於信紙發出簌簌的聲響來。

等到薛嵩看完了書信，他一句話，也講不出來，鄧競全咄咄逼人道：「田大人是請薛大人，在五日之後，到魏郡赴宴，共商天下大事，薛大人是否答應，請作決定，小可好回去報知田大人！」

薛嵩道：「這個這……個個……」

薛嵩看到田承嗣的信，是要他五天之後，到魏郡去赴宴，早已沒有了主意，這時，一味支吾着，一面頻頻向屏後望了過去。

只聽得在那屏風之後，傳出了一個清脆嘹亮的聲音，說道：「閣下可以上覆田大人，薛大人準時來到！」

鄧競全雙眉一揚，道：「你是何人，何以可以代薛大人管理那樣的大事？」

鄧競全的話才一出口，紅線身形一閃，便已從屏風後面，閃了出來，道：「我是紅線，我答應了就等於是薛大人答應了！」

這時，薛嵩縱使心中有一萬個不願意到魏郡去赴宴，但是在這樣的情形下，他也只好硬着頭皮，道：「不錯，我定然依時到達！」

鄧競全「哈哈」一笑，道：「好，那麼我去回覆田大人，請田大人準備歡迎薛大人的大駕！」

他霍地站了起來，這次竟連手也不拱，一站起，轉身便向外大踏步走了出去，那種目中無人的驕態，實是使人難以忍受，等他走出了兩步，滿堂上下的人，一起都向紅線望了過來，紅線也就在這時道：「請留步。」

鄧競全呆了一呆，轉過身來，抬着頭，紅線道：「聽說閣下在魏郡節度使府上，位居地英堂堂主，僅在天下聞名的范大俠之下，是也不是？」

鄧競全傲然道：「那是田大人的抬愛！」

紅線冷冷一笑，道：「田大人如此抬愛閣下，自然必有所能了？」

鄧競全「哈哈」一笑，並不出聲，可是看他的神態，却大有何消說得之意。

紅線微微一笑，道：「好，只要閣下能就此離開這大堂，我們就服了這口氣！」

鄧競全自然也素仰紅線之名，可是看來，紅線却只是一個弱質女子，這時，堂上堂下，連侍衞在內，倒也有一百來人，但是鄧競全目裏，要憑自己的本領，闖出大堂去，決不是什麼難事！

是以，紅線的話一出口，他便一聲長笑，道：「好！」

隨着那一聲「好」字，只見他足尖一點，身子如離弦之箭，陡地向外，射了出去。

他離大堂正門，本就不過兩三丈的遠近，看他的那股去勢，實是一眨眼之間，就可以出了大堂的了！

可是，也就在他眞氣上提，企圖出其不意，搶出大堂去之際，紅線的身法，比他更快，陡然之間，只見紅影一閃，鄧競全的身子，離大堂的門口，尺還有四五左右，紅線已然俏生生地在門口站定，將他的去路攔住！

鄧競全自然是會家，他覺出紅線在自己的頭上掠過之際，帶起一股勁風，可知她不但輕功佳絕，連內功的造詣，也是極高！

可是在那樣的情形之下，鄧競全勢無停下來之理，他手掌一翻，一掌已當胸向紅線擊出！

鄧競全的那一掌，發得雖是倉猝，但是力道極強，掌才揚起，已見紅綫的身子，幌了幾幌，似乎是不勝對方的掌力，滿堂上下，只有柳絮兒一人，看得出紅綫這一式，叫作「風擺楊柳」，可以將對方拍來的掌力，在身子搖擺中，盡皆消弭於無形！

鄧競全一見紅綫的身子搖擺不定，還只當自己的那一掌之力太大，紅綫已要被自己擊倒，是以他立時「哈哈」一聲縱笑，隨着那一聲笑，他身子向前，疾掠而出！

在鄧競全想來，自己身子一向前撲出，紅綫如果不及時退讓的話，那就索性伸臂一摟，將她一起帶出大堂去，如果能在潞州節度使府中，將紅綫帶走，那麼，這自然是奇功一件了！

就算紅綫及時退讓，那麼，自己也是可以衝出大堂，安然離去的了！

鄧競全設想得算是不錯，可是他却萬萬未曾料到，紅綫的身形輕幌，早已將他的掌力，全然化去！他的身子向前疾撲而出，才撲出了兩三尺，已快到了紅綫的近前，陡地覺出剛才那一掌之力，如同泥牛入海，不知去向，心中陡地一凜。

他究竟是一個在武學上有着極高造詣的高手，這時心中一凜之下，已然覺出不妙，連忙想要凝氣定神，站穩了身子再說，可是如何還來得及？

也是鄧競全驕傲太甚，是以才吃了這個大虧，當他覺出不妙之際，紅綫雙掌一翻，看來像是絕無什麼力道一樣，她一雙柔若無骨的纖手，向前畧推了一推，旁人根本看不出有任何厲害之處來，但是，首當其衝的鄧競全，却只覺得在剎那之間，兩股強勁無比的大力，當胸撞到！

他發出的掌力，已被化去，而他的身子，又在向前疾撲着，是以對於紅綫的那兩掌陰柔深厚的掌力，簡直毫無防守的餘地！

電光石火之間，只見紅綫的雙掌翻出，身形已穩，而鄧競全則發出了一下悶哼之聲，身子一幌，「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

他向後退出一步之際，脚步沉重無比，踏得大堂上鋪的大花磚，「格格」碎裂，地上留下了極深的脚印。

看他的情形，像是想在退出了一步之後，勉力站穩身子的，可是竟在所不能，一步退出之後，身子再幌，又是「騰」地一聲，再退出了一步，口一張，「哇」地一聲，一口鮮血，已然疾噴而出，他的臉色，剎那之間，也變得蒼白難看之極！

鄧競全在退出了兩步，噴出了一口鮮血之後，總算站定了身子，紅綫仍然站在門口，冷冷地說道：「田大人如果以爲潞州無人，那實在是大錯特錯了！」

鄧競全吃了這樣一個大虧，明知自己一上來就受了傷，再要動手，自己一個人在人家的地方，只有吃虧更大，如何還敢發惡？只得將剛才的那一股驕妄之態，一起斂起，轉身向薛嵩行了一個大禮，道：「小可告退！」

薛嵩看到紅綫大展神威，心中自然高興之極，但是一想到自己要到魏郡去赴宴，此去無異是去赴湯蹈火，心中又不禁好生憂慮，他只是揮了揮手道：「不要多禮，相煩上覆田大人，我依時前來。」

鄧競全再轉過身，紅綫已經飄然掠開，鄧競全低着頭，匆匆走了出去，大堂之上，文武百官，看到了這等情形，盡皆人心大快，個個笑逐顏開，只有紅綫，雖然一出手便傷了鄧競全，但是却緊蹙着雙眉，回到了屏風之後，一言不發，和柳絮兒轉進了內堂。

她才到內堂，薛嵩便跟了進來，紅綫低哼了一聲，道：「薛大人，我今晚便自動身！」

薛嵩忙道：「紅綫，你不要以爲剛才勝過了那姓鄧的，便自將事情看容易了！」

紅綫緩緩地搖了搖頭，道：「我不會輕敵的，鄧競全剛才之敗，便是敗在輕敵，這才出其不意，爲我所趁，這人在魏博節度使府，身爲地英堂堂主，武功極高，眞要好好和我動手，只怕一個時辰之內，我也難以擊得敗他！」

薛嵩着急道：「紅綫，魏郡高手極多，那你……還是不要去的好！」

紅綫雙眉深鎖，但是神情却十分堅決，道：「不，我還是非去不可！」

薛嵩不了解地望着紅綫，道：「你——」

可是，他只講了一個字，柳絮兒便已搶着道：「薛大人，你別說了，根本一個范天聲，我和師姐兩人，便不是他的敵手，師姐一定要去，是早已有了拚死之心，以報大人的恩德！」

薛嵩陡地後退了一步，面色變得難看之極，口唇發着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知道，柳絮兒所說的，乃是實情，因爲紅綫早已對他說過范天聲的厲害，也曾告訴過他，只要范天聲不在，餘人便不足懼，然而現在，范天聲已在田承嗣的府上，紅綫去了，自然凶多吉少！

他向紅綫望去，可是紅綫的神色却十分鎭定。

薛嵩究竟是忠厚長者，這時，他嘆了一聲，道：「紅綫，你去了毫無成功的希望，又何必一定要去？爲了闔郡百姓，我至多在田承嗣面前稱臣就是了！」

紅綫緩緩搖着頭，道：「大人，無論如何，我要去會會范天聲！」

柳絮兒十分激動地道：「是，我也得去會會這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傢伙！」

柳絮兒在那樣說的時候，神情十分激昂，然而紅綫却恰好和她相反，黛眉淺鎖，現出一種很悲哀的神情來，低聲嘆着，道：「大人，如果到第四天早上，我還不回來，那你要自己小心了！」

薛嵩神情黯淡地望着紅綫，紅綫來到琴案前，坐了下來，雙手撫弄着斷了的琴絃，突然之間，「叮」地一聲，那是她的一顆淚珠，落了下來，恰好落在一根琴絃之上所發出來的聲響。

竟歷諸鸞

夜深，雲密，幾乎是一片漆黑。

兩騎在疾馳，馬上是已經換上了勁裝的紅綫和柳絮兒，魏郡高大的城牆，已經在望，她們兩人策進了小路，直來到了城牆脚下。

她們兩人在城牆脚下下了馬，柳絮兒一抖手，將一盤一端緊有鐵鈎的繩索，向上疾拋了上去，她手勁極强，那盤繩索才一脫手，便「颼颼」地向上，飛了上去，「拍」地一聲，掛上了牆頭，兩人迅速攀了上去，到了牆頭，紅綫伸手向前一指，指的是一座城樓，柳絮兒立時身形一幌，兩條人影，向前疾掠而出。

城頭上，自然有守城的士兵在，可是紅綫和柳絮兒兩人的身法，實在太快，幾隊巡邏的士兵，只覺得一陣輕風過處，依稀像是有人在身邊掠過，而等到轉過頭去看時，却已什麼都看不到了。

轉眼之間，紅綫和柳絮兒兩人，已然上了那城樓的頂上，城樓的尖頂，離城牆也有兩丈來高，她們兩人居高望下，向下看去，足可看到闔城的情形，而更可以看到魏郡節度使府中的情形。

遠遠望去，只見田承嗣府第，建築宏偉，最後，傍着山崖的，是一座高樓，柳絮兒指着那高樓，道：「田承嗣就住在這樓上，師姐，偷進去不是難事，我們何必一定要去闖那六英堂？」

紅綫道：「只是偷進去，田承嗣不會心存忌憚，一定要闖進去！」

紅綫講到了這裏，略頓了一頓，才又道：「你想想，田承嗣處心積慮，化了一年時間，才招募了六大高手，如果我們能闖過六英堂，他自然心胆俱寒！」

柳絮兒苦笑道：「說是那麼說，可是六英堂的最後一關，是范——」

柳絮兒還未曾說出范天聲的名字來，紅綫已陡地轉過頭去，像是不願意聽到范天聲的名字一樣，柳絮兒心中暗嘆了一聲，也住口不再言語。

紅綫呆了半晌，才低聲道：「我們去了！」

她一面說，一面身子一翻，已向下疾翻而下，柳絮兒緊跟在她的身後，轉眼之間，便下了城牆，在街上疾掠而過。闔郡上下，雖然遵命張燈結綵，可是這時，已近子夜，街上却是十分冷清。

紅綫和柳絮兒兩人，疾奔過了大半座城，才慢了下來，這時，在她們面前的，乃是一個極大的廣場，廣場的盡頭，就是她們要去的地方了！

在巍峨的府第之前，有二十個執着長戈大矛的武士站立着，這些武士，全是田承嗣十裏挑一揀出來的，個個身形高大，遠遠看去，就像是二十個神像一樣。

紅綫和柳絮兒在陰影之中，停了下來，紅綫沉聲道：「絮兒，我們只要一現身，便是有進無退了，你心中是不是很害怕？」

柳絮兒道：「不怕，我只是氣憤！」

紅綫自然知道柳絮兒氣憤的是什麼，她的心向下一沉，但是她隨即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走吧！」

她話才一出口，身形幌動，已和柳絮兒兩人，疾掠出了兩三丈左右，等到她們的身子站定時，已然是在廣場的中心了！

她們掠出來的勢子極快，守在宅門口的那些士兵，根本未曾看到她們是怎麼來的，只是在突然之間，看到廣場的中心，多了兩個人，像是這兩個人，是忽然之間，由地底冒出來的一樣！

守在門口的那些武士，陡地吃了一驚，怔了一怔，而就在他們一發怔間，紅綫和柳絮兒兩人，早已身形幌動，到了他們的面前！

直到此際，那些武士，才齊聲發起喊來，長矛大戈交岔，攔住了紅綫和柳絮兒兩人的去路，只見大門倏地打開，又有二三十個武士，奔了出來，爲首的一個，乃是武官，厲聲喝道：「什麼人？」

紅綫冷冷地道：「潞州節度使府來的。」

那武官大喝道：「好不懂規矩，何以不先到賓館投刺，這裏可是容得你亂闖的麼？」

紅綫也冷冷地道：「正是不懂規矩得很，不但亂闖，還得向田大人拿些東西！」

在他們對話之間，三五十個武士，早已散了開來，將紅綫和柳絮兒兩人，團團圍住。柳絮兒手按着劍柄，神情激動而緊張，但是紅綫却顯得出奇地鎭定。那武官聽得紅綫那樣說，一揚手，大喝道：「拿下！」

隨着那武官的一聲陡喝，圍在她們身邊的武士，紛紛挺矛刺來，可是他們才刺到一半，便立時忙不迭住手，原來就在此際，紅綫已突然出手，向那武官當胸抓去。

那武官也有幾分蠻勁，一見紅綫出手，順手去格，手臂正格在紅綫的手臂之上，怎知他這一格，非但未能將紅綫的手臂格開，只聽得「卡」地一聲響，他的手臂，竟已斷折！

那武官手臂斷折，痛得額上，冷汗直淋，而紅綫已伸手抓住了他胸口的護心鏡，在紅綫五指一揑之下，護心鏡立時扭曲，衆武士見自己長官一出手便被人制住，如何還敢動手？盡皆嚇得呆了。

紅綫推着那武官，向門內便走，道：「煩你帶路！」

紅綫推着那武官，走在前面，柳絮兒跟在後面，三個人轉眼之間，便進了大門，又有不少武士自宅中出來，但是一看到這等情形，立時站定不動。

只聽得府中，一陣陣雲板響，陡然之間，只聽得暴雷也似，一聲大喝，一個身形魁偉高大，滿腮虬髯的大漢，提着一柄斧，背後跟着四個武士，大踏步趕了出來，柳絮兒一看前面大漢，忙道：「師姐，這人是大盜李湧，東英堂的堂主！」

紅綫點了點頭，手一鬆，將被她抓在手中的那個武官，向着李湧，直推了出去。

李湧正在大踏步向前趕來，突然有人向自己撞來，他是出了名的江洋大盜，可以說視人命如草芥，在那樣的情形下，如何還理得什麼自己人不自己人，一見有人，斧柄一橫，便掃向那武官。

在李湧的用意而論，只不過是想順手掃開那武官，不讓他阻着自己和來人動手，可是他的力道，何等之大，這順手一掃，斧柄正彈中那武官的腰際，「砰」地一聲響，那武官的身子，足足跌出了七八尺去，倒在地上，出氣多，入氣少，眼看活不成了，而李湧連看都不看，大聲呼喝，斧生勁風，已當頭砍下！

李湧的膂力極强，田承嗣在收服他之際，他曾憑力道將手銬脚鐐，一起掙斷，其力可知，這一斧當頭砍下，力道當眞是驚人之極！

紅線一見這等來勢，自然不會與他較力，身形一翻，翩若驚鴻，一閃已閃到了李湧的身後，李湧那一斧砍下，力道極强，急切之間，如何收得住勢子？紅線人才一閃開，只聽得「叭」地一聲響，一斧砍到了地上，火星四濺，磚屑亂飛，那一斧，足足陷進了地上的青磚，有五六寸之多，實是駭人之極！

紅線這時，已閃到了李湧的身後，但是她看到了這等情形，心中也不禁一凜，她在向外閃開之際，手腕翻動，已將她那條通體暗紅，手指粗細的軟鞭，撒在手中，這時，她手臂揮動，軟鞭貼地掃出，「拍拍」兩聲響，便已纏住了李湧的足踝。

李湧的足踝一被纏住，就聽得他怪叫了一聲，轉過身來，紅線也在這時，用力向後一扯。

她的軟鞭，已經纏住了對方的足踝，照說在一扯之下，一定可以將對方扯倒才是，可是李湧的氣力，實在太大，只見他身形一矮，紅線竟然扯他不動，而就在那一剎間，他手中的大斧，又呼呼風生，疾砍了下來。

這一斧，並不是砍向紅線，而是砍向纏住了他足踝的軟鞭，看李湧的出斧之勢，分明是想一斧將纏住足踝的軟鞭砍斷，再來進招。

可是，李湧却未曾想到，紅線的那條軟鞭，乃是一條異種大蟒的背筋，堅靭無比，除非是削金斷玉的寶器，尋常刀劍，絕砍不斷它，李湧那一斧用的力道雖大，砍在軟鞭上，只是將軟鞭壓了下去，也未曾能將之砍斷，而這一斧下去，他反倒吃了大虧！

因爲本來，紅線在用力扯鞭，想將李湧拉倒，但是李湧力大無窮，拿樁站定之後，紅線空自將軟鞭扯得筆直，却是無奈他何。

而現在，李湧一斧砍在軟鞭之上，未曾將軟鞭斬斷，因爲力道極猛，將軟鞭壓得向下，沉了尺許，那等於是加强了紅線後扯的力道！

當下，紅線的身子，也不免向前一俯，但李湧却已站立不穩，一個前撲，向前跌下，紅線一看到這種情形，心中陡地一喜，手腕略轉，鞭梢已離開了李湧的足踝，一鞭自下而上，疾掠而出！

那時，李湧因爲身子向前撲出，是以急於以斧尖支地，想穩住身形，這一鞭，無論如何，避不過去了！

就在李湧斧尖劃地，又迸出了一蓬火星之際，「叭」地一聲响，紅線的那一鞭，已齊齊正正，抽中在李湧的面門之上。

李湧身形高大，一身蠻力，皮堅肉厚，紅線的軟鞭，如果抽在他身子旁的地方，他捱上幾鞭，還眞不在乎，但是那一鞭，却恰好抽正在他面門之上，他如何經受得起?只聽得他怪叫一聲，頭向上一仰，在頭一仰間，面上已是血珠迸濺！

紅線本來也不是下手那麼狠毒的人，但是這次，她在犯奇險，和柳絮兒兩人，闖進了魏博節度使府來，實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她知道自己要連闖六關，方始有成功的希望，這李湧只不過是第一關，若是連第一關都沒有速戰速決的希望，那麼，以後的五關，更加沒有法子，可以闖得過去了。

是以，這時她一見李湧在中鞭之後，一面大叫，一面頭向後仰，那實是可趁之機，她踏步進身，手臂一揮，手中的軟鞭，如同靈蛇一樣，扭曲了起來，鞭梢抖動，「刷」地一聲，就在李湧的左眼之上掠過。

紅線的軟鞭，鞭梢之上，帶着一隻極其鋒銳的小鈎，這隻小鈎，恰好鈎在李湧的左目之上，只聽得李湧發出了一下狂吼聲，他的左眼珠，竟被那隻小鈎，鈎得硬生生地離了眼眶！

饒你是鐵打的漢子，受了這樣的重創，也是禁受不起，李湧發出的那一下慘叫聲，當眞是驚心動魄，到了極點，令得聽到的人，不寒而慄！

那時，柳絮兒正在和七八個武士動手激鬥，突然之間，聽得李湧的慘叫聲，正在激戰中的柳絮兒，和那七八個武士，竟不由自主，一起停下手來。李湧的那一下慘叫，是如何之驚人，由此也可見一斑了！

李湧在一聲慘叫之後，居然並不倒下，只見他像是發狂一樣，手中的大斧，舞得呼呼風生，一輪急攻，那一輪急攻，連得紅線，也不由得連連後退，被他逼進了東英堂的大堂之內。

一直到紅線退進了東英堂的大堂之中，李湧追了進來，紅線才緩了緩氣，揮鞭搶攻，可是李湧却不還手，「叭叭」兩聲，又被紅線抽中了兩鞭，李湧只是奔到了一條大柱之旁，一斧向柱上的一條鐵鍊，疾砍了出去，「錚」地一聲，一聲响過後，火星飛迸，那一條兒臂粗細的鐵鍊，竟然被他一刀砍斷！鐵鍊才斷，東英堂的堂頂之上，便突然傳來了一陣轟隆巨响！

紅線在被李湧一輪急攻，逼得退進東英堂來時，心中已然知道，李湧在受了這樣的重創之後，還要將自己逼進東英堂來，那一定是東英堂中，有着極厲害的機關埋伏之故，是以她一面退進來，一面早已在迅速地打量着東英堂內的情形。

及至李湧一刀砍斷了鐵鍊，堂頂之上，一傳來了轟隆的聲响，紅線抬頭一看，只見堂頂之上，橫列着的一根根，徑可尺許，足有一丈五六長短的巨木，本來是由鐵鍊拉緊，托在頂上的，這時，鐵鍊一鬆，正發出轟隆巨响，互相傾軋着，一起向下落來！

紅線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連忙身形一矮，這時，第一根落下來的巨木，已然向她當頭壓倒，紅線雙手一起向上伸去，托住了那根巨木，陡地一轉，那根巨木，本來是打橫壓下來的，被她伸手托住，一轉之後，便變成打直的了。

她才轉直了那根巨木，只聽得轟隆之聲不絕，巨木一根接着一根，壓了下來。

但是由於巨木都是打橫壓了下來的，被紅線托住的那根巨木，却已然轉直，是以所有落下來的巨木，皆被紅線托住的那根巨木擋住。

巨木壓在巨木之上，所發出之聲响，震耳欲聾，巨木一起向前滾了出去，李湧顯然想不到會有這樣的情形發生，陡地一呆間，兩根巨木，已然轟隆滾轉，「砰」地一聲，撞在他的小腿之上，李湧又是一下慘叫聲，小腿骨已然被巨木撞斷！

但是這一下慘叫聲，由於是在巨木傾落，天翻地覆的轟隆聲中傳出來的，是以沒有剛才那一下那麼驚人。

而李湧的小腿骨一被撞斷之後，他再也站立不穩，身子向後仰去，只聽得巨木滾動的聲响，數十根巨木，一起壓在他的身上，他再也發不出任何聲來了！

當巨木紛墮之際，柳絮兒大是焦急，連聲叫道：「師姐，你怎麼了?」

她還想闖進東英堂來，可是在那樣的情形之下，誰能踏進東英堂半步?

及至巨木盡皆墮下，她逼開了身前的幾個武士，躍到了東英堂之中，紅線其實早已聽到柳絮兒的聲音，但這時，巨木一根接一根落下來，每一根巨木，壓在她所托的那根巨木之上，所發出的力量，何止千百斤，直令得她氣血翻湧，根本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直到此際，她才緩了一口氣，推開巨木，站了起來。

剛才東英堂中，這樣驚心動魄的情形，柳絮兒一面在堂外和衆武士動手，一面實是提心吊胆之極，直到看到紅線站了起來，顯然是安然無恙，她才大大鬆了一口氣，叫道：「師姐！」

她身形前掠，到了紅線的身邊，堂外十來個武士，也追了進去，然而看到紅線和柳絮兒併肩而立，却也只是大聲吶喊，不敢進攻。

紅線急忙道：「走！」

她一揮手，和柳絮兒兩人，一起向後，退了出去，直到他們兩人，退到了出口處，轉過身，向前掠了出去，那十來個武士，才大聲吶喊着，追了過去。

一出東英堂，只聽得雲板聲不絕，到處人聲鼎沸，執着火把的人，自四面八方，湧了過來，柳絮兒和紅線兩人的身法極快，轉眼之間，已然掠過了一個川堂，身形拔起，躍過了一堵牆，到了南英堂前。

她們兩人一到了南英堂前，數十個武士，自牆兩邊，一起湧了過來。

那些武士，遠遠地圍着紅線和柳絮兒兩人，只聽得他們叫喊，而南英堂之中，則傳來一陣笑聲，只見八個人，一身紅衣，緩緩將南英堂的大門，推了開來。

南英堂的大門一推開，只見王克智慢慢離座而起，走到了大堂中心站定，柳絮兒心急，一擺長劍，就要向內衝去，但是紅線却一伸手將她攔住，道：「等一等，且看他玩些什麼花樣！」

紅線說話的聲音十分低，王克智自然未曾聽見，只見他滿面笑容，拱着手，道：「久仰大名，如雷貫耳，請進來一叙！」

柳絮兒大聲道：「進就進來，既然到了這裏，難道還會怕你不成?」

紅線一看王克智這樣的情形，便知道這南英堂中，一定有極厲害的埋伏，剛才在東英堂之中，幾乎被巨木壓死，她已經知道這六英堂之中的埋伏，各有巧妙，其中東、南、西、北，地五堂，一定是根據五行變化而設的。東方甲乙木，是以東英堂之中的埋伏，便是數十根重逾千斤的巨木，而南方丙火，這南英堂中的埋伏，自然也全與火有關了！

可是這時看去，除了牆上插着幾個火把，燃着火之外，也看不出什麼出奇之處來。紅線本意，是還要再觀察一陣，方始進去的，可是柳絮兒已然說了這樣的話，她再要遲疑不進，反倒變作示弱了！

是以，柳絮兒的話才一出口，紅線只是低聲道：「小心，裏面一定有埋伏！」

柳絮兒略一點頭，兩人已然併肩，向內走了進去。一看到她們兩人走了進來，王克智的臉上，雖然還帶着笑容，可是一看便可以看到他略帶驚惶之色。

只聽得他道：「兩位敢夜闖六英堂，胆色眞還不小，但是兩位難道不知道，范天聲范大俠，正坐鎭天英堂麼?」

柳絮兒大聲喝叱道：「少廢話，不知道也不來了！」

她話未說完，手中長劍一揚，「颼」地一劍，已然疾刺而出，王克智反手摘劍，一劍迎了上來，兩人的動作極快，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錚錚」之聲，密如聯珠，兩人已交了六七劍之多。

那六七劍下來，王克智至多不過和柳絮兒打一個平手，他的武功如何，紅線已然了然於胸，疾聲喝道：「師妹讓開！」

她一喝，柳絮兒身形，陡地向旁，閃了出去，揮劍疾攻向堂中的幾個武士，而紅線的軟鞭，已如靈蛇也似，向前捲了過去。

一看到紅線的鞭勢，來得如此之奇，王克智不禁一凛，急忙揚劍去擋，紅線的手腕一縮，鞭梢順着劍鋒，疾滑了下去，「拍」地一聲响，王克智的手臂之上，已然被鞭梢掃中。

那一鞭，力道雖然不大，但是却恰好擊中在王克智手臂上的麻筋之上，令得王克智五指一鬆，手中的長劍，「嗆啷」一聲，跌到了地上。

王克智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一面大叫道：「速退！」一面身形向後，疾退而出，當他疾退之際，和柳絮兒在動手的幾個武士，也一起後退，他們每人退到了一支火把之前，背在大柱上一撞，只聽得「嗆」地一聲响，人一撞了上去，大柱之上，立時出現一道暗門，人便隱入柱中，同時，門上，窗上，皆有鐵板落下。

這一切變化，全是一刹那間發生的事，柳絮兒站着發呆，紅線猛地揮出鞭，捲住了長案，用力一揮，將長案揮向門口，恰好這時，門口的鋼板落下，但是却被長案擋住，未能將門封住。

而也就在此際，只聽得轟地一聲响，整個南英堂之中，柱上，大門口，牆上，各自噴出烈燄來，十百條火龍一樣，火勢驚人之極！紅線一拉柳絮兒，退到了門口，烈火挾着濃烟，已逼了過來。

紅綫如果不是先捲住了長案，揮向門口，擋住了門口落下的鋼板的話，那麼，她出路被截，在那樣的情形下，除了被燒死之外，實在再無第二條出路了！

但這時，案下，却是一個空隙，她們兩人一到了門口，身形一矮，便自案底下閃了出去。

兩人纔閃出不久，那長案也着火焚燒，再也承不住鋼門的重量，「轟」地一聲，長案倒坍，鋼門合攏，這時，整個南英堂中，已如同熔爐一樣了！

紅綫和柳絮兒兩人，闖出了南英堂，只見兩面川堂之中，數十名武士，遠遠圍住了她們吶喊，將兩面的去路，盡皆阻住，但是在她們的前面，却一

個人也沒有，分明是要逼着她們向前去。

紅綫低聲道：「師妹，再向前去，便是西英堂了，我看六英堂的埋伏，一堂比一堂爲甚，小心爲上！」

柳絮兒緊抿着嘴，點了點頭，兩人展動身形，向前掠去，那些武士，也一起湧了過來，但是始終和她們兩人，保持着一段距離。

等到他們兩人，轉過了一堵高牆，只見眼前是兩扇晶光錚亮的大鐵門，那兩扇大鐵門，打磨得光可鑒人，就像是兩面極大的鏡子一樣。

鐵門緊閉，紅綫軟鞭一捲，捲住了牆脚下的一塊大石，一抖手，大石向前疾飛了出去。那塊大石，足有五七十斤重，「砰」地一聲響，砸在鐵門之上。可是那兩扇鐵門，却是紋絲不動！而且，從大石砸上去的聲音聽來，那兩扇鐵門，少說也有半尺來厚！

柳絮兒揚聲罵道：「西英堂是由誰守着，關起門來做縮頭烏龜，這堂主倒也容易當得很！」

她是看出這兩扇鐵門，要攻開並不容易，是以想用激將法，激得對方，將鐵門自動打了開來。

她的話纔出口，就聽得鐵門之內，傳來了一陣怪笑聲，道：「門本未鎖，有胆闖西英堂，却連兩扇門也打不開，還口硬什麼？」

柳絮兒沉不住氣，一聽得門內有人答話，便要直衝了過去，可是她纔衝出一步，紅綫一伸手，便拉住了她的手臂，道：「不可造次！」

柳絮兒忙道：「不將門打開，如何殺敵？」

紅綫沉聲道：「要弄開這兩扇門，絕非易事，而且，我看門一開，只怕會觸動機關埋伏！」

柳絮兒瞪着眼，還在不服，紅綫又道：「你替我掠陣，我去攻門。」

柳絮兒一臉的不屑之色，向那些遠遠圍住了吶喊的武士，望了一眼，道：「掠什麼陣，諒他們也不敢過來。」

紅綫道：「不是防他們，是防門內，門上門下，有什麼暗器射出來！」

柳絮兒這纔點了點頭，紅綫提着鞭，一步一步，向前走去，當眞是步步提防，可是一直到她來到了伸手可以觸及鐵門時，仍是一點動靜也沒有。

紅綫深深吸了一口氣，剛纔她以軟鞭捲起大石，撞向鐵門，那一撞的力道，少說也有兩三百斤，鐵門絲毫不動，現在自然更要用力去推了！

是以她身形微矮，凝定了眞氣，鞭交左手，右掌貼在門上，陡地發力，向前疾推而出！

紅綫雖是女人，可是她武功造詣極深，這一推，少說也有幾百斤的力道。在她想來，那樣一推之下，可以將鐵門推開尺許的話，那麼，就可以闖進西英堂去了！

却不料事情，大大出乎紅綫的意料之外，她纔伸手一推，力道甫一發出，那扇鐵門，竟像是什麼重量也沒有，刷地一聲，便自洞開！

任何人在那樣的情形下，都不免會呆上一呆的，尤其紅綫是蓄定了力向前推去的，突然之際，鐵門洞開，她那一股大力，變着全然無處着力，身子向前一俯，幾乎向前跌出了一步。

而也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只聽得門內，一聲大喝，眼前陡然精光大盛，也不知有多少柄，銳利無匹的飛刀，已疾射而出！

射出的飛刀，少說也在百來柄之數，紅綫就站在門口，看來是萬萬躲不過去的了！

她在推門之前，雖然也曾小心提防，叫柳絮兒掠陣，可是在那樣的情形下，柳絮兒就算是全神貫注，一時之間，也是無能爲力！她陡地看到成蓬飛刀射出，只來得及發出了一下驚呼聲！

而在這時，紅綫也是駭然之極，百來柄飛刀，颼颼向前射來，她只是本能地向後一仰，倒在地上，立時向旁，滾了開去。

那百來柄飛刀，一起射出，紅綫自己也料不到，竟然可以躲得過去，因爲許多飛刀，根本是貼地射出的，可是就在她滾向外之際，一陣「錚錚」聲響，在她前面傳出，紅綫立時一躍而起，看清楚了眼前的情形，不禁暗叫了一聲慚愧。原來她僥倖未被飛刀射中，可以說全是由於運氣，而不是本領！

原來眼前的鐵門，共有兩扇，若是她剛纔伸手推門時，將兩扇門一起推了開來，那麼她根本連躲避的餘地都沒有了。可是，她剛纔伸手一推，却是推開了右邊的那一扇，而急切間，她向左滾出，左邊那一扇還未曾推開的門，倒替她擋住了飛刀！

紅綫一躍而起，柳絮兒已揮劍格擋開了飛刀，也向前疾奔了過來，紅綫一脚將另一扇門踢開，只見西英堂可稱是銅牆鐵壁，而且盡皆打磨得光可鑒人，地上，全是一排一排的利刃，在堂中心，一張高櫈之上，坐着婁絕劍，婁絕劍在紅綫避開了那一蓬飛刀之後，神色顯得十分惱怒，然而，一等紅綫和柳絮兒露面，他便面色一沉，道：「好，果然有一手，請進！」

柳絮兒和紅綫，望着地上那一排排的利刃，排得緊密得連立足之地都沒有，紅綫明知自己的輕功造詣極高，但是她却也沒有把握，可以踏在這些利刃之上，走進西英堂去！然而，婁絕劍的話纔一出口，紅綫便已一聲嬌叱，道：「來了！」

一個「了」字甫出口，她身形陡地而上，拔了起來，斜斜掠進了西英堂。

也就在她身形一掠起之際，手中的軟鞭，已然揚起，向坐在堂中心的婁絕劍，劈頭鞭了下去！

婁絕劍看到紅綫竟然就這樣進攻，也不禁一凜，身形略挺，揚起闊劍，便向軟鞭格來。

只聽得「拍」地一聲響，軟鞭已搭上了闊劍，緊接着，又是「拍拍拍拍」一陣響，軟鞭的鞭梢，已然纏住了闊劍，婁絕劍一見，心中反倒大喜，因爲這時，紅綫身在半空之中，輕功再好，也勢難在半空之中長長逗留，如果他鬆手撤刀，紅綫完全無處着力，非向下跌去不可，而只要紅綫一向下跌，那麼，地上的利刃，一定將她刺死！

婁絕劍心念電轉，一想及此，手立時一鬆，他那柄闊劍，已脫手飛了出去。

在他闊劍脫手之際，紅綫的身子，果然向下一沉，可是紅綫的輕功，高到了極點，這一切，早已在她的算中，她知道婁絕劍在劍被鞭捲住之後，一定會使用這個陰損的辦法的，是以早已有了準備。

就在她身形，向下略沉之際，她又陡地一提氣，硬生生又拔高了三五尺，就在她身形拔高之際，手腕一翻，捲住的闊劍鬆開，向着婁絕劍，電射而出！

闊劍向前的去勢極猛，婁絕劍急忙身子向後一仰，闊劍貼着他的胸口，掠了過去！

婁絕劍避開了闊劍，本來已可以沒有事了，而紅綫的身子，仍然非墮下地來不可。

可是，紅綫就在抖出闊劍的同時，軟鞭如靈蛇一樣，捲了出去，捲住了交椅的椅脚，用力一拉，那張交椅，陡地倒了下來，婁絕劍人已離椅跌下！

婁絕劍人在跌下之際，發出了一下慘叫聲，及至他身子落地，反倒沒有聲音了，因爲數十柄利刃，一起刺進了他的體內，立時斷氣。

而高椅倒下，紅綫的身形一沉，恰好落在倒下的高椅之上，不會爲利刃所傷。

這一切，全是電光石火間的事，其間紅綫兔起鶻落，身法之快，出手之妙，算計之精，看得在門外的柳絮兒，也爲之目瞪口呆！

紅綫一在椅上站定，便伸手向柳絮兒一招，柳絮兒身形掠起，也落在橫倒的高椅之上，那高椅足有六七尺高，橫在地上，不但可供她們兩人存身，而且可供她們點足，身形再掠，掠出西英堂去！

等到紅綫和柳絮兒兩人，掠出了西英堂，本來在遠處吶喊的衆武士，纔湧到了西英堂的大門口，然而等到他們來到門口時，紅綫和柳絮兒早已掠出了西英堂去了，他們只看婁絕劍全身浴血，倒臥在利刃之中，至於紅綫是怎樣下手，怎樣將婁絕劍殺死的，他們根本沒有看到，以這些武士的武功而論，他們也根本想不出來，只是心中又是驚駭，又是疑惑，立時又從西英堂的兩面，向前奔去。

等到衆武士，奔到了北英堂前的時候，紅綫和柳絮兒兩人，早已到了！

紅綫和柳絮兒兩人，已連闖了六英堂中的三堂，其中，除了王克智走得快一步，狼狽逃走之外，婁絕劍和李湧兩人，皆已死去，這可以說是魏博節度使府中，從來也沒有過的事。

是以此際，早已全府震動，在內府中的田承嗣，迭接噩耗，心中已然驚怒交加，可是他在表面上，仍然十分鎭定，他請了范天聲前來，范天聲也已知道，府中來了高人，田承嗣一見范天聲，便道：「范大俠，來了兩個刺客，武功極高！」

范天聲也不知道來的是什麼人，他聽出田承嗣是在故作鎭定，實則心內已十分惶急，是以他立時說道：「大人請放心，我必將來人，阻於天英堂之中！」

有了范天聲的這句話，田承嗣不由自主，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田承嗣也是知道，只要有了范天聲的這句話，那麼，不論來的是什麼人，想要闖過天英堂，那眞是難於登天了！他忙道：「那麼，請范大俠到天英堂去鎭守。」

范天聲一頷首，說道：「田大人，你內堂還擬多召守衞相護，來的若是高手，衆武士攔他不住，人多無益，外面的事，交由各堂堂主對付，還好得多！」

田承嗣連連點頭，道：「范大俠說得是！」

范天聲退了出去，田承嗣立時下令，將府中的武士，大部召了回來，團住了內堂。

而這時，正是紅綫和柳絮兒兩人，來到了北英堂門口的時候。

她們兩人，纔轉過了北英堂前的那堵高牆，便聽到了一股淙淙的水聲，兩人站定了身子，向前看去，只見北英堂根本沒有大門，只是在堂前，有幅水簾，水從橫樑之上，分成千百股，直射而下，射到門下的一個水槽之中，又淙淙流了開去。

那幅水簾細小的水柱，在她們兩人，纔一來到時，還是和尋常的水色無疑。但是她們纔一站定，水色便轉爲一種極其艷麗的淡紅色。

隔着水簾，可以看到北英堂中的情形，只見王克智和藍洋兩人，坐在堂中心，藍洋略一欠身，道：「兩位既然來了，如何踟躕不進？」

紅綫立時低聲道：「絮兒小心，那水簾一定有毒！」

柳絮兒呆了一呆，若是北英堂門口的那道水簾有毒的話，那麼她們要闖進去，可比西英堂還難得

多了，有什麼辦法，可以突過水簾，而不被毒水沾到？

在她們發呆間，堂內的藍洋和王克智兩人，一起呵呵大笑了起來，紅綫回頭一看，只見兩邊的武士，大多數退了開去，只有不到二十人，仍然圍在遠處，紅綫低聲道：「絮兒，我們疾向後退，活擒一個衛士，立時再掠回這裏來，你做得到麼？」

柳絮兒笑了起來，道：「那太容易了！」

紅綫道：「小心些，別反讓人家佔了便宜去，走！」

紅綫那一個「走」字，纔一出口，柳絮兒也跟着發出了一下低嘯聲，兩人的身形如箭，一起向後，疾退了出去，刹那之間，已退出了一丈五六，紅綫反手一鞭，刷地一聲，立時纏住了一名武士的頸子，身形向前掠回來，來去如電，已擒了一名武士，回到了北英堂的面前。可是，柳絮兒那邊，情形却大是不妙，只聽得柳絮兒發出了一下驚呼聲來。

一聽得柳絮兒的驚呼聲，紅綫的心中，陡地一凜，連忙轉頭看去，只聽得一個十分熟悉的笑聲，「哈哈」一笑，柳絮兒又是一聲驚呼，等到紅綫轉過頭去看時，只見柳絮兒手中的長劍，已脫手飛出，在柳絮兒身前的那個武士，竟是鄧競全！

鄧競全這時，手中的棍一沉，已掃中了柳絮兒的小腿，柳絮兒的身子一倒，四五個武士圍了上來，她已然被擒！



紅綫揮鞭捲出，鞭如靈蛇捲住椅脚，用力一拉，把婁紹劍拉倒刀山上。

紅綫和她相隔，雖然只有三五丈，但是事情發生得實在太快，她想要去救，已然不及了！

紅綫眼看柳絮兒被擒，被橫拖倒曳了去，心中自是又急又驚，但是她却一咬牙，立時轉過了頭來，竟像是完全沒有那回事一樣！

因爲紅綫知道，自己此行，本就是極危險的事，而明知危險，仍然非來不可，是因爲事情關係重大，如今柳絮兒雖然被擒，也不能影響她進行這件事！

她一轉回過頭來，一伸手，先奪下了那武士手中的刀來，接着，一脚踢出，踢得那武士，向前直衝了出去，那武士衝過了水簾，跌進了北英堂之中了。

那武士被紅綫踢進北英堂去的，在他穿過水簾之際，勢子也極快，身上所沾到的毒水，也不過十餘滴而已，可是，那武士在跌進去之際，却發出了一下淒厲無比的呼叫聲來，而在北英堂中的王克智和藍洋兩人，也神情駭然，霍然起立。

那武士一跌進了北英堂，立時站了起來，尖叫道：「快拿解藥來！」

然而，他只叫得一聲，在他身上，被毒水滴中之處，已有白烟冒出來，緊接着，只見他在堂中亂竄，「砰」地一聲，撞在牆上，仰天跌倒。等到他跌倒在地時，頭臉之上，被毒水沾中之處，已是血水四冒，只見他身子彎曲，轉眼之間，已然死去，那水簾上的水性之毒，竟然厲害到了這一地步！

紅綫看到這種情形，心中也不禁駭然，但是那也決不能阻止她繼續前闖的決心，她立時將那柄刀，繫在鞭梢之上，手腕轉動，將刀在頭頂之上，旋轉起來，等到刀越轉越快之際，紅綫發出了一聲長

嘯，身形陡地掠起，向着毒水簾，疾衝了過去！

她身法快絕，一閃之間，人已過了毒水簾，而在她掠過毒水簾之際，由於頭上有盤旋飛舞着的那柄單刀，是以只見毒水四濺，但是並無一滴，沾在她的身上，反是藍洋和王克智兩人，大驚失色！

王克智和藍洋兩人，一見毒水四濺，他們兩人，自然知道那毒水的厲害，當眞是嚇得魂飛魄散，大叫一聲，北英堂本是由藍洋防守的，但是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他却也顧不得了，隨着驚呼聲，轉身和王克智兩人，疾自堂後，奔了出去。

是以，當紅綫掠進了堂中之後，北英堂中，竟已空無一人！

紅綫一抖手，抖開了那柄單刀，緊跟着，追了出去，轉眼之間，只見眼前一個小土丘，紅綫身形拔起，躍過了那小土丘，便看到了一塊大石碑，上面刻着「地英堂」三字，石碑再過去，是一個寬大的廳堂，鄧競全手中執着棍，站在廳堂中心。

紅綫的手腕，不住抖動，「拍拍」地揮着鞭，大踏步向前走去。

來到了地英堂堂口，才略停了一停，鄧競全冷笑着，說道：「與你同來的，已然就擒，你還逞什麼能？」

紅綫身形，倏然拔起，陡起陡落，已落在鄧競全的面前，她的來勢如此之盛，鄧競全也不禁向後，退了一步。

紅綫明知現在來問柳絮兒的安危，問了也是無用，是以鄧競全才一退，她軟鞭已疾揮而出！

她知道鄧競全的武功，非同等閒，是以一出手，便是她鞭法中的絕招，那絕招，喚着「連雲七鞭」，一鞭揮出，第二鞭接着便來，一鞭緊似一鞭，七鞭之間，簡直連給對方喘息的機會也沒有！

刹那之間，北英堂之中，只聽得鞭風呼嘯，鞭影縱橫，鄧競全也早已領教過紅綫的厲害，然則他做夢也想不到，紅綫一上來，鞭法的威力，便如此驚人，他若是一上來就不顧一切搶攻，那還好些，偏偏在紅綫發出了第一鞭之際，他就向後，退了一退。

他一退間，紅綫的軟鞭，便如同排山倒海也似，壓了過來，鄧競全變得全然被動，等到紅綫發到第四鞭時，他已是汗流浹背！

紅綫的第五鞭，是當頭砸下來的，內力貫足了，一條軟鞭，筆也似直，簡直就如同一根鐵枝一樣，鄧競全一見來勢如此之猛，身子陡地一閃，那一鞭，「叭」地一聲，抽在地上，抽裂了幾塊大青磚石板。

而軟鞭才一着地，立時彈了起來，第六鞭又已發出，鞭招綿綿而生，第六鞭擊向鄧競全的腰際，鄧競全在閃身開去之後，連站都未曾站穩，這一下，實是再也避不過去的了，「叭」地一聲，一鞭掃在他的腰際，他身子一側，便向左倒去。

鄧競全在中了一鞭之後，奇痛徹骨，向左倒下時，勉力用棍，在地上支了一支，還想藉此，再向後退去時，紅綫的軟鞭，早已捲了起來，又是「叭」地一聲，齊齊正正，抽在鄧競全的額角之上！

那「連雲七鞭」之中，力道一鞭强似一鞭，到了最後一鞭，實是力足以開碑裂石，鄧競全的腦袋，如何捱得起這一鞭？

一鞭擊中，鄧競全連聲都未出，身子便「砰」地一聲，倒地不起。

在他倒地之後，紅綫連看也不向他看一眼，身形立時向前疾掠了出去，只苦了在地英堂外的那些武士，他們看到了鄧競全的腦袋，簡直是如同爲利斧所劈一樣，齊中裂開，心頭的震駭，實是難以言喻！

紅綫一出了地英堂，軟鞭揮動，向前直闖，轉眼之間，已經來到了天英堂之前！

紅綫陡地停了下來。

天英堂之前，籠着一層輕紗，紅綫已經看到，在一個長案之後，坐着范天聲！

她對范天聲的印象，極其深刻，是以一見就認出了他來，但是范天聲却不知來的是什麼人，在他看來，輕紗之外，只是一個看來十分模糊的人影而已。

他仍然坐在案後，沉聲道：「閣下已連闖五堂，武功驚人，天英堂並無埋伏，放心請進！」

紅綫這時候，心中思潮起伏，實在不知是什麼滋味，她又向前踏出了兩步，手一揚，鞭已揮出，「刷」地一聲，將那重輕紗，拉了下來。

范天聲仍然坐在案後，輕紗一去，他立時可以看到站在天英堂外的，是什麼人，他在那刹間，也不禁呆了，只是怔怔地瞧着紅綫，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闖進了魏博節度使府來，連破了五堂的高手，竟是紅綫！那實在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范天聲和紅綫兩人，互望了好久，范天聲才緩緩地站了起來，道：「是你！」

紅綫緩步走進了天英堂，她的聲音，聽來倒是出奇地平靜，她道：「是我！」

范天聲無話可說，只是道：「那眞是令我想不到！」

紅綫冷笑一聲，道：「我也眞想不到，那日范大俠意態何等堅決，但現在范大俠竟赫然在魏博節度使府中，爲田承嗣効勞！」（以下轉入第72頁）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秦紅·文
培新·圖

金獅吼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競技大會最後一場兵刃搏擊，經過三次淘汰，麥飛龍、年擧岳、勝雪紅晉入最後決賽，經過一場激烈拚搏後，麥飛龍不負衆望獲第一，但總結七場比賽，仍未獲得法定金碗，所得積分與美人帮同，武林金獅誰屬，頗費周章，後經主持人武當掌教天一眞人徵得美人帮主及終南掌門人同意，分任武林盟主各一年半，並抽籤決定輪分先後，結果終南派獲得首任，次爲美人帮，天一眞人當衆宣佈，獲得全場觀衆鼓掌叫好，於是，鼓响三通，頒發「武林金獅」的儀式開始了——

俠侶連轡闖江湖

雖然美人帮抽到後面的一年六個月，但仍有權和終南派共同接受「武林金獅」，故美人帮主和終南一劍仙一起在長案前站定。

在熱烈的掌聲中，天一眞人將「武林金獅」捧出，交到他們兩人的手裏，儀式簡單而隆重。

美人帮主和終南一劍仙共同接下「武林金獅」後，立刻縮回雙手，讓終南一劍仙一人拿着；兩人含笑交談數語，即各自轉回瓦房而去。

第九屆武林競技大會，到此便告落幕了。

全場觀衆，紛紛起身下山，只有少林、武當、崑崙、峨嵋、青城、華山、長白、丐帮等數位掌門人沒有立即下山，他們一齊湧向終南派的瓦房，向終南一劍仙師徒道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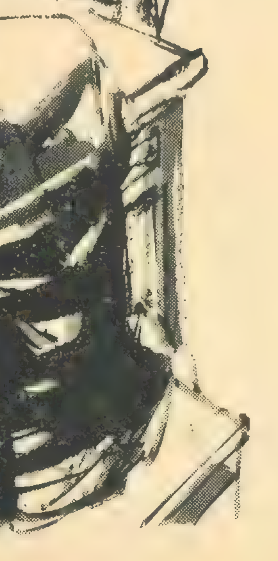
而武當派的道士們，則開始忙着收拾一切……

約莫半個時辰後，數以萬計的觀衆都走光了，曲終人散，整個競技場頓時顯得一片空寂，令人油然而生惆悵之感！

只有八門派的掌門人仍然未走，他們在等着終南一劍仙製訂今後「武林盟主」的號令，以便有所遵循。

這，乃是對歷屆得到「武林盟主」頭銜的掌門人的一種禮貌。

終南一劍仙因未想到愛徒果然能够贏得本屆的最高榮譽，故一時也想不出該用甚麼東西來代表「武林盟主」的令物，此外他得到這個最高榮譽，心中只想藉此振興終南一派，無意向武林發號施令，當下向衆掌門人抱拳道：「白某人非常感謝諸位掌



門人的錯愛，關於製訂令物一事，不必急在一時，俟白某人把諸事料理完畢後，再慢慢製訂，屆時當派人專程携帶令物給諸位過目，現在請諸位移駕返山去吧。」

衆掌門人一聽此言，也就不再逗留，一一告別退出，帶着門人下山去了。

瓦房中，只剩下武當掌教及逍遙翁兩人，陪着終南一劍仙師徒歉叙。

這時，美人帮主率領花鳳、卓明珠、林馨、杜鵑花、蘇雪蓮、師圓圓、勝雪紅及二侍女來到了瓦房外。

終南一劍仙連忙起身迎接，道：「魚帮主請進來坐坐麼？」

美人帮主含笑而入，脆聲道：「打攪了。」

終南一劍仙拱手道：「好說，請坐。」

美人帮主向武當掌教天一眞人和逍遙翁襝衽一福，才在一旁坐下。

終南一劍仙笑道：「白某人正想去請教魚帮主，一年半之後，這隻『武林金獅』將送往何處交給貴帮呢？」

天一眞人和逍遙翁一齊把視綫投注到她臉上，他們心中也很想知道這位充滿神秘色彩的美人帮主，她所成立的美人帮的總壇設於何處。

美人帮主避開大家的眼睛，望着放在長板櫈上的那隻「武林金獅」，含笑道：「白掌門人不用掛慮，到了那一天，妾身自會派人去貴派接收『武林金獅』——」

一語至此，她忽然發出一聲輕咦，起身走近「武林金獅」俯身細視，然後抬起螓首，向大家說道：「諸位過來仔細看看，這隻『武林金獅』好像有些問題！」

天一眞人神色一愕道：「有些問題？」

美人帮主語氣變得很莊嚴，一字一字道：「如妾身未看錯，這隻『武林金獅』已非原來那隻『武林金獅』了！」

終南一劍仙、天一眞人、逍遙翁和麥飛龍均聽得面色一變，天一眞人更爲之跳了起來，驚詫的叫道：「妳說甚麼？這隻『武林金獅』怎會不是原來的『武林金獅』？」

美人帮主道：「掌教及白掌門人過去均曾見過『武林金獅』，二位請仔細認一認，看這一隻是不是原來的那一隻！」

天一眞人和終南一劍仙立刻趨近辨認，天一眞人左看右看，說道：「沒有錯呀！」

終南一劍仙仔細看看「武林金獅」的右後腿，臉上變得異常難看，沉聲道：「魚帮主說得對，這隻『武林金獅』不是原有的那一隻！」

天一眞人神情大變，駭然道：「白掌門人是怎麼看出來的？」

終南一劍仙激動地道：「敝派曾在第五、六兩屆競技大會奪得『武林金獅』，擁有『武林金獅』達六年之久，故對它十分熟悉，眼下這隻『武林金獅』的模樣雖與原有的那一隻相同，但絕不是原來的那一隻！」

天一眞人惶然道：「白掌門人最好再仔細辨認一下，這應該是不可能發生之事，誰會用假的『武林金獅』掉換眞的『武林金獅』呢？」

終南一劍仙道：「不用再辨認了！眞的『武林金獅』的右前腿上有一點擦傷的痕跡，那是第四屆競技大會舉行之前，峨嵋門下在抬入武林殿時，不愼掉落在地上而碰傷的，而眼前這隻『武林金獅』並無擦傷的痕跡，足證明這隻『武林金獅』不是原來的那一隻！」

美人帮主接口道：「此外，諸位只要再仔細看一看，就會發現這隻『武林金獅』鑄造得遠不如原來那隻『武林金獅』的威武神駿。」

天一眞人微詫道：「魚帮主以前未曾奪得『武林金獅』，何以明察秋毫，分辨出眞僞來？」

美人帮主道：「妾身過去雖未曾奪獲『武林金獅』，但每屆競技大會，均曾在場旁觀。」

武當掌門人天一眞人頷首一哦，對她解釋表示滿意。

逍遙翁用手指彈了彈假「武林金獅」的尾巴，說道：「這隻贋品分明也是純金鑄成的，那麼掉換者的目的究竟何在？」

終南一劍仙道：「正是，這一點，最是令人難以理解……。」

天一眞人皺了皺眉頭，道：「這隻『武林金獅』自今早抬入武林殿後，整日都在衆人的眼底下，若說有人抬入一隻『武林金獅』換去另一隻『武林金獅』，那是萬無可能之事！」

終南一劍仙道：「當然，所以可以斷言眞的『武林金獅』是在抬入武林競技大會之前就被人掉換了。」

天一眞人雙目一凝，目光炯炯地道：「既是如此，該對此負責的，應該是崆峒派了？」

美人帮主冷笑道：「他們突然退出本屆競技大會，必然與此事有關！」

天一眞人道：「魚帮主是說：眞的『武林金獅』被他們崆峒派掉換去了？」

美人帮主道：「不錯，他們心懷鬼胎，因此不敢參加競技大會。」

麥飛龍忽然插嘴道：「不對！」

美人帮主轉臉望他，道：「不對？」

麥飛龍頗感孟浪，乃拱手道：「管見以爲，如果是崆峒派掉換去了『武林金獅』，那麼他們一定會參加競技，因爲只有參加競技才不會使人生疑；而且他們已奪得七、八兩屆的『武林金獅』，這次如再贏了，就可永遠擁有『武林金獅』，所以小可推測掉換『武林金獅』的，絕不是他們崆峒派。」

美人帮主冷冷一笑道：「不然是誰？」

麥飛龍道：「小可不知，只覺得掉換『武林金獅』的人，絕對不是崆峒派——」

說到這裏，突然面容一動。

大家看他神情，知他還有話說，故都靜靜望着他，等他說下去。

麥飛龍果然接着道：「小可又想到了一種該派退出競技的原因，可能『武林金獅』是在該派手裏被人竊走的，因覺不好向大會交代，故另鑄一隻『武林金獅』來掩飾塞責，由於心懷愧怍，故不敢參加競技——這種推測，不知合不合理？」

這的確是最合理的解釋。

天一眞人點點頭道：「對！『武林金獅』乃是象徵『武林盟主』的權威，一旦被盜，對該派的面子確實不好看，爲了維護他們崆峒派的名譽，故出此下策，鑄一隻假的『武林金獅』來代替！」

美人帮主接口道：「今早諸位掌門人已親身檢收了這隻『武林金獅』，如今若向他們追究，只怕他們不肯承認了。」

天一眞人面呈嚴肅道：「正是，這件事相當棘手……」

終南一劍仙道：「但無論如何，非將眞的『武林金獅』追尋回來不可。」

美人帮主螓首一點，接腔道：「對，一定要追討回來……」

逍遙翁點點頭道：「『武林金獅』乃代表整個武林的和平與『武林盟主』的威信，如不追討回來，後果不堪設想，不僅今後的武林競技大會無法繼續舉行，且邪惡之輩將乘機蠢動，使武林陷於動盪不安的危境。」

終南一劍仙道：「掉換或竊取『武林金獅』者，目的可能就在這裏。」

美人帮主道：「若說目的是打擊武林競技大會，那麼崆峒派鑄造這隻『武林金獅』來掩飾塞責，只怕無補於事，竊獅者一定會將它宣揚出去了。」

天一眞人道：「如今怎麼辦呢？」

美人帮主道：「本屆『武林金獅』既爲終南派與敝帮所共得，自然應該由終南派與敝帮共同來追討了。」

天一眞人移目轉望終南一劍仙問道：「白掌門人有無意見？」

終南一劍仙道：「沒有，魚帮主說的很對，敝派願與魚帮主合力追回『武林金獅』。」

話聲微頓，繼道：「只是，白某人有兩項要求：第一，武林金獅失竊之事，請在場衆位暫時守密，不要透露出去，以免使武林陷於混亂；第二，要追究『武林金獅』的下落，必須由崆峒派下手，敝派與美人帮也許會因此與崆峒派發生齟齬甚至交惡，到時候要請掌教及越老出面作證。」

天一眞人和逍遙翁一齊點頭，說道：「這個當然！」

終南一劍仙又道：「追討『武林金獅』的任務，白某人將交由小徒去做，白某人想乘此機會返回終南重整敝派門戶。」

天一眞人微怔道：「只由令高足一人去追究，可以麼？」

終南一劍仙微笑道：「可以的，白某人說一句妄自尊大的話，如今白某人已是『武林盟主』，白某人有權授命小徒去做任何事情。」

天一眞人道：「交由令高足去追究亦可，但白掌門人最好先訂製『盟主令物』昭示天下，然後發給令高足一件『盟主令物』讓他帶在身上。」

終南一劍仙頷首道：「過幾天，白某人會把這件事辦好的。」

美人帮主問道：「白掌門人預計何日製出盟主令物？」

終南一劍仙沉吟半晌，答道：「半月之內，諒可製成。」

美人帮主接口又問道：「製成之後，即開始追查？」

終南一劍仙道：「是的。」

美人帮主道：「妾身認爲追查『武林金獅』的下落宜暗中進行，且人數不能太多，故妾身也打算派一人協助令高足，但不知妾身派出之人，將在何處與令高足會合？」

終南一劍仙想了想，說道：「這樣好了，本月三十日那天，小徒在長安玄武門附近的『狀元客棧』等候貴帮之人，不見不走。」

美人帮主道：「一言爲定，妾身告辭了。」

語畢，盈盈起身，向天一眞人，終南一劍仙，逍遙翁越雲林福了一福，便領着花鳳，卓明珠，林馨，杜鵑花，蘇雪蓮，師圓圓，勝雪紅等走出瓦房，宛如一朵彩雲，飄然而去。

天一眞人目送她們的身形消失在夜色中後，面上呈現出一種困惑的表情，輕聲道：「這位美人帮主眞是莫測高深……」

逍遙翁笑道：「老朽有一種感覺，這位美人幫主好像急於要得到那隻『武林金獅』！」

天一眞人點頭道：「不錯，方才她說每居競技大會均會到場觀戰，可知她想奪得『武林金獅』計劃已久。」

逍遙翁又道：「此外，老朽覺得她是個亦正亦邪的女人。」

天一眞人點頭表示同意他的看法。

終南一劍仙接腔道：「但無論她是怎樣的一個女人，她們今天奪得半隻『武林金獅』，憑的却是眞功夫。」

天一眞人道：「對，所以貧道敢說她和『武林金獅』的失竊無關。」

逍遙翁哈哈一笑道：「掌敎如此說，就表示你心裏曾對她有過懷疑了！」

天一眞人笑了笑道：「由於她太神秘，而且首先指出這隻『武林金獅』是贋品，因此貧道對她確有一些懷疑，但是後來一想……」

說到此，聲音一低，接下道：「如果她是竊取『武林金獅』之人，應該不會再派人來參加競技大會，越老以爲然否？」

逍遙翁點點頭。

天一眞人轉望終南一劍仙問道：「白掌門人打算何時下山？」

終南一劍仙道：「等下就走。」

天一眞人一指那隻假「武林金獅」道：「這隻『武林金獅』呢？」

終南一劍仙笑道：「自然要帶回去，它雖非原來那隻『武林金獅』，但敝派是在競技大會上得到它的，因此雖是假的，也是一種榮譽。」

天一眞人連連點頭道：「當然，貧道是問白掌門人如何抬它下山？」

終南一劍仙哈哈笑道：「區區一百斤之物，掌敎難道以爲我們師徒抬不動麼？」

天一眞人搖頭道：「不，以往奪得『武林金獅』的門派，都像迎神一般，打鑼打鼓的把它抬回去，如今貴派只有你們師徒兩人，難不成你們師徒要親自把它抬下山？」

終南一劍仙笑道：「這有何不可？」

天一眞人道：「白掌門人乃一派之尊，豈可作伕役之事，還是讓貧道派兩個門下替你們抬它下山吧？」

終南一劍仙婉謝道：「掌敎盛意心領，此獅還是由我們師徒親自抬下山好些。」

麥飛龍道：「師父，我們可以把它綁在黑龍身上，讓牠馱下山。」

終南一劍仙這才想起還有一匹馬，笑道：「對，你快去牽牠來。」

麥飛龍便去武林殿後的馬廐裏牽來黑龍，師徒倆立刻動手把「武林金獅」綁上馬鞍。

然後，麥飛龍又把三隻金碗，兩隻銀碗和兩隻銅碗小心的放入革囊中。

終南一劍仙看看已可動身下山，便向天一眞人及逍遙翁拱手道別；當下麥飛龍牽着黑龍，在天一眞人和逍遙翁的恭送下，師徒倆離開了武林競技場，循山路下山。

走出一段山路，回頭不見武林競技場時，麥飛龍才嘆了一口氣道：「這眞是豈有此理之事，咱們辛辛苦苦的參加競技，結果得到的却是一隻——」

終南一劍仙忙道：「別說了！」

麥飛龍也立刻警覺，便把底下的話吞了回去。

不錯，半個時辰之前，武林競技場上曾有數以萬計的武林人，現在雖然已看不見一個人影，但可能還有少數人留在山中未走——也說不定有人正在暗中窺視！

目前，隱瞞眞獅被竊之事，是非常重要的事。

但麥飛龍確實感到萬分沮喪，他簡直無法忍受這種打擊，幾乎拚掉性命得到的「武林金獅」居然是贋品，這是從何說起呀！

武林金獅，雖然是用百斤黃金鑄成的，但它最大的價值乃在「榮譽」兩字，而要得到這種「榮譽」，唯一途徑便是參加競技，擊敗所有的競技者，除此而外，若以非法手段奪取武林金獅，還有什麼「榮譽」可言？

竊去武林金獅者，究竟居心何在？

難道他只爲了想得到百斤黃金？

難道他不怕惹禍上身？

麥飛龍百思不解，他仰望着夜空上的星斗，心中暗暗發誓，道：「我一定要把眞的『武林金獅』追回來！那怕追回來的時候，就必須移交給美人幫主……」

× × ×

七月三十日。

長安。

午後不久，玄武門附近的「狀元客棧」門前，馳來了一輛華麗的馬車。

這輛馬車的車廂，裝飾得像一頂花轎，美輪美奐，金碧輝煌！

店小二一看馬車，就知來了貴客，連忙急迎而出。

駕車的是一名面貌醜惡的錦衣大漢，他把馬車停妥，即轉到馬車後面，打開了車廂門。

剎那間，店小二的眼睛發直了。

因爲，他萬料不到車中乘客竟是一位絕代的麗人！

別說是麗人，就是一般婦女，也很少單獨前來投宿客棧的。

店小二傻楞楞的站立着。一時之間竟忘了上前招呼。

那麗人態度很大方，下了馬車後，便向店小二發問道：「小二，你們客棧中，可有一位姓麥的客人？」

店小二如夢初醒，忙的哈腰陪笑道：「有！有！那位麥客官正在後面一間上房中，您姑娘要找他麼？」

那麗人沒立刻回答，她先向駕車的錦衣大漢揮揮手，叫他離去，才回對店小二道：「是的，我要見他！」

她的語音輕脆悅耳，如黃鶯出谷，但却帶着一種莊嚴，令人不敢輕慢。

店小二如奉綸音，深深的一躬身道：「是是，姑娘請隨小的進來。」

說罷，轉身領她入棧。

來到後院一間幽靜的上房前，他舉手輕輕的敲了三下門，口中喊道：「客官請開門，有人找您來了！」

房門開了。

呈現於眼前的，正是麥飛龍！

他今天身穿一襲藍綢新衣，頭髮梳得一絲不亂，風度翩翩，眞似一位濁世不羣的佳公子！

他對麗人的來臨一點不感意外，彬彬有禮的拱手一揖道：「勝姑娘別來無恙。」

原來，這位麗人正是半月前參加「兵器對搏」而爲美人幫贏得一隻銅碗的勝雪紅！

她好像是初次見到了麥飛龍，玉臉微微一呆，然後才襝衽一福，道：「麥公子好。」

麥飛龍側身讓開，含笑道：「請進來。」

勝雪紅低首道：「謝謝。」

移步走了進去。

麥飛龍接着向店小二吩咐道：「小二，沏一壺好茶來！」

店小二答應一聲，轉身欲去。

麥飛龍又道：「慢着。」

店小二忙又轉回，滿面堆笑道：「客官還有甚麼吩咐？」

麥飛龍掉頭向已在房中坐下的勝雪紅問道：「勝姑娘吃過午飯沒有？」

勝雪紅微笑答道：「還沒有呢。」

麥飛龍便回對店小二道：「來兩碗磅磅麵，燒一尾龍門鯉魚，一客水盆大肉，一些棗糕——水盆大肉要橋子口的，懂不懂？」

店小二連聲應是，拔步奔去了。

勝雪紅笑道：「你倒會講究吃的！」

麥飛龍在她的對面坐下，含笑說道：「在下最大的毛病就是口饞，一天不吃好東西，就會悶悶不樂。」

勝雪紅噗哧一笑。

她笑時露出一排整齊的貝齒，煞是動人。

麥飛龍聳聳肩，改變話題道：「姑娘是單獨來的？」

勝雪紅道：「是。」

麥飛龍道：「能够與姑娘共事，眞感不勝榮幸之至。」

勝雪紅道：「別客氣，奴家能力有限，今後若有不到之處，還請麥公子不吝賜敎。」

麥飛龍道：「不敢當，貴幫的姑娘，在下雖只見到七位，但覺勝姑娘最爲不凡，非僅貌若天仙，而且端莊嫺雅，可想而知——」

勝雪紅截口笑道：「好了，別再恭維奴家了，我們談正經事吧！」

麥飛龍微微一笑，起身走去床頭，從包袱裏取出一面三角錦旗，遞給她看，說道：「這是家師製成的盟主令物，勝姑娘覺得好麼？」

錦旗的兩面，各綉着一隻金色的獅子，邊緣有五彩絲穗，中間有「金獅令」三個字，製造得異常精美。

勝雪紅讚道：「好漂亮！」

麥飛龍道：「今後一年半，這種『金獅令旗』將代表家師的權威，頒行天下，見令如見人。」

勝雪紅起身把「金獅令旗」交還給他，笑道：「現在你有了這面『金獅令旗』，可以暢行無阻，爲所欲爲了。」

麥飛龍收下金獅令旗，正色道：「家師已明白說過：只想藉此重振敝派，無意向武林人發號施令，當然家師忝爲『武林盟主』，有爲武林排難解紛之責，若有人向家師請求解決困難，家師才會行使『武林盟主』的權力，除此而外，敝派不會爲私事動用『金獅令』！」

勝雪紅肅容道：「賢師徒志節清高，令人敬佩，請恕奴家無知之言。」

這時，店小二把食物送進來了。

麥飛龍等他把食物端上桌，施禮退出之後，便向勝雪紅笑道：「來，我們一道吃吧。」

勝雪紅也不客氣，就在他對面坐下來。

兩人相對默默進食，氣氛十分融洽。

麥飛龍一邊吃一邊說道：「姑娘對追尋『武林

金獅』一事，有甚麼高見麼？」

勝雪紅道：「麥公子想必已有籌劃，先說來聽聽如何？」

麥飛龍道：「家師之意是要在下先赴崆峒拜訪該派掌門人司空瑜，請其解釋一番，看他對眞獅失竊作何說明，再作道理。」

勝雪紅道：「應該如此。」

麥飛龍道：「那麼，我們何時動身？」

勝雪紅道：「悉聽尊意。」

麥飛龍道：「此去崆峒，路程極遙，勝姑娘打算坐車或騎馬？」

勝雪紅問道：「麥公子呢？」

麥飛龍道：「在下那匹黑龍止在這客棧中。」

勝雪紅道：「那麼，奴家也騎馬好了。」

麥飛龍問道：「姑娘也是騎馬來的。」

勝雪紅道：「不，奴家是乘車來的，但沒關係，等下到馬場購買一匹便了。」

兩人交談至此，覺得已無話可說，就靜靜的吃着桌上的食物。

麥飛龍吃着棗糕，感覺好像吃水蜜桃，身心都有一種無比舒服之感。

他原以爲美人帮主派來的人，必是如花鳳或林馨等刁蠻潑辣之女，可沒想到來的竟是自己最有好感的勝雪紅。

當然，所謂好感，並無「愛」的情感在內，他對美人帮，仍存着一份警惕，他只是覺得能够和一個不刁蠻不潑辣的姑娘一起共事，是一樁愉快的事罷了。

勝雪紅輕輕放下筷子，說道：「你慢慢吃，奴家吃飽了。」

麥飛龍道：「妳吃得太少了。」

勝雪紅取出香帕，輕拭櫻唇，微微一笑，說道：「不少了，在敝帮中，奴家的食量，算是最大的一個。」

麥飛龍道：「我聽說有許多女人，爲了保持她身材之美，都不敢多吃，情願挨飢受餓，有這回事麼？」

勝雪紅道：「有。」

麥飛龍道：「妳呢？」

勝雪紅微微一笑，道：「奴家只是沒有吃得太飽就是了。」

麥飛龍道：「我覺得，一個女人的美應該是健康的美，而不是懨懨似病，弱不禁風的美，勝姑娘以爲然否？」

勝雪紅笑道：「奴家同意麥公子的看法。」

麥飛龍道：「我對貴帮仍覺十分陌生，姑娘可肯爲我說一說？」

勝雪紅道：「麥公子想知道些甚麼？」

麥飛龍道：「先談談貴帮帮主如何？」

勝雪紅沉吟道：「這個……恐怕會叫麥公子失望，敝帮帮主不大喜歡爲人所知。」

麥飛龍道：「那麼，可以談談她創組美人帮的意義麼？」

勝雪紅笑道：「她反對武林一直是男人的天下，女人也該揚眉吐氣一番，如此而已！」

麥飛龍道：「妳的看法如何？」

勝雪紅一怔道：「我？」

麥飛龍道：「妳認爲女人確該在武林中揚眉吐氣麼？」

勝雪紅頷首道：「是的。」

麥飛龍聳聳肩道：「我倒覺得女人應該在厨房裏揚眉吐氣，燒幾樣可口的菜給丈夫吃，才是她最光榮的事。」

勝雪紅道：「你是說女人應該受委屈？」

麥飛龍搖頭道：「不是，我是說相夫教子乃是女人份內之事，自古以來，男主外女主內，乃是天經地義之事，不容改變。」

勝雪紅笑了笑道：「奴家不想跟麥公子抬槓，我們談談別的好麼？」

麥飛龍一笑道：「好，談談美人帮的『美人』兩字。」

勝雪紅眸光一注，輕脆的笑道：「你認爲我們美人帮的女人不美？」

麥飛龍道：「不，我認爲貴帮的每一位姑娘都有一副沉魚落雁之容，太美了！」

勝雪紅道：「既是如此，又有甚麼可談的？」

麥飛龍道：「我感到不解的是，爲甚麼要『美人』才能成帮？不美的人有何不可？」

勝雪紅道：「美，難道不值得驕傲？」

麥飛龍道：「這就是理由？」

勝雪紅道：「不錯，我們需要美，只有美，才能使男人臣服。」

麥飛龍哈哈一笑，道：「這倒說得是，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只有美麗的女人，才能征服男人，但是……」

他頓了一頓，才又說道：「不美的女人又該怎麼辦？妳們有何理由摒棄她們？」

勝雪紅道：「我們沒有說過要摒棄她們，只是不讓她們加入美人帮罷了。」

麥飛龍道：「不讓她們加入美人帮，難道不是摒棄？」

勝雪紅道：「不是，我們在爲她們爭取光榮，當我們征服了男人之時，她們也會感到光榮。」

麥飛龍道：「妳們打算如何征服男人？」

勝雪紅道：「用正當的手段，譬如參加競技大會，奪取『武林盟主』的權衡。」

麥飛龍微笑道：「若是如此，不美的女人也一樣可以做到啊！」

勝雪紅道：「美色，當然也是我們的一種武器，但我們並不主動使用這種武器，我們只是讓你們男人『色不迷人人自迷』而已。」

麥飛龍沉默下來。

他發覺自己對眼前這個姑娘看錯了。

她雖然不刁蠻不潑辣，但却遠比刁蠻潑辣的姑娘可怕得多！

勝雪紅抿唇一笑，問道：「麥公子還想知道甚麼？」

麥飛龍道：「我想知道的事還很多，但我知道妳不會告訴我，所以我也不想問了。」

勝雪紅說道：「那麼，我們去馬場買一匹馬如何？」

麥飛龍點頭道：「好。」

他放下筷子，把包袱背起，召來店小二付過店賬，即與她離開客棧。

他讓她騎着黑龍。

她身上穿的是色澤鮮麗的勁衣，外披一件紫色斗篷，劍鞘露出斗篷下，完全是俠女的打扮，故騎馬行走於長安街上，引得路人紛紛駐足而觀，驚爲天人下凡。

忽然，街上有人叫道：「麥兄，是你呀！」

麥飛龍循聲望去，見是在競技大會上獲得銀碗的年舉岳，不禁大歡道：「啊，是年兄！」

年舉岳含笑走了過來，道：「眞想不到會在此處見到你們兩位！」

他今天作文士裝束，手上握着一柄牙骨摺扇，看來更瀟灑倜儻。

麥飛龍對他甚有好感，覺得是個可交的朋友，當下抱拳笑道：「年兄也到長安來了。」

年舉岳口中含糊應着，旋向馬上的勝雪紅拱手一揖道：「勝姑娘好！」

勝雪紅點頭答禮，微笑道：「你好。」

面對使她失去一隻金碗的男人，此刻她表現得落落大方，毫無不快。

年舉岳望了望麥飛龍，又望了望她，目中現出一絲驚奇，笑問道：「兩位是『不打不相識』，對不對？」

麥飛龍不便把和勝雪紅在一起的原因說出，故含糊答道：「可以這麼說……」

年舉岳笑道：「很好，武好，武林金獅爲貴派及美人帮所共得，你們可以說是一家人了。」

麥飛龍面上微微發熱，窘笑一下道：「年兄何處去？」

年舉岳道：「那裏都不去，在下是土生土長的長安人。」

麥飛龍笑「哦」一聲道：「原來年兄是長安人，失敬失敬！」

年舉岳笑道：「長安人多勢利眼，並無特別可敬之處呀！」

麥飛龍道：「至少這裏出現了一位武林俊彥——年兄！」

年舉岳搖頭道：「不敢當！不敢當！」

勝雪紅笑道：「你的劍法確實高明，但總有一天，奴家還要討教一下才肯死心。」

年舉岳哈哈一笑道：「在下不過是徼倖獲勝罷了，眞要動手的話，絕非姑娘之敵。」

勝雪紅一哂道：「不用謙遜了，獨臂劍神萬勁松的『分光斷影九絕劍』，在當今武林中也確是罕有敵手的了。」

年舉岳笑道：「姑娘弄錯了，在下不是獨臂劍神的傳人。」

勝雪紅不信道：「不是？」

年舉岳道：「不是，在下對獨臂劍神是只聞其名不見其人。」

話聲一落又起，笑道：「此地非說話之處，兩位請移駕舍下，讓在下略盡地主之誼如何？」

勝雪紅道：「不了，我們有事在身，等下就要離城他往了。」

年舉岳笑「哦」一聲，也不再邀請。

麥飛龍問道：「年兄府上在那條街上？」

年舉岳一指街上道：「就在這條街上，由此一直走去，看到『長安酒樓』，隔壁第三家，便是舍下。」

麥飛龍道：「那麼，下次重來長安，一定去拜訪年兄，好好和年兄喝幾杯。」

年舉岳一揖道：「在下掬誠等待。」

麥飛龍抱拳道：「失陪。」

年舉岳再揖道：「請。」

麥飛龍舉步離開。

他從年舉岳的眼光中看出自己已不容易和他結爲摯友，因爲他知道年舉岳對美人帮已有成見，而自己此刻却和美人帮的姑娘在一起。

他感到有些惆悵。

勝雪紅按轡徐行，走了一段街路，回頭看不見年舉岳，才啓口道：「眞奇怪，他的劍法分明是獨臂劍神萬勁松的『分光斷影九絕劍』不錯，但他却不承認是萬勁松的傳人。」

麥飛龍道：「也許他眞的不是。」

勝雪紅道：「我們帮主說，當今天下只有萬勁松和令師的劍法可以和她一爭長短，而他的劍法，已經我們帮主證實爲『分光斷影九絕劍』。」

麥飛龍道：「妳如想了解他，方才爲何不接受他的邀請？」

勝雪紅笑道：「目前，奴家最感興趣的是追回『武林金獅』，不是他。」

說話間，兩人已走到一家馬場。

挑了半天，她對一匹白馬感到滿意，馬場主人索價五百銀，她沒有還價，即由身上取出長安錢莊的一紙銀票，開了五百兩銀子遞給他，便坐上白馬，繞場試騎一番，見白馬已對自己順從，便向麥飛龍笑道：「好了，咱們可以起程了！」

於是，兩人乘騎離開馬場，到街上買了一些乾粮，即動身出城，取道西行。

馬，一黑一白，人，英俊嬌美，並肩而行，引得人人對他們投以羨慕的眼光。

勝雪紅對那些好奇的路人所投來的眼光，並不感到困窘，她淺淺一笑道：「他們心裏一定在想：咱們是一對佳偶，或是一對俠侶……」

麥飛龍笑道：「妳祇若不睹也就是了。」

勝雪紅道：「奴家當然不在乎。」

麥飛龍道：「說到俠侶，我倒想聽聽妳的看法，妳對行俠觀感如何？」

勝雪紅笑道：「你何不乾脆問我們美人帮是除暴安良的帮，抑是爲非作歹的帮？」

麥飛龍哈哈大笑道：「妳很厲害，聽了我一句話，就知我心裏在想甚麼——不錯，我眞想知道這一點。」

勝雪紅道：「那麼，奴家的答覆是：敝帮雖有征服男人之意，却決不作喪天害理之事。」

麥飛龍道：「最好如此。」

勝雪紅道：「我的帮主也曾訓勉我們做好事，她說只有扶危濟困才能贏得人的尊敬。」

麥飛龍道：「很對。」

勝雪紅道：「所以，你和奴家在一起，絕對可以放心，奴家即使沒有行俠的機會，也決不爲非作歹。」

麥飛龍很感欣慰，笑道：「現在贏得我的尊敬了。」

勝雪紅微笑道：「奴家不僅要贏得你的尊敬，而且有一天要你對奴家心悅誠服！」

麥飛龍點頭道：「我也希望如此……」

兩人一邊趕路一邊交談，彼此的個性，就在交談中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曉行夜宿，不一日已到蜀西邊界，買舟渡過渭水，在晌午時分進入扶風大鎭。

雙騎馳入鎭上，看見街上有一家酒樓，麥飛龍便勒慢坐騎道：「咱們進去打尖如何？」

勝雪紅道：「好。」

兩人在酒樓門前下馬，將馬拴好，即登上二樓，揀了個臨街的座頭坐下。

點過酒菜，麥飛龍喝着堂倌送上來的熱茶，眺望着大街上的商號，說道：「這地方，倒也相當繁榮。」

勝雪紅道：「此鎭靠近渭水，故而往來商旅極多。」

麥飛龍道：「鎭上百姓好像都很不錯。」

勝雪紅道：「是一塊富裕之地。」

麥飛龍道：「但也有要飯的。」

勝雪紅笑道：「哪地方沒有要飯的呢？」

麥飛龍道：「但這裏的要飯的與別處不同，居然拿着金碗向人要飯吃！」

勝雪紅一怔道：「你說笑話吧？」

麥飛龍搖頭道：「不，是千眞萬確的事，就在斜對面那邊，一家鐵匠舖的門口，看見沒有？」

勝雪紅循着他的指點，果見斜對面的街上有一家鐵匠舖，門口正站着一名中年叫化子。

那叫化子雖然穿得破破爛爛，但身體却很健壯，滿面于思，雄赳赳的一條漢子！

他手上捧着一隻金碗，正向那家鐵匠行乞。

這時，一個光着胳臂，面帶畏懼之色的老頭子由鐵匠舖內走出，向那叫化子的金碗裏丟入一塊碎銀，還向那叫化子拱拱手，好像把那叫化子祇爲兇神惡煞。

那叫化子低頭看看金碗裏的碎銀，面上升起一抹冷笑，仍然站着不走開。

老頭子面色變了。

勝雪紅訝然道：「怎麼回事？」

麥飛龍道：「是一名惡丐。」

勝雪紅道：「他手上那隻金碗，很像是從武林競技大會上得來的呢！」

麥飛龍道：「所以人家才怕他。」

勝雪紅冷笑道：「哼，倒沒想到武林競技大會的金碗還有這種好處！」

麥飛龍道：「我聽說丐帮的叫化子們一向都很規矩，不想竟出了這個敗類。」

勝雪紅向樓上一名堂倌招招手，喊道：「堂倌，你過來。」

堂倌應聲而至，拱手一禮，笑道：「姑娘還要甚麼？」

勝雪紅一指街上那個惡丐，問道：「那是怎麼

回事？」

堂倌一望之下，面色大變，叫道：「糟了，他又來勒索了！」

勝雪紅道：「他是誰？」

堂倌驚慌道：「一個惡丐，武功很高强，聽說在甚麼武會上打贏了，得了一隻金碗，他就利用它來向人索錢財，誰不給就挨打，而且給得少也不行，最少要一兩銀子才肯離開！」

說着，連連搓手，焦急萬分。

勝雪紅問道：「他一向都是在這個鎭上行乞的麼？」

堂倌道：「不，是上個月來的，來的頭一天，他就在街上顯露本領，單手舉着一隻石獅在鎭上走了一遍，然後就摸出那隻金碗向人行乞。」

他說得心跳氣急，舒了一口氣後，才接着道：「他也上酒樓來向客人行乞，有次一位客人不肯給他，就被他一掌打得吐血——等下他可能又要上來，兩位莫如暫時避一避吧？」

勝雪紅笑道：「不。」

堂倌顯得十分着急道：「可是，他可是蠻不講理的呀！」

勝雪紅道：「只眞他上樓來，我們也不會跟他講理。」

堂倌道：「兩位衣着華貴，一定會被他看上，那時候不給他幾兩銀子，是無法打發他走的！」

勝雪紅微微一笑道：「你等着瞧奴家如何打發他就是了。」

麥飛龍道：「看，那鐵匠舖的人又扔給他一塊銀子了，這次他總該滿意了吧？」

果然，那叫化子滿意了。他把金碗裏的銀子納入懷中，即轉身朝酒樓走來。

堂倌登時渾身緊張起來，戰戰兢兢道：「他來了！他來了！」

麥飛龍喝了一口茶，緩緩道：「他不來，我也要下去找他。」

勝雪紅笑道：「奴家有個要求。」

麥飛龍道：「請說。」

勝雪紅嫣然一笑，道：「這傢伙讓奴家來處置如何？」

麥飛龍一笑道：「好。」

說話之間，只見那惡丐已走到酒樓門口，他先在黑白二馬之前停步，伸手摸摸二馬，似乎對牠們很欣賞，然後才走入酒樓。

俄頃，樓梯「登登」響上來了。

樓上還有幾個食客，他們顯然都是過路的，對即將上樓的惡丐茫無所知，仍在縱情飲食。

惡丐現身了！

他的面貌很威武，神情冷峻，看上去的確是個可怕的兇神惡煞。

堂倌面色發白，靠着壁僵立着，像一隻待宰羔羊。

樓上食客看見他上來，而且發覺他來意不善，不覺紛紛停止吃食，對他注視着。

麥飛龍和勝雪紅則故意裝着沒看見，輕啜着手上的熱茶，態度很悠閒。

惡丐的一對兇目，冷電一般把全樓食客掃視一遍，立即移步向麥飛龍和勝雪紅走過來。

他的手上，仍捧着那隻金碗。

他在桌前站住，却冷森森的不發一語。

麥飛龍眼睛望着街上，看都不看他一下，笑道：「天氣要變了。」

勝雪紅含笑道：「是不是要下雨？」

麥飛龍道：「可能。」

勝雪紅道：「那趕路可不方便。」

麥飛龍道：「正是，但願不要下……」

惡丐見他們不加理睬，面上泛起一片殘酷的冷笑，突然的把金碗放在桌上。

「砰！」的一聲，使得放在桌上的筷子跳了起來。

勝雪紅這才慢慢轉過臉來，望着他，問道：「幹麼？」

惡丐冷冷道：「請二位施捨幾個！」

勝雪紅拿起金碗凝視着，含笑輕念道：「第四屆武林競技大會掌力優勝，青城派敬贈——啊喲！原來是武林競技大會上的金碗得主呀！」

妙目一抬，驚訝的問道：「你有這隻碗，還要向人乞討？」

惡丐一字一頓道：「這是我叫化子的本錢！」

勝雪紅道：「第四屆競技大會，距今已十五年了，你貴姓大名？」

惡丐冷笑道：「叫化子向人行乞，還要報出姓名？」

勝雪紅嫣然一笑，說道：「奴家剛看了第九屆武林競技大會下來，對那些獲得金碗的人均甚敬慕，你既是在第四屆競技大會上的金碗得主，必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報個萬兒來讓奴家拜識拜識也不妨呀！」

惡丐當眞以爲她對金碗得主敬畏傾慕，濃眉一揚，沉笑道：「叫化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屠龍手范金發是也！」

勝雪紅輕輕把「屠龍手范金發」六個字唸了一遍，又問道：「你是丐帮弟子？」

屠龍手范金發道：「不錯！」

勝雪紅轉望麥飛龍笑問：「喂，聽過丐帮中有這麼一號人物？」

麥飛龍搖頭道：「沒有。」

勝雪紅回對屠龍手笑道：「奴家聽說丐帮均是素行優良，潔身自愛之人，像你這樣憑恃一隻金碗到處勒索財物之徒，只怕不是丐帮之人吧？」

屠龍手范金發這才看出勝雪紅並非對自己敬畏傾慕，而是存心捉弄自己，登時沉下面孔，嘿嘿冷笑道：「丫頭，妳太不知死活了！」

勝雪紅嬌笑道：「別生氣，你且告訴奴家，要多少才能將你打發走？」

屠龍手范金發道：「一百兩！」

勝雪紅道：「不算多。」

屠龍手范金發雙目一瞪道：「妳若識相，趕快把一百両銀子放入金碗！」

勝雪紅又打量着金碗，吃吃脆笑道：「這隻金碗不是贋品吧？」

屠龍手沉聲道：「少廢話！」

勝雪紅笑道：「這隻金碗上的鑄字是『掌力優勝』，奴家現在要試試你的掌力，看你是不是欺世盜名之輩！」

說着，五隻春筍般的玉指一捏，登時將金碗捏扁，好像那隻金碗是麵粉做的！

屠龍手面色大變，瞪目結舌，怔住了。

勝雪紅把捏扁了的金碗往桌上一抛，脆笑道：「你能把它恢復原狀麼？」

屠龍手已知遇上高人，那裏還敢發横撒野，探手搶過金碗，掉頭便走。

勝雪紅伸出一脚，往他脚下絆去，嬌笑道：「別走，你不要銀子了麼？」

屠龍手不防有此，登時被絆倒地上，但他確非庸手，身子剛跌下，立時一翻跳起，大喝一聲，運掌劈出，直擊勝雪紅玉臉。

勝雪紅脆笑一聲，玉掌倏抬，架住他毛茸茸的右掌，緊接着一翻玉掌，抓住他的手腕，再一翻玉掌——

屠龍手整個人離地而起，在空中翻了一個筋斗，蓬然摔倒地上，躺得直挺挺的！

麥飛龍喝采道：「好高明的貼衣十八跌！」

勝雪紅笑道：「過獎了。」

屠龍手被摔得渾渾噩噩，躺了好片刻，才突然一翻身，就地切出一掌，攻向勝雪紅的右脚。

他出掌之快之猛，明眼人一看就知他的確不是欺世盜名之輩。

可惜，他今天遇上的，却是個更不同凡响的人物。

勝雪紅右足一提一落，正好踩中他切到的右掌，踩得他殺豬般大叫起來。

他的五指骨頭被踩碎了！

勝雪紅吃吃嬌笑道：「別鬼叫，你是堂堂的一位金碗得主，怎麼好意思在大庭廣衆之間，發出哀鳴？」

屠龍手用力掙了幾下，想掙脫被踩住的右掌，但勝雪紅的右足有如萬斤之重，那裏掙得脫？

他又痛又急，巨大的冷汗出來了，只得低聲下氣的哀求道：「這位姑娘，小的有眼無珠，請……請高抬貴手，饒……饒了小的這一回。」

勝雪紅笑道：「一百両銀子還要不要？」

屠龍手汗如雨下的，哀聲求告道：「不要了，不要了。」

勝雪紅道：「你在這扶風一地，一共勒索了人家多少財物？」

屠龍手道：「沒……沒多少。」

勝雪紅蛾眉一挑，加力踩下。

屠龍手痛得面部扭曲成一團，大叫道：「我說！我說！」

勝雪紅笑道：「說呀！」

屠龍手喘息着道：「詳細數目已記不淸，大約有千両之數……」

勝雪紅道：「我要你還給他們。」

屠龍手皺眉扭嘴，强忍劇痛道：「討來的銀子，小的都已花光了。」

勝雪紅道：「眞的麼？」

屠龍手道：「眞的！眞的！小的若是說謊，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勝雪紅道：「你是上個月到扶風來的，一月之內花掉千両銀子，怎麼花的呢？」

屠龍手吶吶地道：「小的嗜賭好飲，都……輸光喝光了。」

勝雪紅道：「既然還不了銀子，可得向人賠個不是才行！」

屠龍手連聲道：「是是，小的這就去向鎭上居民賠不是，請姑娘——」

勝雪紅接口笑道：「高抬貴脚！」

屠龍手道：「是是，請姑娘高抬貴脚。」

勝雪紅道：「你向對面那家鐵匠舖，勒索了多少？」

屠龍手道：「一兩銀子罷了。」

勝雪紅道：「去把銀子還給他們，然後回到這邊來！」

屠龍手點頭道：「好的，好的……」

勝雪紅冷笑道：「你家姑娘坐在這樓上看着，你若妄想逃走，可得準備吃苦頭！」

屠龍手道：「不敢。」

勝雪紅這才鬆開踩住他右掌的脚，嬌叱道：「速去速來！」

這時，大家才看到他的手背，只見他的五個指頭又扁又紅，指甲脫落，簡直可說血肉糢糊！

屠龍手用左手緊握着右腕，慢慢站起身子垂頭喪氣的向樓梯口走去。

勝雪紅忽然又喝道：「回來！」

屠龍手渾身一震，轉身畏怯地道：「姑娘還有何吩咐？」

勝雪紅伸手道：「金碗給我！」

屠龍手着慌道：「這個……」

勝雪紅杏目一瞪，叱道：「叫你拿出來，你就拿出來！」

屠龍手不敢違拗，摸出了被她捏扁的金碗，遞到她手上，央求道：「這個金碗，是小的僅有的財產，希望姑娘發發慈悲，等下仍請賜還給小的，如何？」

勝雪紅道：「回來就還給你！」

屠龍手連聲稱是，轉身跑下樓去了。

勝雪紅轉對堂倌笑道：「堂倌，我們點的酒菜還沒好麼？」

那堂倌早已看儍了眼，一楞一楞的，一時竟聽不見勝雪紅在招喚。

麥飛龍敲敲桌子，叫道：「堂倌，快把酒菜送來啊！」

那堂倌這才如夢初醒，忙的一叠聲道：「是是，就來！就來！」

咚咚咚的跑下去了。

這時候，屠龍手已走到斜對面那家鐵匠舖門口，他掉頭向酒樓上望了望，看見勝雪紅正憑窗含笑監視，只得老老實實取出剛才强討的一两銀子，送還鐵匠舖那老頭子。

那老頭子已聽說他在酒樓上吃癟之事，知道他不敢再在鎭上生事，故放心的收回銀子。

屠龍手默默的轉回酒樓，從他的神情上看，可知他很不情願回到酒樓，但是他捨不得那隻金碗，那隻金碗所蘊含的榮譽雖已「扁」了，但折算銀子可還値得一千两以上！

他回到樓上時，麥飛龍和勝雪紅已在進食。

勝雪紅看也不看他一眼，邊吃邊說道：「跪下等候，等你家姑娘吃飽了再說！」

屠龍手登時面紅耳赤，幾乎要哭出來，道：「姑娘，得饒人處且饒人，何必——」

勝雪紅冷笑道：「叫你跪下你就跪下，再嚕嗦，姑娘就不還你金碗！」

她發怒時，目光淸澈明亮，有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感覺，使人提不起反抗的勇氣。

屠龍手垂下頭，屈膝跪下。

勝雪紅用筷子指着一盤紅燒鯉魚，脆笑道：「這條紅燒鯉魚燒得不錯，你吃吃看。」

麥飛龍含笑道：「我知道，我本來就喜歡吃紅燒鯉魚……」

勝雪紅道：「你說你很講究吃，想必各地方的名菜都嚐過了？」

麥飛龍道：「不敢說都已嚐過，只不過走到那裏吃到那裏罷了。」

勝雪紅笑了笑又問道：「你認爲哪地方的菜最好吃？」

麥飛龍道：「廣州，那地方的東坡肉，鹽焗鷄，大鷄三味，叉燒包，我都愛吃。」

勝雪紅道：「人說：『吃在廣州，穿在杭州，住在蘇州，玩在揚州，死在柳州』，這句話可能不錯。」

麥飛龍道：「是啊！」

勝雪紅道：「你對其餘的『穿，住，玩，死』講究不講究？」

麥飛龍道：「我只講究死。」

勝雪紅微笑道：「你喜歡怎麼死？」

麥飛龍喝了一口酒，才笑道：「死得其所，死得其時，死得安心，死得有意義。」

勝雪紅道：「但死是由不得你作主的呀！」

麥飛龍道：「也不盡然，古代英雄豪傑，不乏從容就義之士，他們的死是自己作主的。」

勝雪紅道：「如果你遇上一個武功比你厲害數倍，你雖不想死，他却能殺死你，那又怎樣？」

麥飛龍道：「盡人事聽天命，爲正義而戰，雖死猶生，也算死得有意義。」

勝雪紅微微一笑道：「與君一席談，勝讀十年書，麥公子立身處世，光明磊落，正氣凜凜，令人敬佩！」

麥飛龍笑笑道：「好說，這些都是家師教我的，我覺得不錯，所以奉爲窠臼。」

勝雪紅忽然轉對跪在一旁的屠龍手笑道：「范金發，你有沒有去看過本屆的武林競技大會？」

屠龍手搖頭道：「沒有。」

勝雪紅道：「那麼，聽說過誰是本屆『武林金獅』的得主麼？」

屠龍手道：「聽說『武林金獅』被終南派和美人帮所共得……」

勝雪紅道：「終南派只出了一位競技者，他一人獨得三隻金碗，兩隻銀碗，一隻銅碗，爲他的終南派贏得最高榮譽，你知道他是誰？」

屠龍手道：「據說他叫麥飛龍。」

勝雪紅伸手指了指麥飛龍，笑道：「他就是麥飛龍！」

屠龍手睜大了眼睛，驚駭萬分道：「啊啊，眞……眞的麼？」

勝雪紅冷冷一笑道：「你如不相信，不妨向他討教一番！」

屠龍手驚愕道：「那麼，姑娘必就是美人帮的人了？」

勝雪紅道：「不錯，你家姑娘姓勝名雪紅，將來你若要報仇，隨時候教！」

屠龍手本來還有些不服氣，這下知道了眼前的人是美人帮的姑娘和終南派的麥飛龍，登時涼了半截，連忙磕頭道：「不敢，小的有眼不識泰山，望二位寬恕。」

勝雪紅笑道：「我會寬恕你的，但絕對不是無條件釋放。」

屠龍手胆戰心驚，道：「姑娘若帶小的去見敝帮帮主，那倒不如現在打死小的好了！」

勝雪紅道：「我才懶得帶你去見『鐵面神丐芮老六』！」

屠龍手聽了心頭較寬，但仍滿腹驚疑，問道：「不然，姑娘要……要怎樣處置小的？」

勝雪紅冷冷道：「等下你就知道，現在不必多問！」

屠龍手黯然一嘆，低頭無言。

麥飛龍也猜不透她要怎樣處罰他，見她不說，也就不想問，當下埋頭大吃起來。

不久，兩人都吃飽了。

勝雪紅道：「這次由我付賬。」

她召來堂倌，付了賬後，起身踢了屠龍手一下，叱道：「跟我們下樓，要用爬的！」

屠龍手駭了一跳，失聲道：「爬的！」

勝雪紅冷笑道：「不錯，你在這鎮上橫行了一段日子，今天姑娘要折折你的威風！」

屠龍手哭喪着臉要求道：「勝姑娘妳開開恩，小的發誓不再向人强索錢財便了，這跪着爬行，實在太難看了。」

勝雪紅蛾眉一揚，眉梢跳動着殺氣，冷冷道：「你爬不爬？」

屠龍手連連磕頭道：「姑娘開恩，給小的一個面子，小的來世願爲犬馬——」

勝雪紅截口道：「你不爬，姑娘就帶你去見『鐵面神丐芮老六！』」

屠龍手對自己的帮主，似比對閻王更爲畏懼，聽了面色蒼白，只得點一點頭，道：「好，我爬！我爬！」

勝雪紅向麥飛龍擠眼一笑，說道：「咱們下去吧！」

兩人於是併肩下樓。

屠龍手像一隻狗般，四脚着地，跟着便爬行下樓。

勝雪紅走出酒樓，掉頭道：「好好跟在我們馬後，若敢不從，叫你血濺五步！」

說着，解開馬索，攀鞍上馬。

這時，附近的居民和過路人都圍上來了。

屠龍手的一張臉，紅得像要溢出血來，但他不敢反抗，因爲他並不是一個有志氣的人，他和一般人一樣很怕死。

麥飛龍覺得她對他的處罰太過份，本想勸她放手，但轉而一想，又覺如此折辱屠龍手，可迫使他無顏再在扶風爲惡，可爲鎮上居民除去一害，故打消了替他說情之念，跟着上馬坐定。

然後，他們一齊策騎前進，順着鎮上的街道，徐徐的行去。

屠龍手隨在後面爬着。

他的右手五指已被勝雪紅踩碎，血仍在流着，此刻還要在地上爬行，其痛苦自是可想而知。

但是，跟在他後面看熱鬧的人沒有一人替他難過，他們就像看到一頭爲害人畜的，而已被捕獲的猛虎，個個面帶笑容，人心大快！

勝雪紅故意走得很慢，好讓屠龍手跟得上，也存心讓鎮上百姓把屠龍手的嘴臉看個清楚。

這一幕「人學狗爬」的情景，很快轟動了整個扶風鎮，隨後觀看的人愈來愈多，而所經之處，還有不少人家大放鞭炮。

勝雪紅轉臉笑望麥飛龍道：「咱們當眞成了一對俠侶了！」

麥飛龍笑了笑，道：「不要太過份了，饒了他吧。」

勝雪紅道：「你心軟？」

麥飛龍道：「我認爲應適可而止。」

勝雪紅道：「也罷，到了街尾就放他回去。」

不久，已走到街尾。

勝雪紅勒住坐騎，取出金碗，丟到屠龍手面前，叱道：「拿去！今後若再恃技爲惡，當心你的狗頭！」

屠龍手檢起了金碗，急急的塞入懷中，低頭不語。

勝雪紅冷笑道：「你好像沒聽見我的話？」

屠龍手吃了一驚，連忙磕頭道：「聽見了！聽見了！小的决洗手革面，重新作人……」

勝雪紅「哼！」的一笑，與麥飛龍同時一抖馬

索，催快坐騎，向鎮外疾馳而去。

× × ×

又數日後，他們來到了崆峒派所盤踞的根據地——崆峒山！

這座坐落於甘肅平涼縣西的崆峒山，山勢崢嶸雄峻，綿延數百里，奇峯林立，濃蔭蔽天，景緻幽靜瑰麗，有名的山峯如翠屏，垂珠，香爐等，均爲遊人津津樂道之處。

崆峒派建業之處，即在垂珠峯之上。

麥飛龍和勝雪紅是在午後不久抵達垂珠峯下，勝雪紅見一面峭壁上有泉水如珠簾滴下，不禁笑道：「這大概就是『垂珠峯』三字的由來？」

麥飛龍點頭道：「我曾經到過五嶽，這座崆峒山雖不如五嶽之雄奇磅礴，却也極具淸幽之美。」

勝雪紅道：「不錯。」

麥飛龍仰望垂珠峯，道：「咱們上去吧！」

於是，兩人循着一條上峯的山路，併肩馳了上去。

山路繞峯而上，愈上路面愈窄，兩人馳到一處峯腰時，就看見了一所莊院。

勝雪紅道：「到了麼？」

麥飛龍道：「不，這座莊院只是崆峒派的前門，掌門人坐鎮之處，是在峯頂之上。」

勝雪紅道：「看，有人來了。」

一位年約五旬的青衣老者，由莊院內迎出，抱拳問道：「二位何來？」

他生得豹頭虎目，身軀矮胖，兩邊太陽穴隆起甚高，雙手十指短而粗大，長滿黑毛，一看即知是個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

麥飛龍翻身下馬，抱拳答道：「在下終南麥飛龍，身邊這位姑娘是美人帮的勝雪紅。」

青衣老者面上微露驚異之色，再抱拳道：「原來是麥小俠和勝姑娘，在下樂富義，不知二位光臨敝山，迎接來遲，失敬之至！」

麥飛龍在前來崆峒派之前，終南一劍仙曾爲他詳述崆峒派的內部情形及幾位主要人物，故一聽對方是樂富義，便知是崆峒派的總管家，地位不低，當下拱手一揖道：「不敢當，在下等貿然造訪，魯莽得很，還望樂總管不要見怪。」

樂富義客氣地道：「好說，但不知二位駕臨敝派有何貴幹？」

麥飛龍道：「在下奉家師之命前來拜謁貴派司空掌門人，有要事請教，如無大碍，盼請樂總管代爲通報一聲。」

樂富義欣然道：「好的，二位請稍候片刻，容在下先向刻在上院的敝派掌門人通知一聲，再領二位上山。」

說罷，拱拱手，轉身走入莊院。

勝雪紅低聲道：「不知他要怎樣通知在峯上的司空掌門人？」

麥飛龍道：「不是用信鴿，便是發箭書。」

勝雪紅看見在莊院中走動的崆峒門下並不多，又低聲道：「他們崆峒派這幾年來名氣十分响亮，但門徒好像不多吧？」

麥飛龍道：「在這裏的門徒多半尚未出師，藝滿出師的，都已下山歷練去了。」

勝雪紅笑道：「他們得了兩次『武林金獅』，因此這幾年聲勢壓倒了各大門派，現在『武林金獅』已歸貴我二派所得，三十年風水輪流轉，如今該輪到我們風光了。」

麥飛龍笑笑不語。

須臾，崆峒派總管家樂富義出來了，他向麥飛龍和勝雪紅抱拳笑道：「在下已通知了敝派掌門人，二位這就請隨在下上山去。」

麥飛龍拱手道：「有勞樂總管了。」

樂富義含笑道：「不用客氣，山上路徑不大，騎馬頗有不便，二位可否將坐騎暫留此處，隨在下步行上山？」

麥飛龍道：「好的。」

樂富義即命一名門下將麥、勝二人的坐騎牽入莊院中，便領路上山。

勝雪紅問道：「路遠不遠？」

樂富義道：「不遠，不遠，馬上就到了。」

他掉頭向麥飛龍看了一眼，以讚佩的語氣道：「麥少俠此番在競技大會上一人獨獲六隻獎碗，實屬空前絕後，太了不起了！」

麥飛龍謙虛道：「那裏，在下不過是徼倖獲勝罷了。」

樂富義笑道：「一人獨得三隻金碗兩隻銀碗一隻銅碗，這還是徼倖獲勝麼？」

麥飛龍道：「貴派若非突然退出競技，在下一定無法得到這麼多的獎碗。」

樂富義道：「那裏的話，麥少俠太客氣了。」

他又掉頭望望勝雪紅，笑道：「還有美人帮的表現亦極驚人，過去八屆競技大會，女人獲勝的很少，這次貴帮派出七位姑娘，居然人人獲獎，實在難得！」

勝雪紅笑道：「和麥公子一比，我們又算得了甚麼呢！」

樂富義道：「話不是這樣說，女人天生體弱，不及男人，而前去參與競技之人，又都是各門各派最傑出的青年，貴帮姑娘能够擊敗他們，若非身懷蓋世技藝，何克臻此？」

（未完待續）

長篇武俠奇情小說

慕容美·文
培新·圖

天殺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如意嫂雇車出走，不料那馬夫竟是一帖郎中僞扮，當馬車馳至一座松林前的時候，一帖郎中叫破了如意嫂的身份，要她把一萬兩銀票拿出來均分，如意嫂不愧臨危鎮定，把一帖郎中迷得神魂顚倒之際而出手殺了他，然後化裝爲一帖郎中模樣，詎正擬驅車趕路，大寶二寶突的乘馬追到，如意嫂問明他們來意，便騙二寶往樹林而乘大寶落單施暗算，不料因大寶汗漬太多而致失手反而自身仆在一帖郎中屍身上，爲大寶一脚踹昏，兄弟在如意嫂身上搜獲銀票，因不識字，只當是護身符，也因此不知昏臥地上的就是如意嫂而放過她一命——

風雷震關洛　玄妙鬧雙包

二寶點頭道：「被他殺死的這個傢伙，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再者他也沒有得到那些黃金，就饒過他一命，也說得過去。」

大寶皺眉道：「我剛才搜他身子時，發覺這傢伙的一對奶子又大又軟，就像女人的奶子一樣，男人有這種奶子，眞沒出息。」

二寶道：「是呀，你看他頸子上的皮肉那麼白嫩，眞不像個趕車的，要不是他和我們在小店裏一起喝過酒，我不懷疑他就是那女人才怪！」

大寶道：「不談這些了，我們走罷！」

二寶道：「去那裏？」

大寶道：「當然去鎮江。」

二寶道：「沒有找到金子還去鎮江幹什麼？」

大寶道：「我們收了那小子的銀子，當然得有一個交代。」

二寶道：「是的，我們應該去告訴那位金鞭趙中元，有人準備送他四千兩黃金，只是半路被人吞沒了。」

大寶道：「吞沒的是個女人。噢，對了，我又忘記了，那女人叫什麼嫂？」

二寶道：「如意嫂！」

大寶道：「對，對，如意嫂，經你這一提，我也記起來了。」

×　　×　　×

半個月後，這對兄弟到達鎮江鏢局。

金鞭趙中元聽了兩兄弟的敘述，感動得老淚縱橫，唏嘘不能成聲。

兩兄弟的敘述雖不完整，但趙中元却已明白整個事件之眞象。因爲在兩兄弟抵達之前，天殺星被

拿獲的消息，就已傳到了鎭江。

趙中元之所以感動，是因爲他根本就不認識這位天殺星！

江湖人物最推重的便是一個人的俠義精神，金銀財寶，乃身外之物，眞正的英雄好漢，絕沒有人放在心上，所以這位金鞭趙中元雖然沒有從兩兄弟獲得一片金屑子，心中仍是一樣的感激！

雲夢兄弟當然也受到了很好的招待。

兩兄弟都很奇怪，他們並沒有送來一兩黃金，不捱罵就已經够運氣了，這位金鞭爲什麼還要對他們這樣優厚呢？

趙中元知道兩兄弟喜歡喝酒，當晚便以鎭江最有名金山露招待兩兄弟。

席間，兩兄弟幾盃老酒下肚，歉疚之感漸除，於是又舊話重提，談起他們跟踪那對男女的經過來了。

趙中元一旁聽着，兩隻眼睛，愈瞪愈大。

兩兄弟光說不算，最後還拿出剩下的那幾張「符籙」，以「証明」他們沒說假話。剩下來「符籙」不多不少，恰是四張！

× × ×

有很多人，從來不照鏡子，無情金劍便是其中的一個。

其實，一個人不愛照鏡子有時也有很多好處。

就拿這位無情金劍來說吧，這位艾大總管如今若是站去鏡子面前，保管他會爲鏡中自己那張憔悴的面孔，嚇一大跳！

這情形並非只發生無情金劍一個人身上。

另外的那十一名錦衣劍士，這十多天下來，也都一個個形容消瘦，面帶菜色，精神萎靡，沒有一個身上還能找得出一丁點兒生氣。

自從在胡蔴鎭出了那次意外之後，一路上這些劍士幾乎沒有一個人有過充足的睡眠。

一個人沒有足够的睡眠，胃口必然會受影响；如果一個人旣睡不好又吃不下，憔悴與消瘦，自是意料中事。

爲防再有第二次事故發生，行程的速度，也大爲減低。

每天不待天黑，無情金劍就會下令落脚投宿；而歇的不管是大城小鎭，他都會吩咐找那最好的客棧。

好的客棧，門戶嚴密，住戶高尙，當然總比較安全些。

然後，除了那位智多星方知一之外，其餘的那十名劍士，便由他依上一天的次席「分十人」爲五班，輪流值守五更。

那位智多星方知一，雖然毋須參與守衞任務，事實上却比他那些同僚還要辛苦。

因爲無情金劍離不開他，他必須隨時伴在無情金劍身邊，以便爲他們這位總管解答一些疑難的問題。

無情金劍的責任心很重。

責任心重的人，睡眠時間，必較常人爲少。

無情金劍不睡，他就必須坐着奉陪，如果無情金劍一夜不睡，他就只有一直奉陪到天亮。

所以他也比那些劍士消瘦得更厲害。

× × ×

在這一行中，只有一個人，是唯一的例外。

這個人便是申無害！

申無害不但未見消瘦憔悴，反比以前長胖了不少。

一個人無端發胖，當然不是好事，但在這位天殺星而言，情形恰巧相反。

因爲這位天殺星在這以前，所給予人的印象，如果一定要說還有什麼看不順眼的地方，那便是太瘦了些。

這十多天下來，安定而優裕的生活，正好彌補了他這一美中不足的缺點。

他現在看起來，更英俊了。

× × ×

這一天，一行抵達潼關。

無情金劍臉上第一次露出喜悅之色，因爲一過潼關，離劍王宮便近了。

他們歇的是潼關最大的一家客店——東來第一棧。

這家東來第一棧，是關洛道上三大有名的客棧之一，單是獨立的院落，就有五進之多。

他們歇的是最後一進。

一行來到該院，第一件事便是從囚籠中放出那名作替身的竺姓劍士。

自離開胡蔴鎭以來，申無害就沒有再進過這座囚籠，而由那些劍士每日輪流替代。

他雖然穴道受制，不能自由活動，却每天都是舒舒服服的和無情金劍共乘一輛馬車。

這輛馬車當然也是爲了他才僱的。

歇足之後的第二件事，便是爲他準備酒菜。申無害對飲食相當內行，一路上無論走到什麼地方，他都能一口氣點出當地最有名的酒菜。今天他要的酒是汾酒，菜則是淸蒸河鯉，醋溜玉筍，紅炆山雉，什錦豆腐等四色！

那些劍士看到這份菜單，無不暗暗嘆服。

他們一方面欽佩這位小魔君懂得口腹享受，一方面則又相與納罕；因爲他們不明白一個人明知道

死期一天近似一天，爲什麼還有這一份心情顧到吃喝？

這時約莫爲未末申初光景，太陽尙未下山。客棧前面，閑人愈集愈多；不知是誰傳出去的消息，整個潼關城裏的居民，似乎都已知道天殺星歇進了第一棧。

去前面吩咐酒菜的那名劍士向無情金劍報告了外邊閑人麕集的情形，並請示要不要想個什麼方法，將這些閑人驅散。

無情金劍沉吟了片刻道：「這些用不着去管它，倒是這兒的羅七爺那邊，不能不派人過去打個招呼，這是規矩。」

說着，他轉過身去向智多星方知一道：「知一，你拿我的名刺，到羅七爺那裏去一趟，就說我這邊分身不開，不能親自登門拜候，請他老人家多多原諒。」

智多星方知一拿了名刺正待離去之際，負責看守院門的那名沙姓劍士忽然匆匆進來報告道：「這兒的羅七爺來了！」

無情金劍正自皺眉間，一陣宏亮的笑聲，已從院中傳了過來。

無情金劍無奈，只得起身出迎。

× × ×

在關洛道上行走的江湖人物，誰也不敢得罪羅七爺。

這條官道雖然不是羅七爺的私產，但你只要踏上了這條官道，你就不能忘記這條官道上有位羅七爺。

在這條官道上，無論你走到那裏，只要一提到羅七爺，就沒有一件事辦不通。

同樣的，你如果認爲自己有辦法，不賣羅七爺的帳，也能那樣辦事，保你到處碰壁。

羅七爺有個非常奇特的外號，叫做：「風雷鎭關洛」！

所謂「風雷」，並不是代表一種武功，而是指的羅七爺的笑聲。

羅七爺的身材並不高大，但打起哈哈來，却宏亮得驚人。

初見羅七爺的人，都會留下很好的印象。

因爲羅七爺很少對人板起面孔說話，他永遠都是那麼和和氣氣的，拉拉你的手，拍拍你的肩，哈哈之聲不絕，令你感到無比的親切。

但知道這位七爺脾氣的人，都曉得這位七爺並不一定在高興時才打哈哈。他打哈哈時，如果兩眼望去別處，事情就不怎麼佳妙了。

這種情形之下，如果你是一個聰明人，你最聰明的做法，便是馬上準備後事。

沒有人看見羅七爺殺過人。

但只要有人得罪了這位羅七爺，或是他認爲你得罪了他，結果都是一樣的。

他會客客氣氣的將你送出大門，但你絕無法活着離開關洛道。

有人說，羅七爺的武功並不高。

這一點也許是事實。

但眞象却無人淸楚。

因爲數十年來，在羅七爺哈哈聲中失踪的江湖人物儘管不在少數，却未見這位七爺跟誰正式交過手。

一個人只要還有一絲活下去的希望，誰又肯輕易惹惱這位劍王的舅太爺呢？

× × ×

羅七爺走來屋中，眼光第一個便落在申無害身上。

「這就是那個姓申的小子？」

他問話的對象當然是無情金劍，但他在發話時，却連朝無情金劍望也沒有望一眼。

無情金劍一見到這位羅七爺，也好像換了個人似的，平時在那些劍士面前的威風，早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只見他誠惶誠恐的趕緊接着道：「是的，七爺。我正想去看望你老人家……才在說着……沒想您老却先來了。」

羅七爺又朝屋角那座囚籠溜了一眼，回過頭去道：「這籠子是做什麼用的？」

這籠子是做什麼用的，還用得着問嗎？

他這樣問，正是責備無情金劍不該如此粗心大意，隨便將這樣一名重要的人犯放出籠外。

無情金劍當然聽得出這位羅七爺的絃外之音。

他一直在担心的，也正是這一件事。

當下他只好陪着笑臉，將發生在胡蔴鎭的事，從頭到尾說了一遍；表示他這樣做，乃是一種安全措施。

羅七爺聽他說完，只皺了皺眉頭，沒有再說什麼。

見到這位七爺皺眉頭，無情金劍的一顆心，這才放落下來。

羅七爺皺眉頭，與普通人皺眉頭不同。普通人皺眉頭是表示事情棘手，羅七爺皺眉頭，則多半表示對一件事的諒解。

所以知道羅七爺脾氣的人，都希望見到這位七爺皺眉頭，而不希望聽到這位七爺打哈哈。

申無害也在望着羅七爺。

他臉上佈滿迷惑的神情，像是奇怪以無情金劍

之身份、地位，何以會對這樣一個糟老頭兒如此尊敬？

他嘴唇扯動，幾次想開口，結果又忍了下來。時間慢慢過去，無情金劍愈來愈顯得坐立不安。因為申無害點的酒菜馬上就要送到了，他怎能當着這位劍王的舅太爺面前，以如此豐盛之酒菜欵待一名罪大惡極的囚犯呢？

智多星方知一似乎已經看出他們這位總管的心事，他趁羅七爺傾聽無情金劍述說緝獲這位天殺星的經過之際，悄悄的靠來申無害身邊，以傳音方式說道：「申老弟，我求你一件事，請你老弟務必答應。」

申無害垂下眼皮，表示他正在聽着。

方知一接下去：「這老頭兒是劍王的舅太爺，脾氣怪癖，很難招惹，等會兒酒菜送來了，望你老弟允許我們先拿來招待這老兒，等這老兒走了，我們一定為你老弟另點一桌酒菜，你老弟如果不反對，就請你老弟點個頭。」

申無害很快的點了一下頭。

方知一大喜，口中說着謝謝，心裏也充滿感激之意，他沒想到申無害竟會答應得這樣爽快。

他馬上找機會，將這個好消息，以眼色傳給無情金劍。

不一會，酒菜送到。

無情金劍恭請羅七爺上坐，他自己打橫相陪。

羅七爺向那些劍士揮揮手道：「有老夫和你們總管在這裏，這裏暫時用不着你們，你們趁這段空檔，也可以去吃點東西了。」

那些劍士躬身稱謝退去。

羅七爺又問無情金劍道：「你點的是這小子身上那幾處穴道？」

無情金劍道：「肩井、湧泉、鳳凰入洞。」

羅七爺點點頭，又道：「這小子擎獲後，有沒有招供師承何人？以及他這樣四處殺人的目的？」

無情金劍道：「沒有。他說要見了劍王才肯招供。」

羅七爺道：「為什麼？」

無情金劍道：「他說捉拿他的那一萬兩黃金是劍王拿出來的，只有劍王才夠資格審問他。」

羅七爺道：「胡鬧！」

無情金劍道：「這小子就是這樣一副脾氣，卑屬簡直拿他一點辦法沒有，好在也要不了幾天，就可以見到我們主公了。」

羅七爺扭頭又掃了申無害一眼，轉過臉去正待再說什麼時，一名桑姓劍士突從院中匆匆奔了進來，上氣不接下氣的喘息着報告道：「回稟總管……外面……又……又……來了一位羅七爺！」

無情金劍一呆道：「你說什麼？」

桑姓劍士喘着氣道：「小的們……沒想到連羅七爺居然……也……也……有人胆敢冒充，因為事關重大，沒人敢作主張，方劍士正在跟他虛與委蛇，請總管速作示下。」

無情金劍道：「來人生做什麼模樣？」

桑姓劍士道：「相貌、口音、衣着、舉止，全跟羅七爺一模一樣，甚至手上拿的那根旱烟筒，也跟羅七爺的旱烟筒同一尺寸和色澤，要不是羅七爺已經來了這裏，簡直叫人無從分辨。」

無情金劍轉向羅七爺道：「七爺，您看這事應該如何處置？」

羅七爺仰天打了個哈哈道：「我羅七活了這一老把年紀，今天總算第一次開了眼界，抓到了一個天殺星，居然連我這個糟老頭兒，也跟着吃香起來了。想不到小小的一座潼關，竟在一天之內，出現兩個羅七！哈哈哈哈！」

笑聲突然一收，沉臉喝道：「你們還呆在這裏幹什麼？去替我請他進來！我倒要看看是誰吃了熊心豹胆，竟敢頂了我羅七的名頭招搖！」

無情金劍忙向那劍士道：「羅七爺的吩咐，你聽到沒有？你現在出去千萬別讓那厮知道羅七爺已經來了這裏，就當他是眞的羅七爺一樣，好好的請他進來。等他進來了，羅七爺自會發落，這厮說不定就是上次在胡蘆鎮的那個刺客。快去吧！」

桑姓劍士點點頭，飛快的出屋而去。

羅七爺站起身子道：「且把這桌上的酒菜收了，待老夫藏去裏面臥房中，然後你再拿一張椅子，將這姓申的小子安置在房門口，好留給他一個下毒手的機會，你們不必監視他的行動，姓申的小子，可交給老夫，老夫自會負責他的安全。」

無情金劍依言迅速收去桌上的酒菜，羅七爺也閃身退去右首的那間臥室。

申無害則由無情金劍另外搬了一張椅子，扶持着坐去房門口。

申無害聽任無情金劍擺佈，臉上始終沒有任何表情，直到無情金劍一切佈置停當，轉身走去門口，準備迎接那位即將出現的冒牌羅七爺，他才掉過頭去，向房門後面的那位羅七爺悄聲問道：「朋友怎麼還不下手？」

藏身在陰影中的羅七爺，眼中登時閃射出一股難以置信的異樣光芒。

那是一股既驚訝而又興奮的光芒！

「我是來救你的，老弟。」

申無害聽了並不感覺意外。

他輕輕嘆了口氣道：「總算我申某人沒有走眼

，為了報答你朋友的好意，我只能向朋友你進一句忠言：你朋友馬上設法脫身，可能還來得及！」

對方的回答是將雙掌迅速按上他的雙肩，然後雙掌下移，由肩及背，由背及足，以最快的手法，為他解開受制的三處穴道。

申無害沒有抗拒，只是搖頭苦笑。

他要說的話太多，而他可以說話的時間又太少；這種情形之下，他唯一能做的，只有任其自然。

院心中再度傳來一陣宏亮的笑聲。

那位羅七爺——眞正的羅七爺——顯然已經被迎請進來了。

申無害回過頭去道：「現在是你朋友第二個脫身機會，如果被他們發覺，申某人或許還能為你抵擋一陣。」

那人低聲道：「你老弟趕快運氣活動血脈，要走我們一起走，否則我一個人絕不離去！」

申無害突然發覺一件他在這以前絕沒有想到的事。

他發覺這人的年紀還很輕。

對方口口聲聲喊他「老弟」，顯然只是為了想取得他的信任。

事實上對方並不夠資格喊他老弟。

說得明白一點：如果他的估計沒有錯誤，對方無疑還只是一個比他小得很多很多的大孩子！

這是他從對方最後一句話的語氣上聽出來的。

因為一個老於世故的江湖人物，絕不會說出這種充滿稚氣的話。

只有一個接近成年的大孩子，才有這種語氣，才會這樣倔强！

他迷惑了！

像這樣一個大孩子，為什麼會模仿羅七爺模仿得如此維妙維肖，甚至於連劍王宮的人，也未能發覺？

而最重要的是，像這樣一個大孩子，為什麼會冒了生命之險，前來救他？

是別人指使他前來的嗎？

那指使的人又會是誰呢？

他想不出來。

這兩年多來，他殺過不少人，也救過不少人；被他殺掉的人，人人都知道是他這位天殺星殺的，但被他救活的人，却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的活命恩人是誰。

所以，他應該只有仇人，而不該有向他報恩的人，更不該有這樣一個向他報恩的大孩子！

想到這裏，他忍不住輕輕嘆了一口氣。

因為他已經聽到脚步聲，他已經連想的時間也沒有了。

× × ×

第一個跨進屋子的是羅七爺。

無情金劍和那些劍士，有如衆星拱月般，緊緊跟在身後。

那些劍士的神情都很緊張。

每個人的右手，都搭在腰間的劍柄上，每個人的眼中，都在閃耀着仇恨的火焰。

為了死去的孫姓劍士，以及為了他們自己這一路所受的折磨，這些劍士此刻似乎都巴不得能夠立即拔出寶劍，將眼前這名他們認定了是冒牌的羅七爺，一擁而上，亂劍砍成肉泥。

申無害心頭忽然升起一絲希望。

如果這些劍士不由分說，馬上採取行動，將這個正牌的羅七爺，來個亂劍分屍，事情不就解決了麼？

只見羅七爺目光一掃，並不像先前那位冒牌羅七爺那樣對他感興趣，他只淡淡瞥了他一眼，便轉過頭，打着哈哈道：「好，好！快去吩咐酒菜，你們這一路夠辛苦的，今天一頓，算老夫請客。不過老夫也不是一個就這樣容易掏腰包的人，你們回去之後，得替我告訴應中，今年他釀的百花露，除了他和三夫人，可不許別人沾唇！」

無情金劍聞言臉色大變。

那些劍士們也都聽呆了！

劍王薛應中最注重小節，除了劍王宮的人，誰也不知道這位劍王實際上擁有幾房妻妾。

而這些夫人之中，會喝酒的，只有一位。

就是現在提到的三夫人！

現在，事實再明顯也沒有了。

兩位羅七爺之中，如說有一位是冒牌貨，那麼這位冒牌的羅七爺，將絕不是現在的這一位！

無情金劍臉色一變之下，身形猝然竄起，突向房門口的申無害閃電般掠撲過去！

那些錦衣劍士，也都一個個警覺過來。

這些錦衣劍士，不但在劍術方面成就卓越，臨事應變之能力和經驗，也全都老到無比。

十一口長劍，同時出鞘，沒有一個人發出一點雜音。

最令人驚佩的是，這時不但沒有一個人跟過去幫助無情金劍，反由其中六人，立即退出屋外。

退出屋外的六名劍士，誰也沒有發出指揮的信號，便自動散開身形，分別封住所有的通路。

申無害緩緩自椅中長身而起。

他看上去是那樣的從容不迫，彷彿完全沒有留意到無情金劍這時右手五指如鈎，已像鷹隼一般，向他凌空抓落。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古龍·文

培新·圖

流星·蝴蝶·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孟星魂意外獲得孫玉伯的恩赦，稱心如願的携同小蝶遠走海邊，享受眞正的生活，但當他知道小蝶已再沒有生孩子的能力而又不肯說出害她的是誰的時候，他才知道有些痛苦非但無法忍受，連忘也忘不了……老伯已決定在生日那天進攻飛鵬帮，他召集了七十個武功高強的幹部，其中一個因違犯了他𢭃鐵的紀律而被當塲處死，老伯指示着他們如何分組進襲及行動日期，便着他們立即先行出發。老伯爲放鬆出陣前的緊張情緒，說要去快活林輕鬆一下，律香川却早已把快活林最好的女人找來了——

一刻風流一刻險

（四）

一隻很大的籐箱子被搬了進來，箱子裏睡着個女人，睡得很沉。

她當然很年青，很美。

她睡着的時候也很美，長長的睫毛蓋在眼簾上，面頰上露出一雙深深的笑渦。

老伯欣賞着她，就像是在欣賞一朶花。

律香川道：「她姓高，叫鳳鳳，是高老大的乾女兒。」

老伯道：「高老大知不知她到什麼地方來？」

律香川道：「不知道，她自己也不知道，所以我要她先睡着。」

老伯道：「很好。」

律香川道：「她今年才十六歲。」

老伯道：「十六歲對我說來未免太年青些。」

律香川道：「你不喜歡，還可以去換。」

老伯笑道：「我喜歡，我自己年青的時候，總喜歡找年紀比較大的女人，因爲她們比較有經驗，但等我老了的時候，就喜歡小姑娘了，這也許因爲她們可以讓我也變得年青些。」

這也正是老頭子爲什麼喜歡找小姑娘的原因。

律香川道：「這女孩子也許特別可以讓你覺得年青，因爲她還沒有碰過別的男人！」

老伯道：「很好，好極了。」

律香川道：「她的父親本是個飽學的秀才，所以她也唸過很多書。」

老伯微笑道：「我要找的是女人，不是敎書先

生。」

律香川道：「她母親也是個很賢慧的女人，若不是遭遇到特別的變故，她也絕不會淪落到這種地步。」

老伯道：「我也不想調查她的家譜。」

律香川笑笑，道：「我只不過想告訴你，她的家世不錯，性情也不錯，將來若是有了孩子，一定是個很好的母親。」

老伯神情忽然變了，臉上忽然發出了光。

律香川不再說話，靜靜的看着，等着。

老伯忽然抓住了他的手，道：「你認爲我還可能再有個兒子？」

律香川微笑道：「有人八十歲的時候還能生孩子！」

老伯慢慢的鬆開手，慢慢的走到窗口，目光視着遠方。

過了很久，他才緩緩道：「你說她父親是個飽學的秀才？」

律香川道：「他們本是書香之家。」

老伯道：「現在她父親呢？」

律香川說道：「已經去世了，父母都去世。」

老伯道：「她家裏還有沒有別的人？」

律香川道：「她家裏若還有別的人，也不會讓她淪落到快活林去。」

他忽又笑了笑，道：「若不是高老大特別到關外去尋覓人材，也不會找到她。」

老伯霍然回首，道：「她也是來自關外麼？」

律香川微笑點頭，道：「她本是長白山下，高家村裏的人。」

老伯臉上發出了紅光，無論誰都可看出他已被打動了。

律香川目光閃動，道：「是不是要留下她？」

老伯大聲道：「當然留下，我走了之後，就讓她住在這裏，找幾個老媽子來侍候她。」

律香川笑道：「我早已找好了。」

老伯看着他，微笑着，拍着他的肩，道：「有時我覺得你很可愛，有時却又覺得你有點可怕，你爲什麼總能猜到別人的心事。」

× × ×

對一個又有錢，又孤獨的老人說來，世上還有什麼比生個孩子更值得高興的事呢？

鳳鳳不但美，而且嬌弱，嬌弱得就像一朵含苞未放的鮮花。

這正是最能讓老年人滿意的女孩子。

因爲老年人已只有在這種女孩子身上，才能表現自己的男子氣概。

因爲他是不是眞有男子氣概，她根本不懂。

她只懂得呻吟，躲閃！逃避，求饒！

對一個老年人說來，這雖然是種發洩，是種愉快，但也無異是場戰鬥。

這種戰鬥甚至比別的戰鬥更消耗體力。

老伯伏在她身上，流着汗，儘力將自己的生命壓出來。

他希望眞的能有個孩子。

她已不再閃避，只能閉着眼承受。

她臉上的痛苦之色漸漸減少，漸漸開始有了歡愉的表情。

老伯知道她已被征服。

征服別人永遠是種很奇妙的感覺。

她的手本來緊緊抓住被單，現在已放鬆，忽然將老伯緊緊擁抱。

她的身子也開始變得更緊，將老伯的身子緊緊的夾住。

老伯的生命已被夾住。

這正是人類生命延續的時候，也正是一個男人感覺最偉大，最奇妙的時候。

在這種時候，沒有人會想到危險。

更沒有人會想到死亡。

鳳鳳的呻吟已變成了呼喊——

就在這時，門忽然被撞開，撞得粉碎。

一條人影掠進來。

七點寒星，閃電般射入了老伯的背脊！

第三章　（一）

石砌的牆，牆上晒着漁網。

小蝶拉着孟星魂的手，他的手已因捕魚結網而生出了老繭。

她將他的手貼在自己溫暖光滑的臉上。

繁星洒天，孩子已在屋裏熟睡，現在正是一天中最平靜恬靈的時候，也是完全屬於他們的時候。

每天到了這時候，他們都會互相依偎，聽彼此的呼吸，彼此的心跳，看星星升起，浪潮落下。

然後他們就會告訴自己：

「我活過，我現在就正活着。」

因爲他們彼此都令對方的生命變得有了價值，有了意義。

今夜的星光，和前夕並沒有什麼不同，但是人呢？

小蝶用他粗糙的手輕輕磨擦着自己的臉。

孟星魂忽然發覺她的臉漸漸潮濕。

「你在哭？」

小蝶垂下頭，過了很久，才輕輕道：「今天我從廚房出來拿柴的時候，看到你在收拾衣服。」

孟星魂的臉色蒼白，終於慢慢的點了點頭，道

：「我是在收拾衣服。」

小蝶道：「你……你要走？」

孟星魂的手冰冷，道：「我本來準備明天早上告訴你的。」

小蝶悽然道：「我早就知道你過不慣這種生活，你走，我並不怨你，可是我……我……」

她淚珠滴落，滴在孟星魂手上。

孟星魂道：「你以爲我要離開你們，你以爲我一走就不再回來？」

小蝶道：「我不敢想，什麼都不敢想。」

孟星魂道：「那麼我就告訴你，我一定會回來，無論什麼人，無論什麼事都攔不住我。」

小蝶撲入他懷裏，流着淚道：「那麼你爲什麼要走？」

孟星魂長長吐口氣，目光遙視着遠方黑暗的海洋，道：「我要去找一個人。」

小蝶道：「找誰？」

孟星魂沒有回答，過了很久，才淡淡道：「你記不記得前兩天我在你面前提起過一個人？」

小蝶的身子突然僵硬。

孟星魂道：「我發現一提起那個人，你不但樣子立刻變了，連聲音都變了，而且那天晚上你一直不停的在做噩夢，像是有個人在夢中扼住了你的喉嚨。」

他嘆了口氣，黯然道：「到那時我才想到，那個欺負你，折磨你，幾乎害了你一輩子的人，就是律香川！」

小蝶全身顫抖，顫聲道：「誰說是他？誰告訴你的？」

孟星魂嘆道：「用不着別人告訴我，其實我早已該想到，只有他接近你的機會最多，只有他才可以令你對他全不防備，只有他才有機會欺負你。」

小蝶身子搖幌着，似已無法支持。

孟星魂拉過張竹椅，讓她坐下來，又忍不住道：「但我還是想不通，你爲什麼不肯將這件事告訴老伯呢？你本可以要老伯對付他的。」

小蝶坐在那裏，還是不停的發抖，不停的流淚，過了很久，才咬着嘴唇道：「你知不知道他和老伯的關係？」

孟星魂道：「知道一點。」

小蝶道：「老伯所有的秘密他都幾乎完全知道，老伯近年來的行動，幾乎都是他在暗中策劃的，老伯信任他，就像我信任他一樣。」

孟星魂咬着牙，道：「他的確是個能令別人信任的人。」

小蝶道：「那時候我年紀還小，什麼事都不懂。將他就看成自己的大哥一樣。」

她眼淚如泉水般流下，似已完全無法控制。

「他對我也很好，直到有一天我發覺，只要對我多看了兩眼的人，常常就會無緣無故失踪。

「我又發現這些人都已死在他手裏，所以我就問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他說他這麼樣全是爲了我，他說那些人對我完全沒有好心。

「我雖然還是懷疑，却也有幾分相信。他找我陪他喝酒，我就陪他喝了，因爲我以前也陪他喝着酒。你知道，老伯並不禁止我們喝酒。

「等我醒來時，才發現……才發現……」

說到這裏，她又已泣不成聲。

孟星魂雙拳緊握，道：「那時你爲什麼不去告訴老伯？」

小蝶道：「因爲他威脅我，假如我告發了他，他不但要殺了我，而且還要背叛老伯，將老伯所有的秘密全都告訴敵人。」

孟星魂道：「所以你就害怕了？」

小蝶道：「我不能不怕，因爲我知道他若背叛了老伯，那後果的確不堪設想，而且他的暗器又毒又狠，老伯常說他已可算是天下數一數二的暗器名家，他非但隨時都可以殺了我，也有很多機會可以殺死老伯。」

孟星魂嘆道：「你認爲若是替他隱瞞了這件事，他就會忠心對待老伯？」

小蝶道：「因爲他告訴我，他對我是眞心的，只要我對他好，他就會一心一意的，爲我們孫家做事。」

孟星魂道：「你相信了他？」

小蝶道：「那時我的確相信了，因爲那時我還沒有看清他的眞面目，還以爲他是個人，誰知他竟連畜牲都不如。」

她身子開始發抖，流着淚道：「老伯常說他喝酒最有節制，只有我才知道，他常常在半夜裏喝得爛醉如泥，而且一喝醉就會無緣無故的痛揍我，折磨我，但那時我發覺已太遲，因爲……因爲我肚裏已有了他的孩子。」

她聲音嘶啞，斷斷續續的說了很久，才總算將這段話說完。

說完後她就倒在椅上，似已完全崩潰。

孟星魂似乎也將崩潰。

小蝶忽又跳起來，拉住他的手，苦苦哀求，道：「你能不能不去找他，現在我們豈非過得很好？像他那種人，老天自然會懲罰他的。」

孟星魂斷然道：「不行，我一定要去找他。」

小蝶嘶聲道：「爲什麼？……爲什麼？……」

孟星魂道：「因爲我若不去找他，我們這一輩子都要活在他的陰影裏，永遠都好像被他扼住了脖子。」

小蝶掩面而泣，道：「可是你……」

孟星魂打斷了她的話，道：「爲了我們，我要去找他，爲了老伯，我也非去找他不可。」

小蝶道：「爲什麼？」

孟星魂道：「因爲你是老伯的女兒，因爲老伯也放過我一次，我不能不報答他。」

小蝶失聲道：「你認爲他會對老伯……」

孟星魂道：「我記得老伯對我說過一句話。」

小蝶道：「他說了什麼？」

孟星魂道：「他說只憑陸漫天一個人，絕不敢背叛他，幕後必定還另有主使的人。」

小蝶道：「你認爲主使背叛老伯的人就是律香川？」

孟星魂恨恨道：「他既然能對你做出這種事，還有什麼事做不出的？」

小蝶道：「可是……可是他接近老伯的機會很多，以他的暗器功夫，時常都有機會暗算老伯，他爲什麼一直沒有下手呢？」

孟星魂沉吟着，道：「也許他一直在等機會，不敢輕舉妄動，也許他知道老伯的朋友很多，而且都對老伯很忠心，他怕別的人找他報復。」

他想了想，接着又道：「最重要的，他背叛老伯，顯然是爲了老伯的地位和財產，所以他一直要等老伯將一切都交給他之後，才會下手，所以這些年來，他一直用盡各種方法，使得老伯對他越來越信任。」

小蝶的眼淚忽然停止，悲哀和痛苦忽然已變爲恐懼。

孟星魂長長嘆了口氣，道：「我只希望現在趕去還來得及。」

小蝶咬緊嘴唇，嗄聲道：「但你一定要小心他的暗器，他的暗器實在太可怕……」

× × ×

暗器已射入了老伯的背脊！

（二）

自歡樂的巔峯突然跌入死亡，那種感覺很少有人能想像得到。

就算老伯都不能。

但現在他却已感覺到——就算感覺到也形容不出。

忽然自高樓失足，忽然自光明中跌入黑暗的無底深淵……就連這些感覺都沒有老伯現在所體驗到的感覺可怕。

因爲他已看到站在他床前的赫然竟是律香川。

正是他最信任的人，他的朋友，他的兒子。

律香川臉上一點表情都沒有，冷冷的看着他，忽然道：「我用的是七星針。」

老伯咬緊牙，已可感覺到自己的指尖冰冷。

律香川道：「你常說我的七星針已可算是天下暗器第一，連唐家的毒砂和毒蒺藜都比不上，因爲那兩種暗器還有救，七星針却沒有解藥。」

他淡淡一笑，慢慢的接着道：「現在我只希望你的話沒有說錯。」

老伯忽然笑了，道：「你幾時聽過我說錯過一句話？」

律香川道：「你沒有，所以你現在只有死。」

老伯道：「那麼你爲何還不動手？」

律香川道：「我爲什麼要着急？現在你豈非已是個死人了麼？」

老伯道：「你要看着我慢慢的死？」

律香川道：「這機會很難得，我不想錯過！」

老伯的呼吸已漸漸短促，道：「我有什麼地方虧待了你？」

律香川道：「沒有。」

老伯道：「那麼你爲何如此恨我！」

律香川道：「我不恨你，我只不過要你死，很多沒有虧待過你的人，豈非都已死在你的手上？」

他又笑了笑，道：「這些事都是我向你學來的，你教得很好，我也學得不錯，也許已學得比你自己更好，因爲我從未忘記你說過的話，你自己却忘記了。」

老伯道：「我忘了什麼？」

律香川道：「你常常告訴我，永遠不能信任女人，這次爲什麼忘了？」

老伯低下頭。

鳳鳳還在他身下，蘋果般的面頰已因恐懼而發青。

老伯目中露出了殺機，道：「我還說過一句話，只有死女人才是可以信任的女人。」

律香川道：「現在七星針藥力還沒有完全發散，我知道你還有力量殺她，但你最好莫要動手。」

老伯道：「爲什麼？」

律香川的笑容殘酷而邪惡，淡淡道：「因爲現在她肚裏已可能有了你的兒子。」

老伯如被重擊，仰天跌下。

律香川道：「你最好就這樣躺着，這樣藥力可以發得慢些。」

他忽然接着道：「能多活一刻總是多活一刻的好，因爲你永遠想不到什麼時候會有奇跡出現，這也是你說過的話，是麼？」

老伯道：「我說過。」

律香川道：「只可惜這次你又說錯了，這次絕不會有奇跡出現的。」

老伯道：「絕不會？」

律香川道：「絕不會！因爲根本沒有人知道你在這裏，根本沒有人可能來救你，你自己顯然更無法救得了自己。」

老伯忽又笑了笑，道：「莫忘記我還說過一句話，世上本沒有『絕對』的事。」

律香川道：「這次却是例外。」

老伯道：「哦。」

律香川道：「這次你就算能逃走，也沒有七星針的解藥，何況你根本沒法子逃走。」

老伯道：「絕對沒法子？」

律香川道：「絕對。」

老伯沉默了半晌，道：「那麼你現在就不妨告訴我幾件事了。」

律香川道：「你問吧。」

老伯道：「你是不是早已和萬鵬王有了勾結？我和他之間的爭戰，根本就是你早已預先安排好了的！」

律香川道：「也可以這麼說。」

老伯道：「這樣做對你有什麼好處？」

律香川道：「因爲只有萬鵬王這樣的強敵，才可以令你心慌意亂，等你發覺朋友一個個倒下來的時候，就不能不更倚仗我，才會將秘密慢慢的告訴我，等我完全知道你的秘密之後，才能取代你的地位。」

老伯道：「你不怕萬鵬王再從你這裏將我的財產搶走？」

律香川道：「這點你用不着担心，我當然早已有了對付他的法子。」

他笑了笑，接着又道：「也許你不久就可以在地下看到他了，那時候，你們說不定反而會變成朋友。」

老伯嘆了口氣，道：「那次我要你到大方客棧去殺韓棠，你當然早已知道韓棠死了。」

律香川笑道：「我怎麼會不知道，若沒有我，屠大鵬他們怎會知道韓棠是你的死黨，怎能找得到韓棠？」

老伯道：「這麼樣說來，馮浩當然也早已被你收買？」

律香川道：「他的價錢並不太高！」

老伯道：「你的老婆呢？」

律香川道：「她只不過是爲汝替罪的一隻羔羊而已，我故意要她養鴿子，故意要馮浩將鴿子帶給你看，故意讓你懷疑她。」

老伯道：「然後你再要馮浩殺了她滅口。」

律香川道：「我早已算準你會叫馮浩去做這件事，你豈非一直都很信任他。」

老伯沉默了半晌，道：「孫劍的死，當然也是你安排的。」

律香川淡淡道：「這句話你根本就不該問。」

老伯咬咬牙，又道：「陸漫天呢？」

律香川道：「他本可不必死的，只可惜他太低估了孟星魂。」

他又笑笑，接着道：「絕不要低估你的對手，這句話也是你說的，他忘了，所以不得不死。」

老伯忽然也笑了笑，道：「你好像也忘了我說的一句話。」

律香川道：「哦。」

老伯道：「我說過天下沒有『絕對』的事，你却一定要說我絕對沒法逃走。」

律香川臉色變了變，道：「你有甚麼法子？」

老伯微笑着，道：「我只希望你相信一件事，那就是我的話絕沒有說錯的。」

他的笑容忽又變得很可怕。

律香川的瞳孔忽然縮小，冷冷道：「也許我現在就該殺了你！」

老伯微笑道：「現在已太遲了。」

他的人忽然從牀上落了下去，忽然不見了。

鳳鳳也跟着落了下去，跟着不見了。

「奪、奪、奪」，一連串急响，十數點寒光打在牀上。

但牀上却已沒有人。

（以下轉入71頁）

魔中俠續篇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關外玉鳳

（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與尉遲大業，何瑤卿，正在山頭上審問假冒何沛宇的康文吉之際，天威門下九大高手中的黑白無常沈海山，鮑勇雙雙由崖下洞穴現身，聯手向南宮逸奇夾攻，南宮逸奇施展絕藝，把黑白無常重創當地，然後與看守山洞的巫老大進入洞中把被囚數載的「逍遙處士」何尚武救出，何瑤卿喜睹父親，正投懷欲訴衷情之際，南宮逸奇忽喝令噤聲，並着尉遲大業與何瑤卿護衞何尚武，巫老大假裝穴道受制，未幾，果見五條人影電疾躍落山頭——

神功誅魔帝 三美伴書生

五人，兩個身材矮胖穿紅衣，三個軀體魁梧着黃袍，全都是黑巾蒙面，只露出十隻精光如電灼灼凜人心神悸慄的眼神。

穿紅衣的兩個肩後斜揹大刀，刀把上各繫着一方尺來長的猩紅紅綢，着黃袍的三個則是腰間鼓鼓，顯然暗藏兵刃。

五人身形落地岳立，目光電閃地一掃眼前的情形之後，一名黃袍人立即身形一動，邁步直朝康文吉走去。

南宮逸奇適時一聲沉喝道：「閣下站住！」

沉喝聲中，抬腿跨前一步，攔立在黃袍人的前面。

這名黃袍人乃是「天威魔君」屬下九大高手中號稱「鬼、淫、血三狼」中的「血狼」侯僊，也是「三狼」中心性最爲桀狂惡毒的一個！

「血狼」侯僊一見有人攔立面前，腳下立即一停，雙睛陡瞪地上下打量了南宮逸奇一眼，嘿嘿一笑，喝問道：「閣下何人？」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江湖人。」

「血狼」侯僊雙目一翻，突射灼灼凶光地嘿嘿一笑，冷喝道：「小子，你滾開！」

喝聲中，猛地抬掌拍出，直擊南宮逸奇胸脯！

「血狼」生性雖然桀狂非常，但其一身武學功力確實極不含糊，而南宮逸奇的容貌長相，又完全

是一副讀書人的斯文氣派，毫無一點習武人的奇特之處，「血狼」又怎知道眼前之人就是那名震天下武林，稱奇稱最當世，傲誇第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一身所學已臻化境，一身功力已練達「返璞歸眞」，不着形相於外，武家至高至絕境界！

因此，「血狼」侯儒抬掌拍出，在他心裏原以爲他內功精深，掌力雄渾，足可開碑碎石，一掌拍出，對方必無倖理，縱不斷魂亡命立刻，身軀起碼也得被震飛丈外，摔跌地上爬不起來！

然而，這只是「血狼」侯儒他自己心裏「以爲」的想法，但是事實上……

筆下寫來實在太慢，「血狼」侯儒甫才抬掌拍出，南宮逸奇已是一聲冷笑，道：「滾的是你！」

冷笑聲中，飛快地挺掌迎了上去！

兩掌接實，「砰！」的一聲震响中，「血狼」侯儒頓感胸中氣血翻湧，足下馬步浮動，身形穩立不住地連連後退了五步之多。

而南宮逸奇則是身形卓立如故，神色從容，氣度安閑依舊，身形連幌也未幌；那神情，那樣子，完全不像和人動過手，硬對過一掌的樣子。

掌對掌，這是力對力的較量，硬碰硬的玩藝兒，是絲毫無法取巧的。

這一掌硬接的結果，情形已經十分明顯，「血狼」侯儒的掌力不僅不是南宮逸奇之敵，而且差得太多太多！

「血狼」侯儒一身功力火候如何？掌力強弱？兩個紅衣人和「鬼、淫」二狼心中全都十分雪亮淸楚，「血狼」一掌拍出，立卽落敗連退五步，這情形，只看兩個紅衣人和「鬼淫」二狼心頭全都不禁凛然一震！

「血狼」乃生性桀狂之人，他雖然一掌敗北，但是又怎甘不找回顏面就此罷休！

是以，他身形退立定之後，立卽長吸了口氣，運功抑壓下胸中翻湧的氣血，一聲厲喝道：「小子，你掌力不差，再接我一掌試試！」

厲喝聲中，脚下突然前跨，便待再次出掌！

這時，一名紅衣人倏地發聲沉喝道：「侯老三退下！」

「天威」屬下九大高手依次排名是「毒龍、狂獅、天地雙絕、鬼、淫、血三狼，黑白無常」。

兩名紅衣人卽是名列九大高手中，位居三、四的「天絕」申公亮，「地絕」郁一鴻，那發話喝令侯儒退下的便是「天絕」申公亮。

申公亮位居第三，侯儒位居第七，以「天威」屬下依名位而論高低的規條，申公亮的話就等於號令，侯儒他就不得不聽！

因此，「血狼」侯儒性情雖然桀狂，心中雖然實在有點兒不甘退下，但是，他却不敢違犯「天威」門規，莫可奈何，只得惡狠狠地瞪視了南宮逸奇一眼，猛一跺足，悻悻地轉身退了下去。

「血狼」侯儒悻悻地轉身退下，「天絕」申公亮立卽邁腿前跨兩步，朝南宮逸奇抱拳一拱，道：「老夫請問閣下上姓名高名？」

南宮逸奇語音平靜地道：「請閣下先自報身份名號。」

「天絕」申公亮微一沉吟，道：「老夫申公亮，身屬『天威』門下，位居九大高手第三。」

南宮逸奇道：「這麼說，你們五位都是因爲看到求援的火燄信號，趕來馳援的了。」

「天絕」申公亮一點頭道：「不錯，老夫等正是趕來馳援的。」

南宮逸奇倏地淡然一笑，道：「如此，你們五位爲何還不動手，還等什麼？」

「天絕」申公亮眼珠微微一轉，道：「奈何老夫等已經來遲了一步。」

南宮逸奇道：「因爲你們的少主已經被我制住，你們心裏有着『投鼠忌器』的顧忌，是不是？」

「天絕」申公亮點頭道：「是的，所以老夫適才喝止侯老三對閣下的冒失！」

南宮逸奇道：「你們既已來遲一步，又有着『投鼠忌器』的顧忌，那麼，你們如今又打算怎麼辦呢？」

「天絕」申公亮道：「老夫請求閣下高抬貴手，放了敝少主。」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你想我會輕易的放了他嗎？」

「天絕」申公亮道：「老夫希望閣下最好答應老夫的請求，放了敝少主！」

南宮逸奇道：「要是我一定不答應呢？」

「天絕」申公亮雙眉微微一軒，道：「閣下，凡事應該適可而止，見好就收，休得逼人過甚！」

語鋒一頓，嘿嘿一聲陰笑，又道：「俗話說得好，『識時務者爲俊傑』，閣下應該明白眼前的情勢，逼怒了老夫，對閣下只有百害而無一利！」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你的意思可是說眼前的情勢是你們的人多，我若是不識『時務』，逼怒了你，你會不顧一切的攔下我，是麼？」

「天絕」申公亮陰聲一笑道：「不錯，老夫正是這個意思，你功力雖然不差，但是……嘿嘿，在『天地雙絕』聯手之下，你勢必難逃濺血當場之厄運，所以，老夫至誠的奉勸你還是多攷慮攷慮，放了敝少主的好，也才是智者之舉！」

南宮逸奇做作地微作沉吟地問道：「如是我放

了康文吉，對我又有什麼好處呢？」

「自然有好處。」「天絕」申公亮正容說道：「只要你放敝主，老夫不但負責讓你安全離去，放你一條生路，並且絕不難爲你，碰你一根毛髮！」

南宮逸奇倏然揚聲哈哈一笑，道：「申閣下，你別徒說廢話了，不要說是你們『天地雙絕』聯手，就是你們五個聯手也嚇不倒我，也休想救得了康文吉！」

語鋒微微一頓，冷笑接道：「你們要救康文吉，眼下只有兩個辦法。」

「天絕」申公亮問道：「那兩個辦法？」

南宮逸奇道：「一是你們放倒我使我無力攔阻你們救走康文吉。」

申公亮道：「還有一個辦法呢？」

南宮逸奇道：「讓你們的主子自己來找我！」

「地絕」郁一鴻雙眉倏地一軒，陰聲嘿嘿一笑，道：「小子，在老夫兄弟面前，你竟敢如此大言不慚，看來你一定是嫌命長，活膩了！」

南宮逸奇冷聲一哼，道：「我是不是嫌命長活膩了，只要出手一試就知，此時徒言何益！」

「地絕」郁一鴻雙目突然湧現一片煞芒，獰聲道：「好，老夫就先試試你！」

話落，暗中猛提一口眞氣，凝聚功力，緩緩提起了雙掌。

南宮逸奇忽然抬手一搖，道：「閣下且慢！」

「地絕」郁一鴻道：「你可是心中害怕，改變主意了？」

南宮逸奇淡然一哂，道：「我主意並未稍變，只是先警告閣下最好不要逞強單獨出手！」

「地絕」郁一鴻雙睛陡地一翻，道：「你可是認爲老夫非你之敵？」

南宮逸奇神色淡漠地道：「不錯，憑你絕非我手下三招之敵！」

這話好狂，好不令人聽來心中火冒三千！

「地絕」郁一鴻聽得心頭不禁怒如雷發地，仰天哈哈厲聲狂笑道：「小子，你眞是吹牛不打草稿，實在令人不得不佩服你這種信口狂言，神色絲毫不變的本領！」

南宮逸奇劍眉微軒又垂，神色依然淡漠地一笑，道：「閣下，我是不是吹牛，是不是信口狂言，那『黑白無常』就是個明顯的例證！」

提到「黑白無常」，「地絕」郁一鴻心神不禁暗暗一震！臉色微微一變！

「黑白無常」雖然名列九大高手之末，但是一身所學功力造詣如何，「地絕」郁一鴻心裏十分淸楚，以「黑白無常」聯手之後，他郁一鴻雖是二人手下三十招之敵，單打獨鬥，他雖可穩操勝劵，但是起碼也得激戰百招以上才能致勝！

因此，「地絕」郁一鴻於臉色微微一變，心念電閃間，立刻有點猶豫不定起來。

然而南宮逸奇却適時地輕聲一笑，接着說道：「閣下，話我已經說明白了，你……」

「地絕」郁一鴻心念電閃猶豫間，忽而微微一動，倏然截口道：「閣下，你有把握在三招之內勝得老夫？」

南宮逸奇冷聲一哼，道：「閣下此問實在多餘，我生平從不說無把握之言。」

「地絕」郁一鴻嘿嘿一笑，道：「萬一老夫傲倖支持過三招呢？」

南宮逸奇道：「不可能，我既有把握，你便不可能有什麼『傲倖』之語！」

「地絕」郁一鴻道：「如果萬一可能呢？」

南宮逸奇冷然搖頭道：「既沒有『如果』，更絕不會有『萬一』！」

「地絕」郁一鴻眼珠一轉陰笑地道：「閣下，爲人做事應該稍留餘步，不可把話說得太絕太滿了，如有『萬一』便怎樣？」

南宮逸奇明白了對方的心意了，對方如此一再强調這「萬一」的目的用心，乃是在想拿話扣住他，嘴裏雖說「不可把話說得太絕太滿」，其實是「以退爲進」的想激使他以三招之搏爲準，激使他把話說得更「絕」更「滿」些。

當然，在「地絕」心中認爲，他一身武學功力已是當今武林一流高手中之一流，無論如何，對方絕難在三招之內勝他！

南宮逸奇雖然明白了對方的心意，但是「地絕」話音一落，他立卽劍眉上挑，毫不猶疑地冷然一哂，振聲說道：「閣下無用拿話扣我激我，若眞有『萬一』，我便任由你們把康文吉帶走！」

此語一出，「地絕」心裏得意地暗笑了，緊接上一句，道：「閣下這話絕對算數？」

南宮逸奇劍眉再次上挑，冷聲一哼，道：「鬚眉男子漢，昂藏七尺軀，一言九鼎，如山不移，這話當然絕對算數！」

「地絕」突然桀桀大笑道：「閣下豪氣干雲，這份大丈夫的氣概，實在令人心佩！」

語鋒一頓，陰聲一笑，接道：「閣下既然這等說法，老夫怎好不成全你的這份豪氣，我們就以三招爲限，一搏高下好了！」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閣下無須徒說廢話了，可以動手了！」

「地絕」點頭嘿嘿一笑道：「閣下說的是，是該可以動手了！」

語聲中，身形倏然前欺，雙掌同出，左掌橫拍南宮逸奇腰肋，右掌五指箕張，閃電般抓向南宮逸奇的面門！

南宮逸奇星目神采一閃，道：「難怪你一再强調那『萬一』之說，所學身手果然不差，可惜，奈何你遇上了我！」

他口說手不閒，右手斜截「地絕」左掌，左手電伸，扣拏「地絕」右腕脈門！

「地絕」獰聲一笑，身軀倏地一矮，雙掌招式不變，左掌拍向南宮逸奇的右腿，右手仍是五指箕張，但却直朝南宮逸奇的小腹抓到！

南宮逸奇心神不由微微一凜，身軀電側，閃避抓向小腹的五指的同時，右掌已奇快絕倫地劈空下切！

他身懷罕世奇學，佛門上乘禪功，掌勢劈空下切，不但奇快逾電，並且施展了武林絕學的「劈空斬」功力！

「地絕」雖然已知對方既敢狂妄誇口說他不是三招之敵，其所學身手必有其獨到驚人之處，但却意想不到對方應變竟然恁地奇快神速無匹，竟然練有那已成武林絕响的「劈空斬」！

筆下寫來實在太慢，當時情形可是快逾閃電。

南宮逸奇掌勢劈空下切，「地絕」口中驀然發出了一聲慘叫，右手抱着左腕，身形暴退丈外。

「天絕」申公亮見狀臉色不禁勃然一變，連忙問道：「老二，怎麼樣？」

「地絕」郁一鴻咬牙忍疼說道：「斷了！」

「天絕」申公亮心神猛地一震！雙目突射灼灼凶光地瞪視着南宮逸奇，厲聲喝道：「閣下好狠好辣！」

南宮逸奇語音冷凝地道：「我以心狠手辣傳聞武林，斷他一手，已經算得是破例格外，手下留了十分情了！」

「天絕」申公亮心念忽然一動，道：「這麼說，閣下當是當今武林中大有名頭之人了！」

南宮逸奇道：「大有名頭雖是未必，但心狠手辣之名却足以令人色變喪胆！」

「天絕」申公亮目光一凝，道：「你手下已經殺過很多人麼？」

南宮逸奇神色淡漠地道：「不算多，先後三年，算起來只不過近百之數而已！」

先後三年，殺人近百之數，還說不算多，這話，實在够令人心凜震駭的！

「天絕」申公亮聽得心頭不由一陣猛震！問道：「都是武林中人麼？」

「不錯。」南宮逸奇頷首道：「都是武林一流高手之屬。」

「天絕」申公亮心頭再次一陣猛震！道：「說說那些人的名號看。」

南宮逸奇道：「很抱歉，我不想告訴你們。」

「天絕」申公亮雙目一眨，道：「爲什麼？」

南宮逸奇淡然一笑，話鋒一變，反問道：「你可是想從那些死在我手下的人的名號上，知道我是誰？」

「天絕」倏然嘿嘿一笑，道：「閣下實在高明，一猜中的，老夫之意正是如此！」

語鋒微頓即起，語意含激地道：「閣下，鬚眉漢，丈夫氣，應該光明磊落，何乃連姓名都不敢示人！」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軒，道：「要知道我的姓名可以，不過，有句話我可得說在前頭。」

「天絕」申公亮道：「什麼話？」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知道了我的姓名，你們就得全都留下！」

「天絕」申公亮突然桀桀一聲笑道：「閣下，夜風既大且冽，你不怕風閃了舌頭！」

南宮逸奇冷聲一哼，道：「徒逞口舌於事無益，我把話說在前頭，只是免得在我說出姓名之後，要你們留下來時，說我沒有先打招呼！」

「天絕」申公亮嘿嘿一笑道：「老夫知道了，你就說你的姓氏名號吧！」

南宮逸奇沒有再多說話，緩緩探手入懷，接着微一抖手，一道銀光落在「天絕」面前五尺之處地上，「噹！」的一聲震响中，地上火星激射，一閃即逝！

這時「地絕」郁一鴻已經服藥止痛，骨頭碎裂的左腕，亦已由「三狼」的老大「鬼狼」廖永立替他敷藥包紮起來。

「天地雙絕」和「三狼」目光一看地上，臉色全都不禁駭然大變！「淫狼」花飛脫口驚聲道：「魅影拘魂令！」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不錯，我就是當世武林共指爲兩手血腥之『魔』的南宮逸奇！」

「天絕」申公亮暗暗深吸了口氣，平靜下凜駭的心神，注目問道：「閣下，眞是『魅影拘魂玉書生』？」

南宮逸奇神情冷漠地道：「如假包換。」

「天絕」眼珠轉動地微一沉思，道：「武林傳說『魅影拘魂玉書生』雙手修長皙白，十指根根如玉，可是閣下的雙手……」

南宮逸奇淡然一笑道：「是我不想讓人從我這雙手的特徵上悟出我身份，塗上易色藥之故了。」

語鋒一頓，冷聲接道：「如今五位已經知道我

身份了，五位是自動留下，還是要我出手用强？」

「天絕」申公亮目光閃動地道：「南宮閣下，你雖然稱奇稱最當世武林，可是眼前我們却有五人，在未知你的身份之前，老夫尚還不想自失身份，有點不好意思聯手，然而對於傲誇當世第一的你南宮逸奇而言，老夫便就沒有什麼不好意思了，以五對一，你自信能强得過我們，敵得住我們五人的聯手麼！」

南宮逸奇雙眉挑軒，星目寒芒電閃地冷聲一笑，道：「申公亮，這麼說你是已經決定五人聯手全力與我一戰了！」

「天絕」申公亮嘿嘿一笑道：「不錯，情勢相逼，老夫不得不作此決定，不過……」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倘然閣下並無自信能强得過我們五人聯手，只要閣下聽從老夫的條件，老夫可以放你一馬！」

南宮逸奇問道：「怎樣放我一馬？」

「天絕」申公亮道：「讓你安然離去。」

南宮逸奇淡然一笑道：「條件呢？」

申公亮道：「留下何老兒何丫頭等人！」

南宮逸奇又是淡然一笑，道：「如果我不接受你這條件，你們仍要聯手與我一戰麼？」

「天絕」申公亮點頭道：「不錯，老夫等決不能讓敝少主和何老兒何丫頭等人任由你帶去！」

這敢情好，他反而向南宮逸奇提出條件來了，看來南宮逸奇縱是不想强留他們五個，他們也不肯干休的了！

南宮逸奇劍眉一軒，星目寒芒電閃地冷聲一笑，道：「如此，你們就亮兵刃聯手一戰吧！」

「天絕」申公亮沒有接話，轉首望着「地絕」郁一鴻問道：「老二，你怎麼樣？行麼？」

「地絕」郁一鴻點頭道：「沒有問題。」

「天絕」目光轉向「三狼」示意地望了一眼，抬手撤出了肩後的大刀，「地絕」和「三狼」也立即各自撤出了兵刃。

「三狼」的兵刃是三支軟索「流星爪」，「地絕」則和「天絕」一樣也是一柄大刀！

五人兵刃撤出，身形立即移動地間隔三尺併肩排立，十隻眼睛灼灼如電地射視着南宮逸奇，沉神靜氣，岳峙淵停！

不愧是名列「天威」屬下九大高手的人物，氣勢之沉穩，果然不同等閒！

此際，南宮逸奇也已撤出了「七彩奇劍」，劍尖垂地，冷然凝立。

他雖然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可是如此以一敵五，而對方又全是功力絕頂，一流高手的一流，這種陣仗，只看得站立兩丈之外的何尚武父女和「鐵胆義豪客」尉遲大業三人全都不由替南宮逸奇大爲担心非常！

當然，這是因爲南宮逸奇此戰於他們的關係至大之故，南宮逸奇若勝，他們從此可脫離「天威」魔掌，若敗，那後果將會比前更糟，不堪設想……

因此，「鐵胆義豪客」尉遲大業已暗暗提聚了一身功力，何瑤卿姑娘則手持長劍，凝神蓄勢以備萬一！

眼看一場驚心動魄的激戰即將展開，情勢已如拉滿了的弓弦，空氣極端緊張，一股無形的殺氣迫人心神凜慄之際……

驀地，遙空傳來一聲中氣充沛的震天長嘯。

「天地雙絕」和「三狼」聞聽嘯聲，五人臉上立時全都掠現喜色，南宮逸奇星目神光如電，見狀心念電動間，已猜知那震天嘯聲是何人所發。

那震天嘯聲方落，「天絕」申公亮立即仰首以長嘯相應。

接着，「天絕」倏地一揮手中大刀，沉聲喝道：「上！」剎時頓見刀光灼灼，冷氣森森，「流星爪」影飛舞縱橫，五人已同時發動了攻勢，威勢凌厲絕倫地齊朝南宮逸奇撲上！

南宮逸奇口中朗然一笑，身形飄閃間，「七彩奇劍」疾揮，「七彩」寒虹如電飛旋繞空……

陡地，一聲沉喝倏起：「住手！」

「天地雙絕」和「三狼」聞喝，立時收招住手，身形暴退丈外。

南宮逸奇手持軟劍，身形立原地，抬眼望去，五丈以外，氣勢威凌的一排站立着三人，左右兩邊是兩個身材高大魁梧，年約五十上下的黑衣老者，中間之人則是個身着灰袍，面貌清癯，花白長髯飄胸，氣度沉穩，穩含懾人之威，年約五十多老者。

此人身材穿着，面貌氣度，赫然又是一位「逍遙莊主，逍遙處士」何尚武。

不用說，這位何尚武是冒牌貨，是「天威魔君」易容化裝喬扮的。

「天威魔君」目光如電閃灼地掃視了地上的「黑白無常」和康文吉，站立在南宮逸奇身後的何尚武父女和「鐵胆義豪客」尉遲大業等人一眼之後，臉色沉寒地望着南宮逸奇語冷如水地道：「你就是那『魅影拘魂玉書生』麼？」

南宮逸奇揚聲一笑，點頭道：「不錯，我正是你閣下視作眼中釘，背上刺的南宮逸奇。」

「天威魔君」冷聲一哼，道：「南宮逸奇，你把你自己估計得太高了，老夫根本還沒有把你放在眼裏。」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揚，輕聲一「哦」，道：



南宮逸奇劍指齊施，把「陽煞」鄧浩長劍削斷，把「陰煞」鄧斌長劍蕩開。

「那你為何要令諭你的屬下千方百計的殺我？」

「天威魔君」嘿嘿一笑道：「那是因為你一再的和老夫作對，阻碍老夫的武林大業，同時也因為你年紀輕輕的就橫行武林，心狠手辣，到處殺人，所以老夫才令諭屬下截殺你，以為武林除害！」

南宮逸奇淡然點頭道：「閣下說的是，我心狠手辣，到處殺人，兩手血腥，武林共指為『魔』，確實該殺！」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閣下既然欲為武林除害，如今我就在當面，閣下還等的什麼？」

「天威魔君」目中倏然閃過一絲寒芒，道：「過去老夫雖會因你心黑手辣，令諭屬下殺你為武林除害，但是……如今老夫忽然改變了心意，對你起了憐才之念，只要你接受老夫的條件，老夫便留你一條活命，放你一條生路！」

「哦！……」南宮逸奇星目眨動地問道：「閣下的條件是？……」

「天威魔君」嘿嘿一笑，道：「老夫的條件有二，一是歸順老夫，與老夫共創武林千秋大業，一是你自斷右臂，立誓從此退出江湖，隱姓埋名不言武事！」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如是我不接受這兩個條件，閣下便要動手為武林除害，殺我麼？」

「天威魔君」語音沉吟地道：「不錯，老夫生平的信念是非友即敵！」

南宮逸奇突然朗聲哈哈一笑道：「好一個『非友即敵』！」

聲調倏地一沉，道：「閣下這兩個條件我一個也不答應！」

「天威魔君」目射寒煞地道：「這麼說，你是要老夫動手為武林除害了！」

南宮逸奇冷聲一哼，道：「俗語有云『話不投機半句多』，閣下早就該動手了！」

「天威魔君」臉籠殺機地嘿嘿陰笑道：「老夫雖有憐才之心，好生之德，奈何你却無『識時務』之意，你既然定要找死，那就怪不得老夫了！」

話落，黑衣老者連忙雙手捧上一柄劍鞘鑲金嵌玉，象牙吞口的古劍，同時躬身說道：「殺雞焉用牛刀，屬下請令代勞！」

「天威魔君」接劍在手，微一沉默，點頭說道：「他稱奇稱最武林，一身所學定然不俗，你二人要小心了！」

黑衣老者躬身答道：「主上安心屬下省得。」

語罷，側首朝左邊的黑衣老者望了一眼，同時邁步而出。

何瑤卿兩道黛眉倏然一挑，沉聲叱喝道：「你兩個站住！」

原來這兩位黑衣老者即是「逍遙莊」名列「三仙，四君」之上的高手「陰陽雙煞」，「陰煞」鄧斌，「陽煞」鄧浩。

「陰陽雙煞」脚下不由頓然一停，「陰煞」鄧斌目視何瑤卿姑娘問道：「姑娘有何話說？」

何瑤卿臉霜凝寒地道：「鄧斌，我問你，你們兩個是『逍遙莊』的人，還是『天威』屬下？」

「陰煞」鄧斌道：「是『逍遙莊』的人便怎樣？是『天威』屬下又如何？」

何瑤卿語音沉冷地道：「是本莊的人你們兩個就退開一邊站着，是『天威』屬下，此處便是你們的濺血橫屍之所！」

「陰煞」鄧斌嘿嘿一笑道：「丫頭，此處究竟是什麼人的濺血橫屍之所，妳在旁邊瞧着吧！」

話落，立和「陽煞」又雙雙邁步，朝南宮逸奇

身前逼近，在距離八尺停身立定，緩緩抬手撤出肩後的長劍，四目凶光灼灼如電懾人地注視着南宮逸奇，沉神靜氣，凝功蓄勢待發！

南宮逸奇雖然從未見過「陰陽雙煞」，但從何瑤卿姑娘那發問的語氣中，已體悟出他的身份。

因此，他立時抬手朝「陰陽雙煞」一擺，道：「動手之前，兩位可以答我兩問不？」

「陰煞」鄧斌冷冷一哼，說道：「可以，你問吧。」

南宮逸奇微一沉默，道：「我請問兩位在『天威』門中是何身份？」

「陰煞」鄧斌道：「雙衞。」

南宮逸奇星目一眨，道：「如此說，兩位投身『逍遙莊』中是臥底的了！」

「陽煞」鄧浩嘿嘿一笑，道：「臥底這字眼太難聽，老夫兄弟只不過是一時興緻所致，看中『逍遙莊』的環境風水尚算不差，暫時借住一段日子而已。」

南宮逸奇淡然一笑道：「原來如此……」

「陽煞」鄧浩突然嘿嘿一笑，接道：「南宮逸奇，你還有什麼想問的沒有？」

「沒有了。」南宮逸奇微一搖頭，道：「現在你們可以動手了！」

「陰陽雙煞」沒再說話，二人互望了一眼，驀然一聲暴喝，寒虹電閃，兩柄長劍分自左右齊朝南宮逸奇勢疾凌厲的攻到！

南宮逸奇雖然身懷佛門上乘絕學，「降魔遷劍」招式更是博大精深，為當世武林劍術之最，但是「陰陽雙煞」乃是當今武林絕頂高手之流，劍術造詣深湛精純，實有其獨到的火候，在他們雙劍聯手合攻之下，南宮逸奇自然不敢過份大意輕敵！

是以，「陰陽雙煞」雙劍招式甫發，南宮逸奇口中立即朗朗一笑，右手抬處，「七彩」寒虹飛閃，迎着雙劍格去！

「陰陽雙煞」早已看到南宮逸奇手中所持的是柄名傳武林，削鐵如泥的寶刄——「七彩奇劍」，一見南宮逸奇揮劍迎格上來，那敢讓他格上，雙雙一聲冷嘿，兩柄長劍已矯若游龍般地變了招式。

南宮逸奇口中又是朗朗一笑，「七彩奇劍」也已電疾般變了招，只是這回他沒有以一格二，却單獨的找上了「陽煞」鄧浩的長劍，同時左手一抬，點出了一縷指風，擊向「陰煞」鄧斌攻來的長劍劍葉！

他劍，指同施，出手不僅奇快絕倫，而且大出「陰陽雙煞」意外。

但聞「嗆！叮！」兩聲响過處，「陽煞」鄧浩頓感手上一輕，一柄精鋼已被削成兩截，前截落地，後截雖仍握在手裏，但連柄已不足尺五之長，「陰煞」鄧斌的長劍則被南宮逸奇的指力擊得直朝一旁蕩了開去，連虎口都幾乎被震裂！

「天威魔君」站立三丈開外，目睹「陰陽雙煞」這等落敗的情形，心頭不禁暗暗一震！沉聲喝道：「雙衞退下！」

「陰陽雙煞」聞喝立時雙雙飄身後退齊朝「天威魔君」躬身說道：「屬下無能，願受主上……」

「天威魔君」揮手一擺，冷聲截口道：「這不怪你們，你們退後去！」

話落，邁腿一跨步，停立在南宮逸奇對面丈餘地方，雙目如電般地射視着南宮逸奇，語音冷凝地說道：「南宮逸奇，老夫實在非常愛惜你的一身功力，現在仍願給你一個機會，怎樣？」

南宮逸奇道：「什麼機會？」

「天威魔君」道：「只要你肯歸順老夫，和老夫共創武林千秋大業，老夫願意和你併肩分坐『天威殿』，同享天下武林的臣服尊敬！」

南宮逸奇眨眨星目，淡淡地道：「閣下，我也願意給你一個機會，你認為如何？」

「天威魔君」忽然哈哈一聲大笑道：「有意思，有意思……」

語聲一頓，目光凝注，問道：「你要給老夫什麼機會？」

南宮逸奇臉容神色倏然一肅，說道：「俗語有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你放棄霸圖野心，返回『天威別府』，閉門靜修，從此不出江湖，頤養天年，我當放你一條生路！」

「天威魔君」道：「老夫要是不呢？」

南宮逸奇語音沉冷地道：「今晚你將難免濺血『七彩奇劍』下之刼！」

「天威魔君」陰聲一笑道：「你可是仗着手裏的『七彩奇劍』是柄削鐵如泥，鋒利無匹寶刄？」

南宮逸奇道：「不錯，『七彩奇劍』鋒利無匹，比之『紫電、青霜』並不遜色，貫注八成內家真力，你雖然有着『天蠶火龍軟甲』護體，也難保得住你不濺血劍下的厄運！」

「天威魔君」聽得心頭不禁猛然一震，臉色駭變地說道：「你知道老夫身有『天蠶火龍軟甲』護體？……」

南宮逸奇冷然地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天威魔君」雙目暴睜地道：「你是怎麼知道的，聽誰說的？」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田秀秀。」

「天威魔君」目中陡射煞芒，臉現殺機地道：「那賤人她竟敢洩露老夫秘密，實在該死該殺！」

南宮逸奇冷聲一笑道：「她縱然該死該殺，但是你閣下已經沒有機會去找她了！」

「天威魔君」道：「那賤人她現在何處？」

南宮逸奇道：「你不必問了，眼下還是先解決你自己的問題吧！」

「天威魔君」嘿嘿一聲陰笑道：「你說的是，那賤人又上不了天，遁不了地，老夫先殺了你，然後再去找她也是一樣！」

語落，雙手抬起，右手握住劍柄，拇指一按把簧，「嗆！」的一聲龍吟中，立見寒光四射奪目，劍身如一泓秋水，冷氣森森襲人！

南宮逸奇星目頓時奇彩飛閃，劍眉雙軒地朗聲哈哈一笑道：「青霜劍原來在你手裡！」

「天威魔君」獰聲一笑，進步欺身，挺劍直朝南宮逸奇當胸刺去！

南宮逸奇因他所持乃是「青霜劍」，自是不願揮劍硬接，疾地身形一閃，手中「七彩奇劍」指向「天威魔君」的咽喉！

「天威魔君」口中一聲冷嘿，身形微側，「青霜劍」變招斜削南宮逸奇的右臂！

南宮逸奇左足橫跨半步，避開「青霜劍」斜削，「七彩奇劍」一沉，疾刺「天威魔君」左大腿！

「天威魔君」雖有「天蠶火龍軟甲」護體，但那只能護住上半身，是以他一見南宮逸奇突然沉劍變招刺向他的左大腿，心中不由陡然一驚，連忙飄身斜退丈餘，但卻是一退即進，「青霜劍」疾揮，劍勢更見威凌無倫地又朝南宮逸奇攻到！

剎時，頓見劍氣縱橫，劍雨飛洒，有若寒濤捲地，又似那怒潮捲空，形成了一座方圓三丈大小，冷森森的劍氣罡幕，將南宮逸奇身形籠罩其中。

很顯然地，他適才被南宮逸奇一劍迫退，已知「魅影拘魂玉書生」稱奇稱最武林，傲誇當世「第一」的威譽確非倖致，因此他一退之後，再次揮劍攻上，立刻展開了一身精絕之學！

然而南宮逸奇身形雖被籠罩於冷森森的劍氣罡幕中，氣度仍是沉穩異常，「七彩奇劍」幻化作一座丈許大的「七彩」光幕，在「天威魔君」的劍幕中滾動衝突！

看那情勢，像似南宮逸奇一個勁的想衝破「天威魔君」的劍幕突出幕外，而又無法的樣子，可是實際的情勢如何呢？……

那就只有「天威魔君」心裡明白，南宮逸奇自己心裡有數了！

這時，兩人已激戰了三十多招，「天威魔君」心中直是越戰越心驚，凜駭之極！

因為他向來自視為天下無敵，放眼當今武林無人能接得下他二十招的「天威」劍法，如今在他全力施展之下，三十多招下來，不僅未能勝得南宮逸奇，反而覺得自己手裡的「青霜劍」隱有逐漸沉重之感！

驀地，南宮逸奇口中一聲朗叱，一道「七彩」光華疾逾迅電般地直朝「天威魔君」迎面點來！

「天威魔君」一身所學功力雖然已臻上乘絕境，但是由於南宮逸奇這一劍劍勢不但快如電閃，而且神奇絕倫……

這是「降魔慧劍」中一招最精絕神奧之學——「佛光慧影」。

眼看「天威魔君」即將濺血在這一招「佛光慧影」之下，情勢岌岌危殆之際，忽聞遙空傳來一聲宏亮的佛號，道：「師弟劍下留情！」

南宮逸奇聞聲知人，忙沉劍撤招，飄身後退。

「天威魔君」聞聲心頭剛自一震，一條灰影已

身如「天馬行空」般地瀉落。

灰影落地現身，乃是位鬚眉俱白，臉色紅如嬰兒的灰袍老僧，正是那杭州「虎跑寺」主持方丈，南宮逸奇的師兄——百空禪師。

南宮逸奇拱手一揖，道：「小弟見過師兄！」

百空禪師臉露慈笑地雙手合十還了一禮，隨即轉向「天威魔君」注目問道：「禹檀樾還記得老僧麼？」

「天威魔君」禹龍雲嘿嘿一笑道：「老和尚，就是再過二十年老夫也不會忘了你！」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老和尚，出家人應以慈悲為懷，南宮逸奇既是你老和尚的師弟，你為什麼不好好的管管他？」

百空禪師道：「禹檀樾要老僧管他什麼？」

「天威魔君」禹龍雲嘿嘿一笑道：「他年紀輕輕就仗恃一身所學橫行武林，心黑手辣，到處殺人，兩手沾滿血腥，這難道還不該管！」

百空禪師微微一笑，道：「禹檀樾說的是，這的確該好好的管他，不過……禹檀樾可知他近兩三年來所殺之人，他們是善是惡麼？」

「天威魔君」禹龍雲道：「善惡都有！」

百空禪師慈目一眨，道：「如此，老僧請問那『善』者是些什麼人？」

「天威魔君」禹龍雲冷笑道：「山西太原『金刀孟嘗』余子秋，陝西長安『賽溫侯』芮文和，太白山『太白莊』夏行之夏行文兄弟，這四位都是名重當世武林，正道俠義之士，但都毀在南宮逸奇的手下！」

南宮逸奇突然揚聲哈哈一笑，道：「他四個雖是名重當世武林的俠義之士，其實都掛的是『羊頭』，賣的是『狗肉』，為人陰險狡詐，比那些明目張胆作惡江湖的惡徒尤為……」

「天威魔君」禹雲龍瞪目冷聲截口道：「南宮逸奇，你簡直滿口胡說八道！」

百空禪師語音平靜的接口道：「禹檀樾，老僧請問一事，檀樾肯實答不？」

「天威魔君」禹雲龍冷冷地道：「什麼事？」

百空禪師道：「當年『天心莊』血案發生時，檀樾在什麼地方？」

「天威魔君」心神暗暗一震，道：「當時老夫正有事陰山『地府秀士』地府中！」

百空禪師道：「這麼說，檀樾幷未參加那場血案屠殺了？」

「天威魔君」搖頭道：「不信，你可以去問『地府秀士』！」

百空禪師微微一笑道：「但是據老僧調查所得綫索，檀樾卻是那場血案的主謀幕後之人！」

「天威魔君」臉色微微一變！旋忽嘿嘿一笑，道：「老和尚，老夫敢作敢當，那確實是老夫幕後策劃操縱的！」

百空禪師點頭一笑，倏地轉朝南宮逸奇道：「師弟，你聽清楚了麼？」

南宮逸奇暗暗深吸了口氣，道：「小弟聽清楚了！」

百空禪師道：「如此，你動手吧！」

南宮逸奇點了點頭，脚下前跨一大步，星目突射紫芒地逼視着「天威魔君」，朗聲說道：「閣下，我再次出手，劍下決不留情，你小心了！」

說罷，右手「七彩奇劍」緩緩平舉，凝功蓄勢待發！

「天威魔君」心念突然一動，抬手一搖，道：「且慢動手，老夫有話問你！」

南宮逸奇道：「什麼話？」

「天威魔君」道：「你可是要替『天心莊』雲老兒夫婦報仇？」

南宮逸奇冷然一點頭道：「不錯，也是替先父報仇！」

「天威魔君」神情一愣，道：「令尊是誰？」

南宮逸奇道：「先父諱玄輝，號稱『西湖隱士』，也是雲莊主的師兄！」

「天威魔君」心神一震道：「令尊當時也在『天心莊』上麼？」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不錯，血債血償，今晚你必須替先父和雲莊主等八十八人償命！」

語鋒一頓即起，朗聲又說道：「老魔，你納命吧！」

聲落，一挺「七彩奇劍」，勢疾如電地直朝「天威魔君」咽喉刺去！

「天威魔君」連忙閃身避過，揮劍反擊！

於是，二人再度的展開了一場威勢較前猶為驚人，罕絕武林，風雲變色的激戰！

幌眼之間，又已過去二十多招，驀聞南宮逸奇一聲沉叱，「七彩」寒虹有如漫天彩霞飛閃中，半聲慘嚎過處，「天威魔君」身軀靜止不動了，接着緩緩仆向地上！

他身軀仆倒地上，腦袋和頸項也立即脫離了關係，像一隻大西瓜般地滾向一邊，頸間鮮血泉湧射出！

百空禪師雖然早就料想到「天威魔君」的下場必然如此，但是見狀仍是不由白眉微微一皺，雙手合什的低喧了聲佛號：「阿彌陀佛」！

那「陰陽雙煞」，「天地雙絕」和「鬼、淫、血三狼」，「黑白無常」等人，雖然都是當世武林

中一流高手中的一流，所學功力皆已臻達上乘境界，但是目睹南宮逸奇和「天威魔君」的這場激戰，全都不禁看得瞪了眼，發了呆，渾忘置身何地！

百空禪師的一聲佛號，音調雖然不高，但在這座人人均被南宮逸奇那威勢絕世無儔的劍法所鎮懾，屏息凝神靜立，空氣靜寂異常的山峯上，這一聲佛號，卻有如「暮鼓晨鐘」般地聽得「陰陽雙煞」等人一驚而醒！

俗語有云：「蛇無頭不行」，又云「樹倒猢猻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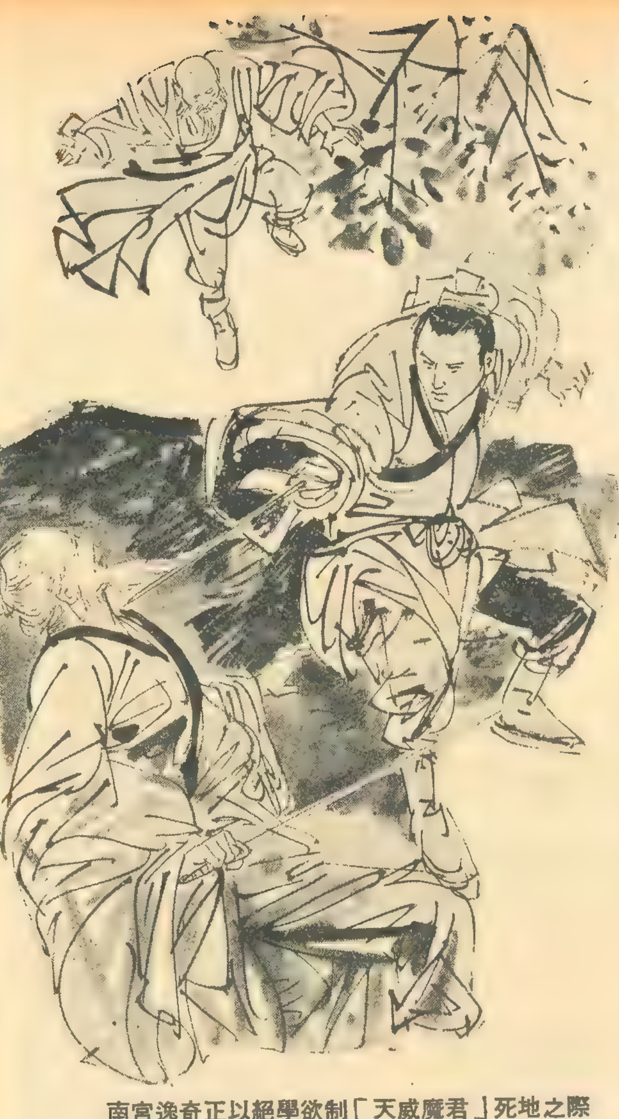
「陰陽雙煞」和「天地雙絕、三狼，黑白無常」等人，雖然都是當代武林的巨惡梟雄，但是毋論所學功力心智，莫不均比「天威魔君」差遜一籌尤多，「天威魔君」尚且不是南宮逸奇之敵，濺血喪命「七彩奇劍」之下，他們如何還敢和南宮逸奇動手逞強，自尋死路！

因此，他們於「一驚而醒」之後，立即紛紛閃身欲動，腳底下抹油……

但是，南宮逸奇卻搶佔了一着先機，身形有如魅影一閃地擋住了下峯之路，目射威稜地冷聲說道：「你們誰敢妄動一步，可就休怪我劍下絕情！」

「陰陽雙煞」等人此刻心中已生怯意，一見南宮逸奇擋路站立，只得停身不動，目注南宮逸奇暗暗凝功蓄勢戒備！

「陰煞」鄧斌沉聲喝道：「南宮閣下，老夫希望你休要逼人太甚！」



南宮逸奇正以絕學欲制「天威魔君」死地之際，百空禪師突來到，喝令劍下留情。

南宮逸奇語音平靜地道：「鄧斌，我幷無意逼你們什麼，只是閣下實答我數問，同時也有數語奉勸。」

「陰煞」鄧斌道：「你要問什麼？」

南宮逸奇道：「我問什麼你就答什麼。」

「陰煞」鄧斌道：「老夫不願實答呢？」

南宮逸奇星目寒芒一閃，冷聲道：「那第一個倒霉的就是你閣下！」

「陰煞」鄧斌臉色微微一變，道：「如果實答你所問，你便放過老夫等人麼？」

「不錯。」南宮逸奇微一點頭道：「我絕不難爲你們！」

「陰煞」鄧斌目光轉動地瞥視了凝功蓄勢靜立左右兩旁的「天地雙絕」等人一眼，心念暗轉了轉，道：「如此你問吧。」

南宮逸奇淡然一笑，星目倏地一凝，問道：「何少莊主現在何處？」

「陰煞」鄧斌側首望了望「逍遙處士」何尙武，道：「死了！」

何尙武臉色一變，接口喝問道：「鄧斌，是誰下的毒手？」

「陰煞」鄧斌道：「是主上自己。」

南宮逸奇接口又問道：「尉遲如黛姑娘呢？」

「陰煞」鄧斌道：「在『天威別府』中。」

南宮逸奇道：「我再請問，『鐵筆鬼見愁』許大俠可是也在『天威別府』中？」

鄧斌搖頭道：「不是，許大俠現在『古關牧場』，乃是麥場主的上賓！」

南宮逸奇微一沉默，接着話題一轉，正容朗聲說道：「諸位，我有幾句金玉良言奉勸諸位，希望諸位能夠記取之！」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從今而後，我希望諸位改過向善，最好找一處山青水秀，環境幽美的地方，修身養性，以終天年，如再惡行不改，『天威魔君』的下場就是諸位的榜樣！」

話落，身形一側，讓開下峯之路，揮手道：「諸位請吧！」

「陰陽雙煞」等人未再說話，「淫狼」花飛「血狼」侯僊分別揹起禹老魔的屍身和武功已廢的康文吉，「黑無常」扶着斷臂的「白無常」，身形閃動，彈身直朝山下飛掠而去！

× × ×

一月之後，「江北第一堡」的正門又大開了，堡內堡外張燈結綵，懸紅掛綠，洋溢着一片喜氣！

這次，來自各方的武林豪雄，江湖好漢比年前更多，而且連當今武林八派一幫（除「青城」已經無人外），少林，武當，華山與及遠在關外的長白等各派掌門都親自趕來了「天雄堡」，送上了一份賀禮！

是以這次的場面比年前更大，更熱鬧，盛況空前，更令人衷心讚美！

從堡內堡外張燈結綵，懸紅掛綠，喜氣洋溢的情形上看來，這當然不是尉遲大業的壽誕，而是婚慶。

是什麼人的婚慶？是尉遲大業嫁女麼？……

不是，出嫁的新娘是「關外玉鳳」何瑤卿和闊人解語二位姑娘。新郎則是尉遲大業的獨子「神力小霸王」尉遲震南和那武林人稱「醫偷雙絕」的「妙手醫儒」諸葛高風。

× × ×

是兩對新人三朝過後的辰牌時分，南宮逸奇和「江北才女」尉遲如蘭，蘭陽郡主，小師妹雲小眉三位姑娘，率領着老僕雲福，尉遲如蘭的貼身婢女秀美，秀香，和那曾是「長春宮主」侍婢的小梅小蘭小菊小雪，與及官同五品的沈景器等八名「紫衣侍衞」在堡主尉遲大業，諸葛高風和尉遲震南兩雙新婚夫婦，「鐵筆鬼見愁」許伯堯，「地府秀士」宇文旭，「金笛先生」易從哲等衆人相送依依道別珍重聲中，離開了「天雄堡」，登上了一艘雙桅大船，起碇東航，經金陵而杭州，然後轉道「天心莊」舊址，重建「天心莊」。

三月之後，「天心莊」重建完成之日，武林七派一幫掌門親臨道賀，替「天心莊」大門上掛起了一塊「武林第一莊」斗大金字的橫匾。

從此，南宮逸奇理所當然的成了這「武林第一莊」的莊主，在莊上享受着神仙般的清福，艷福！

「紫電青霜」，「七彩奇劍」三柄神兵寶刃，恰好分由雲小眉，尉遲如蘭，蘭陽郡主三位各執其一。

但是，「天威」老魔雖已伏誅，武林巨惡奸雄雖已斂跡，江湖上雖已顯得平靜了下來，可是，會從此永遠的平靜下去嗎？……

不！當然不會永遠平靜下去！世界上也沒有絕對永會！

白雲蒼狗，世事變幻難測難料，宇內萬事萬物，更是無奇不有，層出不窮，世界上也沒有絕對永遠平靜不變的環境，事物……

（全書完）

後記代簡

本書故事至此全部結束，回憶刋載期間，筆者因諸多俗務瑣事與及病魔之襲擊，以致一再脫期，衷心實感愧疚無已，除向愛我讀者諸位先生深致萬分的歉意外，幷謹介紹拙著下一部新書「絕情拾三郎」，同時保證今後全力埋首寫作，絕不再脫期延誤，敬請愛我讀者諸位先生多多閱讀，幷請多多批評指教是感是荷！

耑此順祝

如意康安！

筆者　曹若冰立正敬禮

流星‧蝴蝶‧劍

‧本文承自第58頁‧

「絕不要將你所知道的全都敎給別人，因爲他學全了之後就說不定會用來反擊你，所以你至少也該留下最後一着。」

「這一着往往會在最必要的時候救你的命！」

這當然也是老伯說過的話，但律香川並沒有忘記。

老伯說的每句話他都牢記在心。因爲他深知這些話每句都是從無數次痛苦經驗中得來的敎訓。

只可惜他始終不知道老伯留下的最後一着是甚麼。

他做事不但沉着謹愼，而且思慮周密，多年前他就已有了這計劃，直到認爲絕對有把握時才肯動手。

這其間他已不知將這計劃重新考慮過多少次，每一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他都曾仔細想過。

他確信老伯在這種情況下絕無逃走的可能。

在此之前，他當然也曾到老伯這寢室中來過，將這屋子裏每樣東西都詳詳細細檢查過一遍。

尤其這張牀。

「在牀上殺老伯。」

這本是他計劃中最主要的一部份，因爲他知道只有在老伯身無寸縷，手無寸鐵的時候下手，才有成功的機會。

直到前兩天，他還將這張牀澈底檢查過一次。

在關外長大的人，都習慣睡硬炕，老伯也不例外，所以這是張很硬的木板牀，也是張很普通的木板牀。

牀上絕沒有任何消息機關。

他並不是沒有提防老伯會從牀上逃走。

直到老伯中了暗器之後，他還是沒有鬆弛，一直都在密切注意着老伯的行動。

老伯根本沒有動。

牀上既沒有機關消息，老伯也沒有任何動作，他怎麼可能逃走呢？

律香川想不通。

他不但驚惶，而且憤怒，憤怒得全身發抖。

他憤怒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

他恨自己爲甚麼會讓這種事發生，爲甚麼會如此愚蠢疏忽。

牀上的薄被也不見了，木板很厚，很結實，就跟這間屋子的門一樣。

律香川也曾將這種木料仔細研究過，而且曾經在暗中找來很多這種板門的木料，做成和這間屋子相同的門。自己偷偷的練習過很多次。直到他確定自己可以一舉破門而入時才罷手。

甚至在此刻看來，這張牀，還是很普通的一張牀。

他還是找不出任何機關消息。

但老伯明明已逃走了。

律香川雙拳緊握，突然出手。

「砰」！牀上的木板也和門一樣，被他一拳打得片片碎裂。

他終於發覺了牀下的秘道。

他幾乎立假就要跳下去。

但他雖然緊張驚怒，却還是沒有失去理智，行動之前，還是很謹愼小心，沒有將情況觀察清楚之前，絕不出手。

他已疏忽了一次，絕不能再有一次。

× × ×

地道下黑漆漆的，伸手不見五指。

律香川甚麼都看不到，却聽到了一種很奇怪的聲音。

是流水聲。

老伯寢室的地下，竟有條秘密的河流。

律香川移過燈火，才看出這條河流很窄，窄而彎曲，却看不出水有多深，也不知通向那裏。

兩旁是堅固的石壁，左邊的石壁上，有個巨大的鐵環，掛着很粗的鐵鍊，石壁上長着綠苔，鐵環也已生銹，顯見老伯在建造這屋子之前，就已先掘好了這條河流。

河上既沒有船，也沒有人。

但律香川却已知道，這下面本來一定有條船，船上一定有人。

不但有人，且終年都有人，時時刻刻都有人。

這人隨時隨刻都在守候着，等着老伯的消息。

他們之間當然有種極特別，極秘密的方法來通消息。

老伯也許永遠都沒有消息，也許永遠都用不着這條秘路，這個人。

但是他必需要有準備，以防萬一。

「每個人都一定要爲自己準備好一條最後的退路，你也許永遠都不會走到那一步，但你必需要先有準備。」

「因爲你永遠不知道自己甚麼時候會走到那一步。那種情況就像是抽筋，隨時隨刻都會來的，讓你根本沒有防阻的機會。」

律香川不由自主又想起了老伯的話。他緊咬着牙，牙齦已在流血。

（未完待續）

盜盒

‧本文承自第32頁‧

范天聲聽了，臉上不禁一陣發熱！

范天聲一面臉上發熱，一面道：「你指責得是，但是我受兩人救命之恩，來到此間，又受禮遇，我只答應爲田大人做一件事！」

紅綫的心中，又是一陣難過，道：「你爲田承嗣做的那件事，自然是取我性命了！」

范天聲忙道：「那决不至於，我只不過要使你不能闖進內堂，姑娘請速退！」

紅綫陡地提高了聲音，道：「我既已來到，焉有退理？」

范天聲道：「我不願與你——」

他下面「動手」兩字，還未曾出口，紅綫身形，陡然前欺，「連雲七鞭」，又已展出！她自知非和范天聲動手不可，是以一上來便展絕招，而同時七鞭，這時，比她對付鄧競全時，又自不同，只見每一鞭之出，鞭影縱橫，不可方物，第一鞭，就已將范天聲面前的長案，擊得斷成了兩截，范天聲也陡然拔劍相迎，只見人影兔起鶻落，「叭叭」之聲，不絕於耳，七鞭一過，天英堂之中，似乎已沒有完整的東西。

但是也就在紅綫第七鞭攻勢之際，劍光陡盛，紅綫的一綹秀髮，隨着劍氣，四下飄散，紅綫陡地收鞭站定，頭髮已然披散了下來，她連雲七鞭，非但未能佔到便宜，而且，若不是范天聲劍下留情的話，她一定已受重傷了！

范天聲收劍凝立，道：「你走吧，在你離去之後，我也必然離開魏郡。」

紅綫喘着氣，她呆然不是范天聲的敵手！然而，事情已到了這等地步，她也决沒有後退的可能了，她揚起鞭來，剛待出招，忽然聽得天英堂外，有人急急道：「主人，何以要走了？」

那一句話，才一傳進，紅綫一呆，范天聲面色倏變，立時閃身向門外掠去，紅綫一呆，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間，范天聲已然掠了回來，只見他左手抓着一個少年，右手劍指着王克智，王克智面如土色，而那少年，不是別人，却正是王克智的書僮王安！

范天聲的神色，難看之極，王安已是急得面如死灰，慌忙在叫道：「范大俠，不關我事，是主人安排，叫我在酒中下迷藥的！」

范天聲揚頭向王克智望去，王克智的聲音，不由自主在發顫，道：「范大俠，爲了要你能來魏郡，我們不得不出此下策！那兩個蒙面人是我和藍洋，待你昏過去之後，我們又假裝救了你！」

范天聲突然之際，「哈哈」大笑了起來！

范天聲一面笑，一面望着紅綫，道：「紅綫，你此來可是爲了取田承嗣性命？」

紅綫人極聰明，在剎那之間，她也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忙道：「不是，只要盜盒。范大俠，我一個師妹，已失手被擒！」

范天聲轉過頭去，大喝道：「你聽到了沒有，將被擒之人放出來，在大門口候我，我還可饒你一命！」

王克智一迭連聲答應着，范天聲身形展動，已和紅綫兩人，一起向內堂掠去。

由天英堂到內堂，守衞的人雖多，但是一看到范天聲和紅綫，一起向前掠來，所有的人，個個如同泥塑木雕一樣，站定了一動也不敢動。

紅綫和范天聲衝上了內堂，幾乎沒有什麼躭擱，立時又退了回來，奔出了大門口，只見王克智，藍洋兩人牽着馬，柳絮兒也正在翹望，一見紅綫出來，柳絮兒便大叫道：「師姐！」

紅綫疾聲道：「我們快走！」

紅綫，柳絮兒，范天聲三人翻身上馬，疾馳而去，等到他們出了城，又馳出了十來里之後，東方發白，朝陽初升，天已亮了。

紅綫在三叉路口，勒住了馬，自懷中取出了一隻金盒來，金盒在陽光的照射之下，盒上所鑲嵌的寶石，光華奪目，幾乎連眼也睜不開來。

紅綫將盒交到了柳絮兒的手中，道：「絮兒，你快馬加鞭，回潞州去，將這隻金盒，交給薛大人，對薛大人說，魏郡之行，只要帶着這隻金盒，一見到田承嗣，將盒還給他，必無任何危險！」

柳絮兒接過盒來，紅綫又叮囑道：「你一路之上，切不可躭擱。」

柳絮兒忙道：「師姐，你到何處去？」

紅綫道：「我對薛大人，恩已報畢，自然不會再到薛大人府上了！」

柳絮兒望了范天聲一眼，忽然笑道：「我明白了！」

紅綫的臉上，陡地一紅，牽轉馬頭，向前便馳，范天聲一面向柳絮兒揮着手，一面也跟着向前馳去，眼看他們兩人，越馳越遠，終於看不見了！

直到這時，柳絮兒才直馳向前，回潞州而去，而在那時，魏郡早已得了田承嗣的命令，誠意歡迎薛嵩前來，再也不提什麼進兵潞州的事，紅梯關前的大軍，也迅速地後撤進關內來了！

（完）

小啓：「鏢旗」作者因事續稿未到，暫停一期，謹向讀者致歉。‧編者‧



鬼刺客

神手無相故事之一

柳殘陽‧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戰飛羽爲梁宏川所出賣，勾引「代執役」祝義全、苟巧、公維、媚媚、陳冥等圍攻戰飛羽，激鬥結果，戰飛羽雖把苟巧、公維、陳冥擊斃，媚媚負了重傷，但戰飛羽也受了毒箭暗算，落入祝義全手中，祝義全爲了領取更多賞金，留下戰飛羽活命，押解着他上路，那晚在一小村中歇息，梁宏川乘祝義全打瞌之際，驟施暗算，把淬有九種毒性的小針插入祝義全的肩膊，使那兇狠殘厲的「獨臂煞君」祝義全，蜷曲仆摔地上，不能動彈，梁宏川收拾了祝義全，仍恬不知恥他在向戰飛羽自誇智計——

求生共濟敵是友

通鋪的那一邊，梁宏川的八名手下，顯然並沒有睡着，但，他們却也沒有對剛才發生的慘劇有過任何的反應，沒有人喊叫，沒有人起身查看，甚至沒有人轉過臉來，八個人整齊規律的，一直側身朝着房門的那一邊橫臥着——從開始躺下直到如今，他們更保持着這個姿勢，未曾改變，好像他們早就知道，或者早已習慣這一類的血腥事情一樣，房子裏剛剛有人被殺，他們不可能毫無知覺，但他們的模樣，却好似毫無知覺，這便證明了一點，他們都很清醒，只是不願，也不敢有所表示。

戰飛羽的目光又掃過這一頭媚媚的身上，而媚媚依舊和先前一樣，俯臥着，彷彿只剩下一口氣。

坐在小方椅上的梁宏川皮笑肉不動的道：「姓戰的，你又想出什麼歪點子？」



戰飛羽的嘴唇緊閉着，眼神冷銳如冰。

梁宏川搓搓手道：「你猜不猜得出，天亮以後我要押你上那裏去？」

戰飛羽沉沉的道：「這還須猜麼？」

梁宏川狡猾的道：「你一定以爲，我會將你押解到那出具賞額的主兒面前！嗯？」

微微有些迷惑了，戰飛羽道：「否則，你尚另有圖謀？」

梁宏川嘿嘿一笑，道：「當然，賞額我自是要全得，而還有一筆橫財，我更不能不發！」

怔了怔，戰飛羽咀嚼着對方話中的含意：「還有一筆橫財？」梁宏川睇着眼道：「你忘了？」

戰飛羽生硬的道：「與我何干？」

梁宏川湊近了點，陰陽怪氣的道：「與你何干？嘀嘀！老友記，與你可是有着大大的關連呢。沒有你，我這另外一筆橫財又是怎麼個到手法？全靠你的幫忙啦……」

戰飛羽警惕又痛惡的道：「我看你是有點瘋狂了！梁宏川。」

吃吃一笑，梁宏川摸着下巴道：「瘋狂？我可是半點也不瘋狂，而且，我還比任何一個正常的都還正常，現在，我的頭腦清醒，思路細密，精神更是奮發得很，大把大把的金銀財寶，業已等於堆在我的眼前了，這半輩子，我從來沒有像是如今這般的暢快過。」哼了哼，戰飛羽不屑的道：「梁宏川，你會死在你貪婪的慾望裏。」

梁宏川道：「這是我的事，無須你來費心，姓戰的，天亮以後，我們暫且不到那懸賞你腦袋的主兒那去，我們，嗯……到另外一個地方……」

戰飛羽狐疑的道：「另外一個地方？」

點點頭，梁宏川賊兮兮的道：「不錯。」

舐舐嘴唇，戰飛羽問：「那裏？」

梁宏川眼眉一吊，道：「那裏？你還在裝你娘的傻？」戰飛羽憤怒的道：「你在胡扯些什麼？」

梁宏川惡狠狠的道：「我們要去的地方，只有你知道，所以，你必須引我們去！」

戰飛羽冷冷的道：「我不知你又在打什麼鬼主意！」詭異的笑笑，梁宏川小聲道：「讓我們說白了吧！姓戰的，你不是有個好友叫辛長定麼？他有張藏寶圖在你這裏，對不對？好，我就是要你領着到那藏寶的地方去！」

倒吸了一口涼氣，戰飛羽喃喃的道：「原來你竟動腦筋動到這上面來了。」

梁宏川得意的道：「我是自來不肯放過發財的機會的！」

戰飛羽神色漠然的說道：「這不是你發財的機會。」

梁宏川陰沉的道：「什麼意思？」

戰飛羽硬綁綁的道：「因爲我不帶你去。」

狠毒一笑，梁宏川道：「只怕由不得你了！」

戰飛羽生硬的道：「你等着看吧！」

唇角的肌肉抽動了一下，梁宏川慢吞吞的道：「這幾年來，幹『代執役』這一行，我所獲得的最大的幾椿心得之一，便是叫人做他所不願做的事，姓戰的，你可要嚐試嚐試？」

沉默俄頃，戰飛羽道：「我不受恫嚇！」

梁宏川拉長了臉道：「我會實際對付你，那不是恫嚇，姓戰的，如果你不答應，你將要體會到眞正痛苦的滋味，肉體上的折磨，往往有些是難以忍受的。」

戰飛羽緩緩的道：「梁宏川，你小看我了！」

猛一咬牙，梁宏川道：「戰飛羽，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老子好言好語勸你你不聽，却非要攪得自己吃足苦頭不可？我告訴你老子一發了狠，任你是鐵鑄金剛，老子也能一點一點的融化了你！」

戰飛羽冷清的道：「這人間世上，我倒眞個少見似你這般貪婪又無耻的畜牲。」

梁宏川面無表情的道：「還有什麼要罵的，只要你想得起來，便盡情的罵，姓戰的，我仍會留着你的活口，我要淨得你的賞格——黃金一萬五千兩，我不會因一時之氣，憑白損失五千兩，另外，我要借你的嘴巴，告訴我寶藏的所在。」

戰飛羽道：「你想也不要想，梁宏川。」

端詳看戰飛羽一會，梁宏川道：「說實話，姓戰的，那筆財富，你可是打算着獨吞？」

戰飛羽閉上眼睛，冷冷道：「我不是禽獸。」

梁宏川陰惻惻的道：「少來這一套仁義道德，入娘的，你心裏打的什麼主意你自己明白，你那老朋友已經死啦，只剩下一個渾然無知的小孩子，而人家老婆——那個叫夏婷的女人，來找你要藏寶圖你却恃強不給，這分明表示你已有獨吞念頭了。」

戰飛羽疲倦的道：「我沒有這個念頭，辛長定留下的財富，是他那孩子的，除了他那孩子，任何人不能染指，夏婷那女人，早已失去她繼承的身份了，而你，更是八竿子也沾不上邊，梁宏川，你還是死了心吧！」

梁宏川狠辣的道：「姓戰的，我會叫你說出來的，我一定會。」

戰飛羽淡淡的道：「我不畏死，你便無法以死相脅。」

梁宏川道：「活了這一把年紀，姓戰的，你可知道人世間還有比死更可怕，更難以忍受的事？」

戰飛羽不做聲。

梁宏川粗暴的道：「我告訴你，那就生死不能的境地，活不如死的遭遇，我會造成你身體上的殘缺，摧殘你的自尊，歪曲你的人格，踐踏你的名譽，叫你變成一個先披着張人皮的怪物，戰飛羽，那樣的情況，恐怕不是你這等人可以忍受的……」

戰飛羽冷靜的道：「恐怕沒有這麼多的時間，讓你來隨心所欲的折磨我。」

雙眉一揚，梁宏川道：「沒有麼？我能不能建議那恨你入骨，大懸賞格的正主兒這樣做呢？而且，我自告奮勇的帮他來整治你，痛快淋漓的替他洩恨出氣，你說說，他會不同意麼？」

戰飛羽切齒道：「你是頭毫無人性惡狗了！」

梁宏川一點也不生氣，他好整以暇的笑笑：「

惡言相罵，解決不了問題，姓戰的，我給你一個時辰的時間讓你考慮，答不答應全在於你，不過，假若你拒絕的話，我怕你就要大大的吃苦受罪了。」

深深的吸了口氣，戰飛羽壓制着體內那股洶湧激蕩的情緒，沉沉的道：「答應與否，我的下場並沒有兩樣，對不對？」

滋牙一笑，梁宏川道：「我也不必騙你，不錯你答應和拒絕，都免不了一個死字，但其中却大有差別，你答應，死得痛快點，反之，你就會遭到莫大的痛苦了。」

戰飛羽垂下目光，沙啞的道：「梁宏川，你確實不是善類，確實不是！」

梁宏川聳聳肩道：「各人觀點不同，姓戰的，在我眼裏，閣下也不見得就能高明到那裏去。」

戰飛羽血污青紫的面龐上，浮起一抹古怪的神色，他低緩的道：「那筆財寶，是我摯友辛長定傳家三代以來全部積蓄的所聚，他在臨終之前，完全變換成適於收藏，較爲輕便的珠寶，其中有翡翠，瑪瑙，琥珀，羊脂玉，各色寶石，水鑽，以及一部份金磚銀條，大畧估計，約值現價紋銀六十餘萬兩以上，當然，這是一個十分可觀的數目……」

不自覺的嚥下一口垂沫，梁宏川睜大了眼：「乖乖，有這麼多！」

戰飛羽輕吁一聲，接着道：「埋寶的所在，只有辛長定一個人知道，但他却在事後，親自繪製了一幅詳圖，指引出埋藏的正確位置，這幅詳圖，他交給了我，言明在他的孩子滿二十整歲的那一天，將這幅藏寶圖傳於這孩子，如今，這孩子才剛滿三歲。」

「嗤」了一聲，梁宏川道：「等這小兔崽子長到二十歲的時候，還不知是那一天呢？埋在地下的這一批金銀珠寶，豈不早就生霉了？如此暴殄天物，太不應該，說不定這小兔崽子活不到多久就夭折了也大有可能，我們先拿到手享用一番，不比交給那熊孩子合適的多？」

戰飛羽靜靜的道：「那幅藏寶圖，是用上好的『玉宣紙』繪就，長尺半，寬一尺，捲成一卷，置於一管軸筒之內，外面又塗以厚漆，管蓋封蠟，以防潮濕，至今，我尚未啓開檢視過。」

梁宏川揶揄的道：「你這算什麼玩意？表示你清白高尙呢？還是反證出你乃迂朽蠢憨得不可藥救了。」

戰飛羽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是我應得的，分文也不能少，非我份內之財，一分也不可取，人之所以有格，便在於能否看清是非，明辨得失了？」

冷笑一聲，梁宏川不屑的道：「那來這麼多亂七八糟的大道理講，老子金銀財寶到了手便爲『是』，一袋袋裝穩了荷包即乃『得』，其他的什麼說法通通都是放屁！」

戰飛羽道：「所以，我早已指出，你不是人種，你只是一頭下等畜牲。」

梁宏川這一次可忍不住了，他像要吃人般瞋目切齒的道：「說了這麼多，你却仍不答應指引出那寶藏的地點來？」

戰飛羽凜然道：「我一直便沒有答應過。」

神色是既猙獰，又惡毒，梁宏川咆哮道：「你不想答應，爲什麼又告訴了我這麼些的廢話？」

戰飛羽冷冷的道：「我要叫你知道，這是一筆多麼巨大的財富，但我却更要你白白的瞪眼想着，我叫你心神不寧，焦渴如狂，被你自己的貪念折磨得發瘋，可是，你却永遠的別想染指！」

雙手指節扭得「咯崩」「咯崩」的亂响，梁宏川幾乎氣炸了肺，他大吼：「戰飛羽，你這龜孫王八蛋，你居然來吊你梁老子的胃口？你他娘的你，在這等關頭，你猶有胆敢來開老子的玩笑？你是不要命了？」

戰飛羽夷然不懼的道：「從頭開始，你幾時又曾想過要饒我的命？」

磨牙咧咧，梁宏川恨至極的道：「好，好，你不說，你來逗弄老子，你就試試，看老子能不能逼你實話吐露出來，老子今天拚着承担天大風險，也要和你賭場輸贏。」

戰飛羽強硬的道：「即使我被你凌遲碎剮了，你也永遠別想逼出我一個字來。」

梁宏川兇暴的叫：「戰飛羽，你要能撐到底，我就跟你姓。」

戰飛羽重重的道：「你不配！」

「霍」的自小木櫈上站起，梁宏川滿臉煞氣，目露兇光，他幾乎要撲向戰飛羽，但是他却强自忍住了，獨自個兒在房裏往來踱步，面色陰晴不定。

閉上眼，戰飛羽一言不發，似已準備好接受任何加諸於他身上的折磨。

空氣是僵寂的，只有梁宏川急躁的步履聲在响動，襯合着他粗濁的呼吸，便越發使這種冷寂的氣氛更添上一股隱約的緊張不安了。

當然，梁宏川是在考慮用什麼法子逼迫戰飛羽說出寶藏的所在來，而這法子，又必須不損及他那筆將要到手的賞格，更不能危害到他身體的安全。

就在這樣沉悶窒人的情景裏，當梁宏川走過來，又回轉身踱回去的一次間隙中，非常突兀的，一隻亮晶晶的物件，從舖頭輕輕地飛到了戰飛羽的脚邊。

那是一把小劍，名符其實的一把小劍，只有一指寬，三寸長，巧雅的白玉劍柄上還鑲嵌着珠飾，一望即知乃是屬於女人專用的那一型利器，相當精緻，有如佩飾，但却鋒利異常。

小劍墜落泥地上，發出極細極細的一聲響——「叮」。戰飛羽的反應快速無比，他那被綑牢直伸的雙腿微微一動，已用脚踝將小劍壓住，而梁宏川也恰在這一刹那間，警惕的霍然回過身來。

屏息闔目，戰飛羽神色冷淡如常，但一顆心却禁不住擂鼓般狂跳起來。

梁宏川滿面狐疑，眼露兇光，他瞪了戰飛羽一會，又烱然搜視四週，在他的視綫移動到通鋪這一邊的時候，不禁重重的哼了哼，咒駡道：「媚媚，你給我放老實點，規規矩矩的窩在那裏，少弄些玄虛，否則，可別怪我在妳挺屍之前，再給妳活罪受，眞他娘的……」

媚媚仍然俯臥在原來的位置，當梁宏川開口責叱她的時候，她正十分吃力的伸出那隻顫抖的手臂，從地下拾起一枚簪髮的玉釵來。

於是，這個小小的動作，便已使全盤事件豁然開朗了——戰飛羽立即明白了方才那柄小劍，乃是媚媚暗中拋過來的，小劍撞地的細微聲響驚動了梁宏川，而媚媚似已料及這種可能，因此，她故意裝做自己的玉釵落地，以這個方式來掩飾小劍跌下時所發生的聲響。

戰飛羽曉得媚媚為什麼會帮助他，如今，他們彼此是遭遇相同，兩人的生命，全都危在旦夕，可是，媚媚受的創傷要比戰飛羽沉重，她無法掙扎，便將希望寄托在戰飛羽身上，便算同病相憐吧！却也含有利用的成份在內。

這就是人心。

戰飛羽沒有任何表示，他甚至沒有朝媚媚俯臥的方向看過去一眼，媚媚也沉得住氣，同樣的仍以那種姿勢俯臥鋪頭，動也不動一下。

梁宏川轉過目光，又盯注了戰飛羽一會，然後，再度檢查了戰飛羽前後左右一遍，陰毒的面孔上浮着一片陰毒的冷笑，他道：「姓戰的，我已警告過你，不要想出什麼歪點子，我不像祝義全那樣磨蹭，只要稍微有點不對，我就會毫不猶豫的向你下手，叫你生死兩難。」

戰飛羽喑啞的道：「沒有人攔着你，梁宏川，我更不把你的脅迫放在心上。」

梁宏川惡狠狠的道：「現在，我且讓你逍遙一會，再等片刻，你就要給我一個確定的答覆——要不要指引我在那藏寶之處去，或者，肯不肯交出那幅藏寶圖來，我再說一遍，這答覆關係着你切身的利害，你要多琢磨了。」

戰飛羽冷冷的道：「不須多等，我不會答應你的，眼前我是這樣決定，等一會，等一天，等一月，甚至等一年，等十年，等這一生，我都是這個答覆。」

嘿嘿笑了，梁宏川道：「我認為你還是想清楚了之後再決定是否咬牙硬挺下去不遲，我不管你最後的回答是什麼？我仍給予你這一段斟酌的時間，姓戰的，可要三思啊……」

戰飛羽默然不響。

走近一步，梁宏川又道：「其實，你也該想通點，你人一死，這些財寶豈非永遠埋在地下與草木同腐了，這該多可惜！多窩囊！不但你得不到，我得不到，姓辛的那小兔崽子更撈不着邊，與其大家沒有份，何不爽快點拿出來，讓我沾沾葷腥，享受享受？」

戰飛羽緩緩的道：「像你這種人，有了財富之後，便將更為增長你的兇燄，助長你為非做歹的氣勢。你在眼前，已經是罪大惡極了，待你發了横財，恐怕就越加荼毒天下，令千萬生靈塗炭了。」

梁宏川大吼道：「放你的屁！」

戰飛羽毫無表情的道：「而且，這筆財富，不屬於我，更不能屬於你，只屬於辛家的那個孤兒；我負了保管之責，便有義務將它傳交到這孤兒的手中，如果我無能代管，也斷不能讓它流入外人之手，尤其不能讓你攫取，我寧肯這筆財富永遠不見天日！」

氣得雙目血紅，握拳透掌，梁宏川切齒道：「我不理你胡說八道些什麼，我只在最後告訴你幾句話——再給你半個時辰的餘暇攷慮，屆時，你僅回答一個字便行，『是』與『否』，然後，你就會知道這一個字的分別，對你的影响將是多麼巨大。」

戰飛羽血污青紫的面龐歪扭了一下，雙目睜得似要眦裂。

冷笑一聲，梁宏川又開始了他那令人忐忑不寧的蹀躞。

表面上仍是沉靜又木然的，然而，戰飛羽的內心却異常焦急緊張，他的視綫望向屋頂，但實則却謹愼的注意着梁宏川的動作，他藉梁宏川轉身或側迴的短促空隙裏，蠕動脚踝與腿部的肌肉，在極其細微的移挪下，將壓掩着的那柄小劍推動向自己的臀下。

這是一種十分艱辛又十分危險的連串工作，他努力嚐試，且謹愼施為，緩慢的，却接續不停的做，他很累，很倦，但他却專注不懈。

終於，在梁宏川的一次迴轉瞬息，戰飛羽已經利用大腿部份的肌肉推移，將業已挪至臀側的小劍

蹭向背後，並以反綁的手掌執住。

綑綁着他雙手手腕的，是十幾圈細韌的熟牛皮索與五六股合絞的銅絲，牛皮索容易切斷，但合股的銅絲却相當的難以割開。

戰飛羽却顧不了這些困難，因為他相信「功力深，鐵杵磨成針」這句話，他必須要克服這些困難，同時，這也是他唯一的機會。

反綁的手，倒執着小劍割切腕上的束縛，是異常辛苦的一件工作，因為肌肉骨骼的扭曲和運力的不易，進行起來頗為吃累，更重要的却是要不露形跡，這就又增加困難的程度了。

多少年來出生入死，在險惡的環境中打滾，多少次經歷的驚濤駭浪，血雨腥風，已把戰飛羽淬練得强硬如鋼，冷靜無比，他早已學會如何在絕境中求生，在劣勢下自保，他已具有許多人所沒有的定力，在任何不利的形態下，他都可以不慌不亂，於危殆中做細密的思攷，在瞬息間奪取制勝的機會。

現在，他仍然如此。

小劍相當的鋒利，它握在戰飛羽的手掌上，慢慢的切，緩緩的割，吃力的「鋸」。

於是，皮索一圈圈的斷了，鬆散下來……

於是，合股的銅絲也開始一股一股被鋸裂……

當汗珠沁出在戰飛羽額頭與鼻端的時候，他已經將手腕上，臂肘上所有的綑綁物完全割斷，而從表面看去，他甚至連雙肩的蠕動都很少有，他的謹愼與辛苦，業已獲得了代價。

梁宏川絲毫沒有發覺異狀，仍在那裏煩躁的走來走去，仍然不時向戰飛羽仔細觀察，作他自己認為已算是嚴密的監視了。

綑綁着戰飛羽兩脚兩腿的，除了細牛皮索之外，只有上中下三匝銅絲，現在，戰飛羽暗裏估量着，他在削斷牛皮索之後，於梁宏川撲上來之前，他能有多少時間用來切斷這分別纏縛於脚踝，膝頭，大腿處的三匝銅絲。

當然，他希望能夠完全解除這三處合股銅絲的束縛，但他也攷慮到沒有充分的空隙讓他如願，於是，他決定在緊急之中，如果不能解除這三匝銅絲的束縛，至少，他須要由下而上——自脚踝處開始，先弄斷一兩匝才行。

現在，戰飛羽攷慮到的，就是他體力問題了。

曾經刺傷他後腰的那柄「柳葉飛刀」，當時透入肌肉並不深，尚未波及內腑腸臟，但刀上蘊有的毒性，却給他吃了很大的苦楚，祝義全與梁宏川等人，雖曾延醫替他治過，但只是治標的止血敷藥，不使傷處更形惡化而已，並沒有為他做驅毒散毒的根本診治，身上其他各處的創傷，情形亦然如是。

經過這一陣時間上的延宕，那侵入他體內的毒性，已經沒有先時那樣劇烈了，他已不再感到有多大的暈眩，痳痺，和視綫迷朦，但是，他却覺得另有一種疲乏，倦怠，全身寒冷及呼吸滯重的反應，他知道，這並非表示毒性已經輕散，相反的，那刀上的毒性，業已慢慢浸擴入他身體其他部份中了。

苟巧那「柳葉飛刀」上的毒性是比較緩和的一種，可是，戰飛羽所具有的醫術經驗告訴他——毒性緩和的毒，排除起來便更為困難，它會附侵在人體內的各項器官中，慢慢的腐蝕，慢慢的侵害，其險惡性絕不比劇毒稍差，唯一的分別，只是一種立可奪命，一種在長久的折磨之後才喪命罷了。

胸口處的一擊，未曾砸斷他的肋骨，但却震傷了他的內腑，祝義全這一鍊子鎚，是存心不要他的命，否則，設若當時祝義全狠力施為，他如今能不能續下這口氣來都大有問題。

主要對他行動牽扯的創傷便是這兩處，其他如肩頭與小腿等處的傷勢，痛是痛，却不致發生什麼太大的不良影响。

戰飛羽默默運聚功力，他感到相當的困難，那一股丹田之氣，總像是一團滑溜溜的玻璃球，一緊便滑開去。

但他却不氣餒，一次又一次嚐試着。

他的身體十分孱弱，力量不容易發揮出多少，尤其那股子深沉的倦怠乏累之感，更是他如今最大的憂慮，但他却不顧一切了，他非拚上一拚不可。

靜靜的調息，緩緩的運力，戰飛羽的呼吸也較為急迫了。

梁宏川「呸」的朝地下吐一口痰，他來到戰飛羽身前幾步處站定，瞪着這個在他看來不啻是「寶庫」的俘虜，他大聲道：「怎麼樣？」

戰飛羽垂目觀鼻，低沉的說道：「什麼『怎麼樣』？」

大吼一聲，梁宏川厲聲道：「先前說的那件事，我最後問你一次，你答應不答應？」

戰飛羽咬咬牙道：「梁宏川，你未免貪狠得過頭了。」

梁宏川咆哮道：「少囉嗦，我只須你回答我行或不行，我告訴你，在你來說，也是最後一次回答機會了，我已下定決心，斷不容你再拖延下去。」

戰飛羽眼神一硬，形色凛然，他正要開口，鋪頭上，那麼突然的——媚媚驀的尖聲呻吟起來，顫抖的號叫聲，直令人毛髮悚然。

本能的，梁宏川迅速側身望了過去，一邊又驚又怒的厲聲叱道：「妳這臭婊子，在嚎妳娘那門子喪？」

他的叱喝聲尚留着一個尾韻，已猛的覺得有什

麼不對，目光急廻之下，却駭然瞥及戰飛羽已用手中一柄小劍挑斷了腿脚上的牛皮索，正在雙手使力，割鋸足踝上那道絞股銅絲。

這一驚，幾乎令梁宏川嚇得閉過氣去，他悶哼半聲。根本已沒有時間思想問題，便凸瞪着雙眼，像頭猛虎般的撲向了戰飛羽。

此刻，戰飛羽尚未及割斷脚踝上第一匝銅絲。

通鋪上，一直看似氣息奄奄的媚媚，在這一剎那間，却令人不可思議的猝然彈起，又疾又快，整個人頭前脚後的一下子撞到梁宏川身上。

在驚恐交加中的梁宏川，冷不防及媚媚尚有這麼一手，慌亂之下，竟被媚媚一頭撞出去好幾步，媚媚的身子摔落地下，而梁宏川也差一點摔了個四仰八叉。

狹路寃家鬼刺客

戰飛羽借着這短促的空隙，已經割斷了第一匝脚踝上的絞股銅絲，他又緊接着奮力割切綑連着兩個膝頭上的第二匝絞股銅絲。

一面捂着胸口連連喘息，梁宏川邊瞋目切齒的嘶聲狂叫：「來人哪……你們趕快過來，放倒這一對狗男女。」

吼叫着，他自己已悍不畏死的首先衝了過去，在他奔刺的瞬息裏，雙手上已各執有一柄長只尺許，寒光閃泛的「龍舌鏈」。

跌仆地下的媚媚，似已傾盡了她最大的力量，她伏在那裏，整個身軀痙攣個不停，却連挪動一下的餘勁也沒有了，就似完全癱瘓了一樣。

梁宏川的身法十分快捷，他甚至來不及對付媚媚，便越過媚媚身上，直往戰飛羽衝來，房間裏的那一頭，原本側臥在通鋪上裝熊的那八名大漢，亦已紛紛手抄傢伙，又是慌亂，又是迷惘的一窩蜂湧向那邊。

背靠牆壁，拱起雙膝狠命割切着縛膝銅絲的戰飛羽，一直連眼皮都沒抬一下，就好像他根本沒有看見這一切的變化一樣，只是專心一意的在切割着雙膝的事物，直到梁宏川的身影來到跟前，「龍舌鏈」的冷芒兜頭摔落的一剎前，他才「呼」聲長身而起，雙掌有如兩溜青白的電閃，劈面削到梁宏川頭頂。

怪叫一聲，梁宏川拚命蹲斜，大翻臂，左手鏈暴撅敵人前胸，右手鏈却在一顫之下，劃向戰飛羽的咽喉。

戰飛羽雙臂猛展，人已「呼」的旋到梁宏川身側，他揮展的雙臂上揚，却在上揚的同時，幻化成一片狂勁的力道，洩罩至梁宏川四週。

「龍舌鏈」的冷光流燦，梁宏川竭力回招自保，激蕩的，無形的罡力在捲合中猛然抬起了梁宏川的身體，他方待掙扎着落地，斜刺裏，一掌倏現，將他打得橫撞上牆，重重彈回來，摔個大馬爬。

就在這時，三把鬼頭刀狠狠的向戰飛羽砍來。

併膝一跳，戰飛羽脚底下就像按了彈簧似的，筆直拔起九尺，而只見他身形才起，却已到了那三位揮刀朋友的背後，戰飛羽頭也不回，袍袖倒翻，看不見他的掌影，那三個連轉身收勢都沒來得及的朋友，業已齊齊狂叫着跌滾成一堆，三個人全大張着嘴巴，就好像在比賽誰吐的血多一樣，噴了滿地赤紅。

兩個大漢躍至媚媚旁邊，兩柄森森的鬼頭刀猛向媚媚身上扎下。

那柄小劍就在這時出了手——戰飛羽是拋臂揮擲，精芒一閃，小劍暴插入一名漢子喉中，那名漢子被這突來的痛苦刺激得往前猛一彎腰，於是，他伙伴的那一刀，便狠狠的透進了他的背脊，這倒霉的漢子悶嗥了一聲，又往後猛仰，他手中的傢伙，却正好穿進了他那伙計的小腹。

格鬥多了，拚戰熟了，便對於力道的慣性反應具有心得，能以揣摸得出在某種情勢下，會發生某些必然的連貫作用——好比在斗室擲球，一個會家能熟知這球擲出之後，所用的力量，球着點的角度，將使這球反彈回那一個位置，又在反彈回來之後，滾向那個方向，滾出多遠；又像劈柴，久浸此道的人，有把握一斧下去，可以把柴薪劈裂到什麼程度，無論是豁開兩半，劈裂部份，或是叫它稍稍相連，全能隨心所欲；戰飛羽即是如此，他在出招使力的經驗上，業已把握住其中竅要，想怎麼打，怎麼吐勁，怎麼引起敵對者慣性的串連，他全能料及，並且運用得恰到好處。

眼前這兩位漢子的自相殘殺，他們的每一個動作，皆符戰飛羽的原意，戰飛羽在擲射小劍的一剎，已經替那兩個人預先擬成這樣的姿態和結果了。

剩下的三名漢子見狀之下，那裏還敢再往上湊？三個人驚叫如泣，像吃了同心丸似的，齊齊翻身便往房門外拔足飛逃。

戰飛羽脚尖沾地，咬牙切齒，袍袖廻旋中，一波波，勁力如削，割破空氣，發出「嗤嗤嗤」的聲響，像一把把看不見的利刃一樣，在破空聲裏，將那三名奔至門口的漢子斬得騰騰翻跌，血噴如雨。

「弓幻矢」的掌上絕技。

突然間，先前跌在地下，撞得七葷八素的梁宏川，一聲不響的拔空躍起，衝破屋頂，在一片「嘩啦啦」的瓦脊迸碎聲中冒出屋外。

身軀半側，戰飛羽雙掌飛旋，又是連串的如刃勁力凌空劈出，頓時只見瓦揚屑濺，梁宏川的吼叫聲隨同一蓬鮮血洒下，跟着傳來他身體在屋面上的滾動聲，壓擠聲，在一次窒悶的喝喊後，却又一切寂然了。

於是，戰飛羽身子一挺，猛而抽搐了一下，頹然坐倒。

房中，又已恢復了那種寂靜，那種僵冷寂靜。

過了好一會。

伏臥地下的媚媚輕輕蠕動着，她呻吟了幾聲，異常艱辛的仰起頭來，一雙枯澀失神的眼睛，那樣痛苦的望向了坐在她前面不遠的戰飛羽。

戰飛羽坐在那裏，粗濁的喘息着。滿頭滿臉的汗水，合着血污往下淌，將他那原本蒼白的面龐印上了一條又一條淡淡的暗紅的痕跡，他的身上，更是一大灘一大灘灑灑的紫褐漬圈透出——那是血，戰飛羽舊有傷口併裂之後所沁出來的血。

媚媚那張憔悴扭曲的臉容上，浮現了一抹又是欣慰，又是痛楚的表情，她蹙着氣，十分吃力的開了口，語聲却恁般低啞：「戰……戰……大哥……你……還……安好……嗎？」

喘息中，戰飛羽睜開了那雙血絲密佈的眼睛，他掙扎着道：「尚……挺……得……住。」

垂下頭，又緩緩抬起，媚媚辛酸中包含着無限愧疚的道：「多……謝你……救了……我，戰……大……哥，我……對……不起……你！」

戰飛羽深深呼吸，艱澀的道：「彼此……若非妳……我……也怕……脫……不了……身。」

媚媚竭力提氣道：「戰……大哥，第一件……事，我……求……你……寬恕……我……」

戰飛羽沙啞的道：「過去……的，就……過去了，不必……再提……」

媚媚抽搐一下道：「你……不再……對我記……恨？」

搖搖頭，戰飛羽道：「恩怨……了了……妳已不欠……不欠我什麼……」

媚媚激動又感恩的道：「謝謝你的寬宏……戰大哥……謝謝。」

哮咳了幾聲，戰飛羽胸口起伏甚劇的道：「無須……客氣。」

兩個人又靜了下來，他們各自在調息着體內那股翻騰的血氣，良久，才算多少休歇過來，畧畧恢復了一些精神體力。

於是，四目相對，兩人的瞳仁中，全帶着一股善意的，親切的微笑，在這互視的須臾間，彼此便全已獲得了瞭解，也得到了恕宥。

媚媚先開了口：「戰大哥……你的傷勢很重，須要趕快設法醫治才是。」

戰飛羽道：「妳的傷也不輕。」

淒然笑笑，媚媚道：「我怕熬不過今天……」

戰飛羽低沉的道：「不要這樣想，妳的傷是由我造成的，我十分清楚妳負傷的程度，我並沒有切開妳的腹膜，損及妳內臟，尚不到致命的地步，妳如今所以會這般痛苦孱弱，主要是流血過多，加以傷口未獲妥善治療，可能已經發炎化膿了……」

媚媚湧起一線希望，她祈望的道：「你是說——戰大哥，我不一定會死？」

戰飛羽肯定的道：「如果妳能及時得到醫治，便一定不會死亡，我可以保證這一點……」

媚媚有些憂慮的道：「你不是在安慰我吧？」

戰飛羽坦誠的說道：「相信我，我說的全是眞話。」

媚媚輕柔的道：「戰大哥，你懂醫術？」

戰飛羽道：「知道些，當然還不如專業大夫精到。」

雙眸中有着瑩瑩的淚光，媚媚傷感的道：「你是個好人，戰大哥……江湖上混了這麼些年月，我慚愧自己仍不能認清忠奸善惡，仍不能知人辯人……我總以為自己的道行已經夠深了，不會吃虧上當，但事實證明，我還差得遠。」

戰飛羽緩緩的道：「媚媚，妳不介意我說幾句話。」

媚媚摯誠道：「當然不，尚望大哥指教呢。」

戰飛羽平靜的道：「在今日此事發生之前，妳同這些黑心黑肝的『代執役』一樣，俱不皆屬善類，但這事發生過後，妳能否豁然大悟，痛改前非，變成一個有血性的女幗國？」

媚媚羞愧的，却堅定的道：「戰大哥，今天之後，我若能慶生還，已是再世為人……我向你起誓，我必定退出『代執役』這一行道，並永遠摒棄這一類人。」

戰飛羽沉沉一笑，道：「很好，若能如此，也不枉我拚這一場……」

媚媚直率的道：「戰大哥……希望以後我能交個朋友，江湖道太混雜，太邪惡，我需要一位能以時時指我引我，渡化我的人，假如還有以後的話，你答應嗎？」

戰飛羽道：「若承不棄，自願結納。」

媚媚欣喜道：「戰大哥太客氣了。」

說到這裏，她的面龐突然又扭曲了一下，痛得直在吸氣。

戰飛羽關切的問：「又痛啦？」

點點頭，媚媚咬牙忍痛：「不怕大哥笑我……

我有點受不住了……」

戰飛羽鎮靜的道：「別焦急，我這就設法扶妳離開此地，延醫診治，要是附近找不着郎中，只要有藥材舖，我也可以勉強濫竽充數，為妳療傷。」

媚媚額頭上已見了汗珠，她却尚在替戰飛羽担心，道：「那……戰大哥，你自己的傷……自己能治嗎？」

笑得有點苦，戰飛羽道：「試試看吧，我沒有把握。」

媚媚噓着氣道：「這怎麼辦呢？……如果我們能撐到『十數岩石』……我就有法子找到最好的大夫來為我們療傷……但……眼前……怕是難撐到那時了……」

戰飛羽道：「離開這裏我們再想法子，我也有朋友可以替我們治傷，我那朋友妳也知道，就是『九天回命』曲少英……」

慘白血污的臉蛋不禁泛了一抹暗赧，媚媚吶吶的說道：「曲先生……一定恨死我了……」

戰飛羽低啞的道：「少英為人淡泊，胸襟開濶，比我更能原諒別人，妳放心吧。」

媚媚的身子又痙攣了幾次，她抖着聲音道：「我們……走吧。」

極其緩慢小心的，戰飛羽站了起來，他微微喘吁着道：「妳……還走得動麼？」

媚媚嚥了口唾液，苦澀蹣跚的走上前來，戰飛羽像在擧着一樣千斤之物般那麼吃力的扶起了媚媚，媚媚掙扎着站穩，痛得她乾裂的嘴唇都泛了白：「謝……謝……」

戰飛羽有些悲憫的搖搖頭，因為，媚媚口中這個「謝謝」的「謝」字，竟已顫抖得不成音了。

扶着媚媚走到房門口，戰飛羽又來到了通鋪之傍，伸手勾起了一口羊皮水囊，拔開塞子，湊到媚媚嘴邊，同時溫和的道：「喝點水吧，但記住慢慢的喝，緩緩的嚥，千萬別嗆着了……」

媚媚感激的點着頭，輕輕的就着水囊吸吮，直到她喝够了，方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連唇的水漬也不抹，滿足地道：「好舒服……這些清水喝下去，像是把疼痛都減輕了，精神也振奮了不少……」

戰飛羽道：「妳失血太多，五內自然焦渴如焚，有水滋潤，便將痛苦消散了些……」

媚媚又痛恨的道：「那些人眞不是人，他們居然瞧見我焦渴欲死，却連半滴水也不給我……莫說是同伙，是搭檔，就算是一條狗要渴死了，也不能袖手不管呀！」

戰飛羽安詳的道：「所以，我早就認定那是一羣禽獸。」

咬咬牙，媚媚道：「我眞瞎了眼，迷了心，竟會和這般人攪在一起，蛇鼠一窩，同流合污……」

戰飛羽深沉的道：「他們要妳死，只有一個目的——併吞妳的利潤而已。」

媚媚嘆了口氣：「我已想通了，什麼也不要了，如果還能再有個開始，我便會事先聲明，完全把花紅送給他們，讓他們自己去爭奪，去搶鬥……」

戰飛羽的臉容，在暈暗的燈光下散發着一片世故的，智慧的光彩，他道：「如果還能重新開始，我相信妳根本連來都不會來了。」

赧然垂首，媚媚道：「可不是……」

於是，戰飛羽攙扶着媚媚往外走：「我們離開吧！梁宏川再去招了幫手來，我恐怕就擋不住第二陣了。」

荒村僻野中，是那種濃稠得化不開的黑暗，遠近浮漾着淡淡的霧氲，除了他們方才出來的那片陋店中尚閃眨着一兩點鬼眼似的燈火外，其他地方，全是一片漆黑，一片沉沉的漆黑。

偶而，有幾聲狗吠，聲調或是悠長，或是急促，但却有着一樣的意味——淒厲。

兩人默默的在黑暗中行走，他們的步履都很沉重，都很蹣跚，而且，還帶着踉蹌。

他們選擇的方向不是官道，也不是順道而去的另一個集鎮，他們朝荒落的地裏走，目標是十里外的另一個村子。

戰飛羽知道那地方，他曾去過，他曉得那村子裏有位郎中，也有一家藥材舖。

脚下是高低不平的地面，凹凸起伏，時有坑硬，走起來一步軟一步硬的，異常吃力，尤其在這兩個負有重創的人來說，更有種不勝跋踄的苦楚。

媚媚幾乎把自己身體的重量，完全倚到戰飛羽的肩臂上，她却不是有意要表現她的嬌弱，因為，事實上她的確難以支持，脚步的移動間，胸腹處的傷口便幾乎要撕裂開來，那等炙熱的，張縮的痛，已令她的肝腸都要扭絞成一團了。

戰飛羽沉默着，强行壓制本身的痛苦，盡量提起那一股幾近衰竭的力量，他咬着牙，屏着氣，扶持着另一個在命運上與他相連的身子，艱辛的向黑暗的前程摸索，不，是掙扎。

喘吁着，媚媚的聲音像自齒縫中透出來：「眞恨……」

戰飛羽透了口氣：「什麼事？」

媚媚喘着道：「那梁宏川……你差一點……沒殺了他。」

戰飛羽搖搖頭，晦澀的道：「不錯，差一點……我的體力太衰弱了，否則，他是必無倖理的。」

媚媚舐了舐她乾裂的嘴唇，道：「我自認……

已不算什麼好人……可是……比起他們……簡直小巫見大……大巫……姓梁的……那等壞那等邪法……眞是挑着燈……燈籠也找不到另一個來……」

戰飛羽道：「他是個從上到下，由裏而外，要爛透頂的壞胚子。」

乾咳着笑了一聲，媚媚道：「這人……本事不大……心機却深……只是深得陰毒……」

戰飛羽感喟的道：「否則，他憑什麼在『代執役』這一行中撈？」

媚媚抖了抖道：「表面上可看……不出來。」

戰飛羽的脚步緩緩移動着，沉沉的道：「所以……老古人很早就已留下兩句話，『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口面不知心』……」

媚媚猶有餘悸的道：「那祝義全……更是個反臉無情……絕信絕義的畜生。」

戰飛羽道：「姓祝的已經自食惡果，他搬什麼，便收什麼……他對人對事寡情冷血至此，也自有人對他如此……原本，祝義全，梁宏川這一伙，便是禽獸一窩……誰也不比誰强，通通都該遭天打雷劈。」

媚媚的身子歪了歪，更攀緊了戰飛羽的手臂，她道：「回想一下……眞可怕……江湖道實在是個陷人坑……」

戰飛羽低沉的道：「幸虧公維，荀巧……陳冥這幾個人早死了……否則，只怕場面會更熱鬧，也就更血腥了，物以類聚，這句話永不會有錯。」

有些寒意的顫了顫，媚媚的聲音抖了抖的道：「恍若一夢……却是場惡夢。」

鼻端裏飄漾着媚媚髮際領端的那股子幽香，也滲合着媚媚身上血腥的氣味，戰飛羽輕輕的把肩頭聳移了一下，十分平靜的道：「妳夢醒得早，總還算不幸中的大幸。」

艱辛的跨越一步窪地，媚媚苦笑道：「還得感謝……你這醐醍……灌頂的人……」

戰飛羽扶着媚媚走快了點，邊道：「不須客氣，我也蒙妳之益匪淺。」

嚥了口唾沫，媚媚剛想開口，黑沉沉的荒野前頭，已驀的有條人影凌空一個跟斗翻躍站住，那人雙手插腰，一副「泰山石敢當」的跋扈架勢。

這突來的變化，不由媚媚猛的一驚，脫口低叫：「有人。」

戰飛羽鎮定的停下脚步，目注前面那攔路叉腰的不速之客，沉默着沒有出聲。

緊張和驚恐，使得媚媚全身顫索起來，也因而扯引了傷處，痛得她微微彎下了腰，呻吟着道：「戰大哥……只怕……不好了……」

戰飛羽冷硬的道：「不用驚慌，媚媚，至多一搏生死而已。」

於是，在他們身後，有一個刺耳的沙啞聲便接着響起：「說得是，至多也就一搏生死而已。」

惶悚的，媚媚匆忙回頭瞧去——就在他們身後兩丈不到之處，也同樣站着一條人影，黑暗裏，看不眞切那人的面孔形態，但是，却可隱約的看出那是個瘦削畧高的身材，而且，帶着一股無形的懾迫氣息……

屏着氣，媚媚悄悄的道：「後面有一個……」

戰飛羽靜靜的道：「我曉得。」

這時，攔在前頭的那個彪形大漢，突然桀桀怪笑起來，他狂妄的，狠厲的道：「姓戰的，你還記得我麼？」

戰飛羽一聽這聲音，立即明白了來人是誰，而同時，他的一顆心懸吊起來，這個人既然胆敢捲土重來，那麼，伴隨他的，也一定是他强硬靠山了！

那彪形大漢，是「大紅雲」凌剛。

然則，不用推敲，後頭的瘦削人物，便必是凌剛的搭檔——「鬼刺客」戈凉無疑了……。

戰飛羽緩緩的道：「凌剛，是你？」

媚媚不禁怔了怔，她迷惑的道：「怎麼？這不是梁宏川的同路人？」

戰飛羽道：「不是。」

媚媚若有所思，她慢慢的道：「我還以為是梁宏川那一伙……戰大哥……你剛才叫他什麼？」

戰飛羽道：「凌剛。」

在嘴裏反覆念着這個名字，媚媚突然道：「大紅雲凌剛？」

戰飛羽並不意外的道：「我也認為妳應該知道此人——你與他們都屬於『代執役』這一行。」

媚媚不想說什麼，對面，凌剛已粗暴的叫了起來：「姓戰的，你和那賤人嘀咕些什麼？老子不管你們是什麼關係，今晚上便通通送你們的終，叫你們做一雙同命鴛鴦！」

戰飛羽沙啞的道：「不要想得太容易，凌剛，記住你身上的傷還在作痛，這該多少給你一點警惕的回憶吧？」

凌剛又羞又怒的吆喝：「老子不聽你賣弄嘴皮子，姓戰的，老子只須把舊賬同你結清了連本帶利，眼下便要你一併償還！」

戰飛羽深沉的道：「我在等着。」

迫近幾步，凌剛火暴的吼叱着：「這一遭，姓戰的，我看你尙再有什麼『皮調』？你要多管閒事，搗散了我的買賣，你就得付出代價，血淋淋的代價？」

冷冷的，戰飛羽說道：「凌剛，我是受唬的角

色？」

後頭，那瘦削的人物，開口道：「不錯，你不是受唬的角色！」

說着話，那人微微一閃，只是微微一閃，業已有如鬼魅般那麼輕飄飄像浮在空氣中一樣來到了他們面前七步之處。

於是，現在可以大畧看清楚那人的容貌了。

那是個四旬左右的中年，滿頭黑髮披拂下來，齊額以一條寸許寬的白帶子勒緊，他雙眉濃豎如刀，雙目深陷，眼瞳中閃映着一股寒森森的，澄澈的，冷酷又堅定的光芒，端挺的鼻樑下是一張唇角下垂的嘴，一道疤痕，便自嘴角斜向耳際，紅褐色的痕印，宛如一條隱在皮肉下的小蚯蚓！

驀的，媚媚一機伶：「『鬼刺客』戈凉！」

戰飛羽沉沉的道：「你該早知道的，戈凉與凌剛是搭檔。」

臉色慘灰，媚媚不由自主的痙攣着：「是的……我該早點記起來……凌剛出現，他身邊人的便必是戈凉……戰大哥，只是眼前，便又凝聚了一片血腥，一片黑霧……」

戰飛羽徐緩的道：「總要掙扎，媚媚。」

雙瞳中閃着冷森的光彩，戈凉是那樣深沉的望着戰飛羽，又凝視着媚媚片刻，然後，他話氣裏有些微微的訝異。

「戰飛羽，你和葉媚有舊！」

葉媚，是媚媚的本名，因爲她在江湖上闖蕩，一直稱爲媚媚，所以她的本名反而不受人注意了，戈凉也認識她，顯然，雙方以前見過面。

戰飛羽道：「我和媚媚只是在先前不久方才化敵爲友。」

「難怪，照我所知，你一向是與『代執役』這一行中的朋友反爲敵，你能對媚媚另眼相看，接納爲友，倒也眞不簡單了……」

戰飛羽道：「一個人總有天良發現，認眞正邪的時候，否則，執迷不悟，便是不可救藥了。」

凌剛大吼：「娘的皮，戰飛羽你休要指着和尚罵禿驢，你當我們聽不出來？」

靜靜的望着凌剛，戰飛羽道：「我是這個意思，但我不須『影射』什麼，我自來是直言無忌！」

凌剛咆哮道：「你不用賣狂，姓戰的，你狂不多時了！」

擺擺手，戈凉安詳的道：「戰飛羽，我想，我們的來意你一定明白？」

戰飛羽頷首道：「非常明白。」

戈凉的眼神一硬，道：「那麼，接下來的，便是了斷了！」

戰飛羽沉穩的道：「看來是如此的了。」

吼叫一聲，凌剛道：「老子今夜必要將你活拆八塊！」

看了凌剛一眼，戰飛羽淡淡的說道：「如果你不是喜歡這樣大呼小叫，凌剛，你的虧便會吃的少些！」

凌剛聞言之下，立時暴吼如雷，口沫四射的厲喊道：「狗娘養的戰飛羽，你竟敢嘲笑我！你是他娘的壽星公吃砒霜——嫌命長了？」

阻住了叫囂中的凌剛，戈凉意味深長的道：「伙計，人家說得不錯，你的確太過魯莽毛躁了些，這是眞話，凡人聽到眞話，十有八九，總是不太順耳的！在動手搏命之前，何須動眞餙形？談談笑笑，不也一樣可以奪魂濺血！」

凌剛悻悻的道：「老大，這姓戰的太狂了，你也看得清楚，他簡直不把我們放在眼裏。」

戈凉平靜的道：「這才是老經驗，是高手，不動如山，侵掠如火，心定氣沉，目明手疾，往往便可在敵對者的激蕩中尋隙而進，獲至奇襲之果。」

凌剛咬牙道：「不管他是怎麼回事，老大，今天我們都不能放過他！」

笑笑，戈凉道：「當然，我們是爲了什麼而來的？」

說着，他又面對媚媚道：「葉媚，眼前，是我同戰飛羽之間的事，妳不必淌這渾水，請妳站到一邊，沒有人會損傷妳分毫，現在請。」

媚媚急切道：「戈老大，請你聽我說——。」

不待媚媚說完，凌剛已厲聲道：「妳站開，葉媚，否則連妳也一起算上，到時可別怪我兄弟不念同行之誼！」

媚媚聲音暗啞又激動的道：「戈老大，戰飛羽戰大哥是一位講道義，重言諾的摯誠君子，你豈可在他瀕危之際落井下石？這樣趁火打刦的作風未免有欠光明！」

勃然大怒，凌剛吼了起來：「他娘的，葉媚，妳也是和我們吃的同一碗飯，走的同一條路，却居然胳膊彎子往外拗，帮着外人說起話來了？妳可是想——」

打斷了凌剛的話，戈凉凛然道：「慢着——葉媚，妳方才講什麼！戰飛羽何謂『瀕危』？我們又怎能算是『落井下石』！妳在『代執役』這一行中，亦非雛兒，當然知我戈凉自來講究光明磊落，决不做那種陰毒卑劣的齷齪事！」

戰飛羽平靜的接口說道：「戈凉，只要你認爲須要現在了斷，我戰飛羽便絕對奉陪，其他因素，你都無庸攷慮；我們彼此之間，爭的是勝負，不是道理。」

昂然的一笑，戈凉道：「戰飛羽，不錯，我戈凉是純粹的黑道中人，是變相的執刑者，是舐刀頭血，撈血腥錢的殺手，但是，我却憑的是義氣，講的是忠信，論的是善惡，我正大光明的做事，不陰祟害人，不昧着心肝坑人，不糟塌那不該糟塌的人；多少年來，我領過大筆的賞額，擒交過無數的『肉票』，也動手宰殺過甚多的敵對者，我雙手鮮血淋漓，但是，我却可以斷言，此中决無一個眞正的善良，我也未曾誅戮過任何一個好人，無論間接直接，全沒有！」

戰飛羽所知道的戈凉並不多，而且，全屬浮面的傳聞，他所曉得的「鬼刺客」，乃是個來去如風，動作似電，神出鬼沒而又毒手辣心的黑道強者，他聽說過人家對戈凉的形容，說戈凉武功精絕，悍野狠厲，是個最難纏的「代執役」，但是，他却並不十分清楚這位「鬼刺客」的爲人心性如何，現在，戈凉這樣一說，戰飛羽不禁頗覺意外，因爲他想不到，「代執役」這一行道中，居然尚有此等的人物存在！彷彿能看透人們的肺腑，戈凉又深沉接着道：「戰飛羽，你奇怪我們這個爛圈子裏尚有我這種人物，納罕在『代執役』此行的一貫貪婪，酷厲，勾心鬥角，不仁不義的傳統作風下，我猶能維護這樣的思想，嗯？」

戰飛羽坦然的道：「不錯。」

戈凉的面孔上有一片湛然的光彩，他清晰又緩慢的道：「其實，這無足爲奇，也無足爲怪，污泥之中，仍有白蓮不染，勾欄院裏，亦一樣有三貞九烈的婦女，在圈子裏混生活的人，並不一定就會完全受到環境的感染而同流合污；我在『代執役』這一行道中，一向貫澈我自己的主張，施行我自訂的法則，我不能兼善天下，便只有獨善其身，我素有狠毒之名，但是，我拿的却是乾淨錢，做的更是乾淨事，我仰不愧天，俯不怍地！」

一側媚媚悄聲道：「戰大哥，戈凉說的話一點不假，他的確就是這樣的人……」

戰飛羽迷惑的道：「在你們這一行中，會有這樣的人？」

嘆了口氣，媚媚道：「算來算去，也就只有戈凉是如此的了……包括他的搭檔凌剛在內，都還沾不上邊，比起戈凉，在做人的道理上說，我們皆難望其項背……」

戰飛羽凝視着戈凉，感觸奇異的道：「眞沒有想到，我竟尚能遇上似你這樣的一個『代執役』，戈凉，你令我驚異了，我原未指望在尊業之內發現閣下此等的朋友英士！」

戈凉平靜的道：「談不上這些，我只是憑着良心做不害天理的事！」

此刻，凌剛急躁的道：「老大，還等什麼，我們上吧。」

搖搖頭，戈凉道：「遲早會上，你急什麼？我要把話問清楚！」

凌剛粗魯的道：「老大，還問個什麼名堂呢？姓戰的是我們要找的正主兒，現在人就在這裏，眼下不放倒他更待何時！光景不早了哇……」

橫了凌剛一眼，戈凉重重的道：「聽你的還是聽我的？我半世清名，二十年氣節，你要我不明不白的毀掉麼？」

於是凌剛縮回腦袋，悶不吭聲了。

戈凉踏近一步問媚媚：「葉媚，請回答我方才的話，戰飛羽現下有什麼碍難？有什麼問題？」

媚媚提着氣，迅速的道：「戰大哥身受重傷，體內蘊毒，且剛剛脫力過甚，血浸重衣，舊有的傷口全已迸裂，在此等情景之下，戈老大你向戰大哥挑戰，豈不是背上一個『乘人於危』的罵名！」

怔了怔，戈凉道：「此言當眞！」

媚媚急切的道：「人在這裏，戈老大何不自行查看？這是假得了的事情嗎？」

戈凉一聲不响，猛的抖亮了火摺子，在青紅的火光搖幌裏，他僅須幾眼，便看了個清楚明白，套回火摺子，他不禁沉重的道：「不錯，戰飛羽，你傷得太重，眼前你尚能支撐不倒，我已經認爲近似奇蹟了；而且，葉媚似也同樣受創不輕……」

凌剛嚷了起來：「老大，我們還不動手？這正是機會呀！」

戈凉怒斥道：「混帳，你簡直是迷糊，可卑，『代執殺』這一行的人叫外頭垢病指責，便全是因你這種齷齪觀念所使然，你不要臉，却也來刮我的顏面！」

臉紅脖子粗的，凌剛辯解道：「可是……老大，姓戰的是我們的仇家呀，豈能放他就此離去？」

戈凉厲烈的道：「我沒有說就此罷手，我們雪的是恥，報的是仇，但却不能忘記武士的尊嚴，不能罔顧江湖的道義，我們爭勝負，搏生死，却也要在公平的條件下施爲；現在戰飛羽孱弱至此，即使我們勝了他，却有什麼光彩？有什麼榮耀可言！反之，這是恥辱，是無義，是不屑！」

凌剛期期艾艾的道：「但……老大……這又該怎麼辦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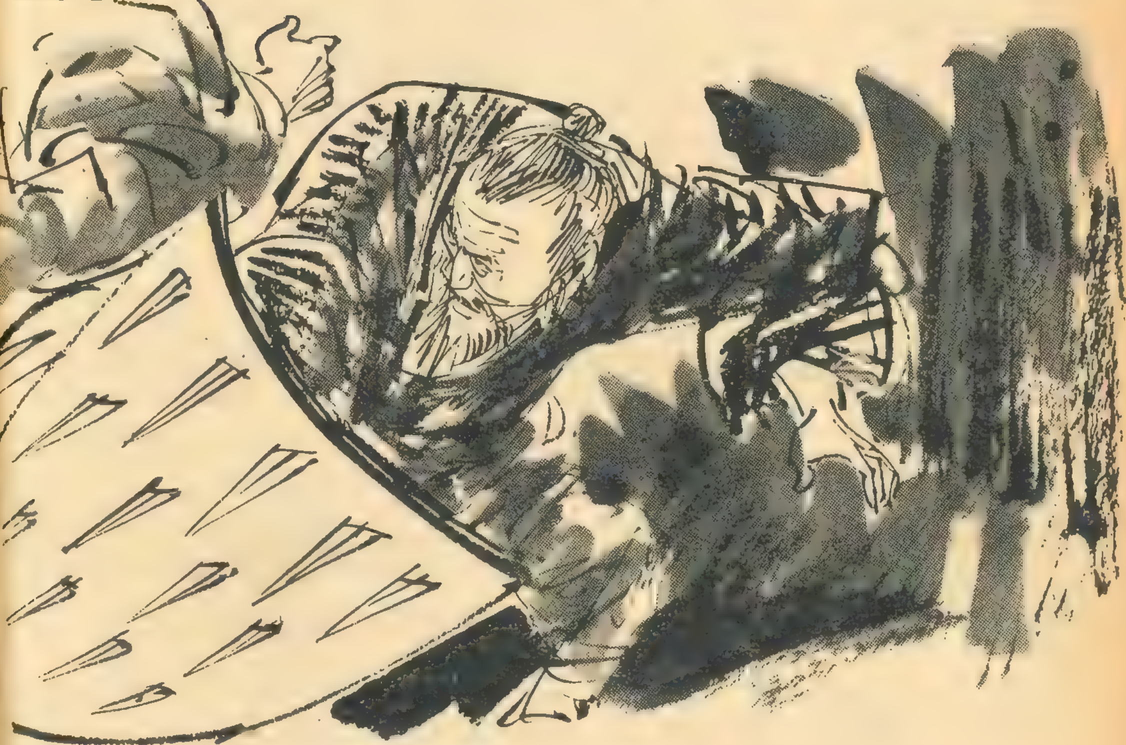
戈凉沉默片刻道：「戰飛羽，我必須與你了斷你與凌剛之間的過節，因爲是你觸犯了他，開罪了我們，而我們是兄弟伙，是搭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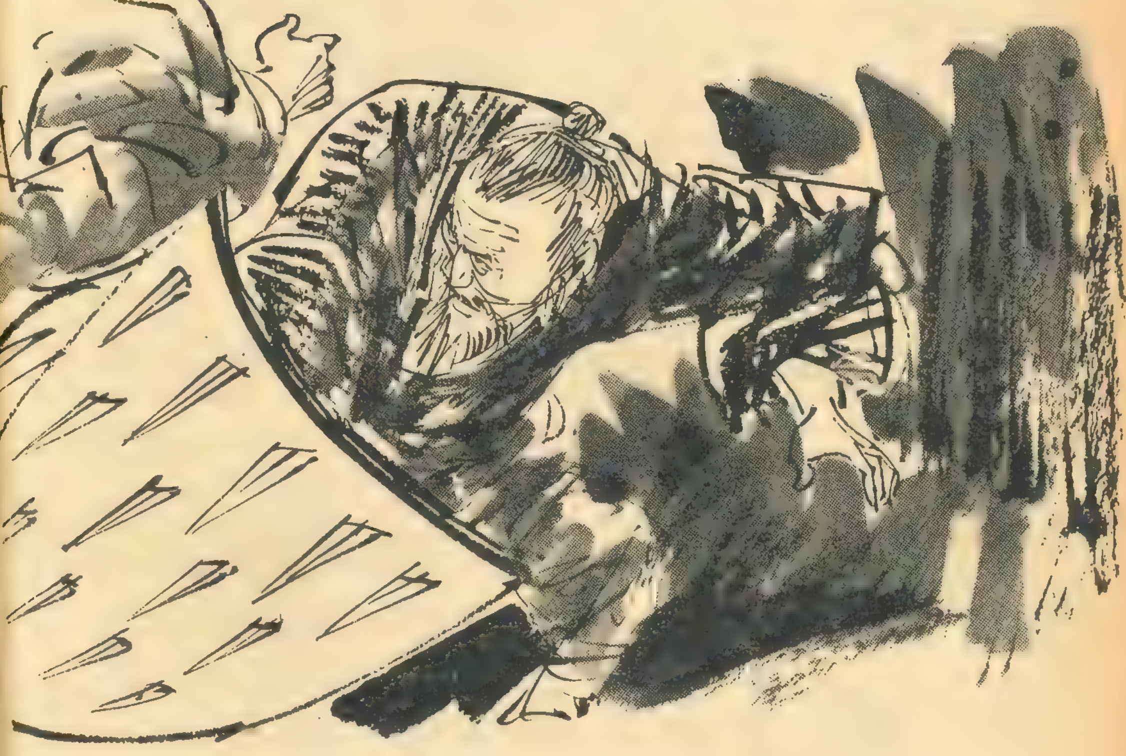
戰飛羽道：「我很明白，而我也並沒有退縮，隨時隨地，皆悉由尊便……」（以下轉入一〇八頁）

三期完詭異技擊俠情故事

盧 令•文•圖

格殺勿論（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職業殺手首領傅玉書，派人往殺葛衣青年後，往找買兇謀殺段香帠的主謀人曹天祿，向他強勒三萬黃金，隨後又往找段王孫，告訴他暗殺段香帠的兇手是一名葛衣青年，圖領取五萬黃金的賞銀，詎段王孫不予置信，傅玉書遂用強，擬搶段王孫懷中五萬兩銀票，傅命二手下聯劍合擊段王孫，彼則在背後暗施冷箭，段王孫殺死一名殺手後爲傅玉書軟劍所創，傅玉書隨命另一手下刺殺段王孫，就在此際，葛衣青年突來到，殺死正欲刺殺段王孫的大漢後，把傅玉堂驚走，段王孫也已傷重死去。傅玉書逃返故居，飛鴿傳命各方殺手往駱馬湖—

手刃仇讎日 含悲埋恨時

道路很偏僻，雖已晌午，仍不見行人。

秋風吹野方急，風中，忽然傳來了車馬聲。

也沒多久，兩輛雙馬牽拽的油篷車由遠而近，迅速的馳了過來，車聲轔轔，輾破了郊野的靜寂。

那駕着車的都是車把式裝束的中年漢子，俱已透着倦容，也不知已趕了多少路，此際却仍不敢稍慢，抖擻精神，鞭兒劈拍直响，頻頻催馬。

後面的那車把式倦中嘴角猶帶笑意，他也記不清已趕了多少路，只記得乘車的那兩人曾經出示兩錠各重十兩的金元寶，說道：「我倆在車裏睡也好甚麼也好，你不用管，只管追着前面的那輛車，追着了，喝一聲，這二十兩黃金就是你的！」

二十兩黃金，多麼誘人的數目，他幾乎連想也不想，跳着上了車座，驅馬追了下來，如今倦眼朦朧，在他看來，前面那走着的可不是輛馬車，只是錠滾動着的金元寶！

令他好生着惱的是始終差那十多丈距離，無法將那金元寶手到拿來，放入懷裏。

前面的那車把式也的確是賣力得很，馬驅得急時更不停的回頭張望，生怕後來那輛車追及的，神色又是驚懼，倒不是爲了那黃金什麼，只因爲車裏頭那人曾經拔出劍來指着他那麼說：「不要管我，只管駕車往駱馬湖東那邊走，同時小心，莫要讓後面那輛車追及，若是教追及了，要你來亦無用，那我這口劍就只好搬掉你的腦袋，踢你下去，自己來動手，否則，好好地幹，車資少不了你！」

生死攸關，你教他怎敢不賣力。

何況那劍始終不回鞘，就從垂簾底下伸了出來，那怕隔着垂簾，刻刻都感威脅他的生命。

冷眼瞥見劍光，他心就先已寒了，饒是懷疑那人經已睡着，可也不敢掀開簾子看個究竟。

那人也的確早就在車子裏頭睡着，劍不錯仍在手裏，伸出簾外，亦不過是借助那簾下的橫木。

他也不知多少天不曾梳洗過，風塵僕僕，鞋已穿底，衣衫亦破損了好幾次，又是污泥，又是油膩，連那臉龐鬍子也不例外，但相貌依稀仍能分辨得出來，可不就是那夜殺「小孟嘗」孟絕海，却教天風雙劍挑脫幪面黑巾，認出眞面目來的于七！

看情形，打從清水鎭開始，他雖則不曾被那天風雙劍追着，但也顯然始終不曾擺脫得了，如今那隨後緊追着的，無疑定必就是那天風雙劍兩人。

于七人看來已睡了不少時候，那緊追不捨的天風雙劍兩人也很久不見聲息，想亦已在車裏睡着，倒也不知三人是否都已倦的要命，無能追逐下去，索性就僱了馬車，教那車把式的來追逐，自已好得

趁機休息休息。

那于七的右手掌着劍，左手却兀自抓了隻紅燒蹄膀，車旁居然還盛放着成籃的瓜果，天風雙劍追的那麼急，諒他亦不暇停下來做那買賣，是必就順手牽羊的多。

他那眼蓋皮跳動了幾下，終於睜開了眼，左右陡震，掌劍更緊，連隨翻身滾到廂口，然後將頭猛搖幾下，抬了起來，再曲臂加額，遮住那當頭陽光，半瞇着眼，朝後望去。

看到後面那輛馬車並未迫近，不由他得意的咧開了嘴，也放下了心，連連的直伸懶腰，直打呵欠，半晌，猛可放聲叫了起來：「後面那姓宗姓車天風甚麼雙劍的！」

宗錦春車雨亭兩人應聲幾乎同時從後面那輛馬車的左右窗口伸頭出來，車雨亭邊打呵欠邊破口罵道：「你他媽的窮叫甚麼！」

于七愈發得意，敲着劍道：「睡得好，我方要唱兩段曲子給你們聽聽……」

宗錦春忽然截口道：「你睡着了？」

于七哈的說道：「我睡了這麼久你們竟也全不知道，怪不得不會用那拉車的馬追上來，白教我睡了覺好好的！」

宗錦春道：「你覺得那很開心麼？」

于七道：「何止開心，簡直得意極了，可笑呀可笑，其實你們可以拋塊石頭或者甚麼來看看我的反應，連這麼簡單的道理，不成你們也不曉得？」

「的確不曉得！」宗錦春冷哂道：「誰敎我兩人全都睡着了！」

于七呆了臉，道：「都睡着了？」

宗錦春道：「像你那麼聰明的人，奇怪竟還會在車上，難道你不知道自己是可以半途開溜麼？」

于七不由怔在那裏，半晌，忽的放聲笑了起來，道：「看來到底還是我把你們瞧高了，其實我早就應該知道，你們要是果眞了得，淸水鎭那當兒，出其不意，就該把我擒下，怎用得着跑折三騎健馬，兩易馬車，追到如今？」

宗錦春不作聲，旁邊車雨亭却已怒形於色。

于七隨又道：「人說傳言不可盡信，想來不無道理，聽那江湖朋友說起你們天風雙劍怎生本領，如今得見，方知全是廢話，你姓宗的倒還馬馬虎虎，那姓車的，簡直就是……」

車雨亭忍不住厲聲截道：「就是甚麼？」

于七笑着應道：「酒囊飯袋！」

車雨亭差點兒氣炸了肺，喝聲：「住口！」人已穿窗外，左掌窗檽陡按，借力使力，身子颼的飛出，打從那車把式頭頂掠過，再來下子「鯉魚翻身」，竟就恰好落在馭車的右邊那騎健馬背上，劍隨出鞘，削斷韁繩橫軛，放馬衝了出去！

馬負重輕了，當然比馱車時跑的更快！

宗錦春只怕車雨亭有失，幾乎同時人亦穿窗，橫越長空，躍落馭車左邊那騎健馬，抽劍斷軛削韁，緊接追出！

那輛馬車總共也不過兩匹馬馭着，這下全都讓那天風雙劍騎走了，那裏還動得來，立時噗的停在當場，險些兒沒有翻倒，那車把式更幾乎就從車座上跌了下去，饒是他活了半輩子，幾曾見過如許驚心動魄的場面，只駭的是目定口呆，張開的那嘴巴差點兒放得下隻鴨蛋！

即時，宗錦春忽轉過半身，左手陡揚，一塊黃澄澄的東西直朝那車把式飛了過去！

那車把式雖則驚魂未定，但眼力端的是不錯，識得寶貝，連忙伸手接住，却不就是十兩錠重的黃金，那算起來除了馬價，還有少許剩餘，當作車資，也已足够的了，他方愁血本無歸，這下不由的笑逐顏開，可是看到了坐着的那輛篷車，不由他又苦起了臉，沒有了馬，不成敎他自己拉回家去？

說時遲，那時快，于七眼看天風雙劍如此追來，豈敢怠慢，半身陡縮，忙地退出，劍突反撩，嗤的削下車前那道竹簾，人隨縱身穿出車廂，打從那車把式身旁掠過，躍落右邊那匹馱馬背上，照辦煑碗，削斷韁軛，連忙開溜！

荒野偏僻，更不容易找到食的東西，他走的雖然匆忙，也不致於連那隻原就握在手裏的蹄膀也來不及携帶，但他却竟然將那隻蹄膀扔掉了。

莫非他此去已用不着再補充食物？

那輛車讓于七騎去了右邊那匹馭馬，不由的往左斜傾了出去，車把式何等經驗，明知再放下去勢必翻倒，那敢怠慢，連忙收緊韁繩，停住馬車。

天風雙劍兩騎刹時先後從車旁奔了過去！

三騎人馬追追逐逐，也沒多久，已然去遠……

那車把式也懶得多望，連隨就背轉過身來，急急爬入車裏，東看看，西望望，揭起了蓆子，翻開了竹簾，可是甚麼也找不到，除了那隻咬過幾口的蹄膀和半籃子瓜果。

他仍不死心，索性就將那籃子瓜果倒開來。

籃子裏頭也就只是瓜果，不由的他一屁股坐倒車上，雙手抱頭，喃喃地道：「天呀……你怎讓我碰着這種客人……」

他喃喃着越想越恨，忍不住抓了隻瓜果甚麼塞入口裏，看也不看，狠狠的咬了下去！

嗤的咬實，他忽然張開了嘴巴，伸出了舌頭，慌忙的探頭出車外，吐個不了。

那不是甚麼瓜果，是隻火紅紅的辣椒！

他頭探出車外，眼看到了地，也想到了地，忙跳將下去，直朝來路張頭探腦。

來路只是遍地的乾草沙泥，于七也根本就不曾留下銀兩甚麼。

「他媽的！」他終於破口罵了出來。

有了開頭，其他更精采的罵人說話那怕還不滾滾出口，可也不知道他那裏學來這許多別出心裁的佳句，居然沒有是重覆的。

他罵着罵着，耳旁忽的聽到了脚步聲，回頭望去，却見後面那輛馬車的車把式正向自己走來。

兩人敢情還是相識，老遠的那車把式就已揚手招呼道：「花老二！」

「甚麼事，小五！」花老二沒好聲氣應着道。

那小五脚步不停，走近身來，直拍着花老二的膊頭道：「老朋友，帮帮忙！」

花老二瞪眼道：「甚麼忙！」

小五道：「我那兩匹馬全給騎走了，最近的市鎭離這裏也有里多路，剩下的空車子，就是自己來拉也拉不了那麼遠，你老兄還有一匹馬，帮忙一併拉了怎樣？」

「甚麼！」花老二拉起了面皮。

小五連忙道：「一匹馬拉兩輛是吃力點兒，也慢許多，不過放心，小弟可是自己走路，必要時旁邊也可以帮帮手，用力推推……」

花老二那面拉的更緊，蹩了滿肚子的悶氣方待出在小五身上，冷眼忽然瞥見了小五手上的那錠黃金，心念乍轉，那要出口的話連隨吞了回去，改口問道：「你手裏拿着的是甚麼？」

小五得意的道：「是那客人留下來的車資。」

花老二打量着道：「怕不有十來兩……」

小五道：「我想差不多……」

花老二那拉緊面皮忽的緩緩鬆了開來，道：「你那客人出手倒闊氣，除了買回那馬匹外，看來你還有得好賺。」

小五道：「些少些少……你那客人怎樣？」

花老二悶聲道：「他留下來的可多了。」

小五怪羡慕的道：「你這次遇着財神爺了。」

花老二又是好笑，又是好氣，道：「他媽的眞是闊氣極了，你且探頭入車裏去看淸楚他留下許多甚麼才再與我說話不遲。」

小五果眞探頭入去車裏，隨即脫口道：「怎麼是蹄膀？瓜果？」

花老二道：「可不就是！」

小五連忙問道：「還有甚麼？」

「還有個屁，你家花二爺這次可是賠到家來了。」花老二目光閃動着，忽問道：「小五，你是要我的馬拉你那輛車子？」

小五仍是老說話，道：「老朋友，帮帮忙！」

花老二道：「那也容易，連你人也載了，亦不成問題，最多馬兒辛苦點……」

小五感激的道：「你花老二眞够朋友！」

花老二忽又問道：「你是要定了？」

小五道：「不成說笑來着。」

花老二拊掌道：「那麼，好，老朋友要多也不好意思，車資就算三両黃金好了……」

「甚麼！」小五幾乎跳了起來。

花老二道：「剩下來的，你恰好够買馬匹，我也差不多，你這也算是帮帮老朋友的忙，免得我血本無歸，來，先上車去！」伸手就去拉小五的手，那拿着金錠的手！

小五連忙讓開也連忙將金錠放入懷裏，邊嚷着道：「好哇，敢情打我那黃金的主意來了。」

花老二道：「老朋友怎可說這種話？」

小五道：「像你這種老朋友不要也罷。」

花老二哦的道：「有了錢就不要朋友了麼……不管怎樣，你與我上車去！」

小五道：「我寧可走路也不……」

花老二截口道：「豈由得你，是你自己說過定要的，那得反口！」伸手又待硬來。

小五眼快，連連倒退出好幾步，花老二方待起步走近去，那知，小五忽的掄起拳頭，放聲喝道：「你小子給我站着，要是再硬來，莫怪我眼裏識得你是花老二，那拳頭可不識得你是花老二！」

花老二怔了一怔，惡聲喝道：「好小五，居然拿拳頭嚇唬你家花二爺來了！」

小五吃吃的道：「這可是你迫我！」

花老二也不管那許多，邊捲起袖子邊走了過去，口裏連聲還道：「你小子也不打聽打聽你家花二爺何等英雄豪傑，居然敢在我面前賣弄拳脚，嘿嘿，你也太大胆了！」

小五忙裏退後，口裏只是喝道：「站着……」

花老二恍如未聽，脚步不停，也不知是否聽過幾段說部，記下了不少，隨又道：「思量我花老二平生學得一身本領。不曾遇着買主，今日幸然逢此機會，不就這裏發買，更待何時！」

說話方了，他人忽已迫近去，忽喝一聲：「看我的『黑虎偸心』！」矮身一拳搗了過去！

他說偸心，那身一矮，如何還够得上尺寸？偸得了心？反變了搗向小五的肚子！

小五怎會聽不淸楚，雙手護在心胸，只等招架，然後再來連消帶打，那知花老二的本領如此驚人，到發覺不對路時已來不及閃避，肚子不其迎着花老二的「黑虎偸心」！

噗的兩下接實，小五張嘴吐了口氣，雙手掩着肚子，連連退出了好幾步。

花老二却捧着那拳頭直跳了起來。

原來小五放入懷裏的那錠黃金不知何時已溜到了肚子去，也竟恰就迎着那拳頭。

花老二也是聰明人，立時想到拳頭打着的是甚麼，也顧不得發痛，喝聲跳前幾步，叉開五指，只望小五的肚子抓過來。

小五那不曉得花老二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不敢戀戰，脚底抹油，連忙開溜。

花老二豈肯罷休，吆喝着緊追不捨。

兩人追追逐逐，昏頭昏腦，冷不防兩騎快馬已然由遠奔來！

那來的赫然是沈飛卿耿鷹揚，兩人藉着宗錦春沿途留下來的標記，不想竟已追到來了！

雙騎直馳到花老二兩人左右，突然停住，耿鷹揚右手掌陡抹，撒下腰掛軟鞭，連隨揮了出去！

拍的軟鞭凌空暴響，如走霹靂！

花老二兩人的魂魄幾乎也被震散，不由的收住了脚步，兩人想必都是宿遷附近走動的多，那頭回過，立時認出那來的是甚麼人，不約而同，齊的脫口道：「耿捕頭……」

耿鷹揚收起軟鞭，輕叱道：「你們幹甚麼！」

花老二兩人那肯相讓，搶着開口，你說我的不對，我說你的不是，好不容易才將那事情的究竟訴說清楚。

沈飛卿耿鷹揚旁邊只聽的直皺眉頭，也不待兩人再說下去，耿鷹揚忽的截口問道：「他們三人可是往前面追下去？」

花老二兩人齊都點頭，耿鷹揚又問道：「走了多久？」

小五接口應道：「也沒多久。」

耿鷹揚隨卽道：「你們兩人聽着，趁火打刦，貪小便宜，兩種行徑都要不得，花老二你這就幫忙小五拉那輛車到附近的市鎭，至於需費多少，小五你也得給花老二公道，至於花老二你損失了的那匹馬，且回去說與那押司曉得，只等擒住賊人，定當發還，休得再起爭執！」

花老二小五兩人那敢說不，連連點頭。

耿鷹揚也不再多說甚麼，轉對沈飛卿道：「師妹，憑宗車二俠的身上，這許多天追踪下來，仍無法將那人擒獲，狡猾可想得知，方才那番作爲，激怒他們，怕是出於故意，別懷禍心！」

沈飛卿沉吟着頷首道：「那也不無可能，看來得趕快下去，遲了只恐有失！」

語聲甫落，絲鞭亦落，健馬長嘶未絕，鐵蹄已然洒開，耿鷹揚也不慢，緊接亦放馬奔了出去……

幾乎同時，于七與那「天風雙劍」三騎經已先後穿過那片雜木林子，來到小徑盡頭那孤立駱馬湖畔的莊院門前！

于七那身子連隨從馬背拔了起來，凌空陡折，越過風簷，掠下院子。

身形着地，他人便不再走動，就停在那裏。

應門那僕人裝束的漢子卽時旁邊閃了出來，輕叱道：「甚麼事？」

于七忙道：「快與傅爺知道，敵人來了！」

那漢子面色微變，三步併作兩步急奔後堂。

也不過片刻，門外車雨亭亦已飛馬奔到，想也不想，縱身馬背拔起，着足簷頭！

他人居高臨下，看的眞切，見于七就站在院裏，不由的怒從心上起，喝一聲：「好賊子！」連人帶劍，凌空躍下，劍光如虹，直取心胸！

于七也不閃避，劍走側鋒，斜裏挑起！

鋅的兩劍交擊，人各半步倒退，劍仍齊中相搭，車雨亭隨卽怒笑道：「今日你還走得了麼！」

于七冷笑道：「這話應該由我來說！」

車雨亭人生來魯莽，那會細思于七話裏含意，也不再說甚麼，長劍一震一挑，震開于七那劍，就勢斜挑，削向于七面門，于七可也不慢，錯步讓開，連隨展開劍勢！

兩人兩劍，立時你來我往地激烈的厮殺起來！

那會子宗錦春亦已現身飛簷瓦脊，却不下來，祗是居高臨下，仔細地打量這莊院……

莊院在道路的盡頭，濱臨湖水，別無去路，像于七那麼狡猾的人，要非別有用心，是斷不會將自己困在絕地的，這宗錦春早就覺察，初時他還以爲于七知道這莊院後備有船隻，企圖借水開溜，可是走得近了，見那湖水已然乾涸不堪，沿岸盡成沼澤，船隻根本無法划動，便知判斷錯誤，如今見那于七竟然不再逃走，竟然敢停下來動手，更就肯定！

要知于七若是敢胆動手，也用不着等到今時，是必這裏有所倚恃，他已無須顧忌！

再聽于七那麼說話，宗錦春簡直連懷疑也不用再懷疑，那目光所及，初發覺院子右側不遠處的馬廐裏竟有十多匹鞍也未卸下的健馬！

馬未卸鞍，就顯然不會是閒着！

莊院看來不錯像是普通人家，但普通人家會有這許多馬匹？會用得着這許多馬匹？

馬匹是這許多，人呢？宗錦春不由得心頭一凜，再望去時，正好看見那應門的漢子急奔向後堂！

他人尙未走近，後堂那裏已然人影閃動！

車雨亭那嗓門一喝，何等響亮，況且兩下離開又沒有多遠，莊門開關之聲亦已依稀可聞，這下那

有不被驚動的道理，再聽那兵刄交擊聲，怎還忍得住不出來看過究竟！

宗錦春也知道不妙，不敢猶豫，飛身躍下庭院，連隨竄到車雨亭身旁，長劍暴展，硬硬迫開于七，厲聲喝道：「二弟，快走！」

車雨亭詫聲道：「爲甚麼？」

宗錦春道：「這裏是他們的巢穴！」

車雨亭長笑道：「敢情好，讓我乘機掃穴犂庭，除掉這他媽的江湖敗類！」

宗錦春急着道：「他們人多，你我不是手脚，這厮誘使你我到來，就因此故！」

車雨亭尙未接口，旁邊于七已然冷笑道：「你如今才知道？太遲了！」

車雨亭不由怒道：「你道天風雙劍是那貪生畏死的人，遲了再好，我先拚掉你這賊子！」右掌陡抖，劍勢又起，連環三劍劈刺，又快又狠！

于七哈的一笑，封開兩劍，閃身讓開一劍，方待還手，宗錦春一劍已然出手，劍光繚繞，迫住他那劍勢，連隨喝道：「二弟，你我死不足惜，只怕沈姑娘他們兩不知就裏，重蹈你我覆轍！」

車雨亭怔了一怔，道：「那得提醒他們……」

話聲未了，三條黑衣漢子已從花廳那邊閃出，人各手掌利劍，黑巾幪面，那身法的矯活，只看的天風雙劍不由地心頭陣陣發凉！

宗錦春心知再慢不得，喝一聲：「退！」劍勢一緊，硬硬迫開于七兩步，方待與車雨亭越牆開溜，那知于七陡退又上，一口長劍怎也不離開兩人要害！

天風雙劍多年相處，那目光交投，已知彼此心意，不約而同，腕底齊地透勁，雙劍全力施展，接連幾劍劈刺，好比那狂風亂掃落葉，極盡凌厲！

于七單打獨鬥倒還可以，雙劍奮力齊來，那裏抵擋得住，可也不肯退後，刹時胸肩衣衫連連迸裂，血光崩現，雖然不足致命，已够奪人鬥志，但他却仍不退，彷如附骨之蛆，捨命死纏！

眼看那三條黑衣漢子快要迫近，宗錦春心頭愈發着急，右掌劍勢不停，口裏忽的喝道：「二弟，讓我押後，你走！」

車雨亭搶着道：「該由我來……」

宗錦春怒叱道：「我要你走！」

車雨亭幾曾聽過宗錦春對自己那麼的叱喝，直呆了臉。

宗錦春隨喝道：「你再不走，非我兄弟！」

車雨亭期期艾艾的道：「那你……」

宗錦春截口道：「不要管我！」

車雨亭咬了咬牙道：「我走，見過沈姑娘後，就來找你！」

宗錦春豈不知道車雨亭話裏是甚麼意思，只覺心頭發酸，口裏直催促道：「少說廢話，快走！」

車雨亭果然不再說甚麼，收劍退出。

卽時，那三條黑衣漢子已然來到，一人直取宗錦春，其他兩人身形齊展，却追向車雨亭！

那分明都是傅玉書的得力殺手，非比尋常，身形不展則已，展動開來，當眞急如箭矢！

車雨亭才退到牆邊，已然被那兩人追及！

發聲輕叱，兩人劍齊展動，左右夾擊！

車雨亭那還走得了，只好停步封拒，他身手顯然都不如那兩人，單打獨鬥已不容易，又怎能敵得住兩人雙劍同時出手，不過幾個照面，他那胸肩已接連挨了兩劍，鮮血直冒！

也就在這會子，傅玉書已疾步走出花廳，身後左右追隨着八九名殺手！

人皆黑衫，他獨白衣，那不搶眼，宗錦春冷眼瞥見，立時亦推測得到那是主兒來了。

他人雖然也在苦戰，但仍不時偸眼打量周圍形勢，見得車雨亭被截下，主兒又已現身，正是生死俄頃，再遲不得，那心念乍動，便有了主意，突喝一聲，劍勢一緊，硬硬迫開于七與那漢子，身形暴起，直向夾擊車雨亭的那兩人撲了過去！

憑于七的身手當然來不及阻截宗錦春，那漢子可就不同了，雖然出其不意，他那身形也只不過一凝便又開展，緊追在宗錦春身後，右臂陡長，長劍直出，劃向腰背！

宗錦春耳聽風聲，毫不理會，既不閃身避開，也不回劍封擋，原勢不變，只顧撲前！

刹那，劍已及身，入背盈寸，劍勢亦盡，那人不忘變式，隨卽扭轉手腕，挑劍反削！

嗤的裂帛聲響，劍光血光齊飛！

激濺的鮮血濕透了宗錦春的衣衫，他却恍如未覺，勢子不曾稍易，那人反倒力道已竭，第二劍無法再接下去，人亦不由停了下來。

宗錦春刹時撲近夾擊車雨亭的那兩條漢子，人未到，劍已先到，勢厲雷霆！

右邊那漢子首當其衝，冷眼瞥見來勢兇悍，又不清楚宗錦春的底細，也犯不着硬擋，錯步讓開！

宗錦春連隨闖入戰圈，劍勢亦變，迫向左邊那漢子，左掌接翻，抓着旁邊車雨亭的右臂，喝聲：「快走！」奮力振臂，疾揮了出去！

車雨亭也不是渾人，那不會意，强忍悲憤，借勢使力，拔起身子，翻出圍牆！

那劍傷宗錦春的這時已追了過來，睹狀方待追出，怎知身形方動，宗錦春已然閃身攔住！

宗錦春只怕其他兩人乘機越牆而出，陡攔又退

，猛可嘶聲狂吼，展開劍勢，也不管空門畢露，只截住那三人，亂劍疾刺狂劈！

三人雖是殺人爲生，幾曾見過如此不要命的角色，不由都給唬住，忙裏封擋，那私底下又無默契，刹時也不知該讓誰來斷殺，誰來抽身追去。

于七在旁看的眞切，思量自己倒是毫無障碍，正好追殺那車雨亭，誰知他人動念方了，脚步欲起未起，那邊傅玉書忽的半步跨出，冷喝道：「于七，你給我站着！」

喝聲並不響亮，但于七那身子却竟似突遭雷殛，霍地一震，當場頓住！

傅玉書連隨回顧左右，道：「唐六、侯三，你兩人追下去！」

兩條漢子應聲左右走出，傅玉書隨又道：「要是追不到，你兩人也不用再回來見我了！」

唐六侯三不由的齊齊打了個寒噤，問道：「要是追到了……」

傅玉書斬釘截鐵的道：「格殺勿論！」

唐六侯三應聲疾轉半身，急急掠了出去！

傅玉書目光再轉，斷喝道：「殺！」

其餘七殺手立時劍齊出鞘，左右衝出，直迫宗錦春！

那片刻宗錦春已是汗流披面，脚步踉蹌，却仍奮力揮劍，死戰不退！

那三人饒是身手都强勝宗錦春，可也無心拚命，出手避避忌忌，短短片刻，倒奈不了宗錦春何，但是如今見其他的人也出動，只怕傅玉書小覷了自己，不約而同，齊齊腕底透勁，發力反擊！

宗錦春那裏還悍得出來，不過三兩照面，掌中三尺靑鋒已吃那三人聯劍震飛！

颯的銀光破空，釘入那邊莊院的木門上，力道未絕，劍柄帶鋒兀自簌簌抖動！

即時，七殺手已迫近，連同那三人圍着宗錦春，猛可一聲叱喝，十劍齊展！

宗錦春半步倒退，驀地，撕心裂肺的狂叫起來：「快走……」

叫聲未絕，十口長劍已然齊齊刺入他的身軀！

他人混身陡震，聲息立斷！

十劍緊接收了回去，熱血隨劍出，濕透衣裳紅，宗錦春人隨亦倒地，雙目兀自圓睜！

那十人看在眼裏，不由的直泛寒意，先後劍入鞘，別轉過頭來，望着傅玉書。

傅玉書仍是站立在那裏，神色冷漠，也不望宗錦春，祇是迫視着于七。

于七那不覺察，心頭不禁忐忑。

良久，傅玉書終於開了口，他也不問那是甚麼回事，祇是問道：「當夜你去刺殺小孟嘗孟絕海，可是讓那天風雙劍認出了眞面目？」

于七知道瞞不下去，無奈點了點頭。

傅玉書沉聲道：「爲何回來不說與我知道！」

于七結結巴巴的道：「我……我……」

傅玉書替他接下去道：「你室家多累，不能無此工作，明知我不會再用被識破面目的人，是以寧可隱瞞，也不肯從實說出來！」

于七低頭無語，亦是默認。

傅玉書隨又道：「你也許想不到竟會再與那天風雙劍碰頭，不敢應戰時又擺脫不了，於是索性就引他們到來這裏，好教我來應付，懂得利用別人的人，就絕不會是呆子，你雖然怕死，但倒也是聰明的！」

于七更無話說，他既然是聰明人，又怎不曉得傅玉書說的只是反話。

「不過！」傅玉書稍頓又道：「你可曾顧慮到今日要是沒人留在莊裏，會發生怎樣的結果！你是死是生倒還罷了，不成衆人也得因你喪命！」

于七不敢作聲，那身子已微微起了顫抖。

「無疑！」傅玉書冷笑道：「你並未叛我，但如此作爲，更甚於叛我！」

于七那身子愈發顫抖得厲害。

傅玉書語聲更冷，道：「入我門來，守我規矩，號令如山，絕不容徇私，你是我心腹左右，斷無不知的道理，如今自己應該怎樣，難道還要我來說話？」

于七聽說着不由的抬起頭來，面色已然發青。

移目望去，那衆殺手無動於中，人人手按劍柄，只是冷眼旁觀，他那面色頓時更青，倏的，慘笑道：「好！」右掌乍翻，劍突倒挑，寒光暴閃，刺入他自己的胸膛！

利劍穿心，鮮血怒激，他人兩幌，「撲」的倒地！

那衆殺手連隨移開目光，無人作聲！

傅玉書也不再多說甚麼，冷眼遠望天外……

× × ×

翻出那莊院的圍牆，車雨亭禁不住暗暗叫苦。

不知何時，三人騎來的馬都已走散。

他亦只是稍作躊躇，終於放步走了出去。

也走不了多遠，宗錦春那聲撕心裂肺的狂叫聲已然劃空傳來！

毋庸目睹，他也想像得到宗錦春爲甚麼會發出那麼凄厲的狂叫聲。

那聽入他耳裏，好比利刃穿心，刹時只覺滿腔熱血直冲咽喉，抑壓不住，他不禁也裂肺撕心的狂叫了出來！

他瘋狂的叫着，奔着，頭也不回！

甚麼他也已忘記，祇記得宗錦春曾經說過的話，他要快走，要及早找到沈飛卿耿鷹揚……

離他身後不遠，緊追着那侯三唐六！

車雨亭瘋狂的呼叫聲，兩人都聽的很淸楚，但兩人的脚步始終不停，緊追不捨！

兩人亦是甚麼也已忘記，祇記得傅玉書說過的話：「要是追不到，你兩人也不用再回來見我！」

那話裏是甚麼意思，兩人都很明白，深知要是對車雨亭仁慈，無疑就是對己殘忍！

於是，兩人追的更急，迫的更急……

車雨亭也奔的更急，走盡荒野，直入林裏的小徑，脚步不停，呼叫不絕！

叫聲震撼林木，棲鳥驚飛，滿徑枯枝落葉，隨着脚步起落，破碎斷折，沙沙怒激！

終於，車雨亭來到了那林子的出口！

兩騎健馬，即時迎面奔來，那騎在馬上的正是沈飛卿耿鷹揚兩人！

也幾乎同時，侯三唐六已然追及，雙劍齊展，寒光暴閃，嗤嗤的直入車雨亭腰背！

好車雨亭，端的硬悍，明知回劍封擋不及，索性不去理會，那脚猛的蹬地，忍痛拔身衝前！

侯三唐六方待振劍致車雨亭於死地，冷不防車雨亭突然拔身，劍不由的脫出車雨亭那腰背，勢子無法再接下去，但兩人的身手也都不凡，連隨亦雙雙拔身追下去，那掌指乍翻，劍倏收又展！

車雨亭也自份必死，不管腰背劍傷血如泉湧，人才衝出，就嘶聲狂呼道：「路盡頭那莊院就是，他們人多勢衆，不要……」

語聲未了，兩口利劍已穿透了他的胸膛！

他那咽喉咯咯的幾聲悶響，已無法再說下去，瞳孔光采乍失，人亦氣絕！

侯三唐六兩人連挫腕收劍，車雨亭那失去生命的軀殼不由亦就勢仰天倒地！

那邊沈飛卿耿鷹揚聽的淸楚，看的眞切，只是離的尙遠，那裏救得了人，待要喝止時車雨亭已然浴血倒下，頓教兩人目眦欲裂，咬碎銀牙！

健馬刹那馳近，兩人也不等勒定坐騎，急急滾鞍躍下，耿鷹揚隨喝道：「好賊子，不要走！」

侯三唐六兩人根本就不曾移動過脚步，只等沈飛卿耿鷹揚都下了馬，那侯三忽的喝問道：「死人的說話，你們可是聽到了？」

耿鷹揚厲聲道：「聽到了又怎樣！」

侯三不徐不疾地道：「要你的命！」

耿鷹揚怒叱道：「斗胆！犯了人命案子尙敢出言不遜，還不與我束手就捕！」

侯三冷笑道：「聽你口氣，敢情官府爪牙，嘿嘿，那更饒你不得！」連人帶劍倏的直迫耿鷹揚！

耿鷹揚軟鞭長兵，宜遠不宜近，那容得侯三迫近身來，口裏發聲輕叱，人已騰身暴退七尺，軟鞭連隨出手，颼的抖得筆直，鞭梢疾點侯三面門。

侯三喝聲：「好鞭！」身子陡凝，劍隨挑起，不偏不倚的竟恰好將那鞭梢彈開！

耿鷹揚心頭微凛，腕底忙透勁，鞭梢又舒捲，拍拍拍的接連就是三鞭！

侯三可也不慢，劍勢隨變，「鳳凰雙展翼」，左挑右抹，中走「弱燕驚投懷」，筆直點出，連環三劍，雖分兩式，但變化其快無比，幾乎分不出先後，更且俱到好處，劍劍恰中鞭梢！

他三劍出手，劍勢仍不停，就勢將那軟鞭封出外門，人隨錯步旋身，乘機掩了過去！

耿鷹揚雖則不曾輕敵，倒也想不到侯三的身手竟是如此矯活，變式稍慢，已讓侯三迫近幾乎四尺，他思量再也來不及用鞭阻截，連忙抽身暴退！

侯三毫不放鬆，步步緊迫！

耿鷹揚跳躍騰挪，接連變換身形，可是始終擺脫不了，無法奪回那四尺的距離，也就差那四尺，他丈八軟鞭已難再靈活開展！

侯三顯然經驗老到，是以出手就針對軟鞭的弱點，他身手無疑强勝耿鷹揚不少，待機發動，耿鷹揚又冷不提防，怎不爲他所算？

也因爲他身手强勝耿鷹揚不少，耿鷹揚軟鞭開展難得靈活，如何阻截得了他的身形，不過片刻，他人又迫近了三尺，耿鷹揚那鞭更難開展！

要知但凡長兵刄，尤其是軟鞭，持鞭遠攻，不錯佔盡優勢，可是只要被人欺近，便再也優不了出來，倒變了那憂心的憂，不幸欺近了身的話，除非撤手拋下兵刄，否則恐怕就只有挨打的份兒！

耿鷹揚畢竟也是聰明人，豈會不曉得那些兒道理，明知形勢不利，也不勉强下去，當機立斷，發聲虛喝，不等侯三再行迫近，逕自收鞭，連隨將那長鞭折成兩股，柄端齊握右掌，短兵刄那麼來使用，沒頭沒腦的往侯三鞭將下去！

那鞭長足丈八，折成兩股，比起普通的短兵刄仍長出許多，在耿鷹揚使來，雖然不甚習慣，但也無多少不便，反倒更易變換招式，同時兩股着力，鞭勢展開，雖然不如放長揮動時那麼劈劈拍拍的來得令人驚心動魄，倒亦風生虎虎，頗見急勁！

侯三不待言乘機掩近去，但他劍長也只不過三尺許，近身不得，一時倒也奈不了耿鷹揚，他也忒夠沉着，心氣既不浮躁，出手亦不貪功，從容不迫的展開那劍勢，周旋於耿鷹揚左右，偷空抽冷，尋暇抵隙，只等機會適當，痛下殺手……

耿鷹揚眼裏眞切，那不曉得侯三的心思，更也不敢疏忽，着着小心提防……

兩人劍來鞭往，頓時殺的難解難分……

那會子唐六亦出手，連人帶劍直迫那沈飛卿！

沈飛卿豈容迫近，那唐六身形方動，她掌中軟鞭已開展，拍拍拍的就是七八鞭！

她那鞭法造詣，顯然並不下耿鷹揚，丈八長鞭乍展，風聲響動，鞭影縱橫，奪人心魄！

唐六倒也想不到沈飛卿女兒家纖纖弱質，居然如此好腕力，使得動那丈八長鞭，又是恁地急勁矯活，當眞不敢輕視，忙裏收住脚步，挑劍封拒！

也只不過擋了三鞭，他人忽的錯步退出！

沈飛卿連隨放步追了過去，鞭勢綿綿不絕！

唐六忙又倒退，想他與那侯三同時追及車雨亭，出劍幾乎分不出先後，身手縱然不如侯三，也斷不會差到了那裏去，如今侯三迫的那耿鷹揚退步收鞭，沈飛卿極其量也不過耿鷹揚左右，他人反倒教沈飛卿迫的步步後退，豈非笑話？是必然就使詐！

沈飛卿可不知那許多，步步緊迫！

她不錯聰明，但臨敵經驗畢竟少，往時雖則也曾追隨「快捕」沈蒼走過江湖，追捕的不過是四五流的賊匪，幾乎就是手到拿來。

那唐六不錯說不上高手，但比起沈飛卿往時遇着的，已是頂尖兒的角色，何況他身手又的確勝過沈飛卿，使起詐來，憑沈飛卿當眞還不容易發覺。

他退着退着，不多時已退到了那林子的邊緣！

要是入了林子，到處都是樹木，鞭長丈八，如何施展得開，定然就是三尺利劍優勢佔盡！

但沈飛卿何等心思，那麼簡單的道理，她豈會想不到，出手不由更急！

唐六可也退得更急，冷不防那身後樹幹擋路，剎那背脊挨着樹幹，退無可退！

他也不轉到樹後去，就抵着那樹幹展動劍勢。

沈飛卿方愁唐六繞過那樹幹溜入林子裏，如今見他似乎不曾醒起，更不猶豫，鞭落如雨！

唐六忙地封拒，倒有幾分狼狽的樣子！

沈飛卿看的眞切，只道再來幾鞭，便教唐六兵刄落地，束手就擒，腕底隨又透勁，鞭勢更見凌厲，着地沙石激飛，迎着樹木，更就枝葉紛落！

唐六看來就要抵擋不住，但到底又接了下來。

沈飛卿不由又再來幾鞭，鞭勢雖仍凌厲，力道已然稍弱，丈八長鞭畢竟是耗力的兵刄。

唐六那嘴角卽時泛起了冷笑，敢情他那麼來使詐，就是要消耗沈飛卿的內力？

看他先前又退又閃，實在並不曾用多少氣力，如今挨着樹幹，豈非就是以逸待勞？

他裝的也倒像，沈飛卿竟讓他瞞過了。

剎那幾鞭封了出去，唐六嘴角冷笑更濃，潛運內力，勁透掌指，只等沈飛卿再度出手。

沈飛卿怎知那許多，連隨又是三鞭開展，看那鞭勢，力道已又弱了少許。

唐六眼裏分明，愈發肯定沈飛卿並不是故意，自己所料不差，已然到了時候，卽時看準鞭勢，振劍連擋兩鞭，劍突挑起，劍身打閃，斜裏迎向那迎頭落下的第三鞭！

以劍身迎鞭，不難就讓鞭反捲劍身纏着，他若不是有所作爲，豈敢如此冒險！

剎那鞭劍交擊，鞭梢反捲，果然纏着劍身！

沈飛卿只道是唐六失愼，那肯錯過機會，喝聲：「脫手！」反腕後揮！

「未必！」唐六哈的冷笑，欠腰欺身，左掌乍翻，已然搶在劍前，將鞭抄住！

他劍纏着鞭，手抄着鞭，也就是左右臂同時着力，沈飛卿如何動得了！

沈飛卿亦知不妙，左掌忙亦搭落，雙臂方待奮力將鞭撤回，那知唐六卽時突然騰身冲天拔起！

他是拚盡全力，沈飛卿冷不提防，不由得也給連人帶鞭的扯了起來！

唐六冲天拔起丈七八，已過了身後那樹的兩條橫枝，腰背陡折，兩脚倏的虛空橫裏踢出，借勢滾身，就打從那第三條橫枝上翻了過去！

他那身子連隨又落下，左掌仍舊抓鞭不放，右掌三尺利劍却已脫出了鞭梢！

沈飛卿畢竟少了那幾分臨敵經驗，未能當機立斷，非獨不曾棄鞭，反倒握的更緊！

鞭掛橫枝，兩人都沒鬆手，不由齊的虛空懸了起來，那身子更相互凌空靠了過去！

唐六卽時翻腕挑劍，直取沈飛卿！

相距非遠，劍勢方起，寒氣已迫眉睫！

沈飛卿冷眼瞥見劍光，待要鬆手棄鞭時已來不及，那手裏又別無兵刃，擋無可擋，身子凌空，亦是避無可避！

劍光如虹，乍閃卽至！

沈飛卿不由的心頭陡涼，只道必死，那知，劍光尙未及身，突然暴縮！

那剎那唐六不單止混身陡震，肩膀暴縮，面龐的肌肉也突然抽搐起來，抓鞭左掌乍鬆，他人立時凌空跌了下去！

噗的唐六身子着地就倒，竟不見再起來，那後心要害，赫然斜斜釘着三尺利劍！

沈飛卿那身子不由的亦落下，脚才着地，她那剪水的雙瞳已然投到了唐六後心釘着的那口劍去。

劍曳銀鍊，她亦隨着那銀鍊移動了視綫，立時

與那葛衣人的目光相觸。

那葛衣人此刻就站立在那邊不遠的樹旁，左掌兀自抓着那坐騎的韁繩。

馬口仍在噴氣，他人雖然不知何時走來，但相信也不會怎麼久。

他人也就那麼站立着，面對沈飛卿。

沈飛卿入眼分明，思量却是素未謀面，她怔了怔，不由脫口問道：「你是……」

葛衣人倏的兩聲輕咳，截斷沈飛卿的說話，那右腕陡抖，鍊劍撤回掌裏，目光隨亦移開，打從沈飛卿身旁望了出去。

沈飛卿下意識亦轉過了半身，轉過了視綫，却只見耿鷹揚那邊鞭已折成兩股，却仍不是人家手脚，直給迫的步步後退，那腰脅肩膀更已吃了好幾劍，倒虧他閃避得及時，不曾傷着，亦未見血，但衣衫可不免教那劍鋒裂將開來，好不狼狽。

那侯三存心也就是要耿鷹揚的命，怎會讓他有喘息的機會，此際劍勢展動起來，自是更狠更急！

耿鷹揚應付的也自是更吃力，那手裏忙不來時險些兒連脚步也亂了。

沈飛卿眼看勢色不對，如何敢怠慢，發聲輕叱，纖足點地借力，身形驟起，丈八長鞭連隨出手，靈蛇也似，颼的攔腰直取侯三！

侯三是背着沈飛卿，也只道沈飛卿不過耿鷹揚左右，絕非唐六敵手，是以就祇專心對付耿鷹揚，並不曾在意沈飛卿，又那裏想得到沈飛卿竟會鞭將過來，倏的聽得風聲響動，可眞吃驚不少！

他也端的是好身手，雖然冷不提防，反應却仍不失敏捷，鞭梢方到，人已旁邊閃了出去！

沈飛卿也不慢，第二鞭緊接開展！

侯三目光閃動左右，只顧弄清楚唐六究竟出了甚麼事，那還管得其他，忙又閃身退避。

耿鷹揚又豈是呆子，趁機連忙閃出劍圈，丈八長鞭重新抖開，配合沈飛卿，左右同時發動！

兩人雙鞭齊展，果然配合的恰到好處，幾鞭下來，已硬硬的將侯三迫在丈外！

要知單打獨鬥侯三也不過強勝兩人，如今兩人同時出手，教他怎生應付得來，他用的又是短兵刃，近身不得，更就只有挨打的份兒。

那會子他也已淸楚了發生過甚麼。

看到唐六臥身血泊，看到那葛衣人，他那還不知道沈飛卿何以騰得出身來。

葛衣人雖然他並不認識，但已聽傅玉書口頭描述過，知道那就是他們全力要對付的人，初時他還只道是傅玉書刻意渲染，言過其實，犯不着那麼樣驚動，可是這下見那唐六沒到片刻竟就被放到，可不由得他不認爲傅玉書是道理。

唐六浴血倒地，自不會是沈飛卿那長鞭所傷，葛衣人仗劍旁立，劍尖血滴下了，不是他又還是誰？他出手時是必又快又狠，否則唐六斷不會死時連聲也不聲，分明他就一現身，一出手，唐六氣息立斷，命喪當場！

一擊致命，又是何等手段，侯三暗地思量，不禁打從心底寒了出來。

唐六的身手如何，他是知道的。

自己如何，他更就淸楚的很，思量車雨亭已然身死，交代得了，葛衣人找到來這消息正好教傅玉書知曉，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那心意決定，他更不猶豫，封過幾鞭，身形突起，「飛鳥投林」，撲向那邊林子。

沈飛卿耿鷹揚兩人豈肯就此放過侯三，雙雙連隨拔身追出，雙鞭亦出，沈飛卿鞭走弧綫，只望侯三攔腰捲去，耿鷹揚却是揮鞭直取侯三左足足脛！

他做了捕頭那許多年，職責所在，捉拿賊人當眞是好比家常便飯，那在他鞭下就擒的沒有五十五，也有四十四，自是經驗老到，不比尋常，是以鞭子出手，取的就是侯三防不勝防，最易疏忽，也最難兼顧的地方！

侯三又豈不知道沈飛卿兩人是必會跟接追來，早就在提防着，聽得風聲響動，不等回頭，右掌利劍已然反腕身後劃出，恰好就將沈飛卿那攔腰一鞭挑飛，却可也想不到耿鷹揚那麼刁鑽，揮鞭同時足脛捲來，待得眼旁瞥見鞭影，那足脛已是猛的一緊，吃鞭梢纏着，身子連帶也被影響，險些栽倒！

耿鷹揚那邊眼看一鞭着實，當然不會錯過機會，喝聲：「倒下！」腕底透勁，鞭子連隨往後甩出，只道就得將那侯三曳翻，怎知鞭勢方動，侯三倏的一聲怪叫，折翻了腰，那脚再一蹬地，立時隨着鞭勢，連人帶劍往後倒飛，飛向耿鷹揚！

這一來耿鷹揚那鞭子不由得變了無處着力，再也起不了作用，反倒是侯三劍隨人飛，人未到，劍光到，已然威脅到了他的生命！

寒光乍閃，劍尖已然近身！

沈飛卿旁邊雖然騰得出手，可是冷不提防，待發覺不妙時，如何還來得及相救。

耿鷹揚也不及閃避，他不錯當機立斷，棄鞭抽身暴退，可是却仍慢了半分！

眼看劍就要洞穿他的咽喉，電光石火的那剎那，葛衣人突然鬼魅也似的閃來，一劍斜裏急挑，硬生生的將侯三那劍封住！

那會子劍尖離耿鷹揚咽喉不過寸許遠近，說險，當眞是險到了極點，甚至耿鷹揚也已感到了寒氣侵肌，他倒抽了口冷氣，忙又退了出去！

卽時，侯三那右掌已然翻起，式化「分花拂柳」，拂向葛衣人眼目！

葛衣人可也不慢，左掌同時亦翻了起來，護住眼目，迎住來勢！

刹那兩掌拍的相交，葛衣人半步倒退，侯三卻被震出兩尺開外，那脚步連隨着地，他也無心戀戰，身形着地又起，再又撲向林子那邊！

葛衣人也不起步追出，那嘴角陡咧冷笑，霍地偏身沉肩，左掌陡探，已然抄起了耿鷹揚棄在地上的那條鞭子，猛可奮力往後揮出！

那鞭子的鞭梢仍搭在侯三右足足脛上，一經牽動，立時再又收縮，緊纏着侯三的足脛，侯三那凌空的身子不其亦被影響，竟就順着鞭勢，颯的倒飛，打從葛衣人的頭上飛了過去！

葛衣人那利劍三尺卽時挑起，筆直指天！

侯三驚呼也未絕，劍鋒已然劃開了他的胸膛！嗤的鮮血怒激，他人亦斜裏噗的仆地！

葛衣人那指天的劍就勢落下，劍尖朝地，血滴如縷，他人也不再回頭，不再望侯三。

侯三那仆地的身子也不再見起來！

沈飛卿耿鷹揚兩人旁邊只瞧的直了眼，兩人本以爲自己的身子已經變不錯的了，可是經過今日，方才知道再强也不過是六扇門的材料，對付小毛賊的本領，若是要闖盪江湖，眞還得苦練苦練。

兩人呆了半晌，眼眼相望，忽的點了點頭，齊地擧起脚步，走了過去，衝着葛衣人抱拳長揖道：「多謝！」

葛衣人淡應道：「有何可謝？」

兩人齊道：「多謝閣下仗義援手……」

葛衣人忽截道：「我遲早也要殺他們，正如他們早也要殺我，此次出手，只是爲了自己日後方便，並非仗義甚麼，你們根本不用謝我！」

耿鷹揚連隨道：「話雖如此，閣下救命之恩，耿某人師兄妹總會緊記心頭。」

葛衣人道：「那又何必？」

耿鷹揚道：「理所應該……」

葛衣人不再說話，沈飛卿旁邊隨卽插口問道：「聽閣下先刻那麼說來，可是與他們結下仇怨？」

葛衣人嗯的作應，沈飛卿隨又道：「據知他們乃是殺人爲生的職業兇手，閣下旣然與他們結下仇怨，莫非有甚麼親朋教他們殺了？」

葛衣人不作聲，眼旁的肌肉卻已起了顫抖。

沈飛卿亦是聰明人，鑑貌辨色，也不再問下去，道：「有很多事情本來是不應該問的，但你知道，吃公門飯的人少不免要口頭做功夫，習慣了就是問，甚麼都得問，我，我也不例外，是了，你可曾投案？」

葛衣人道：「不管做甚麼，我從來就只懂得憑自己的心意，自己的辦法去做！」

沈飛卿苦笑道：「那也不錯，憑閣下的身手，要是做不來，官府裏的人確也不容易幫得了忙，倒未請教……」

葛衣人忽截道：「不要問我姓名！」

沈飛卿不由脫口問道：「爲甚麼？」

葛衣人道：「我早已忘記了！」

沈飛卿聽說怔在那裏，旁邊耿鷹揚也自怔住。

葛衣人接又道：「你們也不用告訴我姓甚名誰，我早知道。」

沈飛卿詫聲道：「你怎會知道？」

葛衣人道：「我到過淮陰，也到過這裏宿遷很多次，『快捕』沈蒼門下雙英的威名，丈八流雲鞭的厲害，總聽說過！」

耿鷹揚手摸着後腦，連聲苦笑道：「你朋友那麼說話，可眞要愧死了耿某人師兄妹……」

葛衣人忽的將手抓着的那條鞭子遞了過去，道：「流雲鞭的確不錯，但火候要是未够，最好還是多備柄七首甚麼，好得敵方迫近身來時也可以有所應付，不致於太吃虧。」

兩人聽着不由的都稍微紅了臉龐，耿鷹揚手接過鞭，欠身道：「多謝指教。」

葛衣人淡應道：「言重！」

耿鷹揚隨轉向沈飛卿道：「無疑那羣殺手就聚在這路盡頭的莊院，師妹，你看怎樣？」

沈飛卿沉吟着道：「車俠冒死走來警告你我，那兒是必就眞的人多勢衆，憑宗車二俠的身手，亦難倖免，你我若是就此前去，只怕……」

耿鷹揚忽截道：「師妹，你說宗俠……」

沈飛卿道：「車俠能够逃到這裏，定然就是宗俠捨命掩護，不過兩人追來，已落得先刻那許地步，宗俠在衆殺手的包圍下，活命的機會……」神色一黯，忽的住口不語。

「好賊子！」耿鷹揚不禁恨恨的一擊掌。

沈飛卿忽又道：「縣城離這裏並不遠，師兄何不回去調動所屬的捕快……」

耿鷹揚搖頭道：「那不成，他們人雖然有三十四，但當眞有幾下子的不過五六人，可不見得强到那裏去，來也起不了多少作用，反教白白丟了性命，同時打草驚蛇，此後只怕更難追覓！」

沈飛卿皺眉道：「那該怎辦？」

耿鷹揚目光閃動，咬牙道：「看來小兄得回去請准縣太爺，調動駐紮附近的軍兵！」

沈飛卿聳然動容，耿鷹揚隨又道：「那衆殺手諒必與魯刺史被刺的事有關係，是以縣太爺面前相

信不成問題，那統兵的都監雷天，人是血性漢子，與小兄平日總說得來，相信也容易說話！」

沈飛卿道：「那要是當眞關係朝廷命官的被刺，無疑方便交代，但要是……」

耿鷹揚道：「小兄大不了先立下軍令狀，那上頭要是怪責下來，自有小兄担承！」

沈飛卿道：「那師兄你……」

耿鷹揚截口道：「天風雙劍連命也捨得了，小兄那又算得了甚麼？」

沈飛卿點頭無語，耿鷹揚接道：「其實那也沒有甚麼怕只怕他們是善良百姓，旣然不是，那卽使與魯刺史的事件無關，上頭相信也不會怎樣責怪……師妹，你我雖是身入官門，卻畢竟亦是學武功行俠義的人，有時很多事情，明知對不起自己，也得放手去做，不能顧慮太多的！」

沈飛卿更無說話，葛衣人那邊不覺亦緩緩的垂下了頭，心裏頭可不知是甚麼滋味。

他的武功很好很好，但他有仗武功行過俠義麼，連他自己也都不清楚。

無疑，他也曾爲別人做過甚麼，但絕不是爲了俠義，那出發點全都是關係着他自己。

正如他爲某人殺人，並不是某人對他有恩，他要報了，他甚至根本不認識那某人是誰，但他卻必爲那某人動劍，爲的只是那某人出得起錢！

他甚至他不認識那要殺的人是誰，但他卻必須殺他，爲的只是他値錢，而他只需要那些錢！

他殺人，爲的不外賺錢！

如今，他殺了侯三，殺了唐六，雖然不是爲了錢，但也不過爲了他自己日後方便！

他自己也感到爲自己實在爲的太多了，應該爲爲別人，他也很想知道，誠心去爲爲別人，究竟又會是甚麼滋味……

耿鷹揚接又道：「機會難再，兵貴神速，遲了只怕又生變化，師妹，這就起行怎樣？」

沈飛卿頷首道：「好，你快回縣城去，我留在這兒監視着。」

耿鷹揚道：「讓你孤身留下來我……」

葛衣人旁邊忽的抬起了頭來，截口說道：「放心！」

耿鷹揚應聲轉過目光，豪笑道：「我方要等你朋友這句說話，有你朋友這句說話，我還有甚麼放心不下的，」抱拳一揖，說道：「總之多多有勞就是！」

葛衣人道：「那裏！」

耿鷹揚隨又道：「你朋友雖然不知姓名，但定然是俠義道上的劍客，耿某人我攀得起也好，高攀不起也好，無論如何，你這朋友我是交定了！」

葛衣人沒有作聲，居然會有人說自己是俠義道上的劍客，他實在覺得好笑。

祗是，他並沒有笑出來，他也笑不出來。

那片刻，沈飛卿已然走開去拉過那兩匹坐騎，忽的插口道：「師兄，我看你還得將屍身帶回去，那縣太爺問起來時，也可用來作証！」

耿鷹揚應聲道：「我方有這意思，至於地上的血漬看來也得要用砂土掩去，免得那出入的甚麼人察覺，起了疑心，有所防範！」

沈飛卿道：「那我自會打點！」

耿鷹揚沉吟着又道：「倘使有人離開，如果不是連羣結隊，不要理會！」

沈飛卿嗯的點點頭，耿鷹揚連隨走過去將那侯三唐六的屍身攔腰在自己坐騎的鞍上跟下，用繩子穿過馬腹縛穩了手脚，然後再將車雨亭的屍身在沈飛卿那坐騎馬鞍後縛好，然後一縱身，自己也上了馬鞍，隨對沈飛卿道：「事情要是順利，黃昏時分我相信總可以回來！」

沈飛卿道：「路上小心！」

「你也小心！」耿鷹揚隨又轉過半身，衝着葛衣人抱拳道：「多多拜託！」

葛衣人應聲：「好說！」彎下腰身，低下頭來，逕已用劍挑撥砂土掩蓋那地上的血漬。

耿鷹揚也不再說甚麼，右掌控韁，左掌狠往馱着侯三唐六屍身那馬的韁繩，發聲吆喝，就隻身雙騎的放馬疾奔了出去……

黃昏，日雖未西沉，晚霞已染紅了天際，那孤立在駱馬湖畔的莊院在夕陽的殘照下，愈見肅殺！

映着落日，對莊院的那片雜木林子裏，依稀閃着點點寒芒，那是槍影，那是刀光！

千百軍士，此際已然重重的包圍着那莊院！

耿鷹揚果然請准了縣太爺，會同統兵都監雷天，調來了駐紮附近的二千軍士。

當着路口，如今就策馬躑躅着那都監雷天，只見他頭戴紅纓獅子盔，身披鐵葉鈎嵌甲，前後青銅護心鏡，外罩錦戰袍，卻敞開了右胸肩膀，攔腰再截獅頭獸束帶，那邊掛張鐵胎弓，這側懸壺白羽箭，右手裏欺霜偃月刀，左掌裏鎖金令字旗，雖然未知武藝如何，先見威風出衆！

再看他人，六尺長短身裁，三十左右年紀，環眼豹頭，虎鬚燕頷，生着就是副驃悍的長相，但那眸子卻閃爍着智慧的光輝，分明有勇有謀，不是魯莽的角色。

雷天左右，伴着沈飛卿耿鷹揚，還有幾名偏將，數十軍士。

那葛衣人卻沒有走近來，只是手牽着坐騎的韁

繩，木然站立在遠遠的那邊。

他那眼瞳怔怔的望着湖畔那莊院，瞬也不瞬，彷彿是在想着甚麼。

打從耿鷹揚走後，他幾乎就沒有說過話。

沈飛卿不用說覺得很奇怪，她很聰明，轉彎抹角的問不少說話，想弄清楚葛衣人的來歷，可惜，她實在白費了心機，甚麼也不曾問出來。

到後來，甚至連她也不想再開口了。

也就在耿鷹揚走後不久，先後又有五騎走來，那都是接得傳玉書飛鴿傳書趕來的殺手。

他們並沒有察覺甚麼，直入莊院，葛衣人也並沒有半途阻截，沈飛卿更就不用說。

那五騎入了莊院便不再見現身，在他們之後，也不再見別的人走來。

那莊院的門也不再打開，直到如今，內裏始終並無異動，似是不曾察覺已被重重包圍……

雷天逡巡了好半晌，忽的勒住了馬，笑道：「莊院靠着駱馬湖，原怕他們莊後備了船隻，借水逃遁，但如今沿湖已盡成沼澤，方好絕了他們的退路，就用不着再顧慮了！」

耿鷹揚旁邊隨接口道：「那硬衝入去怎樣？」

「硬衝入去？」雷天放聲笑道：「你眞是天才兒童，居然想出如此精采的好軍法！」

耿鷹揚笑罵道：「你口裏少轉彎抹角損人。」

雷天道：「說實在的，莊院裏頭地方狹窄，容不了多少人，更不易展開陣勢，他們若是據險防守，只怕衝得入去，擒得了人時，我方也得死傷枕藉，血流成河！」

耿鷹揚頷首轉問道：「那你意思，……」

雷天道：「迫他們出來！」

耿鷹揚道：「倒要問你如何迫法？」

雷天笑着道：「耿老弟，論武藝，我不如你，但講到行軍佈陣，你得要看我的！」

耿揚鷹道：「正要看你的！」

雷天喝聲好，左掌鎖金令字旗倏的舉起！

左右兩旁立時吹起畫角，響徹長空！

角聲未已，金鼓齊鳴，衆軍士箭上弦，刀出鞘，搖旗吶喊着紛紛湧出了林子！

即時，兩條黑衣幪面人狸貓也似的冒出了那莊院的牆頭，但只是停了停，便又縮了回去！

也即時，雷天鎖金令字旗連連展動，突喝道：「標牌手！」

「喳！」的應聲，左挽籐牌，右執利刀的標牌手連隨越衆走出，橫結成隊。

雷天令旗再展，又喝道：「鐵槍手！」

千掌紅纓槍的鐵槍手喳的越衆走出！

雷天隨又喝道：「弩箭手！」

背負籌火，手牽箭弩的弩箭手應聲越前！

雷天再喝道：「鐵槍手，標牌手！」

應聲一隊鐵槍手一隊標牌手緊接走了出來！

五隊人人數相當，每隊相距三尺不到，只等齊集，便自舉步齊向前走！

那衣甲鮮明，步伐齊整，端的是氣勢如虹！

雷天只等那五隊軍士走出兩丈，令旗又展，五隊軍士連隨又走了出來，隊隊相距仍是三尺左右，依次又是標牌手，鐵槍手，弩箭手，鐵槍手，標牌手，人各操着整齊的步伐，向前推進！

也沒多久，前五隊軍士已然來到了那莊院距離五丈處，雷天鎖金令字旗即時下落，左右金鼓畫角齊止，那推進的衆軍士亦停下了腳步！

雷天隨喝道：「莊前兩丈，設拒馬槍！」

左右喳的應聲走出數十粗臂膊，夠氣力的軍士，分抬着十數具拒馬槍奔向莊院那邊！

那十隊軍士連忙左右靠攏讓出中間一條通路，好教那抬着拒馬槍的軍士走動。

在莊院門外兩丈放下拒隊槍，那數十軍士便退了回去，十隊軍士隨亦合回原勢，他們每隊的人數竟恰好就將那莊院由左至右包圍起來。

倒是那十數具拒馬槍却並未足夠將莊院圍住，各各之間不免都留下了空隙，但最闊也祇不過僅容一騎通過。

那拒馬槍顧名思義不待言就是用來對付馬匹的東西，構造也簡單，只是連帶木架的一條粗重橫木，但橫木的一側却斜貫着若干鑌鐵長槍，槍尖盡都向外，若是馬匹迎了上去，就得肚破腸流！

雷天眼看拒馬槍都已佈置妥當，滿意的點了點頭，再又舉起鎖金令字旗！

立時兩旁金鼓雷鳴，衆軍士緊接齊聲吶喊助威！那喊聲響動，簡直就像是天崩地裂的，使得那風雲險些兒變了顏色，已西的那夕陽更是嚇的慌忙溜了下去，於是，暮色更深，晚風更急，殘霞更紅！

三聲吶喊響過，雷天鎖金令字旗陡落，兩旁金鼓頓止，喊聲亦歇，一片死寂！

雷天即時振吭呼道：「莊院裏頭的人聽着，你們已被重重包圍，知機的，要命的，立即出來投降，尚可從輕發落，否則三通鼓罷，管教你們後悔莫及！」令旗再起，厲聲喝道：「擂鼓三通！」

咚咚咚地震耳欲聾的鼓聲連隨左右響了起來！

莊院那邊牆頭也連隨冒出了十幾條人影，但也很快便先後縮了回去。

暮色更濃，三通鼓聲，終於響盡！

莊院的門仍是緊緊閉着，裏頭毫無動靜。

雷天再又等了半晌，見仍無反應，突喝道：「

弩箭手，升起籌火！」

那夾在標牌手鐵槍手的弩箭手應聲紛紛卸下脊負籌火，燃點起來！

不多時，平地上燒起了百數十堆籌火！

雷天又喝道：「箭上弦！」

衆弩箭手應聲預備好了强弓硬弩，箭頭全指向旁邊燃燒着的籌火，那用的箭近箭頭的地方赫然齊都紮着易焚的油布等東西！

雷天隨又厲聲喝道：「放箭！」

應聲箭弩齊齊着火，那在弩箭手前的標牌手鐵槍手不用吩咐早已蹲下了腰身，讓開箭路。

弓弦響動聲緊接就此起彼落，燃燒着的火箭連連射向莊院，直似滿空火鴉亂飛！

那些火箭有的射入莊院，有的却射在莊院的木門上，熊熊地燃燒起來！

也沒多久，莊院裏亦冒起了幾處火頭，馬嘶聲頻頻，也不知是否馬廐也已然着火！

風助火勢，愈燒愈猛烈，濃烟陣陣接着冒起！

雷天那邊隨呼道：「王成，張武！」

「末將在！」兩名偏將應聲策馬走了過來。

雷天連隨吩咐道：「你兩各帶三十軍士預備擂木兩旁等候着，只待那人從莊院裏衝出，立刻過去擂倒莊院左右兩側圍牆，截斷火路，以免烈火波及後院，好得搜索証據！」

王成張武應聲知道，連忙退下，各去打點。

那會子又已千百枚箭射入莊院，火頭冒起更多，焚燒的更猛烈！

不消片刻，那莊院的前院幾乎已成了火海！

也就在那刻，莊院那燃燒着的兩扇門突然砰的打了開來！

「衝！」的一聲霹靂也似的暴喝驀地劃空響起，十多騎健馬緊接着從院裏猛可衝了出來！

那騎在馬上的清一色黑布勁裝疾服，面幪黑巾，右掌利劍三尺，左手却抓着一塊打從門扇或是窗框拆來的木板！

那衆殺手顯然心裏都已有了分寸，衝出了莊門，立時放馬向那拒馬槍阻不了的空隙奔去！

好雷天，立時厲喝道：「射馬！」

弩箭手應聲箭朝下，集中射向馬匹！

一時箭如飛蝗，那十多健馬全都不能例外，未衝出拒馬槍的範圍，已然吃弩箭射成了刺蝟，東倒西側，紛紛倒下！

那衆殺手毫無選擇的餘地，急急由馬背拔起，縱身橫越拒馬槍，冒着箭矢衝前！

兩個身手較差的人才拔起，就已給箭射了下來，有些箭乃是火箭，着身焚燒，痛徹心脾，兩人不由倒地亂滾，也只是滾了幾滾，已給接着飛來的箭矢射成了刺蝟！

撕心裂肺的慘叫聲，傷馬悲嘶聲，刹那震撼長空，令人聽來，不禁魄動心驚！

雷天即時斷喝道：「停！」

弩箭手應聲停了手，那排列在弩箭手前的標牌手鐵槍手緊接長身暴起！

標牌手「嗜！」的喝聲，左半步陡起，籐牌齊出，橫列成牆，右掌長刀隨自籐牌邊遞前，那在後的鐵槍手丈八鐵槍同時齊起，亦打從那籐牌與籐牌間伸了出去！

那刹那衆殺手已然衝近，利劍齊飛，但全都吃籐牌擋住，反教那籐牌邊遞出的長刀鐵槍迫的無法再踏前半步！

那當中的標牌手鐵槍手也不反迫，就站立原地，但左右兩邊却迅速的起了移動，弧形包抄，分明就是要組成包圍圈，將衆殺手包圍起來！

在後的弩箭手連隨亦起了移動，單屈右膝跪地，弩箭斜斜指天，蓄勢待發！

那顯然都是久經戰陣，久經訓練的軍士，行動整齊，配合的更是恰到好處！

雷天也眞有他的，不是那尋常可比！

陣勢乍展，刀光如雪，槍影如虹，夾雜那助威的吶喊，聲勢的是駭人！

那衆殺手雖然本領，但幾曾見過如此陣仗，不由的打從心底寒了出來，明知道一被包圍，讓那籐牌鐵槍迫住身形，就是凶多吉少，那裏還敢怠慢，發聲吆喝，齊齊拔起，飛身便要打從衆人頭頂掠了過去！

鐵槍手可也不是木頭，豈由得他們，丈八鐵槍連隨挑起，橫截長空，身後弩箭手也連隨配合行動，箭弩齊發！

那衆殺手人在半空，如何抵擋得了，十三人的六個身手較差，立時給那橫截長空的丈八鐵槍迫了下來，更有不幸的身上還帶了箭傷！

包圍圈也立時連成，衆軍士腳步亦起，掌着籐牌，長刀，鐵槍，齊齊向包圍圈內推進！

被包圍在圈內的六殺手，別無選擇，不得不作殊死戰！

那會子身手較好的七殺手已然橫越長空，斜裏落在那第五排的標牌手身後，却只有兩人是好好的，其他五人多少都不免被流矢所傷！

也立時，第五排的標牌手與第四排的鐵槍手不再站立不動，齊地起了動作，颯的轉過了身，標牌手變後爲前，鐵槍手變前爲後，會同那兩丈開外的第一排標牌手與第一排鐵槍手迅速的左右包抄，四端陡合，組成了第二道最大的包圍圈，衆軍士腳步

緊接開展，向那被包圍在圈裏的七殺手迫進！

那身手最好，毫無損傷地越出第一道包圍圈的兩名殺手，當然不會被困着，只見他兩人身形輕捷如燕，乍起又落，乍落又起，已然從那衆人頭頂掠過，鐵槍手橫截長空的丈八鐵槍仍阻不了他們，但三排的弩箭手早有準備，同時目標又少，弩箭全都集中在兩人身上，饒是兩個人再本領，掌中利劍施展的再急，半空也無法將身子裹的密不透隙，待落到那第五排的標牌手身後時，都已帶了箭傷！

那第五排的標牌手與四排的鐵槍手也連隨轉過了身，標牌手在前，鐵槍手在後，左右兩端迅速弧形靠合，組成了第三道包圍圈，將那負傷的兩名殺手包圍起來！

也就那樣，十三名殺手全都陷入三道包圍圈裏，作殊死戰，別無選擇的餘地！

那三道包圍圈更不住的變動，由三道逐漸變成四道，五道，六道……只要找到機會，立時將那被圍着的殺手截開，個別包圍起來！

包圍圈更是逐漸縮小，多餘的軍士掌握機會退出來，但一有人受傷便從速補上去，於是，包圍圈的殺傷力始終不變，却愈縮愈小！

迫得近了，藤牌迫住身形，鐵槍長刀乘隙抵住身子，那被圍着的人要不束手就縛，只怕就得被那鐵槍穿透身子，亂刀分屍！

衆殺手空負滿身本領，無法施展得開，也沒多久，已先後三人被硬硬擒下來！

耿鷹揚，沈飛卿遠遠看的眞切，不禁歎爲觀止了。

雷天也好生得意，忽的轉頭來問道：「耿老弟，你看怎樣？」

耿鷹揚拊掌道：「妙極了，往時聽你說武林高手在戰場上也起不了多少作用，我本是不怎麼相信，但如今看來，果然道理！」

雷天聽說好不開心，放聲直笑個不了。

笑聲也未絕，那被困在第三道包圍圈的兩名殺手已又拔了起來，他兩人也端的是好身手，雖則已帶箭傷，身形仍見矯捷！

沈飛卿耿鷹揚兩人看的眞切，不約而同，策馬奔了過去，人未到，丈八流雲鞭已然先到！

那背林的標牌手鐵槍手後就再無弩箭手，兩名殺手只道再一折腰，翻過槍牆，便可突圍逃出生天，冷不防兩條長鞭倏的劃空飛來，左邊那饒是眼明手快，也不由的吃耿鷹揚一鞭迫了下去！

那衆軍士立時把握機會，盡量縮小包圍圈，鐵槍手更就索性用鐵槍斜斜封鎖了包圍圈上空，只怕那殺手再強也無法再冲天拔起來！

右邊那殺手更就閃避不及，驚呼未了，已吃沈飛卿一鞭掃中小腿，翻身跌下，兩旁標牌手鐵槍手乘隙湧上，藤牌壓住身形，鐵槍抵住要害，硬硬將那殺手生擒下來！

也就在那會子，一匹棕色的健馬打從莊院裏頭穿門走了出來，馬上並沒有人，衆軍士又忙着厮殺，倒也不曾分神去理會。

那匹棕色的健馬出了拒馬槍的範圍，繼續往前緩步踱了出去，不多時，已繞過了幾道包圍圈。

眼看着那匹棕馬就要繞過最後那道包圍圈，旁邊一個負傷坐地的軍士忽地瞪起了眼，望着那棕馬失聲驚呼道：「馬肚有人……」

話聲未已，寒光暴閃，那軍士的人頭颯地突然飛了起來，鮮血怒激！

那棕馬的馬肚連隨翻出了傅玉書，他不再是穿着白衣，一身勁裝疾服竟是與那馬匹同樣，棕色的衣服！

難怪他藏身在馬肚下，別人也不容易發覺得到了！

他背負同色狹長包袱，右掌那纏腰軟劍，人才翻出馬肚，剎那已騎到了馬鞍上，空着的左手也連隨抄起了韁繩，一聲吆喝，飛騎直衝路口那邊！

兩旁軍士不禁嘩然，待要追趕時却怎奈那馬快脚慢，如何還來得及。

沈飛卿耿鷹揚那邊卽時也自發覺，兩人又是何等心思，只看那衣衫，那份鎭定，已然想到傅玉書並非那衆黑衣人可比，就是首腦也未可知，怎肯放過，雙騎齊出，卸尾急不及待，雙鞭齊飛，直取傅玉書後背！

傅玉書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忙裏偏身伏倒，雙鞭立時走空，但他背負那狹長包袱却已被沈飛卿那鞭子的鞭梢拍的掃了下來！

那包袱着地，鞭口裂開，露出來的又是銀票又是賬册，傅玉書逃命要緊，雖是又痛又恨，可也來不及捨取，脚夾馬腹，放騎更急！

沈飛卿兩騎連隨奔過，耿鷹揚馬上一俯身，一探手，已將那包袱從地上抓了起來！

也卽時，傅玉書單騎幾乎已奔到了路口。

雷天也正當路口，眼裏分明，那口裏霹靂也似地喝聲：「那裏走！」拍馬舞刀，直取傅玉書！

兩騎剎那相遇，雷天掄起那好幾十斤重的欺霜偃月刀，當頭就劈！

傅玉書也不是呆子，怎會去硬擋，那身子陡偏，讓開刀勢，軟劍陡震，連還兩劍！

雷天那身手雖然也不慢，但怎比傅玉書，待要封擋時，寒芒已然及目，忙裏藏了頭，縮了胸，颯的他頭盔上那顆紅纓立時吃劍削了下來，那第二劍

緊接劈到他右肩上，他那右肩上披着鐵葉鈎鎌甲，倒也傷不了，可是那鐵葉鈎鎌甲已教劈的裂了開來，使的他當眞吃驚不小。

那剎那，兩騎已然交錯奔過，傅玉書惡向胆邊生，就待勒轉馬頭，回身再劈雷天兩劍，怎知冷眼及處，已瞥見葛衣人飛騎奔了過來！

看到那葛衣人，傅玉書不由得紅了眼，他只道是葛衣人向官府告密，勾結官兵，來壞自己的買賣，厲聲就衝口大喝道：「若不殺你，傅某誓不爲人了！」

他嘴裏說的雖兇，可不曾眞的衝過去拚命，忽放急了馬，疾奔路口！

那附近的兩名偏將連忙挺槍躍馬迎了上去，那槍影如虹，左右齊飛，刺向腰側面門！

傅玉書怒從心上起，一聲喝叱，軟劍疾挑，颯的震開右來纓槍，再一閃身，讓開左來刺向腰側纓槍，左掌隨棄韁繩，反手抄住槍桿，猛裏一拉，硬將那名偏將連人帶槍扯了下馬！

三騎健馬卽時交錯奔過，傅玉書也卽時棄了槍桿，斜裏偏身，左手接又翻起，五指如鈎，猛可抓住右邊那名偏將的腰帶！

那名偏將驚呼未絕，人已被他硬硬扯離了馬背了！

傅玉書連隨奮力一甩手，將那名偏將提了起來，猛向迫近來的那葛衣人擲去！

葛衣人那邊鍊劍方待脫手飛出，那名偏將的身子已然凌空壓了下來，不由得他不伸手接住，到他放下那名偏將時，傅玉書已然飛騎入了那林子裏的小徑，守在那附近的幾名軍士，幾曾見過如此厲害的人，早就被懾住了，直怔在那裏，無人敢去攔阻了。

葛衣人也不再躭擱，急急追了出去！

耿鷹揚眼看葛衣人動身追趕，愈發肯定那傅玉書是頭子，喝聲：「接好！」將手裏那包袱拋給雷天，會同沈飛卿忙亦追了出去……

這邊幾人才離開，那邊王成張武兩名偏將已帶了軍士用擂木撞倒莊院兩側圍牆，截斷火路，更從後院搜出了那面白屏風，抬了出來！

那面屏風映着火光，愈發白的厲害，屏風上那四個血也似紅的字也更見觸目！

誰看到那四個字，都禁不住䰟動心驚，甚至雷天也不例外，那四個字，也正就是——

格殺勿論！

×　×　×

晚風急，殘霞紅，又是夕陽小樓西。

院子裏，木葉迎風吹落，秋意更濃，也更肅殺了。

風也吹起了曹天祿的衣袂，他負手獨立在廳堂外，石階前，面容比那秋意赫然還要肅殺！

脚步聲響處，家人終於迎入了傅玉書！

傅玉書與當日來時並無不同的地方，仍是那身白衣，舉止也仍是那麼的從容，神態也仍是那麼的鎭定，眼瞳也仍是那麼的峻冷！

看到曹天祿相候堂前，他人不由的怔了怔，再看到曹天祿那肅殺的面容，脚步更不由就頓住！

曹天祿負手如故，只等那家人退出，忽的開口道：「傅公子端的是信人，說過今日到來，果然就今日來到！」

「好說，好說！」傅玉書道：「未知道那銀票可曾……」

曹天祿截口道：「銀票早已預備多時！」

傅玉書道：「那敢情好……」

曹天祿又截道：「只怕不見得好！」

傅玉書道：「話怎樣說？」

曹天祿淡笑道：「傅公子應該心裏明白！」

傅玉書道：「我豈是那明知故問的人！」

曹天祿轉問道：「那傅公子可想知道？」

傅玉書道：「正要知道！」

曹天祿道：「容我先問傅公子幾句說話！」

傅玉書冷然道：「請問！」

曹天祿道：「前次傅公子到來時不錯只是單身，但出了我家門，兩人就相隨着左右……」

傅玉書道：「你倒清楚！」

曹天祿道：「只因爲我曾經教人隨後追蹤！」

傅玉書毫不動容，道：「是麼？」

曹天祿隨又道：「但這次你到來，却祗是匹馬孤身，敢問，那究竟爲了甚麼？」

傅玉書反問道：「你怎知我匹馬孤身到來？」

曹天祿道：「你還未入城我已然接得消息！」

「你消息倒也靈通！」傅玉書道：「不錯，我此來就祗匹馬孤身，難道不成？」

「不是不成，祗是我心裏覺得奇怪，隨便問問！此外……」曹天祿稍頓又道：「傅公子入城時衣同馬色，是身穿那棕色衣裳，風塵僕僕，也不立時取道我家，直到入了客棧，教店小二買來白布長衫，沐浴更衣，裝束成如今的樣子，方才過訪，敢問，那又爲了甚麼？」

傅玉書道：「不爲甚麼，只因僕僕風塵入城，儀容不整，就來拜訪，未免失禮……」

曹天祿忽截道：「早知傅公子是如此言不由衷，到不如讓我自己來說話！」

傅玉書冷笑道：「原則你認爲是……」

曹天祿道：「不過要表示今時的傅玉書仍是往

日的傅玉書，並無不同！」

傅玉書兩聲冷笑，也不說話。

「其實，今時又怎同往日？」曹天祿隨又道：「你傅公子很機警，當日我派去追躡的人並不能追出多遠，是以我並不知道你傅公子所住的地方，但根據那去向，定然要經過睢寧，宿遷，泗陽幾處，不得已我也就只好教人那附近留心着！」

傅玉書冷笑道：「你倒是費煞苦心！」

曹天祿道：「我不能不關心着你！」

傅玉書道：「那眞令我受寵若驚！」

「如今還不是你吃驚的時候，且聽我說下去！」曹天祿緊接道：「飛鴿今晨傳來消息，說是官兵發現了那職業殺手據在宿遷的巢穴，圍剿下來，祇走了那頭子……」

傅玉書突截道：「那就是傅某人我！」

曹天祿怪驚訝的道：「怎麼……」

傅玉書又截道：「明人眼裏不說暗話，我說那許多暗話就祇因爲不知道你是明人，但你既然是明人，又何必再與我裝蒜下去！」

曹天祿連聲道：「好，說得好！」

傅玉書道：「無疑我走了眼，小覷了你！」

曹天祿淡笑道：「也許！」

傅玉書道：「你也的確並不簡單！」

「過獎！」曹天祿淡應着忽又道：「像傅公子那麼胸懷壯志的人，當然不會甘心失敗，就此罷休，但要圖謀再起，絕不能夠短少金錢，事發倉猝，傅公子想必來不及執拾那金銀細軟，是以雖知驛馬傳遞消息也許更快，各地已起畫影圖形，通緝正兇，也不能不冒險到來此地！」

曹天祿那番說話無疑是推測的多，但也正好說到傅玉書那心坎裏去，不對的只是傅玉書並非來不及執拾那金銀細軟，而是吃沈飛卿丈八流雲鞭颯的將那包袱掃掉了！

他也不分辯，只等那曹天祿說完了話，忽的道：「不管怎樣，我今日都會到來的！」

曹天祿道：「好個不管怎樣，你那是因爲？」

傅玉書道：「我說過今日到來！」

「人無信不立，我佩服！」曹天祿道：「那麼說來，我今日亦是非錢不可？」

傅玉書重複道：「非付錢不可！」

「按道理，那是應該，但！」曹天祿道：「得人錢財，替人消災，今日我若是付錢與你……」

傅玉書道：「那我定然會替你消災！」

曹天祿忽問道：「那人還沒有死？」

傅玉書道：「還沒有死！」

曹天祿沉吟道：「記得傅公子當日曾說過對那人的行踪已然嘹如指掌，以傅公子做事的爽快，要是殺得了那人，如今怎也應該殺得了，那人到如今仍活着，無疑也就是說傅公子無法對他，想傅公子勢雄力厚時也奈何不了，到如今地步，祇剩下匹馬孤身……」忽的住口，但笑不語。

傅玉書冷笑道：「你少操心，祇要傅某人我還生，就能找機會替你殺他！」

曹天祿道：「要是殺不了，反倒……」

傅玉書衝口道：「那你就祇有更放心……」

那說話方出口，傅玉書就知道說錯了話，但出了口的話就彷如那潑出了的水，收也收不回的！

曹天祿目光閃動，卽時道：「那麼說來，知道我買兇殺段香兒的人就祇是你傅公子了！」

傅玉書硬着頭皮應聲道：「不錯！」

曹天祿點頭道：「那我就眞的放心了！」

傅玉書道：「你那話裏分明是別有說話！」

曹天祿道：「傅公子不愧是聰明人！」

傅玉書道：「那你最好給我放明白說話！」

曹天祿道：「說來那也沒有甚麼，歸根到底，你傅公子到此地步，實在難再令人置信！」

傅玉書道：「但不信你也得信，不付……」

「我也得付！」曹天祿截口道：「只因爲當日我口頭已承諾！」

傅玉書道：「對付那賴賬的人，想來你也不會忘記我曾經說過向來就只有一種辦法！」

曹天祿道：「我記得那是甚麼辦法！」

傅玉書道：「你記得就好了！」

曹天祿忽的道：「對付那勒索的人，很巧合，我向來也是只有一種辦法，那是甚麼辦法，傅公子可想知道？」

傅玉書道：「正要請教！」

曹天祿厲聲道：「殺！」

傅玉書居然面不改容，拊掌道：「好辦法！」

曹天祿道：「傅公子還要那銀票麼？」

傅玉書道：「那是明知故問！」

「好，說得好！」曹天祿道：「銀票此刻就放在我身上，傅公子要的話，何不過來！」

傅玉書聽說並不舉步走過去，只是冷笑，忽道：「聽你口氣，倒像有恃無恐！」

曹天祿道：「我早說過傅公子是聰明人！」

傅玉書冷笑道：「你邀來多少高手能人，只管請出來，好教我見識見識！」

曹天祿道：「傅公子還是先見識曹某人我！」

傅玉書詫聲道：「你？」

曹天祿道：「就是我！」雙眼霍的暴射精芒，那身子陡直，渾身骨骼緊接着就是連串劈劈拍拍地爆豆也似的響了起來！

傅玉書不由得傻了臉，那眼也險些兒直了！

也緊接着，曹天祿緩緩的伸出了他那背負着的雙手，祇見他那雙手已變的又粗又厚，皮膚的表面赫然透着鐵也似極其怪異的顏色！

傅玉書冷眼瞥見，終於稍微變了面色！

他人闖盪江湖多年，又是何等經驗，只瞧曹天祿那聲勢，就知是內外兼修的會家子，猶其是那雙手只怕已到了運掌如刀，用指代劍，足以開碑裂石的地步！

堂堂的徐州首富曹天祿居然會身懷如此絕招，若不是親眼目睹，他也實在難以相信！

他沉吟着，禁不住苦笑微喟道：「你閣下當眞是深藏不露！」

曹天祿忽問道：「你可知我是誰？」

傅玉書道：「恕我眼拙，敢問……」

曹天祿微哂道：「那讓我再介紹我的三個拜把兄弟與你認識，見過面後，也許你會記憶起來！」一雙掌乍翻，猛的相互交擊！

掌聲響來雄渾，竟似金石交鳴！

傅玉書入耳驚心，面色愈見凝重！

那掌聲陡落，三條中年漢子就從傅玉書身後左右假石花叢裏閃了出來！

三條中年漢子的長相都極其驃悍，身裁雖然魁梧，舉止倒也矯活，但衣飾却並無相同，用的兵器亦是各異，左邊那是黃布衣裳，使一雙亮銀風雨流星鎚，那流星鎚嵌着三尺長柄，鍊子反倒是連在那柄端，遠可取丈外，近亦可肉搏，與普通的迥異！

右邊的那却是棕衣披身，手提水磨銅三節棍！

至於那在傅玉書身後的錦衣人則左右各抓一面金光閃爍的奇形盾牌，牌面倒嵌着七八口三寸五六長短的利刃，乃是罕見的外門兵器！

這三人一現身，傅玉書面色更凝重，他目光閃動再閃動，喃喃道：「金盾崔浩，銀鎚魚彪，銅棍翁培……」目光陡凝，迫視着曹天祿，道：「閣下莫非就是那鐵掌曹武？」

曹天祿道：「不是莫非，簡直就是！」

傅玉書微喟道：「鐵掌銅棍，金盾銀鎚，賊中之賊，寇中之寇，今夜燕南刦兩戶，明日趙北搶三家，做案無定時，行踪更飄忽，江湖人稱逐電追風沒影子，身在烟雲無覓處，不想竟就是落足此地，那傲頭兒的也竟就是此地首富，要非眼見是實，教我如何相信？天祿天祿……你改的倒也好名字！」

曹天祿道：「難得在名符其實，是麼？」

「是極了！」傅玉書道：「奇怪的是，憑你們四人，怎也對付得了段香兒，又何必去找我？」

曹天祿道：「你可知道，當日就祇得我個人在這兒，同時消息傳來，段王孫隨後就到，要待我衆弟兄聚齊，他兩父女亦是必然相會，所謂盛名下無虛士，憑他姓段的未必是我們對付得了，到不如就花費多少錢銀，由你姓傅的來動手，免得麻煩，那知你姓傅的不識好歹，得寸進尺，竟然乘機勒索到我頭上來！」

傅玉書輕歎道：「你用到這勒索的字眼，想必就始終不曾相信過我的說話！」

曹天祿道：「那卽使是眞的也好，假的也好，事情既然祇得你才知道，嘿嘿！」兩聲冷笑，突然住口不語！

但他就不再說下去，那笑聲裏頭包含着甚麼意思，除非是呆子，否則都不難想像得出來。

傅玉書那麼的聰明人，又怎會想不到的道理，隨卽道：「聽口氣你是要殺我滅口？」

曹天祿沉聲道：「是你找死，怪不得我！」

「不錯，怪不得你！」傅玉書頷首道：「要怪，也只怪我自己有眼竟如無珠！」

語聲甫落，他那動也不曾動過的身子突然飛了起來，疾撲向曹天祿！

他人動，手也動，連隨撤出了那纏腰的軟劍！

曹天祿四人雖也料到傅玉書是必會突然發動，但都只以爲他定必就奪路逃生，那要不左右鼠竄，就得要往後開溜，斷不會走死路，取道廳堂那邊，是以就祇小心着那左右後三面，冷不防傅玉書竟會撲前去，更還拔出劍來，不由得齊都怔了怔！

四人倒不愧是好手，也祇是怔了怔，一聲輕叱，身形便自齊齊開展！

傅玉書卽時已撲到曹天祿身前，那右腕陡抖，軟劍颯的抖得筆直，毒蛇也似地飛刺向眼目！

曹天祿眼裏眞切，㘝展那身形陡頓，猛喝聲：「好！」半身突矮，雙掌齊翻，「童子拜觀音」，迎向那眼目刺來的軟劍！

看他出手，分明就是要用那雙鐵掌將軟劍的劍鋒夾住！

那知傅玉書雖然是出劍狠辣，用的只是虛式，曹天祿掌風方起，他劍勢已收，脚尖着地再點，身子乍閃又標，打從曹天祿身右側掠了過去！

好鐵掌，反應也不慢，連隨錯步旋身，左掌陡沉，護住胸膛，右掌反揮，猛地斜裏拍出！

那要換是別人，少不免就凶多吉少，但傅玉書畢竟是傅玉書，鐵掌雖快，比起來仍慢了半分，只拍在石階旁邊那欄杆之上！

叭的那欄杆上立時多出了一隻極其淸晰的掌印，要換是拍在人身上，那還得了？

傅玉書背着身，眼看不見那鐵掌的厲害，倒也不曾嚇着，身子落得地時，他人已在廳堂門外！

銀鎚魚彪那邊正好方便，聲也不聲，右掌流星鎚曳着鍊子猛可脫手飛出！

傅玉書也的是機警，耳聽破空聲響，身子猛一俯，就撲倒地上，那流星鎚卽時貼身掠過，擊在旁邊一扇格子門扉上，直擊的那門扇轟地片片碎裂，塌了下來！

傅玉書也無暇吃驚，撲地緊接滾身！

曹天祿方待縱身追去，反倒給那一鎚攔下來！

那刹那傅玉書已然入廳堂，左掌陡抄，抄起一張椅子，猛可長身暴起，椅子連隨脫手奮力擲出，呼的直飛屋頂，他人却一閃身，躲入了旁邊放着的那面屏風後！

砰的那張椅子幾乎同時撞到了屋頂去，直將那屋頂撞出了老大的一個缺口，一時瓦礫紛飛，嘩啦啦地墮了下來，那張椅子的去勢却未盡，隨從缺口穿了出去！

鐵掌銅棍金盾銀鎚四人卽時先後撲入，曹天祿一抬首，喝道：「追！」反起雙鐵掌，護住了頂門，脚尖猛一點地，縱身就從那椅子裂出的缺口直飛瓦面！

魚彪也不慢，右臂陡振，流星鎚飛向屋頂，嘩啦的擊破另一爿瓦面，他人亦順着鎚勢拔起身子，打從那缺口追了出去！

崔浩翁培兩人却反倒退出廳堂外，但一下了石階，就雙雙的拔了起來，直撲滴水飛簷！

四人的手都相當敏捷，配合得更是恰到好處，傅玉書要是眞的從瓦面逃走，祗怕走不了多遠便又得陷入包圍，幸而他不曾那麼打算，此際當然就更不會錯過機會，忙從屏風後面閃出，拚運全力，箭也似迅速地飛身掠出廳堂，橫越庭院，翻過牆頭，往外開溜！

那邊曹天祿一上了瓦面，四顧無人，但見一張椅子，就知道中了傅玉書的計，只盼崔浩翁培不曾離開廳堂，那知動念未了，三人已然先後現身，不由得他頓足長歎！

崔浩現身忙就問道：「人呢？」

曹天祿目光乍閃，正好瞥見傅玉書翻過牆頭，不禁脫口道：「牆頭那邊！」

三人應聲轉過目光，方要追下，但只看傅玉書那捷矯的身形，曹天祿就知道已追不及，忙喝止道：「不要追了！」

三人收住脚步，詫聲問道：「怎麼？……」

曹天祿道：「追已不及，你我兄弟更不能太驚動，教旁人看破了底細……姓傅的如今是官府通緝的重犯，諒他也兇不了出來，極其量暗裏通知那找尋殺段香兒的幕後兇手的人到來算賬，從中坐收漁人之利！」

崔浩陰森森接道：「我倒想見識下那個人！」

魚彪隨道：「來了最好，就只怕他不來！」

翁培亦應道：「不錯，我們兄弟怕過誰來！」

曹天祿却不再作聲，眼望天際，祗是冷笑……

× × ×

夜店，孤燈，菜香，飯香，酒更香……

葛衣人背門坐着，左右桌旁是分坐着沈飛卿耿鷹揚，兩人的腰際除了那丈八流雲鞭外，赫然都已聽從葛衣人的指點，多配了一口尺二三長短短劍。

三人都無說話，還是耿鷹揚先舉起了酒杯，銜着葛衣人道：「不知名的朋友，來！」

葛衣人應聲：「好！」舉杯移近唇邊，仰首傾盡，看他喝的倒也痛快，那知不過刹那，猛可紅了面，劇烈的咳嗽起來！

葛衣人也知失態，沙着聲，尷尬的問道：「那是甚麼酒？」

耿鷹揚詫聲道：「那是我特別買來的『燒刀子』，在這些小村鎭來說，算是好酒的了，怎麼？你不曾嚐出來？」

葛衣人道：「不曾！」忍不住又咳了幾聲。

耿鷹揚立時恍然道：「你是初次喝酒？」

葛衣人吶吶道：「是初次……」

「原來你不懂得喝酒，那你爲甚麼說要喝酒呢？莫非……」

沈飛卿旁邊忽問道：「你是打算借酒消愁？」

葛衣人嘴唇抽動，方待說甚麼，沈飛卿已又道：「你不用分辯，也不用隱瞞，卽使你不說我也想像得到你心裏很難過，嗯，你是爲甚麼傷心？」

「傷心？」葛衣人哈的忽地笑了起來。

沈飛卿禁不住問道：「你笑甚麼？」

葛衣人沉默了下去，半晌，忽的道：「我的心早就爛光了，又怎還會傷心？」

沈飛卿暗歎了口氣，再無言語，她淸楚，很淸楚，心裏頭要是快樂的人是斷不會那麼說話的。

耿鷹揚也淸楚，連忙岔開話題：「那職業殺手的頭子眞可謂狡猾了，幸然他不是鐵打的身子，不能不投店找甚麼裹腹，總教我們打聽出他的行踪來，師妹，你想他會不會就落脚在徐州？」

沈飛卿道：「明天便入城去不就會知道麼？」

葛衣人無意識的沉吟道：「明天？明天……」

明天又會怎樣，誰知道呢……

× × ×

拂曉，天色方明，葛衣人沈飛卿三騎已然入了徐州城東，也不停蹄，放馬直趨長街。

入長街不過三兩丈，街盡頭轉角的地方，蹄聲響處，忽的轉出了騎人馬，那馬上人一身白衣如雪

，軟劍纏腰，正就是傅玉書！

葛衣人匹馬當先，眼裏分明，心想那有這麼巧合的事，還祗道是眼花，但細心看淸楚，並沒有認錯人，衝口不由就是一聲叱喝！

傅玉書卽時也覺察，應聲怪驚慌的勒轉馬頭，連忙開溜，葛衣人怎會放過他，急忙策馬追過去！

沈飛卿耿鷹揚兩人說實在的，對傅玉書並無多少印象，但眼見葛衣人追出，那還不省覺，忙亦催動坐騎，緊追在葛衣人身後！

一時蹄聲暴響，路人盡皆側目，忙裏避閃，四騎放的也就更急，穿街過巷，越走越遠……

沈飛卿耿鷹揚兩人的騎術比起傅玉書葛衣人來顯然有所不及，漸漸的給遠遠拋在後面，追到後來，兩人更就只有沿途向路人打聽的份兒……

也沒多久，傅玉書葛衣人兩騎已然來到了一幢恢宏已極的宅院前面，兩騎相隔終是五六丈距離，雖然有時縮短，但很快又拉長！

馬一到了那宅院的圍牆旁邊，傅玉書就是從馬背上飛起了身，颯的橫越牆頭，掠下院子！

他那身形才一着地，兩頭猛犬就狂吠着撲了過來，齒牙外露，白森森的好不怕人！

傅玉書可也不放在心上，一聲輕叱，猛一偏身，雙掌同時左右揮出，那兩頭猛犬還未撲上身已然給他夾頸抓了起來，他連隨一振腕，將那兩頭猛犬擲向旁邊假山，人却借勢再又拔起疾撲廳堂那邊！

那兩頭猛犬刹那迎上了假石，喀勒地碎骨之聲隱約可聞，血光閃處，悽厲的悶狺着，就倒下去！

也不過刹那，傅玉書已掠到了廳堂外，去勢陡頓，猛可沖天拔了起來，那右掌翻處，就搭住堂前橫匾，借勢再一縮身，人就藏入了那橫匾裏頭！

幾乎同時葛衣人已牆頭現身，目光及處，見院子裏並無人跡，耳又聽不見走動聲，也知傅玉書可能並未走遠，就附近躲藏起來，不由的脫口就喝道：「你還躲甚麼，快給我滾出來！」

喝聲未了，衣衫破空聲劃然響起，由遠漸近，那廳堂人影閃處，越門掠出了鐵掌銅棍，金盾銀鎚，四人原是聽得狗吠聲趕出來，恰好也聽到了葛衣人那番呼喝，反倒起了誤會，只道是針對自己來說話，一掠出庭院，忙就一字橫開，瞪眼迫視着牆頭那葛衣人，曹天祿連隨陰森森的發問道：「是傅玉書教你來的？」

葛衣人倒也想不到一喝竟然喝出這許多人，好生詫異，再聽對方那麼來問，更就奇怪，是以也不作聲，只是冷笑，且聽對方再又如何說話。

曹天祿卽時道：「你用不着冷笑，今日你旣然找到來，我也無須否認，不錯，段香兒就是我出錢要傅玉書殺的！」

葛衣人不由得當場怔住那裏，他也不想傅玉書安的是甚麼好心，就只覺得滿腔熱血翻滾，直冲咽喉，忍不住脫口厲聲喝問道：「爲甚麼！」

曹天祿亦自厲聲道：「當日她經過徐州時，我那兒子相逢道左，不過說了幾句輕薄說話，憑甚麼她就廢去了我那兒子的武功，使他變成癆病鬼也似的廢人！」

葛衣人聽說立時明白了幾分，怒道：「你不用騙我，香兒的爲人怎樣，我還不淸楚，要是你的兒子只是說了幾句輕薄說話，她絕不會狠心到廢去你那兒子的武功的，定必就是你那兒子說話作爲卑鄙已極，令她忍無可忍，怒下辣手！」

曹天祿光火道：「不管怎樣，我曹某本人到這年紀，膝下就只有這兒子，誰要傷害他就得死！」

葛衣人險些兒教那滿腔怒火燒了心肝，方待如何，那邊廳堂咳聲響處，忽的走出了個容顏枯槁的慘綠少年郎！

那正是曹天祿的寶貝兒子曹繼祖，只見他躬着腰，策着藜杖，好不容易走到了廳堂外。

曹天祿聽得脚步聲咳聲，猛可回頭，怒叱道：「你出來幹甚麼！」

曹繼祖咳着道：「我要看看那替段香兒尋仇的小子怎生模樣！」

曹天祿道：「有甚麼好看的，快滾回去！」

曹繼祖也不理會，目光轉向那葛衣人，左望右望，忽的道：「人說我姓曹的仗着父親虎威，拿粗挾細，揣歪揑怪，佻達荒唐，放刁撒潑，饞處着嘴，懶處着身，恁地就是不長進，可不曉得那方好顯出我的身價，我的風流，看你這小子，衣着寒酸，模樣兒也不見得俊俏，怎比得我，段香兒連我也不喜歡，不成會喜歡你來着，那用得你如此賣力尋到我家門來……」

他人命只剩下半條，說起話來，居然已是如此精采，要是往日，活生生的，那還得了？

葛衣人聽說眼旁的肌肉也不由的抽搐了起來，猛可喝問道：「就是你？」

曹繼祖喘息道：「就是我！」

葛衣人喝聲：「好！」突從牆頭凌空飛了過去，人未到，鍊劍已出鞘，脫手擲出！

曹天祿四人雖然早就小心着，但怎知葛衣人那身手竟是如此的矯活，也更想不到葛衣人的劍可以脫手飛出，待要搶救阻截時，那裏還來得及！

曹繼祖更就沒法子閃開，驚呼未絕，劍已擈的釘入了他的胸膛！

葛衣人連隨挫腕收劍，那身形着地時又起，竟就硬從那左右迎上來的崔浩翁培兩人頭頂越過！

劍出，血也嗤的標出了曹繼祖的胸膛，他滿眸子疑惑，身形兩幌，就連人帶杖的倒了下去！

他人活的胡塗，不想死的也是胡裏胡塗！

葛衣人那身子即時已經掠過了欄杆，落到了那堂旁邊，他那麼做當然是有理由的，要知那盾牌，流星鎚，三節棍都是硬打硬的重兵器，他若是在院子裏，一被圍下來，如何抵擋得住，倒是如今置身廳堂旁邊，又是欄杆，又是柱子，正好碍住了那盾牌，流星鎚，三節棍的施展，無法盡量發揮本身的威力，那他就可以從容應付了。

他那一拔身，一飛劍，當眞使曹天祿四人吃驚不少，但也祗是一怔，便又展開身形，分散在石階，走廊，欄杆下，圍住了那葛衣人！

也祗是一瞥眼，曹天祿已知道就是扁鵲重生，曹繼祖也返魂無術，他紅了眼，忽的仰天狂笑道：「生不如死，你殺死了他，我倒是感激得很，感激得很！」

語聲悲激，悽厲，只聽的葛衣人直打冷顫！

即時，沈飛卿耿鷹揚已然追踪來到，現身牆頭，那耿鷹揚目光陡及，又是驚又是喜，脫口呼道：「金盾銀鎚，鐵掌銅棍，好賊子，敢情就躲藏在這裏，快快給我束手就縛！」

要知那鐵掌銅棍，金盾銀鎚的名堂，早就驚官動府，耿鷹揚當了那許多年捕頭，雖然未緣相見，多少也總聽說過，如今見了那金盾銀鎚銅棍，那還不知道是甚麼人。

銀鎚魚彪也不知是否到過宿遷，居然也識得耿鷹揚，冷眼瞥見，哼道：「他媽的，怎地連那官府的混賬東西也找到來了！」

曹天祿雖然也聽得呼喝聲，但並不曾回頭，此際忽問道：「那是誰？」

魚彪應道：「宿遷縣城的捕頭耿鷹揚，還有那女的就不知道了……」

曹天祿連隨吩咐道：「你去截住他們，不要讓走過來亂了我們手腳！」

魚彪道：「這裏……」

曹天祿輕叱道：「不要管這裏！」

魚彪應聲退了出去，口中喃喃直說道：「那入六扁門的充其量不過二三流的脚色，且看他吃得老子多少鎚。」

曹天祿聽入耳裏，忙喝道：「不可輕敵！」

他說了這許多說話，始終不曾回過頭，就面對那葛衣人，動也不動，崔浩翁培兩人也不動，只是蓄勢待發！

葛衣人更就是沉着，按劍靜候機會，他雖然未曾聽說過鐵掌銅棍金盾銀鎚的名堂，只看那兵刄，那身法，已知眼前人都非比尋常，隨便不得！

四個人就那麼相持着，動也不動，但誰都不難想像得到，那要是一動，勢必然就石破天驚也似的了！

那會子又已有幾條漢子走了出來，都是曹天祿的手下，人手各執鋒刀，也不用吩咐就撲向耿鷹揚那邊，喝聲如雷，本領却是稀鬆！

耿鷹揚師兄妹的本領雖然不見得如何了不起，但比起那幾條漢子來，可就高明得多，霍地牆頭躍下，雙鞭怒展，劈劈拍拍的急如驟雨打芭蕉，接連就是二三十鞭，鞭的那幾條漢子兵刄脫手，傷的傷，逃的逃！

魚彪那邊正好走來，一聲：「沒用的東西，給我滾開去，以免丟人現眼，阻住手脚！」喝退了那硬要賣力咬牙苦撐的漢子，左右手連隨翻飛，風雨流星鎚雙雙擊出！

沈飛卿耿鷹揚眼看來勢兇猛忙裏又半丈退出！

魚彪毫不放發，步步緊迫，流星鎚乍收又展，變勢其快無比，左擊沈飛卿，右取耿鷹揚！

沈飛卿耿鷹揚再又退出丈半，雙鞭倏的齊展，靈蛇也似，迎向流星鎚那鍊子！

拍拍的鞭身刹那緊緊纏住了流星鎚那鍊子！

魚彪怎也想不到會有此一着，來不及吃驚，雙臂忙縮後，就待要將那雙流星鎚撤回來！

他人使得流星鎚那麼重的兵刄，臂力當然非同小可，但他鎚分兩隻，力道便分成兩股，就等於和沈飛卿和耿鷹揚兩人同時角力，如何能動得了？

那鍊子吃鞭身纏緊，倉猝亦是不易脫得出來！

耿鷹揚即時一沉手，腰插短劍就入右掌，猛一振腕，劍曳寒芒，颼的脫手擲向魚彪右腿！

魚彪正與兩人拚力，下盤當眞穩如磐石，也就因爲穩如磐石，就失了那份應變的靈敏，眼見短劍飛來，竟也不能閃避得開！

噗的短劍直入右腿，鮮血如泉湧出，他的人眞氣亦洩，下盤緊接起了浮動！

沈飛卿耿鷹揚即時齊齊勁透指掌，猛可開聲吐氣，奮臂抽鞭！

魚彪眞氣已洩，如何禁受得住沈飛卿耿鷹揚兩人同時發力牽拽，鬆手不及，不由連人帶鎚給扯得飛了起來，那身子凌空觔斗叭的就摔倒在地上，耿鷹揚連隨一縱身跳了過去，不待魚彪爬起來，就一脚後心踩下！

那正是他別出心裁的擒人絕活，久經磨練，如今施展開來，當眞又快又準，凌空一脚踩下，力道又是何等厲害，只踩得那魚彪咯一聲口吐鮮血，當塲昏了過去！

也即時，葛衣人四人也引起了搏殺！

翁培欄外當先發動，騰身霍的暴起，水磨銅三節棍斜帶勁風，望葛衣人迎頭劈下！

葛衣人也不去封擋，閃身讓開！

翁培連隨跳上欄干，居高臨下，舞棍如風，左右雙飛，刹那就是七棍劈腦，三棍劈腰！

葛衣人仍不擋，連連退步，片刻不到，已退到石階之上，廳堂之前！

翁培欄干之上移動脚步，也已到了柱子之旁，再迫不了過去，他殺的方性起，索性就跳下了欄干，迎頭又照兩棍劈了下去！

葛衣人迎勢又再退了兩步！

翁培光了火，怒叱道：「你退甚麼，還手！」

三節棍抖的筆直，攔腰掃了過去！

葛衣人就不再退，突然一偏身，三節棍間不容髮的頭頂掃過，他人連忙長身暴起，劍光如虹，緊接斜裏挑起！

翁培冷眼瞥見劍光，驚呼也來不及，劍已從右腰腹削入，左胸肩削出！

嗤的血瀑狂飛，翁培仰身就倒，曹天祿即時從旁欺了過來，鐵掌迎向葛衣人那鍊劍！

葛衣人雖然是聽得風聲響動，但想不到曹天祿目的在劍不在人，身子讓開，到發覺不對路要收時那裏還來得及，錚的那口劍給曹天祿的雙鐵掌拍鋒夾住！

崔浩旁邊趁機掩上刀盾直取向葛衣人那後背！

葛衣人也算是當機立斷的了，連隨棄劍偏身，但仍慢了半分，刀盾過處，裂帛聲響，衣衫飛碎，那後背直裂出了好幾道深長的血口！

他忍着痛，人偏身陡倒，就撲向曹天祿脚下，左右雙掌曲指如鈎，疾抓了過去！

曹天祿眼見血肉橫飛，葛衣人棄劍倒了下去，只道是傷重倒地，倒不知葛衣人當機立斷，應變竟如此之快，更還就勢冒險向自己雙脚抓來，到那足踝的一緊，不由的胆落魄飛，也驚呼未絕，他已被葛衣人抓住足踝，風車也似的掄了起來，望崔浩那刀盾疾砸了下去！

那不過電光石火間的事，崔浩意想不到，也來不及縮手，刀盾就迎向曹天祿！

叭的曹天祿身子立時釘到了刀盾上！

崔浩當塲眼也直了，心陡動，就要開溜，冷不防葛衣人緊接就劈手奪過那被曹天祿鐵掌夾着的鍊劍，刺了過來！

嗤的劍芒乍閃，崔浩就連人帶盾的倒了下去，眉心鮮血怒激！

葛衣人劍連隨抵地，支着身子，直在喘氣！

他盡殲三敵，緊繃的心情不由一鬆，那本是人之常情，傅玉書淸楚得很，就抓穩了這刹那，蛇也似的打從那廳堂的橫匾後滑了下來，一劍飛刺葛衣人後心！

沈飛卿那邊冷眼瞥見，忙喝道：「小心！」連隨拔出腰插短劍，擲了過去！

喝聲未了，傅玉書那劍已從葛衣人後背刺入，胸前穿出！

沈飛卿那短劍即時擲出，正中傅玉書右臂，不由的他鬆了那握劍的指掌，也即時，葛衣人忍痛疾轉過了身，鍊劍脫手飛出，其急如電，嗤的穿入了傅書玉的胸膛，直沒入柄！

傅玉書踉着彎下了腰，忽又抬起頭來，望着葛衣人，胸膛透出的滴血劍尖，慘笑道：「是你害我傾家蕩產，亡命江湖，今日但求殺你，我……我雖死亦歡！」

語聲突斷，他人亦倒了下去！

葛衣人脚步也跟蹌，左手一抄，扶住旁邊的柱子，好不容易穩住了身軀！

沈飛卿耿鷹揚即時走了過來，方待去攙扶，那知葛衣人突喝道：「不要動我！」

沈飛卿兩人下意識收住了手，葛衣人連隨道：「一動我，牽動傷口，我就連話也不能多說了！」

沈飛卿櫻唇微啓，方待說甚麼，葛衣人已望着她道：「沈姑娘，記得你說過是要生擒那殺段香兒的兇手歸案……」

沈飛卿詫異道：「你怎知道？」

葛衣人也不答，道：「只怕，你要失望了！」

沈飛卿不由得又問道：「爲甚麼？」

葛衣人道：「只因爲殺她的兇手就是我！」

沈飛卿耿鷹揚可眞也想不到葛衣人會說出那麼的話來，當堂瞠目結舌，怔在那裏。

但只刹那，兩人忽的齊聲脫口道：「你？」

「我！是我！」葛衣凄然道：「說來她路經淮陰各地還是找我的……」語聲未了，猛可咳了起來，額頭直冒冷汗！

他咳着，又道：「我與她認識，是三年多前她在江湖上行走的事，我喜歡她，她也喜歡我，經過年多的眞誠相處，我終於鼓起勇氣，到她家裏去接親，那是兩年前九月初九的夜裏……」

他眼前彷彿又看見到了那夜明亮的燈光……

× × ×

燈光明亮，那映着燈光金錠更是在耀眼生花！

段玉孫俯身几前，用那些金錠在几子上漫不經意的堆着寶塔，他身旁，依偎着段香兒，紅着臉，羞人答答的。

對着几子不遠，葛衣人侷促不安的坐着。

好半晌，段玉孫終於停了手，忽問道：「你要

娶我的女兒？」

葛衣人鼓起餘勇道：「是！」

段王孫指問道：「爲了甚麼？」

葛衣人囁嚅着道：「我……我……」

段王孫道：「男子漢要說甚麼應該爽快的就說，吞吞吐吐，最要不得！」

葛衣人點頭速忙道：「我喜歡她！」

段王孫道：「就只這麼簡單？」

葛衣人道：「是！」

段王孫隨問道：「家中尙有何人？」

葛衣人面容不覺一黯，道：「我就只是孤身，旣無父母，也無兄弟姊妹！」

段王孫接問道：「可有田產？」

葛衣人道：「沒有。」

段王孫道：「那樣你如何過活？」

葛衣人道：「家師下山時曾經贈白銀千兩。」

段王孫道：「那要是用光了？」

葛衣人道：「我會走去工作賺錢！」

段王孫連隨道：「你懂得做甚麼工作？」

葛衣人道：「我不知道……」

段王孫悶哼道：「那也就是說你根本不曾想過將來，沒有把握維持生活，男子漢要成家，就得先懂得維持生計，要維持生計就得先要學會賺錢！」

葛衣人道：「我會的……」

「好，你會！」段王孫一撥手，那堆起的寶塔立時塌了下來，金錠叮叮噹噹的散滿几上，他連隨道：「這裏是千六兩黃金，計共百斤，我不强求，兩年後今日，你若能將這數目賺來，我將香兒許配給你，否則……」忽的住口不語，但下面的說話，誰都想得出來，段香兒也想到，脫口道：「爹…」

段王孫不讓她說下去，截住道：「爹是爲你好，爹不是欺貧重富的人，也不會要了他辛苦賺來的錢，爹只不過要他證明不必依賴別人，自己也可以養活妻兒，那要是連自己也養不起的人，你嫁來作甚！」

段香兒再無說話，轉眼望向葛衣人。

葛衣人卽時道：「你放心！」

之後，兩人不再作聲，只因爲說話在他們已是多餘，段香兒旣知道葛衣人絕不會令他失望，葛衣人也知道段香兒必定會等待他歸來！

段王孫也不再出聲，誰也不知道他到底安的是甚麼心，只是，他說的話也不無道理！

但千六百兩黃金在他是小數目，在葛衣人……

× × ×

「千六百兩黃金我本以爲算不了甚麼，那知，接觸到現實，我曉得並不容易，我做過保鏢，也做過護院，全不濟事，到後來……」葛衣人咳着接下去道：「我投入傅玉書門下，出賣自己的劍術，做了職業殺手，我只道被別人買兇追殺的人定必對別人不起，也只道可以看對方好壞才下手，誰想絕不是那麼回事，那職業殺手的信條也竟就是：格殺勿論！」

沈飛卿耿鷹揚不禁齊齊聳然動容！

葛衣人咳的更劇烈，咳出來的全是血！

他斷斷續續的好不容易說下去道：「我殺了不少人，終於貯到了千三百兩黃金，仍差三百兩，時間已沒剩下多少了，但畢竟沒多久機會又來，錢價正好是三百兩，我去了，也殺了，那是我最後一次殺人賺錢，怎知道，殺的竟是她！」

沈飛卿耿鷹揚兩人不其脫口道：「段香兒？」

葛衣人似乎連點頭的力也沒有了，他啞着聲，忽問道：「今天不就是九月初九麼？」

沈飛卿應聲道：「是九月初九……」

葛衣人微弱的說聲：「好……」手一鬆，終於倒了下去，結束了他的生命！

耿鷹揚低首無語心裏頭也不知道是甚麼滋味。

沈飛卿再也忍不住，流下了兩行清淚……

風吹過，庭院葉又落，葉落聲如雨，低泣還訴，也就更濃了……

（續完）

新篇預告

長篇奇情俠義故事「紙刀」　高庸·著

紙能做刀嗎？紙刀也能殺人嗎？

這不是笑話奇譚，而是一篇新頴別緻，有血有淚的動人故事。

武俠小說名作家高庸先生素以寫作態度嚴謹著稱，爲撰寫本書，構思年餘始鄭重執筆，保証故事嶄新。不落俗套。玆鐵定繼「禍水雙侶」後，卽將在本刊隆重推出。敬請讀者諸君留意刊出。

鬼刺客

·本文承自第84頁·

點點頭，戈凉道：「很好，但是我却不能在你眼前的情況下與你拚鬥，因爲這是不公平的，迹近卑鄙的行爲，戰飛羽，我也不能放你就此離去，我有一個解決的方法。」

戰飛羽十分感動的道：「請示下。」

戈凉道：「你隨我走，由我負責治好你身上的內外創傷，然後，直到你認爲確已痊愈如常了，你我再以一對一，作一場明斷輸贏的比試！」

戰飛羽爽快的道：「可以！」

接着他又道：「但媚媚——？」

戈凉也乾脆的道：「當然一起走，我同樣負責醫治她的傷！」

傍邊，凌剛滿不是滋味咕噥着：「這下好了，不是報仇，反倒請回去一對祖師爺娘供奉着……」

狠狠瞪了凌剛一眼，戈凉怒道：「你給我閉上你那張臭嘴。」

就在這個時候，沉沉的黑夜中，突然傳來了一陣極細極輕的音響，這種音響，立時引起了戈凉的注意，同時，戰飛羽也査覺了——那是人在急速奔掠時的脚步點地聲以及衣袂飄風了！

站開幾步，戈凉疑惑的道：「會有什麼人到這裏來？」

凌剛戒備的亮出了他的傢伙——左手「穿心刺」，右手是明幌幌的「鯊刀」，他緊攏目光瞧向聲音移來的方向，喃喃的道：「娘的皮，這一下可熱鬧了，却不知是那條道上的伙計？又冲着誰來？」

戰飛羽默然無語，心中却在測量着這又起的變化內中到底是有着什麼意義？來人是何方神聖？何種目的？爲誰而來？

媚媚更是緊張，她倚在戰飛羽的肩上，幽幽的一嘆，道：「唉，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江湖道……」

此刻，黑暗中已影綽綽的出現了七八條人影，他們本來接近得極快，却在將到近前時突然慢了下來——看得出其中尙有兩個人另挾持着一個人。

凌剛沉不住氣，首先開口大喝：「兀那些朋友，你們是幹什麼的？」

對方站住了，頓了頓，又緩緩形成半包圍狀抄了上來，一共是八個人，五個放單，另尙有兩人挾持着一個，却看不淸晰這些人的面容。

戰飛羽與戈凉等人全沒有任何動作，而對方却也沒有吭聲，只是慢慢接近。於是，在丈許外的距離，那些人站住了，火摺子抖亮，點燃了一隻特製的竹筒子油棉火把，紅毒毒的光輝跳動着照映在黑暗中，像是把黑暗波顫了——第一個進入戰飛羽眼瞳中的人臉，赫然是梁宏川！

還有比戰飛羽更惱火的人——凌剛，他一見梁宏川，便「咯崩」一咬牙，怪叫起來：「好呀，我道是那個龜孫王八蛋，梁宏川，原來是你這兔崽子，你他娘的上一遭運道好，吃你墊附上姓戰的大腿逃了命，現在我看你再去求誰？」

梁宏川正被兩個青衣人物挾持着，他左邊的一個，身形粗壯，滿臉橫肉，一副狠戾之氣，右邊一位，玉面珠唇體態儒雅，恂恂然有如書生——「玉獅」楊雍！

大約沒想到會在這裏遇上凌剛，梁宏川原本蒼黃萎頓的面孔更一下子泛了靑，他被挾持在楊雍等兩人的中間！一時竟差點軟塌塌的坐倒！

戰飛羽只要一見楊雍，其他的人便不用看，他也立卽知道必是「黑風洞」「五獸王」到了，很顯然，又是找他來尋仇的……

五個人站成了半圓的角度，最左側的一個，體形肥大，一顆圓顱上白髮蓬亂，白眉白鬍，雙目如炬，扁鼻子，闊嘴，看上去有如一頭進化的巨猿。

第二個也相當魁梧，四方臉，肌膚黝黑，他站在那裏，貼耳聳鼻，額門上的粗紋便叠現爲一個「王」字，十足的一隻猛虎蹲踞着。

中間的一位天生成豹子頭，短小精悍，形態陰鷙，雙手拳曲如爪般分置於兩脅之側。

第四個有如巨無霸，全身遍生黑黝黝的鬈毛，窄額陷目、塌鼻、突唇，更有一對虎牙外伸嘴角，活脫像是一頭待要噬人的黑猩猩……

第五個是張長突的臉孔，尖嘴，細長的鼻子也像被伸出的尖嘴拖長了，一雙眼却冷森森的毫無半點「人」味，泛着綠光，似狼。

這五位奇形怪狀，叫人一見之下便不能忘懷的人物，他們卽使明明是人，却也帶着那麼一副難以言喩的獸味。

五個人一站出來，那種無形的，屬於獸性特有的暴戾、殘酷、兇猛、野蠻的氣息，就說不出道不出的凝成了，更在不覺中透入人心……。

不錯，是「黑風洞」的「五獸王」，一併來到了……手中執着火把的人，便是那有着十足「狼」味的第五個人……。

雙方僵窒了片刻，在那抹跳動的靑紅火光之下，彼此都在互相凝注着。低沉的，戈凉問戰飛羽：「他們是冲着你來的麼？」

點一點頭，戰飛羽道：「不錯，他們全是來找我的……。」

——未完——

二期完俠情中篇

絕情斬（下）

郝敬先•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黑龍神劍絕情斬」南宮飛漢，從世叔司徒青雲口中獲知殺父仇人是江湖上只知其號，不知其姓名的「鐵心無情」，乃四出訪尋，這日至一小鎮，遇「鬼指書生」商振權，約在午夜往北郊關帝廟決鬥，時屆，南宮飛漢依約前往，抵達廟前猝遭「碎山手」高成暗襲，南宮飛漢雖陡遭意外，但却憑仗絕藝把高成震傷，旋商振權與石人豪聯袂撲至，向南宮飛漢圍攻，只一照面石人豪便負傷倒地，南宮飛漢正欲追問鐵心無情之際，商振權驟施殺手，把石人豪擊斃滅口，隨而商振權也爲南宮飛漢擊斃，南宮飛漢以敵已全誅乃返回客棧——

鐵掌除巨魔　金弓救玉人

南宮飛漢獨坐旅店內，對着桌上那支蠟炬火燄，他默默沉思，此刻已是深夜，四週也顯得特別寧靜……

但寧靜的氣氛却驀地被一陣少女的驚叫聲打破，南宮飛漢的身子在少女首次驚號時已穿窗而出，未待第二聲嬌啼時他修長的虎軀已挺立在南面第二間客房外，兩掌振處，兩扇木門呀然打開，而房中正有一名大漢衣衫不整地壓在一位少女身上，少女一邊掙扎，一邊嬌啼不已！

「淫賊，還不住手！」南宮飛漢一看如此醜態陳露，陣陣怒燄已升起，不待大漢有所行動，他鐵掌橫切向前斬去。

那大漢的身形也快得難以言喻，當房門被震開的刹那間，他已整衣而起，一雙脚就勢急蹬床榻，一式「飛鷹展翅」竄落左面窗前，不待對方的掌緣斬近時他怒叱道：「小子找死！」二道銀光隨着向前急射，而左掌也跟着拍向窗戶，身形在一片嘩啦的聲响中翻出窗外。

南宮飛漢想不到對方的應變如此伶俐急迅，他虎軀雖向前微微傾出，可是因那兩度銀光的原故，他也不得不硬生生側身避閃，由於這一阻延，也賜與那大漢能縱身飛逃的機會。

南宮飛漢正欲飛身追敵，那躺於榻床上的少女「啊」的一聲悲啼，更嬌聲呼道：「大俠，窮寇莫追……」

南宮飛漢聞言煞住身形，轉身緩步行至榻前，只見那少女約莫廿五、六歲，衣衫經遭撕得破碎不

堪，露出一片猩紅色的褻衣，一雙大眼睛却望着南宮飛漢，雖已淚光瑩瑩，但不難看出她絕無一絲羞恥之色。

「大俠，小女子穴道被制，還望高抬貴手……」嬌語軟軟，令人憐憫。

南宮飛漢乃君子豪傑，如斯香艷的陣仗足令他心頭卜卜亂跳，甫聽此語，更毫不猶豫，身軀微俯，伸手欲拍……就在他手掌向前拍出時，那少女的右手也跟着向上伸去，而她的指頭却那麼自然的，輕輕彈去南宮飛漢的鼻孔處，瞬息間一縷淡淡粉紅色的烟霧盡罩着南宮飛漢的頭臉。

南宮飛漢暗叫一聲「不好」，鼻孔已吸入一絲幽香，瞬息間他腦海中一陣迷惘，他極力把持着身形，更以一口極精純的內家眞氣與這股迷香抵抗，可惜這絲幽香太過厲害了，他雖然不致立刻倒身仆地，已失却還手的機能。

那少女眼中閃出了一股極蕩媚的光芒，面對着懷中的那張令人愛煞英俊面孔，她不由笑了，這是一種由心底發出的笑，一種得償夙願的蕩笑！她雙臂環抱着南宮飛漢，順勢一個翻身，整個嬌軀已是壓在南宮飛漢強壯闊大的胸膛上。

南宮飛漢此刻的神智已陷入半昏迷的狀態中，迷惘間他覺得自己正跌入一個風流香艷的陷阱中，所接觸者乃是一片軟柔的嬌軀與淡淡幽香，他腦海中雖曾有拒絕的念頭升起，可惜却是如此已力不從心——

就在這刻，窗外驀地從容伸入一個頭顱來，不屑地譏笑着：「天下壞事何其多，妳却偏偏喜歡偷漢子，如此淫蕩無恥，留在世間何益！」話音方盡，隨着「嘶」「嘶」兩道勁風過處，陡見兩粒銀彈分上下直射向少女的面部與咽喉處！

變生肘間，任那少女武功再高強絕倫，當她見勢側身閃避時，也被一粒銀彈帶走了她的右耳朵。

此時她那片媚態已消逝無踪，大眼睛射出片片煞光：「好賊子，暗箭傷人，算那門子的好漢！」也不披衣掩體，從床上縱身竄起，右掌跟着洒出一片飛霧，左掌也同一時由榻床角抽出一支兩尺的短劍。

「哈……哈……如此香艷陣仗，江某眞是幾世修來——」他身高七尺，體格異常魁梧，虎目蠶眉，海口獅鼻，顎下鋼髯根根如針，目光灼灼似電，這時他雖然口裏揶揄着，但瞧他神態不怒自威，更賜人一種見面就會領略到他是一位鐵錚錚居有浩然正氣的豪傑眞英雄！

少女也不禁被眼前中年大漢那懾人的威儀嚇了一跳，口氣也立時和氣得多：「不知江總鏢師虎駕，剛才無意過失，還望海涵則個……」顯然的她知道眼前的中年大漢是何方神聖，硬施不能只好重施軟功了。

原來這位鋼髯魁梧中年大漢乃是義威鏢局總鏢頭江子傑，因爲他天生一副梧魁體格，爲人輕財仗義，一身俠胆義肝，遇不平事作不平鳴，一身功藝絕學均稱高絕，仗着一張鐵弓銀彈，一把闊背金刀會盡黑道巨擘，堪稱鮮逢敵手，是以博得「神弓金刀」的美號！

「哼！少給我來這一套媚功，『慾海妖姬』何瓊柔誰人不知？那個不曉得妳的淫行？簡直無恥！」江子傑愈說愈憤怒，顎下的鋼髯根根倒立，話音甫落接着問道：「說！究竟是什麼人使妳幹此下三濫的無恥勾當？」

「慾海妖姬」何瓊柔目中寒芒乍閃甫逝，絲絲甜得令人心醉的笑容飄自唇邊，口中却答道：「江大爺，妾身因性命相關，恕我不能答你所問！」

江子傑沉聲道：「如不答我所問，何瓊柔——妳會橫屍就此！」

何瓊柔幽幽低首嗚咽：「妾身好命苦啊……」

悲說聲中，她身形急進，玉掌倏揚，直朝江子傑胸前拍去，左掌兩尺短劍也跟着招化「海濤浪花」罩向對方要害處。

江子傑冷笑一聲，道：「淫婦，狐狸尾巴始終露出來了！」他說着時身形微側，左掌疾出，截腕切脈，右掌中的一張鐵弓也倏然展開，一下子就迫得對方連連後退！

在後退中的何瓊柔陡地玉掌忽翻，也不知何時她已手扣滿掌的毒針，快如電閃間直向江子傑滿頭滿臉甩過去，嬌軀也驀然疾轉飛遁……

江子傑虎軀陡地凝住，鐵掌振抖急拍間，那一片毒針在離他面前五尺外已遭遇到強勁震得左右橫飛。

他濃濃的蠶眉甫軒，喝道：「淫婦，如讓妳逃出生天，那天理循環何在？」

邊說邊在腰際所懸的虎皮囊中，取出一顆銀光閃閃的銀彈來。

這時，「慾海妖姬」何瓊柔的身形經已縱上對面屋頂，正忘命地向前急竄！

「神弓金刀」江子傑一下子沉若山嶽，拈弓搭彈，用力一曳，那鐵弓足有五尺餘長，堅硬無比，但此時江子傑輕輕一曳，那張鐵弓竟然曳了個滿圓，他覷準了何瓊柔的後腦，右手隨着突然一鬆，陡聞得一聲震人心胆的弓弦响處，彈如銀星飛奔直向前激射而去。

電光石火之間，只見何瓊柔急竄的身形陡凝間復又向前跳縱着，一聲慘厲得令人心驚的呼號也於

此刻自她口中發出，剎時她的身子由空中重重直摔落在瓦頂上，只壓得屋頂瓦塊齊碎，屋內嘈雜驚號之聲也隨着而起……

適時，「黑龍神劍絕情斬」南宮飛漢即從房中行出，剛才的遭遇尤在腦中閃動着，但對於自己本身能够安然無事却不無疑念！

所以當他甫接觸到「神弓金刀」江子傑的關懷眼神時，他心中也因此而得到無言的啟示……

一抱雙拳，南宮飛漢感激無限道：「承蒙江兄仗義援手，此恩此德區區將永銘心頭沒齒難忘！」

江子傑豪爽地笑着：「兄弟，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江湖險陰奸詐，陷阱到處林立，而令兄弟吃虧者乃是你太忠厚了！」

南宮飛漢一時面上發熱，訕訕露齒笑道：「謝謝江兄金石良言！」

此刻，東方已露出絲絲晨曦的陽光！

抬頭望了下天空，江子傑道：「兄弟，你我相逢總算有緣，何不趁此良機，把盞言歡，也好打發這段無聊時光——」

南宮飛漢道：「正合我意！」

× × ×

大凡英雄，俱多是惺惺相惜！

「黑龍神劍絕情斬」南宮飛漢與「神弓金刀」江子傑乃英雄豪傑，一個朗爽，一個豪邁。這一席酒中言談暢飲，眞教他們有「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相逢恨晚之感！

談論中，南宮飛漢忽然問道：「江兄，可曾知道『鐵心無情』此人何姓何名？隱匿何處？」

江子傑面上笑容立刻消失，隨卽極度穩重地道：「兄弟，難道『鐵心無情』此梟與你有過節不成麼？」

「豈止過節——」雙眉一軒目放煞光，南宮飛漢恨恨的道：「父母慘遭截殺之仇，家園橫被毀滅之恨，這些都足够他死上萬次也不能抵消此種深仇巨恨！」

江子傑也不禁被南宮飛漢那懾人的煞氣嚇了一跳，心中暗忖道：「這位南宮兄弟好濃好重的殺氣！」而口中却安慰着：「兄弟，且莫暴躁無名，佛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果循環，是屢報不爽的！」

南宮飛漢道：「武林中傳聞，『黃袍義心』袁萬春袁老前輩於十多天前曾在此地遭『鐵心無情』亂劍分屍，舉家老少鷄犬不留。江兄對這一帶熟識異常，不知是否知其行踪——？」

江子傑面上愈見嚴莊無比：「兄弟，『鐵心無情』是一位十分殘酷無情且狡猾無比的梟霸，手下盡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十多年來他素以外號見稱而出名，武林朋友雖曾多方打聽也始終不曉得他的眞實姓氏，更者他的行踪飄忽無定，神秘得令人有神龍見首不見尾之感！」話落微一沉思又道：「兄弟莫愁此梟行踪無覓處，唯因此梟與愚兄有一筆『討價還價』的交易還未成交！」

南宮飛漢極感意外的啊了一聲，急問道：「江兄，願你詳細賜教！」

「事情的發生是如此的——」於是江子傑遂把經過的情形緩緩說了一遍。——

十三天前，江子傑曾接到一張修羅帖，帖內寫着：「江子傑閣下鈞鑑：閣下義威鏢局天下聞名，這多年來亦賺錢無數，聞閣下仁心義胆，視錢財如糞土，本尊者現因急需，願閣下見字後在十三天內準備黃金十萬兩，到時本尊者自會派人領取。違抗者殺無赦，望三思！『鐵心無情』字。」

逸帖者是名只露雙目的黑衣幽靈，他曾如此留言：「江總鏢頭，在下敬你是位好漢，勸你最好還是依帖行事，否則到時滿門遭害，後悔已晚矣！」

江子傑曾問及「鐵心無情」究竟是何方神聖？姓名與隱匿何處種種問題？但黑衣幽靈的全部答詞盡是一句：「恕難奉告！」

傳聞「鐵心無情」做事一向不擇手段，違命者全都會遭受到橫禍滿門的慘刦，所以當時江子傑雖然憤怒異常，也不敢鹵莽行事，只有忍聲吞氣覆言道：「江某對此一時難以決定，如欲奉上十萬兩黃金不難，只要貴主人親自駕臨領取可也！」

事後雖然動員無數明訪暗探，可是結果一點頭緒都得不到！今夜江子傑因造訪一位武林名宿前輩，歸途中陡見一名衣衫不整的大漢由客棧圍牆內匆匆縱身飛遁，一時疑念頓生，深入偵察，也因此而令南宮飛漢能逃離這場風流的魔刦，那江湖中令人不恥的「慾海妖姬」何瓊柔却永淪冥府，遭正因果循環的活報應！

南宮飛漢聽了這般經過，沉聲道：「江兄，請問你與『鐵心無情』相約的日期及地點是——」

江子傑道：「今日黃昏時辰乃是相約第十三日的期限，地點是在城西郊外古墓林！」

南宮飛漢沉思一瞬，堅決地道：「若江兄不嫌小弟碍事，小弟倒有一個現成的方法去探出『鐵心無情』的秘密巢窩……」

江子傑面上一片喜色道：「『黑龍神劍絕情斬』的威名得來又豈是僥倖！兄弟你且莫再作客套之言，愚兄洗耳恭聽……」

× × ×

夕陽無限好，只惜近黃昏！

晚霞的殘輝斜射在一片參差不齊的墳碑上，更

給這片荒墓平添上一種道不盡的淒涼景色。在天空上，一大羣一大羣的飛鳥在飛翔着，不知是尋找獵物抑或是趕着歸巢？

荒墓北面的一條羊腸小道上，正有一隊人影推動兩輛鐵車緩緩前進，綑着鐵皮的車輪隨着去勢甫輾過碎石之時，那陣陣沉重的聲响已驚動了棲息在樹上的鳥羣，牠們緊拍着翅膀冲天飛走，並且抗議似的鳴叫了數聲。

領隊者正是義威鏢局的總鏢頭，素有「神弓金刀」之稱的江子傑，他在臨近荒墓之際，巨掌甫舉示意後隨者停住時，一雙虎目已驀然射出一片奇光，對着前面一片墓碑朗聲而道：「江某已依帖行事，此時此地，朋友也無須隱藏行踪了……」

未待江子傑話盡，於十丈開外的一座巨大墳墓後面，緩緩行出兩名老叟，一個矮胖，一個高瘦。矮胖老者頭戴深紫色瓜皮小帽，一身黃袍馬褂，髮鬚全白，滿臉忠厚之相，只是一雙老眼却始終閃爍不定，另一位高瘦白髮蒼蒼的老叟，鷹鼻鷂眼，滿臉陰鷙！

他們兩人一個高瘦，一個矮胖，一個臉露忠厚，一個却目射陰鷙，在他們甫露相時，已給人一種極之滑稽且帶有一股極度不相襯的感受！

這一胖一瘦的老叟，曾於多年前威震涼山一帶，令到黑白武林中人聞之無不退避三舍，心驚胆慄的「陰陽雙怪」！

矮胖老叟是陽怪歐陽醉，高瘦老者正是陰怪呂疾陽。

江子傑見對方所派者竟是多年已匿隱的魔道巨擘，一時心中也不禁微感震凜！

而帶着一股忠厚的笑容，陽怪歐陽醉道：「識時務者是俊傑，江總鏢頭不愧為當今武林之俊傑，嘿……嘿——」在陣陣冷笑聲中，顯出一派得意的神情，而他所講的那般話，雖讚賞實是譏諷之詞！

虎目射出一絲怒光，但隨卽神色自若，江子傑口氣平淡地道：「歐陽前輩誇張之詞，江某愧不敢當！」話聲一轉，聲音變成嚴肅接着道：「江某已把十萬両黃金送到，難不成貴主人『鐵心無情』却卑於賜見？」

那一直靜立旁邊的陰怪呂疾陽此刻方重重「哼」了一聲，但回話者還是矮胖老叟陽怪歐陽醉：「江總鏢頭且莫妄動莫名，敝主因事忙纏身，未克親自駕臨，還望恕罪則個。關於這十萬両黃金一事，老朽兩人可以全權代理——」

本來，江子傑事先曾與南宮飛漢商量好了，由這宗交易當中來引出「鐵心無情」的踪跡，以便攔途截殺。現今情勢忽然變化，「鐵心無情」不但不親自現身領取這筆為數不菲的黃金，所派的代表却是黑白兩道聞其名已魂飛胆喪的「陰陽雙怪」！

江子傑一時眞不知該如何做法才好，以致眉頭緊皺，呆立當場！適時，陽怪歐陽醉怪聲怪氣的道：「江總鏢頭，紅日已西沉，如無他事，老朽等也要動身回歸覆命，——」

就在江子傑啞口無言的一刹間，北面的樹林中傳來一聲沉喝：「慢！」跟着暮色中飛起一片黑雲，橫空跨踏而來，這十數丈的距離，竟於刹眼間化為烏有！

這凌空飄身飛渡身法，其間絕沒有憑藉物，用作換氣之用，所憑者仍是施為者那一口極度精純的內家眞氣，如斯超絕駭俗的輕功提縱術，頓把在場所有的人都驚佩得目定口呆！

陰怪呂疾陽甫聞那聲沉重喝叱時，已心生驚兆，此刻雖見對方身手如此高絕，神色却極快回復正常，他一雙薄眉軒動着，目中威芒正射在來人身上，口中陰沉地道：「小子，老夫面前這樣不識進退，敢情小子是吃了熊心豹胆！」語氣甫停，又喝着問道：「快把師承狗名報上，否則——嘿嘿……」否則的後面是什麼，他用一陣陣嘿嘿的冷笑聲來作交代，他之陰險由此就可見一斑了。

黑衣人雙臂環抱胸前，語帶不屑地道：「區區有個匪號，甚不雅聽：『人如黑龍劍如神，閻羅判決絕情斬！』」

神色一震，陰怪呂疾陽飛快地道：「最近崛起江湖，被人稱之為閻羅重生的『黑龍神劍絕情斬』，莫非就是你——？」他總不相信眼前這一位年青人，會是年來使到邪魔魅魎胆喪魄散的煞星！

南宮飛漢冷冷說道：「不敢，正是區區南宮飛漢！」平淡中顯出渾身是胆，教人心折，更也令人心恨！

陰怪呂疾陽低首沉思一刹，抬頭時語氣已呈友善：「朋友，老夫現時俗事纏身，不能奉陪，錯過今夜，老夫隨時都樂於——」

未待對方話落，南宮飛漢已飛快截斷並朗聲道：「抱歉，閻羅眼前，豈容跳樑小醜如斯夜郎自大！」口氣之狂之傲，無以復加。

一聽這般說話，肺都幾乎為之氣破，陰怪呂疾陽怒叱道：「小子，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連眼皮也不撩一下，南宮飛漢道：「老鬼，這話應該由區區贈送才恰當。」跟着，眼光一轉射在陽怪歐陽醉的身上，接着道：「兩位老鬼聽着，今夜這趟交易，就此終結，貴主人『鐵心無情』平生作惡多端，早晚會遭報應！你等兩人，如識時務，應趁早滾蛋，切莫要區區動手，否則到時你們皆後悔晚矣！」

「無知狂徒，還不趕快閉上你的鳥嘴——」陰怪呂疾陽語落，眉剔，揚起右掌，伸出食中二指直向南宮飛漢凌空點去！

「老鬼，你這是自挖墳墓！」南宮飛漢邊說邊展開身形，以一式「落葉飄零」，極度瀟灑從容向左疾閃開去！脚尖隨却輕點地面，身形就好比一隻黑龍似的凌空向着呂疾陽撲去，口中低沉呼着：「天羅地網！」鐵掌由上直斬而下，所罩者是敵人的全身要穴。那陣狠，是這樣令人心慄！那股氣勢，是那麼奪人氣魄！

陰怪呂疾陽面色變得慘白泛青，凝足「劈空掌」力，雙掌齊揚處，直迎向南宮飛漢「呼呼」二掌，迎面擊去！

兩陣掌風甫接觸時，强弱已決，只見南宮飛漢那凌空的身形陡然升高尺餘，隨勢飄落地面；反看呂疾陽却被震得連飛二丈外，「呼」然撞在後面的一塊巨大碑石之上！

呂疾陽又驚愧，又羞惱，勉强一定心神，但絲絲血水從唇角緩緩流出，顯然的他已受反震之力而傷了內腑，此然他看見南宮飛漢不但滿面不屑地卓立原地，右掌中並抓着一片破碎衣裳！再看自己胸前衣裳均出現一片破爛不堪。

這種功力太驚人了，假如不是南宮飛漢掌下留情，那他此刻縱不命喪當場，亦會被斬得肚破膛開，連心肝臟腑都會一齊流出！

南宮飛漢神情一片優哉閒也，呂疾陽慌驚，另外一位在旁欲揷手救助，却無從揷手其間的陽怪歐陽醉之心中，則充滿了無窮的感慨！

他暗想這次「陰陽雙怪」帶着威霸武林的萬丈雄心東山復起，憑自己兩怪的絕藝及「鐵心無情」如此雄才大略的梟雄領導，何處不能旗開得勝，何物不是手到擒來！

可是如今在這位被號稱「黑龍神劍絕情斬」的年青絕世高手掌下，老伴陰怪呂疾陽他簡直成了個不堪一擊的無能者！

由此可見，武學之道委實學無止境，無窮無盡兼海闊淵深，一山還有一山高，强手更有强中手，憑「陰陽雙怪」這點功藝……唉……

陽怪的感慨未了，南宮飛漢正以一種揶揄的口氣，向陰怪呂疾陽問道：「喂，堂堂『陰陽雙怪』的陰怪呂疾陽，多年前已揚威綠林湖海，現在你有沒有勇氣，再復接我一招？」

陰怪呂疾陽生就一副桀狠不馴的性格，更好殺成性，遇不如意之事，出手間就要奪人性命，一生之中又幾曾受過像現今這種活現眼前的閒氣，他心中雖然被氣得怒火高熾，但口中委實已沒有勇氣，再說硬話！

南宮飛漢得勢不饒人，須知對這輩殘酷無情之徒慈悲，那無疑是為自身增添煩惱！他哂然一笑，冷冷說道：「威震涼山的『陰陽雙怪』原來也只有這點骨頭！如今我再問你一句：服或不服？」

陰怪呂疾陽好生尷尬，一張老臉被激動得白中泛青，覺得答又不妥，不答又復不敢！

一旁卓立的陽怪歐陽醉這時實是再也忍受不了，踏前一步，惡狠狠地說道：「南宮飛漢，得饒人處且饒人！你這般咄咄逼人也未免太目中無人！」

南宮飛漢向歐陽醉投過鄙夷不屑的一瞥，嘴角微披說道：「區區仗劍浪跡天涯，鐵掌誅魅魎！像你這等窮兇極惡的老魔邪道，死於我的掌下者眞不知幾許？來，來，來，老鬼如有此雅興，不妨做我掌底遊魂，為冥府增添一名新鬼！」這語氣，這豪情，眞令仇者恨而親者快！

陽怪此時已忍無可忍，一聲暴叱：「氣煞我也！」右掌凝足十成功力向前拍去，左掌食，中兩指隨着去勢無聲息地直戳向南宮飛漢的雙目，他含憤出手，速度及招式盡是狠着，更帶有一股無可言喩的陰毒！

南宮飛漢微哼一聲，他上身微向前傾，而精擅於的七大絕情斬殺手之一：「天羅地網」又再次從他底鐵掌的揮送下使出——

雙方的掌勁甫接觸時，情勢的變化眞是教人看在眼內而驚在心頭——

在歐陽醉被一片如山嶽重似的掌勁震得連連後退的刹那間，南宮飛漢鐵掌再不留情，一招「魂兮歸西」已是如此鬼神莫測的由四面八方飛斬向歐陽醉的全身。而歐陽醉似乎驚念還未閃入腦海時，那利如劍刃的掌緣，已硬生生地從他底眉中心處，直斬而下，瞬息間歐陽醉頭顱骨拆斷破碎的聲响還繞於空間，但他的屍身却僵直地橫臥在墳墓側邊！

如此霸道的掌法，眞是聞所未聞，更何況是親目所睹！此刻除了風聲呼呼，其餘的人皆被南宮飛漢的「絕情斬」殺手招式所震懾，以致一時鴉雀無聲，氣氛也就一下子變得格外沉寂，令人有一種窒息的感受！

南宮飛漢俊目中神光暴射，對陰怪呂疾陽肅嚴地警告道：「呂老鬼，以你過往的滿身罪孽，本來難逃一死！現今且放你一條生路，往後如再挾技作惡，則下次相遇時，便是你狗命魂斷日——」

陰叟呂疾陽剛才的銳氣現今已烟消殆盡，舉頭望了老伴歐陽醉的屍身一眼，沉聲不言，便困難地從地上站起，然後鼠竄而去！

「兄弟，縱虎歸山，以後——」江子傑見陰怪一走，他不禁對南宮飛漢的舉措諸多不解！

南宮飛漢笑道：「江兄有所不知，殺一呂疾陽，對於尋覓『鐵心無情』的蹤跡，是毫無價值，我此舉是故意放他逃生這叫做『縱鳥歸巢』之計！」

「神刀金弓」江子傑恍然大悟，說道：「對，此計甚妙，我爲何竟未計及此呢？」

南宮飛漢道：「江兄坦誠待人，那會計及他人？」語音至此，雙眉忽挑，語氣也穩重起來：「那老鬼已前竄百丈開外，我該追踪他去了，江兄善自珍重，我們後會有期！」

說話聲中，黑衣披風飄起閃處，已化成一縷黑烟，向着剛才陰怪呂疾陽慌忙逃的方向電馳而去！

「兄弟，等一等，有福同享，有禍共當！愚兄願助你一臂之力……」江子傑一面說着，一面急急向那班手下叮囑了一番後，也展開身形向前隨着飛奔——

× × ×

鄴城南面，離城約五里外有一大片翠竹：竹林深處座落着一座氣派非常雄偉，巍峨的莊院：丈餘高的圍牆：門前的那扇鐵門閃閃生光，托襯着石階兩旁踞伏着的一對威猛的石獅，及兩盞巨大的燈籠，那氣勢的宏莊，眞是王侯之府，想也不過如此！

燈火的照耀下，那燈籠之上的那個「宋」字可以淸澈入目！

鄴城中的百姓，誰人不曉此莊是「宋家莊」。

鄴城中的窮人，又那個不認識宋家莊的莊主宋大善士！

但是，眞正見過宋大善士的面貌却寥寥無幾！

今夜，這飛簷流丹，畫棟雕樑，美輪美奐的宋家莊除了一片沉靜，燈火照耀得如同白晝之外，甚至連一絲人影也不曾看見……

驀地從灰黯的夜空中飛入一條削瘦的黑影，極熟識地一直奔入大廳內，跟着身形凝停，對着廳中心豎立的山水屛風恭聲說道：「主人，呂疾陽謁見——」呂疾陽面上一片頹喪之色，面對着那副屛風，他連大氣也不敢噓一口！

屛風後面徐徐行出一名身穿灰色長袍的四旬開外中年人，或者是養尊處優的環境使然吧，這中年人面上的肉胖得近乎於浮腫，可是那一雙眼中所射出的兩道煞光，足令人看上一眼就感覺到此人仍是梟雄煞星之流！

他眼中煞光陡盛，望了望呂疾陽後，在一張椅上坐下，唇露微笑，極度和藹說道：「呂老，歐陽醉老人家他——？」語氣雖然如此關懷倍至，可是呂疾陽甫聽此言已汗沁額角，聲音也份外恭敬回道：「卑職無能——」他遂把剛才在荒墳所發生的危險經過情形扼要地說了一遍。

中年人靜靜聽着，那絲笑容此刻早已消逝無踪，也不待呂疾陽再說罪咎之辭，他急躁地說道：「呂老，你歸來時可曾嚴密掩護行踪？」

呂疾陽呆了一呆，也不明白中年人此般話的含意，因此他抬頭望着中年人，一時目定口呆，答不上話！

那中年人一掌拍在椅臂上，沉聲道：「呂老，還不迅退後院……」

可是就在呂疾陽瞭解到中年人那句話的含意時，已是遲了一步，唯因廳外的夜空中已傳來一陣龍吟似的笑聲，跟着有人說道：「閣下此舉，未免有欠光明！」

「什麼人？」中年人的身形隨着這聲叱喝倏地直立而起，面上的怒色已升至沸點。

「區區複姓南宮，名飛漢——」話聲中，已有一條黑影由外面直射進正廳，這條黑影不但來勢快且落在地上，也了無聲息。

南宮飛漢才站定身形，一雙俊目已眨也不眨的望定了中年人！

那中年人極快的換上一副面容，「呵呵」笑着，道：「好身手！像壯士那樣的好身手，不愧被武林冠號爲『黑龍神劍絕情斬』，今夜能够一瞻壯士神采，宋某深感榮幸！」

南宮飛漢俊目此刻異采陡盛，沉聲說道：「聞道鄴城有位宋大善士，善舉仁風，蓋世無雙！」

中年人雙拳微抱道：「宋某愧不敢當……」

南宮飛漢飛快疾言截道：「宋大善士，你本來就是愧不能當！哼，想不到你這位大善士就是兇殘絕倫，滅泯人性的『鐵心無情』……」

「南宮飛漢，宋某素有愛才之心，但你也太不知進退了，連番挫殺宋某手下，今夜我要叫你來時有路去時無門——」

「宋賊，這十餘年來，我恨不得飲你血，碎你骨……」南宮飛漢想起父母身遭截殺之慘，瞬時熱血沸騰，目露煞光：「雙親遭殺之仇，家園被毀之恨，凡此種種，今夜如不血刃你這禽獸不如的惡賊，我誓不爲人！」

須知他自踏入江湖時，已明查暗探此梟的踪跡，幾經艱難才得償夙願，現今面對着不共戴天的仇人，他腦海中只有一個「殺」字！

是以在他一講完那般話時，鐵掌已倏翻向前切斬，口中並叱喝着：「魂兮歸西！」掌風如利刃似的向「鐵心無情」狠狠飛罩而去！

「鐵心無情」本是一個極其狠毒，極其深沉及冷酷且寡絕的梟雄，他氣度淺薄，胸襟狹窄，更者兇殘暴戾，獨裁專橫，正是世上少見的一名惡魔巨擘！

這惡魔巨擘也不閒着，右掌戟立，迎着對方的掌心，無情地截落！而一雙腿也隨着飛起，直向南宮飛漢的下腿部位連連踢出一十六腿……

兩人的出掌雖然是銳不可當，但未曾接實時已倏然分開，「鐵心無情」趁着南宮飛漢疾退的一刹那，他也跟着向後疾飄開去，隨卽對旁邊的陰怪呂疾陽喝道：「擋他一下！」

呂疾陽頓感愕然，明知自已絕不是對方敵手，也不敢違命，只好負傷盡力纏住南宮飛漢——

南宮飛漢的身子在半空中轉了半圓，「呼」地蕩起一股勁風，當他落地之際，正是向着呂疾陽，沉聲不屑道：「執迷不悟，老鬼死有餘辜！」

呂疾陽老臉一紅，右掌已攻了出去，南宮飛漢身軀微側，反掌橫切直斬；呂疾陽掌未落實陡地跨出一步，正想立時再攻出第二掌，可是南宮飛漢的身子，却已疾飄了開去。

南宮飛漢身形一飄開，反手一掌，斬劈向呂疾陽的後背，這反手一掌的去勢，可說是突兀，且快迅之極，呂疾陽急忙閃避時，已然遲了一步，鐵掌過處，在他的背心上，「嗤」地一聲沉重悶响，已被利如寒刃的掌緣斬出了老長且深的血溝來！

呂疾陽被擊得口噴鮮血，慘號未盡却已重重仆倒地面……

而南宮飛漢的身形更是飄逸，只見他鐵掌向前疾劈而出，那副屛風也被掌風震成碎塊片片，四處橫飛！

那時，「鐵心無情」已脫下一身長袍，全身金色的勁裝，右手也適時由粉牆上摘下一支長達四尺的軟劍來。

驟然間，「鐵心無情」狂叫一聲，有若狼嘷虎嘯，在這一聲喊叫裏，他飛快撲擊，四尺軟劍好比蛇信亂吐，翩然掠掃；南宮飛漢身形驀閃，雙掌做作急速的劈斬，勁風廻繞，「絕情斬」七大殺手的「天羅地網」與「夢遊冥府」已向前狂飆般捲去。

「鐵心無情」揮動長劍如浪，如雨，冷燄寒光，波連激湧，在極度尖銳的刃鋒破空聲裏：業已反截住敵人「絕情斬」的鐵掌無情攻勢！

南宮飛漢虎軀在急快的廻旋，而在他移動的瞬息間，鐵掌也同時電掣也似的攻擊着，兩股猛強的勁道交織穿梭個不停！

很快的，雙方業已過了二十餘招！

南宮飛漢「絕情斬」七大殺手絕藝已反覆用了三次，但「鐵心無情」那支四尺軟劍還是如此凌厲的發揮着絕沒有因此而受到殘傷。

這是自南宮飛漢與人交搏以來，所遇的一個絕強高手，這個絕強高手是出了名的陰毒角色，出了名的狠酷的人物，更者何況他與自己有着一身的血海深仇——

是以，當他再次施展出「絕情斬」之最後殺手絕招「萬流歸宗」時，趁對方後退的一刹那，腰畔的長劍已閃電出鞘，寒劍有如長蛇曳空，帶着一抹令人眼光撩亂的光華兜頭劈向「鐵心無情」的天靈蓋！

這出劍之勢，好比電閃，疾快得無以復加！

「鐵心無情」猝覺寒芒耀眼，冷氣透骨，他也不遑多想，揮着四尺軟劍拚命衝突攔截，「嗆郎郎」連串密集的金鐵交擊聲中，正廳雖然燈火輝煌，可是點點的火星却淸澈入目。

南宮飛漢的身子借兵刃交鍎時的那道勁力，在空中飛躍着，而劍尖所透露的寒芒含着驚人的呼嘯聲，漫天鋪地飛罩「鐵心無情」，爍閃的光華瞬息穿飛，快得簡直劍身的實質也看不見，整個大廳中，彷彿就被這層層疊疊，泛着死亡的凌厲劍氣所佈滿了！

「鐵心無情」竭力抵抗着，立時便落了下風，他那支四尺長的軟劍拚命上下翻飛，却是越來越形沉滯，黃豆般的汗珠，正無情地在他額上沁落！

南宮飛漢這支輕易不離鞘的利劍，在甫出鞘時就展出驚天動地，泣鬼神的「泣殘紅」劍法！他的精，他的神，他的氣，以及全身每一寸都全部融化在劍身上，是以劍的本身就好比滲有靈氣似的，簡直是神乎其技了！

利劍驀然一捲，「泣殘紅」絕招「血影橫飛」及「恨無止境」，猶似巨浪排空連續攻擊而去！

這兩劍不但招式奧妙奇絕，而且每劍均以本身眞力施爲，「鐵心無情」只覺一道劍牆，挾帶着萬鈞壓力，直向身前湧到，匆忙中，四尺軟劍招展「流星橫渡」就向那堵劍牆上碰去——

雙劍一經接觸，只聽「叮錚」之聲連响！

「鐵心無情」右臂痠痲，一支軟劍也幾乎被震得要脫手飛去，而一片森森劍氣，却已兜頭罩落，剎時間他心旌神搖，駭汗如雨。

就在這生死存亡，千鈞一髮之時，驀聞二聲：「打！」嗡嗡聲响中挾帶着刺耳的銳嘯，一黑一白兩件暗器，一奔南宮飛漢持劍的手腕，一奔他胸前的「玄機」重穴。

南宮飛漢一聽那片銳利的聲音，就知道這暗器霸道異常，於是再顧不得去傷殺「鐵心無情」，回劍劃起兩朵劍花，只聽「叮叮」兩聲，黑白兩件暗器已盡被砸飛空中。

而此刻「鐵心無情」的後面已縱落三條人影，兩男一女，那女的是被兩名男的左右挾帶着，黑布罩頭，在此情勢下不難明白她是一名俘虜！

那兩名身穿黑白勁裝的老者，才一站定，黑衣老者便躬身向「鐵心無情」說道：「主人，老身已把司徒丫頭順利擒來！」語音微頓，向南宮飛漢一望，又道：「這小子何人？」

此時「鐵心無情」的面上泛着陰沉且得意的笑容，他也不答黑衣人的問話，緩步行至黑布罩頭的少女面前，一手拈着黑布，一面向南宮飛漢奸笑着道：「小子，如果你不想這名絕代紅粉知己受苦，宋某勸你還是乖乖棄劍……」邊說邊緩緩摘下少女的罩頭黑布。

南宮飛漢斬釘截鐵地道：「惡賊，任你有偷天換日的手段，今夜也不……」

誰知他話未說完，已驚呼着：「蘭姑娘——」

原來這被俘虜的少女正是司徒蘭！

南宮飛漢一時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的面色在急速的變化着，他的一對虎目更是威稜暴射，而他的內心却在滴血，痛苦得無以復加！

一聲怒嘯，南宮飛漢恨聲道：「惡賊，如蘭姑娘有所傷害的話，我要你十倍償還——」

司徒蘭一直都沉靜着，這時見到南宮飛漢面上一片痛苦神形，她不禁全身輕抖，鼻翅兒急速噏闔，她唇角激動得抽搐着，雙目淚光瑩瑩，顫着聲倔強的說道：「少俠，殺一惡魔可拯救千萬生靈，小妹這條命算得什麼？快動手，你還猶疑什麼？快……」大義凛然，令人肅然起敬！

「鐵心無情」飛快地給了她一個耳光，怒道：「丫頭閉嘴！」

南宮飛漢見此情形，不由怒得五內如焚，飛身前湧，掌中利劍也跟着舉起——

可是，「鐵心無情」那支四尺軟劍已是如此無情繞圍在司徒蘭雪白的粉頸上，同時喝道：「小子，再踏前一步，看宋某的劍快還是你的劍快？」

迫於無奈，南宮飛漢只好硬生生飄身疾退！

他雖然傲骨崢嶸，但對於司徒蘭，他一直都愧歉在心，更者也滲集着一種道不出的情感！此刻見到她面上受擊，眞好比用鐵錘來敲在他的心胸還要痛苦萬分，因此他激動得大聲怒言：「惡賊，如你還有男人氣概，何不兵刃之上決生死！」

「宋某號稱『鐵心無情』，你小子不會不知來由吧！哈……哈……」

司徒蘭深深地望着南宮飛漢，她嬌靨上雖然挨了一記耳光，可是從她底美目中所射出來的光芒，不難體會到其中包含有太多的鼓勵，太多的關注與太多的情感……

這無淚的相對比那心碎腸斷的哭泣還要感人！

這無言的注視比那泣血斑斑的低訴更加感人！

南宮飛漢處此劣境，只急得他揚眉睜目，威勢好不懾人！

「鐵心無情」傲態畢露，笑着威脅道：「小子，只要你自散功力，宋某絕不食言還你一個嬌滴滴的美人。」

南宮飛漢毫不猶豫地道：「君子一言！」

「鐵心無情」飛快回道：「一言九鼎！」

而廳外的花園石徑上，一條高大的人影此時正手持一張巨大鐵弓，只見他拈弓搭彈，輕輕把弦曳了個滿圓時，隨着倏地鬆手，於是一聲令人寒胆的弓弦响處，已有兩粒銀彈向着正廳內激射飛去。

兩粒銀彈化成一條銀綫直向司徒蘭的心胸射到，當離司徒蘭身前丈餘時，隨後的銀彈雖後發却先至，只見銀彈的去勢陡然加快，撞上前面的那粒銀彈時「噹」的一聲脆响，兩粒銀彈竟因此而突然分從左右一旋，直向兩旁的「鐵心無情」及白衣老者的心窩電射而去！

這種中途改變方向的射法，武林中實也罕見，加之事發突兀之極，「鐵心無情」與白衣老俱感心頭一凛，他們被迫得齊齊兩肩一幌，一招「白鶴冲天」身形隨着拔起丈高，那兩粒銀彈一聲呼嘯，由他們足底交叉而過。

南宮飛漢處此千載難逢之機會下，身子飛快向前飄出，掌中利劍跟着已蕩起了一大片精光來，這一大片精光並不是攻擊身在空中的兩人，而是直射向那原本站在「鐵心無情」身後的那名黑衣老者。

黑衣老者手中握着一把雪亮的七首，他踏前一步，正想要挾司徒蘭作威脅之時，但是也就在此際，南宮飛漢的利劍已掠過他的咽喉劃出了一道深深的血溝來。

本來黑衣老者還待向前踏步而進，可是他只踏出了一步，咽喉已然中劍，猝然之際，手臂向下一垂，雪亮的七首就向着司徒蘭的後心戳落，而南宮飛漢擊出一劍之後，順勢攔腰抱起司徒蘭，陡地向後退開去，而這時雪亮的七首就在剛才司徒蘭站立之處掠了過去，但黑衣老者的身子已向下仆倒！

廳外那高大的人影也縱身飛到，他人才站定，立刻又拈弓搭彈「颼」「颼」兩聲，兩粒卵蛋般大小的銀彈已然射出，直向剛自飄身落地的「鐵心無情」及白衣老者射去！

南宮飛漢後退之勢，快到了極點，而且緊接着，他手臂一振「錚」地一聲响，劍已入鞘，動作有如行雲流水，快捷到了極點。

一回頭，他對着那高大人影道：「江兄援助之情，小弟永銘心中！」

江子傑極豪爽地笑着道：「大敵當前，兄弟不用多說客氣之話了！」

南宮飛漢絕快的爲司徒蘭解開身上被制的穴道，無限關注地道：「蘭姑娘令妳受苦了……」

司徒蘭的臉上泛起一片嬌紅來，低聲說道：「只要能夠血刃仇人，小妹這點苦又算得什麼！」

南宮飛漢語氣堅定地道：「如不血刃此賊我誓不爲人！」

而「鐵心無情」剛用軟劍砸飛銀彈，身子才一挺立時，便咬牙切齒對着江子傑罵道：「無耻匹夫，敢與宋某作對，如不把你碎成肉醬，將難消我心中恨！」

江子傑豪氣橫溢朗聲道：「生死一事，我平生看得很輕！」

南宮飛漢不由被這般話激發得豪情頓生：「江兄這份超人的胸襟與氣度，讓小弟敬佩——」話落時回頭望着「鐵心無情」恨聲說道：「惡賊兵刃之上決生死……」

「死」字還未音盡，長劍閃動出劍如電，他身形拔起，已到了「鐵心無情」的面前，隨着「嗤」地一聲，利劍直戳向他的心窩要害！

「鐵心無情」一聲怪叫，四尺軟劍展用層層劍影，他一面格擋着，一面却展開身形四處游走。南宮飛漢大喝一聲，身子陡然向上拔起丈高，他身形快疾到極，才一拔起便已到了「鐵心無情」的頭頂之上，就在此時，那一旁的白衣老者手掌向上一揚，只聽得「嗤嗤」之聲不絕，射出十數枚見血鎖喉的喪門釘來。

南宮飛漢身在空中只見他一扭腰，突然把身子硬生生轉了一轉，隨着那轉動之勢，利劍已揮成了一個圓圈精光閃動只聞「叮叮」，「錚錚」聲音不絕於耳，十餘枚喪門釘盡被利劍砸飛，而其中有兩枚反而直飛射向白衣老者，那白衣老者躲避不及，已被自己喪門釘射中雙眼，慘叫着翻身仆倒地上。

而南宮飛漢一格開了暗器，身形便倏地向下一沉。他落下的身形正是背向着「鐵心無情」，而「鐵心無情」一見如此良機，心中大喜，他一抖手，軟劍閃電向前疾刺而去！

南宮飛漢這時却不前進，反而抽身後退，背向「鐵心無情」疾撞了過去，等到「鐵心無情」的劍才一刺出，南宮飛漢的身形突地一矮，而那支四尺軟劍在他的頭頂上掠過將他的黑頭巾連同一小片頭髮削了下來，而南宮飛漢已一劍反刺而去！

這一劍的攻勢，眞是突兀且驚神到了極點，在一刹那之間，只聽得「鐵心無情」發出了一下驚天動地的怪叫聲來，他雙足蹴地，身子向空中疾蕩了起來，但胸膛上已被利劍割過，隨着他的飛身鮮血如噴泉般，向着地面倒濺而下。

雖然他能够避開了南宮飛漢這反手的致命一劍，身上也不免受創，但是緊接着南宮飛漢疾轉回身閃電般又是一劍疾刺而去——

南宮飛漢的變招，轉身，出劍，在刹那間一氣呵成，實在快得連敵人也措手不及。是以當「鐵心無情」的身子一飄起，南宮飛漢的一劍已向上疾刺而到，「唰」地一聲，已深深刺進他的心臟了！

立時地，南宮飛漢拔劍後退，此刻「鐵心無情」第二聲悽厲得令人不忍卒聽的慘號，方自從口中吐出。那支四尺軟劍也同時跌落地上，他的重傷身軀，簡直是硬生生地仆跌於地，他面上痛苦到五官抽縮在一起，已幾乎不復人形了！

當第三聲慘號方盡，他整個身子已寂然不動。

大踏步來到「鐵心無情」的屍前，南宮飛漢劍交左手，右掌竟筆直向着「鐵心無情」的心窩插戳下去，當他舉起手時，已有一顆血淋淋的人心握在手中！由於屍體受到震動，「鐵心無情」的頸旁此刻竟輕輕從裏面淌下一條金鍊，金鍊上掛着一塊四方古玉，古玉上的雕紋在燈火下可以清楚地入目，所雕刻的是「宋懷展」三個細篆！

南宮飛漢一下子被眼前的情勢弄得愣住了，他想不到鄴城善名遠播的宋大善士會是「鐵心無情」，而這位不共戴天的仇人却是自己恩師所再三叮囑要找尋的宋懷展！

宋懷展於廿多年前拜倒恩師門下學藝前後才七年，他就因不甘隱匿荒山而悄悄離別，挾着一身不凡的功藝浪跡江湖，但宋懷展之名在武林崛起方才二年餘，隨却消聲匿影不知所踪！

當南宮飛漢拜別師前，他恩師曾如此叮囑着：「——飛漢，盡你所能，必須要找到你宋師兄的行踪，如他仗技爲惡，你儘可代師誅此惡徒……」

寧靜的氣氛一下子被江子傑那豪情萬丈的笑聲代替了——

「兄弟，愚兄爲你賀，更爲你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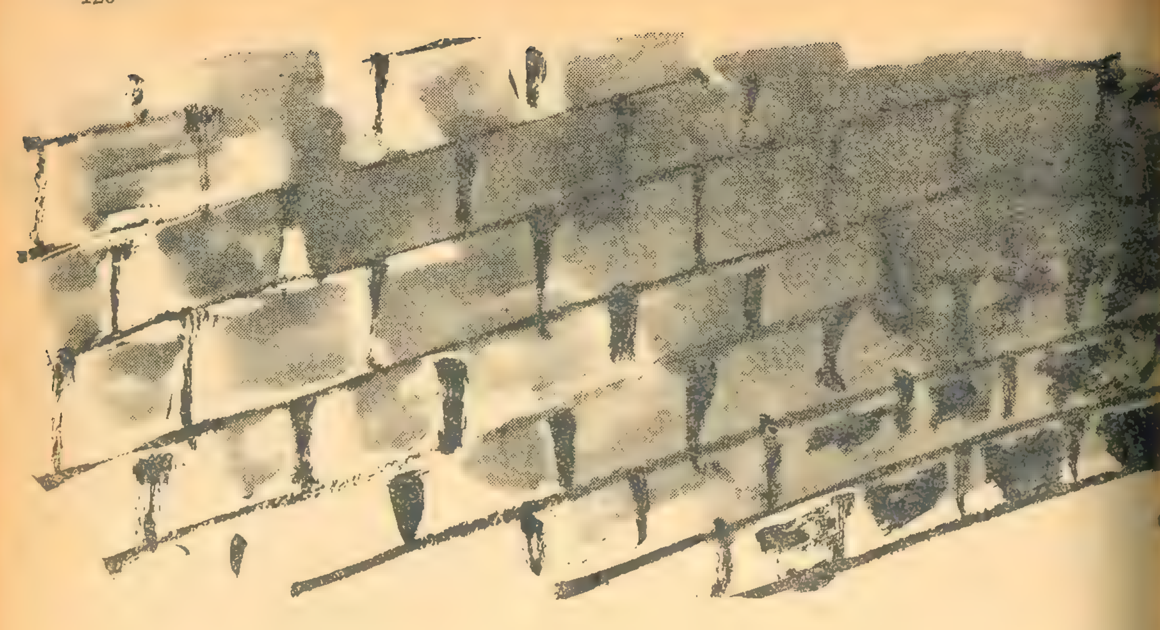
南宮飛漢苦笑着：「謝謝江兄一片熱心！」說着大踏步出廳外，向着天空跪着，悲聲祈禱：「清雲叔，爹娘，你們可安息了……」掌中的五指緊握，那顆血淋淋的人心瞬息已成濃醬濺落地面！

司徒蘭也禁不住埋首柔荑，低聲悲啼，對着南宮飛漢，她盈盈拜倒地上，並說道：「少俠代小妹伸冤報仇，請受小妹一拜——」

「黑龍神劍絕情斬」南宮飛漢飛快握住了司徒蘭的一雙柔荑，順勢扶她起立，他口中並沒有說話，唯一能代表他說話的只有那一雙俊目！

而司徒蘭也緩緩地抬起螓首，當接觸到南宮飛漢的目光時，在她那美目中却閃露出一片難以言喻的憧憬與采來！

（續完）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風塵怒俠

東方英・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何秀瓊在凃婉容脅迫下，築壇禪位，在宣佈繼任掌門人姓名時，何秀瓊却把另一長老佟德昌提出，凃婉容變生意外，老羞成怒，立即翻臉動手，喝令一名三代弟子多魁出手與鬥，佟德昌原不屑一顧，詎甫交手便爲多魁震斃，三花門中最老一輩的譚婆婆，也爲凃婉容喝令出陣的大年迫得險象環生，至是何秀瓊等方知這三代弟子實非本人，何秀瓊遂親自出馬，責問凃婉容是誰僞冒本門弟子，凃婉容拒絕作答，何秀瓊迫於喝令小娟放出飛天蠱虻，多魁欲予制阻，小娟疾閃身翻滾把裝蠱瓦瓶擲出——

倖脫險中險　慘遭毒神磨

多魁目的在奪取小娟手中的那瓦瓶，不讓他放出「飛天蠱虻」，他這時如要取小娟之命，簡直是探手可及。

可是，他傷得小娟來，就無法兼顧那瓦瓶了，如要追那瓦瓶，便只有放過小娟，在這種情形之下，多魁自是搶那瓦瓶要緊，他只好放過小娟，一擰腰向那小瓶撲去。

他的手已堪堪及到那瓦瓶，忽然一道銀芒，已先他的手指而擊在那瓦瓶之上，只聽一聲脆响，那瓦瓶被擊得四分五裂，散落一地。

多魁一手撈空，人却衝到了那碎瓶之上，只覺鼻中癢了一癢，立時，五內如焚，一陣抽痛。

同時，眞氣一洩，再也提聚不住，嚇得面無人色，大叫道：「蠱毒厲害，大家暫離此地再說。」

他這喝聲一起，只見凃婉容陣中人影紛紛外縱，片刻之間，立時縱出去十人之多。

由此可見那些人都是外人易容化裝而冒充的弟子。

且說那冒充多魁的漢子，喝聲出口，同時也想縱身向外逃去，奈何眞氣已洩，有心無力，身形跳了一下，只跳起來三尺多高，就落回地上。

這時，小娟一聲嬌叱，道：「你還想走得了麼？」閃電般而回，一指點了他穴道。

另外那和楊英動手的大年，與楊英打得無分上下，瞥眼間，只見自己這批人，紛紛向外逃竄，多魁又已中蠱被擒，他也甚是畏忌蠱毒，不禁心頭大驚，急欲脫身。

但見他大喝一聲，雙足猛挫，擰腰暴閃，手中雁翎刀運轉如飛，以全力出手，只望逼退楊英，好抽身退走。

楊英這十幾年來的離鄉外遊，果眞載藝而歸，任你大年捨命猛攻，他只是見招破招，見式破式，既不貪功，亦不行險，死死纏住那大年，不給他抽身而退的機會。

凃婉容見風勢不對，正待開溜的時候，只見何秀瓊身形一閃而到，喝

道：「凃婉容，你是束手受擒？還是要本座親自動手？」

凃婉容自知背叛門戶，家法難逃，那願情甘領罪，暴喝一聲：「老娘和你拚了！」雙掌齊揚，形同餓虎，猛向何秀瓊撲來。

何秀瓊更不多言，皓腕一掄，接連拍出三掌，擋住凃婉容下撲之勢，凃婉容一斜肩頭，雙掌猛甩，但聽「砰！砰！……」之聲連起，以快打快，瞬刻之間，對了五掌。

接着，兩條人影一合，就纏鬥在一起了。

小娟擊破瓦瓶之後，瓶中蠱毒，隨風四散，片刻之間佈遍了整個的地區，那與楊英激戰的大年，業已被蠱毒所侵，苦撐了一陣，被楊英一劍刺了個前心到後心，一命歸陰。

那大年一死，其他十人又遠退到一處山岩之上，畏忌蠱毒，不敢過來，凃婉容的其他黨羽，又逞功防身之故，不能出手相助凃婉容，現在就只剩她們二人單打獨鬥了。

凃婉容現在唯一的機會，就是能擊敗何秀瓊，以她的命以換自己的命，求生之戰自是全力以赴。

何秀瓊更欲再振聲威，以御全體上下，也自施展全身絕學，掌指齊施，避敵還擊，招中套招，式中藏式，飄來晃去，閃動不已。

到底掌門之人，另有統率羣倫的絕學，凃婉容縱是捨命相拚，其奈掌指之間，處處被制，完全處於被動。

兩人交手不過三四十招，何秀瓊忽然嬌喝一聲，道：「凃婉容，你給本座躺下。」聲出指到，一股勁力已射向凃婉容腰眼穴。

凃婉容雙足急跺，擰腰而避，已是無及，浩嘆一聲，已被何秀瓊指力點個正着，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何秀瓊右手連起，又拍了她三四處穴道，制住了她全身功力，然後，朗聲道：「本門弟子聽着，凃婉容欺師滅祖，謀害本座，業已被本座拏下，所有附惡弟子，姑念無知被惑，既往不咎。」

凃婉容的黨羽見凃婉容被擒之後，正不知所從，一聽何秀瓊寬大爲懷，既往不咎，歡聲雷動，一齊湧到何秀瓊身前謝罪。

這時，那芮莫兩位長老也飄身下了高台，又厚着臉皮，來到何秀瓊身邊，何秀瓊因强敵環伺，不願再生枝節，也沒再追究他們了。

何秀瓊先派人把被凃婉容囚禁的趙、張、胡、王四位長老放出來，就命他們四人，統率門中弟子，嚴陣以待那十個逃逸的惡賊，前來生事。

同時，又把凃婉容暫時關禁起來，待應付外敵之後，再以門規處以應得之罪。

三花門雖是一個小小的門派，但蠱毒厲害，那逃出重圍之後的十人，雖然仍不死心，由於化裝大年與多魁的二個首腦，都已失手被擒，又畏忌三花門的蠱毒，竟不敢下來再犯，只隱現在四週山頂，窺視伺機。

因此，情勢立時緩了下來。

三花門雖幸化險爲夷，可是何秀瓊的眉頭，卻皺得更是成了一條綫，因爲，按照她和呂柏年的約會，呂柏年早就該現身出來了。

呂柏年不能如約現身，唯一的原因，就是出了事，這叫何秀瓊怎能不憂心熾熾，愁眉難展。

何秀瓊待了一陣，不見那些人有何舉動，便再也忍不住，要進入地下險地去探視呂柏年。

她當下請過譚婆婆與楊英，把門中大事暫托，又囑吩了小娟幾句話，就忽忽的進入那間石台，踴身跳了下去。

這時，正是陰風寒流威勢最弱之際，但她仍被冷得苦不堪言，她咬緊牙關，勇往直前，順着一條地道，前行了四五十丈，前面地道，似是永無止境的伸入暗影之中。

迎面陰風寒流，利不可擋，而且隱有隆隆之聲，遙遙的傳來，看來，又快到陰風寒流肆虐的時刻了。

何秀瓊提起一口眞氣，身形向前疾衝了一丈餘，一摸左邊石壁，摸到一塊突起如拳的石筍，用全力壓了下去。

只聽石壁內起了一陣輕微的响聲，現出一道石縫。

這時，地道之中，隆隆之聲，漸進漸响，何秀瓊已覺一股其冷無比的寒風，潮湧而來。

何秀瓊擠身鑽入石縫之內，回手按了一下另一塊拳石，那石縫立時在她身後合攏回去，擋住了飛滾而過的陰風寒流。

好險！何秀瓊只要慢得一步，就被那陰風寒流吞噬了。

何秀瓊吁了一口長氣，緩緩站起身來，向前面繼續行去。

這裏是主道中的一條支道，陰風寒流被隔絕於外，倒是判若天壤，微有溫暖之感。

行了一程，眼前一亮，現出一座石殿……。

何秀瓊抬頭望見石殿正中頂上，鑲着一顆寶珠，發射着淡紅色的珠光，把全殿照得通明。

石殿正面供着三尊神像，那三尊神像雖是人身，但頭和臉沒有一尊是人，當中那尊神像，長着一顆蟾蜍頭，右邊那位是一顆蜴子頭，左邊的是一顆蜘蛛頭。

這就是她們三花門所謂的「三聖」。

神像前面，放着一隻黑色的蒲團，那隻蒲團也不知有多少年代了，四週都毛了邊，中間現着一輪坐痕。

本來，她們三花門每一代掌門人，在接掌掌門人十年後的第一天，才准入此室，參拜三聖，並修習刻在三聖身上的幾種奇學。

何秀瓊接掌門戶，還不到十年，所以以往沒有來過，她這次進來，如嚴格的說，她這時就犯了門規。

不過，爲了呂柏年，她也顧不得那樣多了。

她奔到神像之前，拜倒神前，通誠默禱了片刻，謝罪之後，爬起身來，直奔那蜘蛛神像之後，扳動了一下它的左手無名指。

那神像無名指被扳動之下，「卡察！」一聲，神像背後，現出一道小小的門戶，何秀瓊搡身進入那道門戶之內。順着一條狹小的地道，便飛奔了下去。

那是一條彎曲的天然地道，狹側的地方，僅可擠身而過，寬敞的地方，竟有寬達十幾二十丈的大肚子。

何秀瓊估計着大約奔行了二十多里路之遠，前面地形一斷，被一道地下水流從中截斷了。

那地下水流深在斷岩之下，但聞水聲潺潺，和一股水香的氣息，却看不見岩下水道的影子，因爲下面太黑了。

何秀瓊吸氣輕身，飛縱而下，飛墮約十六七丈，「噗通！」一聲，人已落入水道之中。

水深沒頂，她游出廿餘丈後，就只齊胸深了。

水道兩旁，陡壁如同刀削，除了前進之外，已回頭無路了。

那水道在地下方向一連變換了七八次之多，弄得何秀瓊昏頭轉向，摸不清東南西北了。

何秀瓊隨着水道，也不知走了多少時間，她心裏急得要命，無奈在水中行動，急死了，也快不起來。

好容易終於走盡了水道，在一座山谷之中回到了人間，但這時已是明月西斜，過了午夜了。

何秀瓊進洞時，不過是下午午時左右，想不到就在那地下費去了一個對時還多。

何秀瓊仰觀天象月色，找出茶洞方位，只見一座插天高峯，橫阻在她與茶洞之間，要越過那插天高峯，不知又要費多少時間。

高峯難越，這還在其次，但一路行來，就沒發現呂柏年的形跡，呂柏年分明一路無阻，順利通過了，爲什麼竟不如約現身，援助接應？

要不是自己另外有了準備，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莫非是呂柏年甜言蜜語，借此抽身，棄她而去了？

何秀瓊一想到呂柏年棄她而去的可能，便不由得一陣激動，嬌身猛顫，珠淚雙流，仰天而嘆。

何秀瓊與呂柏年一路行來，呂柏年那若即若離的態度，她不是沒有察覺到，只是她這時已深深的愛上了呂柏年，總想以一片赤誠的愛，換得呂柏年的眞心。

因此，一路上來，她眞是千般委屈，百般忍耐，背地裏不知哭了多少次，流了眼流，這次掌門之位的放棄，雖說是凃婉容所迫，但，她內心之中又何不以此爲喜。

她是決心不當這掌門人了，所以她才斷然立了誓。

何秀瓊對月傷懷，忘記了自己現在是做什麼來的了，痴痴的對着明月，只顧在胡思亂想，只顧傷心。

驀地，在她身後出現了一條人影，幽靈般躡手躡腳的到了她背後，她兀自絲毫未覺。

那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人，白白的面孔，瘦瘦的身裁，臉上骨多於肉，但臉型極是英俊，只是一雙眸子精光外露，流轉不定。

他立在何秀瓊身後有頃，忽然，伸手在她肩頭上輕輕拍了一下。

何秀瓊陡然一驚而醒，她的應變也是快極，嬌軀向前射出去二三丈多遠，才回轉身來察看究竟。

何秀瓊旋身回頭，只見一個年輕人，雙眼發直的望着她瞬也不瞬，就像是一口要把她吞入腹中似的。

敢情，何秀瓊本來是長得美如天仙，這時剛從地下水道中出來，一朵出水芙蓉，曲綫分明，玲瓏透澈，叫誰見了，誰又能守得住自己的魂兒！

何況那人，是從身後而來，做夢也沒想到何秀瓊是這樣的美，驟驚之下，更是喪魂失魄了。

何秀瓊見他那副饞像，先是柳眉倒捲，怒上心頭，方待喝聲相責……。

一低頭，先發現了自己已濕透的衣衫，已是化怒爲羞，一聲尖叫，擰腰跺脚，長身狂奔。

她奔出數十丈之後，那少年人才回過神來，哈哈一笑，道：「別跑！別跑！看看！你又不會有什麼損失。」起步如風，一個起落就是十來丈，幾個起落，就趕上了何秀瓊。

他身輕似燕，輕輕掠過何秀瓊，飄落而下，擋住了何秀瓊去路。

何秀瓊去路被擋，尖叫一聲，又向左邊奔去。

他人就像是鬼魅一樣，她左他也左，她右他也右，始終擋在她身前，她不但逃不開他，就是想避開正面都不可能。

何秀瓊避無可避，羞惱之心，頓時化做無邊怒火，嬌叱一聲：「惡賊！你找死！」

她也不想想，那人能追得她走投無路，一身功力不知要比她高了多少倍，喝聲中，長劍已脫鞘而出，化作一道銀虹，直向那人頭上捲去。

那人哈哈一笑道：「小美人，你要和我動手麼？那眞是大好沒有了，小生樂於奉陪。」

他手無寸鐵，拍了一拍雙掌，神情輕佻地，漫不經意的，穿掌於何秀瓊劍光之中，如魚入水，自由自在。

何秀瓊暗咬銀牙，心中閃電般地轉念忖道：「是福是禍，就看這一劍的結果了！」

念動中，側步上身，疾舒右臂，倏地疾刺出一劍。

她這一劍快捷無倫，力道雖不怎樣强勁，但陡見劍上驚芒暴漲，那劍似忽然長了數尺，往那人刺去。

那人似是沒料到何秀瓊會使出這樣厲害的劍招，輕心之下，幾乎被她一劍刺個正着。

但那人確有過人之能，眼看何秀瓊的劍芒已將及身，身形忽然一陣旋轉，從她劍光邊緣，閃了開去。

只聽「嗤！」的一聲，何秀瓊那一劍沒有刺到他的人，却把他的左袖劃了一道口子。

那人閃身退出一步，望着自己裂開的左袖，臉色變得鐵青，厲聲喝道：「不識抬舉的賤貨，老子今天要不擺平你，就不算是追風闖香客了。」

左手一掄，曲指如鈎，欺身上步，霍地向何秀瓊玉腕抓去，手指未到，已有一股指勁，先行襲到，極是懾人。

何秀瓊一劍未傷得到那人，眼看那人欺身又到，直向自己右腕抓來，頓時蓮足一點，猛地朝後疾閃。

但聽那人冷笑一聲，道：「你還想跑得了麼？」話聲中，只見他五指如風，雖未抓到何秀瓊腕脈，却揑住了她劍身。

何秀瓊嬌軀才動，陡覺手腕一震，寶劍已被他抓個正着，不禁冷汗直流，驚魂欲出，百忙中，旋臂絞腕，欲待將那人五指絞斷，那知其人指力奇勁，寶劍一入他掌中，便像生了根一樣，難撼分毫。

何秀瓊撼劍無功，五指一鬆，索性連寶劍也不要了，猛提丹田眞氣，閃電般朝後疾退。

那人輕笑一聲，雙肩微晃，如影隨形，貼身而上，沉腕一撈，再次向何秀瓊腕脈扣來。

何秀瓊連翻被攻，盡其所能逃過二次，實在非她力所能避，但覺腕脈一緊，已到了他手中。

何秀瓊怒叱一聲，厲聲道：「那麼我就和你拚了！」

忽然張口對着那人吐出一道金光，她眞是急了，把自己的本命金蠶，也吐了出來，要和他拚命到底。

那人「啊！」的一聲，笑道：「你原來是那邊山後三花門的人，那是更合本人的心意了。」

笑聲中，只見他甩袖一捲，向那道金光兜去，那金光一閃而沒，已被他收入袖中，一點也奈何不了他。

何秀瓊心弦猛然一震，臉色變得蒼白道：「你……你……你是什麼人？」

何秀瓊問出此話，心中已想到一人，正是她三花門的尅星，三花門的蠱毒，到了那人手中，就變成了毛毛虫，只有被揑死的份了。

眞是倒霉的人，走到那裏都倒霉，那人一笑道：「我想你該知道我是什麼來路了……。」

何秀瓊顫聲道：「你是毒天子？……」

那人道：「我不是毒天子。」

何秀瓊暗暗吁了一口氣，道：「那麼，你是什麼人？」

那人冷冷一笑，道：「我就是我，追風闖香客左左……。」

話聲頓了一頓，接口又道：「毒天子是區區的師父，也就是我的親叔叔。」

何秀瓊才放心他不是毒天子，繼之一聽他的身份，雖不是毒天子，也和毒天子無殊，心情又緊張起來了。

原來，這毒天子用毒之能，冠絕天下，凡是天下用毒的人，對他莫不俯首稱臣，對他是又敬、又怕。

三花門的蠱毒，不過是用毒門中的一小支而已，在毒天子面前，那就微不足道了。

尤其，他們三花門與毒天子之間，另有不可告人的慘痛隱秘，前任掌門人，也就是何秀瓊的師父，就被毒天子逼着，每年得侍候他一個月，供他取樂。

何秀瓊的師父雖是惱恨無比，怎奈人家是本命尅星，吃定了她，毫無反抗的餘地，因此，何秀瓊的師父曾暗中告誡她，切不可和毒天子接近，以免像她一樣，陷在泥沼裏，一輩子脫身不得。

因此，何秀瓊一聽到「毒天子」三字，便冷汗直冒，嚇得手足無措，再一看左左色迷迷的眼睛，更是全身都冷了。

追風闖香客左左這時反而怒氣全消，笑哈哈的道：「你是不是三花門的何師妹？」

何秀瓊道：「我是何秀瓊，倒一點不假，但却高攀不上，不敢當你師妹之稱。」

追風闖香客左左笑笑道：「你知不知道，你師父收我做了乾兒子？」

何秀瓊暗暗忖道：「這個東西不好惹，還是敷衍他一下，好脫身去追年哥哥。」

此念一生，於是改容相向，笑語道：「原來是乾哥哥，小妹實是不知，有請多多包涵見宥。」

追風闖香客左左哈哈笑道：「那裏！那裏！是我這個做乾哥哥的無禮，唐突了濕妹妹，該死！該死！」

言語間，又挑逗，又輕浮。

說着，一甩袖，把剛才收到何秀瓊的本命金蠶蠱，放了出來，那金蠶蠱花作一道金光，投入何秀瓊口中。

何秀瓊忍着一肚子氣，還得報之嫣然一笑，道：「多謝乾哥哥了，小妹今天得罪之處，改日再來向你請罪吧！」

轉身頓腳，急箭般，扭頭就跑。

追風闖香客左左也曉得何秀瓊是在使刁，爲求進一步達到目的計，倒不便再生氣，帶笑閃身擋住她道：「瓊妹，你是難得來的稀客，小兄要不畧盡地主之誼，將來豈不叫人笑話，說小兄目中無人，不懂禮數。」

何秀瓊惱不得，怒不得，但却柳眉一凝，大發其嬌嗔道：「可是我有事啦！」

追風闖香客左左也是氣不得，阻不得，又放不得，凝着臉皮道：「有什麼事？告訴我乾哥哥，我替你去辦了。」

何秀瓊搖首道：「這件事你辦不了哩！」

追風闖香客左左忽然陰陰的一笑，說道：「我知道你要辦的是什麼事，你是在找尋一個人，是不是？」

這正是攻心之言，何秀瓊一怔道：「你怎樣知道？」

追風闖香客左左不答她的話，只是一嘆道：「只可惜你來遲了半天……。」

話聲忽的一頓，截住了下半段，雙手一抱拳道：「瓊妹，你請吧，小兄也想起了些事情要辦，不能奉陪你了。」

說罷，轉身就走，把何秀瓊留在當地。

何秀瓊心之所繫，那能任由追風闖香客離去，急口叫道：「乾哥哥，小妹口乾了，能向你討杯茶喝麼？」

追風闖香客左左帶笑而回道：「小兄原就是想回去替你準備香茗，賢妹請吧！」

何秀瓊暗罵了一聲：「死鬼！找到了年哥哥，有你好受的。」

口不應心的，睨目而笑道：「你壞！……。」

追風闖香客左左嘻嘻而笑道：「妹妹，你眞難侍候。」

何秀瓊隨着追風闖香客左左向對面山腰上一座石室走去，走了一陣，何秀瓊叫了一聲「乾哥哥」，道：「你剛才說『可惜我來遲了半天』是什麼意思？」

追風闖香客左左道：「你先告訴我，你追的那人，與你有什麼關係？」

何秀瓊當然不能把眞話告訴他，靈機一動道：「那人偷了我的金鷄令，我非追上他，要回金鷄令不可。」

追風闖香客左左道：「瓊妹妹，你眞的就爲了金鷄令？」

何秀瓊道：「我要沒了金鷄令，我這掌門人也幹不下去了，還假得了麼？」

追風闖香客左左翻腕手掌之中現出一隻小金鷄道：「你看，這像不像你的金鷄令？」

何秀瓊心神猛震道：「你那裏得來的？」

追風闖香客左左道：「這還用問，自然是從那人身上得來的了。」

何秀瓊大急之下，忘了自己的立場，脫口道：「他在那裏，快帶我去看他去。」

追風闖香客左左含笑道：「你追的不是金鷄令麼？現在金鷄令已經回來了，還去看他做什麼？就是去看他，也沒有什麼好看的了。」

何秀瓊越聽越心驚，問道：「你們把他怎麼樣了？」

追風闖香客左左皮笑肉不笑的道：「你左伯伯見他功力奇高，喜愛之極，準備把他收作駕前護法，現在替他改換容貌，淬煉奇毒，我看你也不要再去找他麻煩了。」

何秀瓊急得口不擇言道：「不，我不是要找他麻煩。」

追風闖香客左左哈哈一笑，道：「你原來不是要找他的麻煩呀……那你說，你這樣心急，他到底和你有什麼關係？」

何秀瓊這才發覺上了當，被追風闖香客左左抓住了小辮子，囁嚅的道：「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追風闖香客左左道：「你知不知道我師父駕前護法，是怎樣一回事？」

何秀瓊道：「你說，那是怎樣一回事。」

追風闖香客左左道：「那是一個意志被奪，只

知奉命殺人的傀儡，生不如死的行屍走肉。」

頓了一頓，接着又道：「你身受他救命大恩，想不想救他？」

何秀瓊道：「當然想救他……。」

追風闋香客左左道：「小兄倒是可以帮你這個忙，只是……。」話聲一打而住，不往下說了。

何秀瓊連忙道：「你有什麼條件，小妹無不遵命。」

追風闋香客左左道：「條件倒沒有，只是救了他，我豈不是自己找的麻煩，……。」

言外之意，何秀瓊那有聽不出之理。

何秀瓊暗笑忖道：「只怕我就是答應嫁給你，你也不會眞心助我救他，我且假意將就你，走一步是一步。」

一念及此，睨目而視，又問道：「你有什麼麻煩呢？」

追風闋香客左左含笑道：「有了他就沒有我的事。」

何秀瓊紅暈頓生雙頰，低垂螓首道：「那我先答應了你呢？」

追風闋香客左左目射精光道：「你如果眞能先答應我，我就全力助你救出那小子。」

何秀瓊點頭道：「我答應你，救出了他之後，嫁你爲妻。」

追風闋香客左左挨近她道：「現在呢？」

何秀瓊擰腰閃開道：「現在你是你，我是我，你別想無功受祿。」

追風闋香客左左皺眉搖頭道：「你不鼓勵鼓勵我，萬一勞而無功，我豈不白忙一陣？」

何秀瓊道：「只要你是眞的盡了心意，我心裏有數，總不會叫你失望。」

追風闋香客左左故作姿態，不過是取信何秀瓊的一種手法，也沒把她的話當眞，只要能留住她，便有辦法下手。

何秀瓊的打算是，只要能救出呂柏年，就不怕他的歪纏了。

兩個人都沒有誠意，但臉上都笑得很開朗。

兩人一路言笑，到得石屋之前，迎面碰見一個十二三歲的小童，從屋內射了出來，幾乎撞了何秀瓊一個滿懷。

追風闋香客左左怒叱一聲，道：「小石子，你瞎了眼麼？」伸手就是一個耳光掃了過去。

那小童見自己幾乎撞到了一個年輕姑娘的懷裏，又羞又怕，漲紅着臉，結結巴巴，話也說不出來了。

何秀瓊伸手拉住追風闋香客左左手臂道：「他又沒有撞到我，你何必發這樣大的脾氣。」

追風闋香客左左望着那小童雙目一瞪，道：「滾你的，少在我面前碍事！」

那小童要走不走的，顫抖着，叫了一聲：「大師兄……。」

追風闋香客左左大吼一聲，厲聲喝道：「你還不滾！」

那小童先退出一丈多遠，又說道：「師父正找你！」

追風闋香客左左道：「什麼事？」

那小童道：「不知道，他只叫你快去。」

追風闋香客左左道：「過來！」

那小童道：「你不打我了麼？」

追風闋香客左左怒眼一翻，喝道：「你過不過來？」

那小童眞不敢不過來，畏畏縮縮回到他們面前低着頭，不敢與追風闋香客左左的目光接觸。

追風闋香客左左指着何秀瓊對那小童說道：「見過何姊姊！」

那小童舉目望了何秀瓊一眼，見她和顏悅色，這才帶羞帶愧的叫了一聲：「何姊姊。」接着行了一禮。

何秀瓊伸手拉着他的右手道：「不要多禮，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追風闋香客左左截口道：「你們先談一談，我去見過師父，就來陪你。」

話聲一頓，扳着面孔，轉向那小童說道：「你替我好好的招待着何姊姊，要不小心，我揭了你的皮……。」

話聲未了，人已急步進了石屋。

那小童望着追風闋香客左左的背影，吐了一下舌頭，接着，一面請何秀瓊進入石屋，一面道：「我也姓何，名字小石，你怎樣認識我們大師兄的？爲什麼一身弄得這樣濕？」

何秀瓊見何小石本性不是一個沉默的孩子，心中暗暗高興，知道不難從他口中問出呂柏年的實情，堆着笑臉道：「還不是追一個人，上了他的當，跌到水裏去了，你師兄說，那人已被你們抓來了，所以我來找他算帳。」

何小石張眼望着何秀瓊道：「眞是我師兄告訴你了？」

何秀瓊含笑道：「你不相信，我可以去問你師兄。」

何小石一伸舌頭道：「不用問他了，我相信你……你到底是怎麼認識我們師兄的？」

何秀瓊道：「我先問你，你來這裏，有多少年了？」

何小石默歎了一下，道：「我比小黑遲來一年，他是五年，我是四年，我已經來了四年了。」

「小黑是什麼人？」

「小黑就是我的二師兄，我算是老三，聽說師父還要收一個老四，老四來了，我就好了！」

何秀瓊笑了笑道：「老四來了，與你有什麼好處呢？」

何小石天眞的笑道：「好處多啦！第一，我的事情可以分一些給他做，第二，我也可以擺擺師兄架子，向他頭上出氣，第三……」

何秀瓊一笑，截口道：「萬一他的來頭大，你師兄反要你照顧他，替他做事，那你就糟了。」

何小石不禁一楞，道：「我可眞還沒有想到這一點了……」

何秀瓊一笑道：「我們不談這個了，你既然來了已有四年，不知你還記不記得一位梁阿姨？」

何小石道：「記得！記得！她人蠻好的，常常講故事給我們聽。」

何秀瓊道：「她是我師父，我們就住在山的那一邊。」

何小石「啊！」的一聲，道：「原來何姊姊是梁阿姨的徒弟，那眞不是外人了，那就怪不得大師兄把那姓呂的事，告訴你了。」

說話間，何小石與何秀瓊已走進了石屋，何秀瓊打量整個的石屋，不過是四五間房，屋內靜寂寂的，似是再無其他的人，不由一皺秀眉道：「他們那裏去了。」

何小石道：「他們都在裏面忙着哩！」

何秀瓊一怔道：「裏面？」

何小石道：「這裏只是我們住的地方，師父他另外住在洞裏面。」

何秀瓊道：「洞裏面？從這裏可以進去？」

何小石道：「是，就在這房子後面。」

何秀瓊道：「那我也進去看看，同時也該拜見你師父。」說着，便要向裏面走去。

何小石攔住何秀瓊道：「何姊姊，你去不得，師父這裏正有事，不高興有人去打擾他，何況，你這一身……」

何秀瓊是忘了自己一身濕，一經何小石提起，先是「啊！」了一聲，接着也就計上眉頭，道：「眞的，我這一身濕，怎能見人，不知你們這裏有乾衣服沒有，隨便什麼樣的都可以，只要暫時用一用，換下濕衣來，擰乾就可以還給你。」

何小石想了一下，道：「那你不要亂走，就等在這裏，我替你找衣服去。」

何秀瓊摸着何小石的頭，道：「謝你啦！」

何小石一向受人呼來喝去，那裏享受過這種春風般的和顏悅色，高興得雀躍般跳了出去道：「不要謝啦，我這就替你去找衣服去了。」

何秀瓊待何小石離開後，迅快的搜查了石屋一遍，外面石屋果然沒有一人，從石屋的床鋪數量看來，石屋裏至少住有五個人。

除了他們三師兄弟外，另外應該還有二個人，不知那兩人是什麼人？

何秀瓊接着奔入後面，穿過一座小小的菜圃，便見一座山洞，洞口設有門戶，這時，門戶虛掩，何秀瓊輕輕一推，就把洞門推開一條縫。

何秀瓊側身而入，隨手掩回洞門，輕手輕脚向洞內走去。

前洞有丈來寬，空蕩蕩的，地上打掃得纖塵不染，非常清潔，走過前洞，內入二丈多遠，向右邊一折，便見有三扇門，排成一綫。

最左一扇石門之內，隱隱有談話之聲透出。

何秀瓊透向左邊門外奔去，在門外伸頭向內偷窺去，只見石室之內中央放着一張石頭枱子，枱子之上，躺着一個人，一個黑袍老人和追風闋香客左左，及另外一個小童，圍在石枱四週。

何秀瓊雖然看不到石枱上那人的面貌，但從他衣着上也看得出，他就是呂柏年，只覺心頭狂跳，不能自已。

就在這時侯，身後忽然伸過一隻手來拉住她衣襟，她嚇得出了一身冷汗，回頭望去，原來是何小石。

只見他一臉惶急哀求之色，拉住她的衣襟，要她退走。

何秀瓊隨他輕輕的退到拐角之處，忽然定住身子，不肯再退了，何小石又不敢發聲急得差不多要哭了起來。

何秀瓊用傳音神功道：「小弟，我要和你商量一件事，希望你能答應我。」

何小石還沒有使用傳音神功的功力，只有一個勁的搖頭不止。

何秀瓊忽然面色一狠道：「你要不答應，我就要嚷了起來，說是你帶我來的……。」

何小石眞可怕了她這一招，忙搖手不迭的要她不要揚聲。

何秀瓊又用傳音神功道：「如果你聽我的話，我就包你沒有關係。」

何小石一臉莫可奈何的神情，點了一點頭。

何秀瓊接着如此這般向何小石說了一陣，何小石先是一個勁的搖頭，經不住何秀瓊軟硬兼施，他才勉强點了頭。

兩人商量好了，又輕輕的回到了門首，何小石

硬着頭皮走了進去，這時毒天子正聚精會神在用一種毒針，在呂柏年身上注毒，也沒有理他。

何小石走近前去，擋住了門口，何秀瓊利用這瞬間的機會，閃身而入，躲在一隻大櫃子後面。

何小石走到追風閻香客左左身邊，輕輕拉了他一下衣襟，追風閻香客左左也全神在幫毒天子的忙，所以也沒有注意何秀瓊的偸入。

他瞪了何小石一眼，示意要他不要說話。

何小石暗暗吁了一口氣，知道他們都沒有發現何秀瓊的偸入，接着，便迅快的退了出來，回到外面的石屋，提心吊胆的等待暴風雨的來臨。

過了不久，只見大師兄左左一臉不愉之色走了出來，劈頭便道：「我怎樣吩咐你的，你……她人呢？」

何小石硬着頭皮道：「她要我去找一身乾衣服，我去替她找得衣服來，却不見她了，我剛才跑進去，就是想將不見她的事稟報師兄。」

何小石替何秀瓊去取的衣服，就放在櫈子上，不由追風閻香客左左不相信，不過不相信她會眞的走開，所以只罵了一聲：「混蛋！」甩了他一記耳光，就要他去找何秀瓊，追風閻香客左左他自己却在躺椅上一靠，在動腦筋，如何對付何秀瓊。

何小石跑到外面，找了一棵大樹，向大樹上一躲，也自尋他的夢去了。

何秀瓊躲在櫃子後面，既不敢伸出頭去，也不敢放聲吁氣，儘量把自己呼吸之聲減到小得不能再小。

幸好，毒天子這時心無二用，全副心神都用在呂柏年身上，否則，以他的一身修爲，何秀瓊那能討得到這便宜。

何秀瓊進去得也是時候，不久毒天子便完成了他的工作，便着那童子出室而去，並且也關上了室門。

現在石室之內，就只剩下何秀瓊與呂柏年兩人了。

何秀瓊從櫃子後面站起身來，現在，她可以打量呂柏年了，可是當她目光向呂柏年身上一落時，幾乎心痛得再昏死了過去。

原來，這時呂柏年四肢張開，形成一個「大」字，被五個鐵環牢牢的扣在石枱之上。

除了二手二脚四隻鐵環外，臉上還有一隻特大的鐵環，扣得呂柏年像是石枱上的一部份，一動不能動。

最使何秀瓊心胆皆寒的還不是那五隻鐵環，而是四隻挿在呂柏年手脚上的瓶子，那瓶子口有一根金針，金針便刺入呂柏年筋脉之上。

呂柏年全身發着永無休止的顫動，可見他這時候全身正陷於極端痛苦之中，而失去了對肌肉的控制。

何秀瓊只看得心慌意亂，站在石枱之前沒了主張，不知怎樣下手施救呂柏年。

何秀瓊正不知所措的時候，呂柏年忽然睜開眼來，他似乎未料到何秀瓊會在此時此地出現，目光之中充滿了驚愕之色。

何秀瓊一見呂柏年睜開了眼來，忍不住雙淚直流而下，輕聲呼叫道：「年哥哥，你還認不認得我呢？」

呂柏年忽然點了一點頭，同時雙目之中，也有了光彩，顯然是因何秀瓊的來到，他認爲已經有了生機。

何秀瓊脫口道：「你是怎樣落到他們手……。」話聲出口，她忽然覺得自己太沒道理，這時怎樣問出這些不關緊要的話來，話聲一頓，接着改口道：「你要我怎樣出手救你？」

呂柏年張開嘴，用盡了力氣，吐出了一個字：「枕……。」他說出這個字後，已是累得氣喘吁吁，再說不出第二個字了。

何秀瓊問道：「你意思是要我拿開你頭後的枕頭嗎？」

呂柏年頭下枕着一個木枕頭，那枕頭正好夾住呂柏年的頭，使他一動也不能動，想搖頭點頭都不可能。

呂柏年已無力再說第二個字，對於何秀瓊的問話，簡直是無法表達他的意思。只有瞪眼望着何秀瓊。

何秀瓊也無法分辨呂柏年的目色，心想：「我且伸手去動動他的枕頭，如眼中沒有驚悸之色，那就不錯了。」

念動中，她便一面慢慢伸手去動呂柏年的枕頭，一面注視着呂柏年眼色的變化。

看呂柏年的目色極是平靜，心想：「大約不會錯了。」於是一隻手托住呂柏年頭部，一手輕輕抽出那木枕頭。

那木枕頭一抽出來，呂柏年便如卸去了千斤重擔，立時吁了一口長氣，同時馬上就開口發話道：「你托住我的頭，不要放下去，聽我說。」

何秀瓊道：「年哥哥，你快說吧，萬一他們進來了，如何是好。」

呂柏年道：「你不要怕，他們暫時不會回來，今日你能找來，便是天無絕人之路。」

何秀瓊急道：「不要說廢話了，你到底要我怎麼做？」

呂柏年道：「你仔細看看那木枕頭，枕頭上有

三枚釘子，每枚長約二分，你替我多壓下去半分枕回我的頭後，就沒你的事了。」

何秀瓊一怔，道：「這樣簡單？要不要我替你把那四隻瓶子除下來？」

呂柏年忙接口道：「千萬動不得那瓶子，一動我就有死無生了。」

何秀瓊道：「我看，那四隻瓶子裏裝的都是毒藥，你爲什麼不讓我動它，這樣，你又怎能走出去呢？」

呂柏年道：「其中的道理，我也剛明白，一時無法說得清楚，你照我的辦法做去，我自有脫身之法。」

何秀瓊見呂柏年說得很肯定，只得照他的話，把枕頭上三顆釘子壓下去半分，放回呂柏年頭後。

說也奇怪，呂柏年這時再枕回枕頭，便再無痛苦之色了，而且，也還能够說話。

可見那枕頭上的三顆鐵釘，才眞是呂柏年的制命尅星。

接着，呂柏年便要何秀瓊先把他們三花門的事告訴他，正當何秀瓊說到用「飛天蟲虻」化險爲夷之際，忽聽門外傳來一陣脚步之聲……。

何秀瓊急急閃身，藏回枱後，開門進來的，想不到竟是那何小石，他到枱子裏取了一隻藥瓶，輕輕道：「何姊姊，你此時不走，尚待何時！」

何秀瓊放心大胆的現出身來，不過她却不敢和呂柏年說話，向呂柏年使了一個眼色，迅快的溜出去了。

她溜出石洞，竟沒有碰到一個人。

她因繫念呂柏年安危，又不放心呂柏年有無脫身之計，因此就躲在附近，不敢遠離，準備隨時接應呂柏年。

話說何小石目送何秀瓊走出石室之後，他可不敢馬上跟了出來，他在室內待了片刻，見何秀瓊未遭到阻止，才暗暗吁了一口氣，舉步出室。

正當他走到門口時，忽聽石枱上的呂柏年出聲叫住他道：「站住！」

何小石做夢也想不到呂柏年還能說話，嚇得就要向外跑，只聽呂柏年又輕喝一聲，道：「你跑，你師父來後，我就告訴他，你放了一個外人進來，要計算我。」

何小石嚇得臉色變得蒼白，回到呂柏年身邊道：「我不走就是，你要我替你做什麼，我聽你的話就是。」

呂柏年道：「我問你一句話，你要老實告訴我，我便不說穿你的秘密。」

何小石到底年紀小，只怕師父師兄和道了，吃不消，那管其他的後果，連連點頭道：「好！好！你要問什麼話，我統統告訴你就是。」

呂柏年道：「我問你，你學過你師父的『以神役毒』的心法沒有？」

何小石不加攷慮的點頭道：「學是學過，只是還沒練好。」

呂柏年道：「你把口訣告訴我，今天的事，我就絕口不提一字了。」

何小石道：「你說話算不算數？」

呂柏年道：「你也不能把我能說話的事，告訴你師父師兄。」

何小石點頭道：「我那敢告訴他們，除非不要命了。」

呂柏年道：「那我們打『金鈎』爲信。」

何小石伸出食指，鈎了一下呂柏年的食指，道：「我們打過『金鈎』了，可誰也不准反悔。」

呂柏年道：「誰反悔，誰就是小狗。」

何小石多大一點年紀，呂柏年又是用的一套小孩子常用的方法，何小石自是把他知道的，都告訴了呂柏年。

呂柏年當時依法行功試了一下，向何小石點頭微笑道：「你快走吧，要不你師父問起來，你又沒有話回答了。」

何小石「啊！」了一聲，又囑咐了呂柏年一句話，道：「你講的話，要算數啊！」

慌慌張張的出室而去，隨手又關好了室門。

呂柏年望着何小石的背影，投以歉然一瞥，雖自覺不該在這小孩子頭上動腦筋，但事逼如此，只有抱歉在心中了。

何小石去後，呂柏年也就依照何小石所說心法，凝神運行起來，他本身功力既高，所習又是最上乘的心法，所謂「一竅通，百竅通。」毒天子的獨門心法，訣竅一知，便毫不費力的運用自如了。

原來，呂柏年照着何秀瓊的話，一路通行無阻的穿出地下水道，不巧的偏偏遇上了追風閻香客左左。這時，毒天子正要物色一人，煉成身具萬毒的毒人，問鼎中原武林，追風閻香客左左一見呂柏年便認爲他正合師父條件，於是現身與呂柏年相見。

呂柏年身中何秀瓊金蠶蠱毒，落在追風閻香客左左眼中，自是一眼就看出來了，因此，順理成章的給了追風閻客左左接近呂柏年的口實。

呂柏年本來是急着要去接應何秀瓊，對於追風閻香客左左的出現，本待不答理他，人已越過了追風閻香客左左，忽聽追風閻香客左左輕嘆一聲，自言自語，道：「那人眉端金光隱現，分明已經中了金蠶蠱毒，偏又受了陰風寒流之毒，看他行不出二十里，那毒就要被陰風寒流引發了。」（未完待續）

精選新派俠義長篇連載故事

萬里雄風

文·倪匡
圖·新培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東方霸主藉故殺了日月莊主丁剛丁柔，霸佔日月莊，傳令天下武林人，在一年內須赴日月莊加盟，否則當興師討伐，武林中有不甘俯首聽命而又怯於東方霸主武功者，咸爭相避世隱居。東方白自目睹席大先生黯然返去峨嵋後，乃四出奔走，擬聯合正派武林人以與東方霸主抗衡，但到處碰壁，在他前往峨嵋擬說服席大先生，不料席大先生竟避而不見，他無奈只好想出暗殺東方霸主一途，乃潛往日月莊，在花園中遇金蘭花，幪面巾爲金蘭花撕落，金蘭花一眼便認出了他，並對他說是因服下毒蛇內丹所致——

蓋代玄功驚霸主

金蘭花道：「不錯，那天錦毒蛇內丹之中，兼有寒、熱兩股之氣，熱能治傷益氣，寒則令面目怪異，當時你傷得十分之重，我別無他法可施，自然以治傷爲主，這天錦毒蛇，産於苗疆的深山大澤之中，百十年難得一見，那內丹却是稀世奇珍！」

東方白人極聰明，已聽出了金蘭花語中的意思，忙道：「不，不，你別誤會，我一點也沒有怪你之意，反倒十分感激你，因爲你不但治好了我的傷，反而使人家再也認不出我來。」

金蘭花呆了一呆，道：「你……希望人家認不出你來，却是爲了什麼？」

東方白見問，只是嘆了一聲，他不願意人家認出他來，道理實在很簡單，就是因爲他是東方霸主的兒子！但是這道理雖然簡單，要講給金蘭花聽，金蘭花可能永遠也弄不明白！

是以他只是道：「說來也一言難盡，現在我只求你一件事。」

金蘭花道：「你求我什麼？」

東方白道：「現在世上只有你一個人認識我，我求你千萬別對任何人說起我是誰，連……東方霸主面前，也千萬不要提，我就感激不盡了。」

金蘭花雙眉一揚，道：「這是什麼意思？你父親現在是無敵盟主，你兄弟是地堂堂主，這天堂堂主之位，留着就是來等你担當的，你何以不要我對人說起。」

東方白急道：「你若是肯答應我，那我眞是感

激不盡，沒齒不忘。」

金蘭花此際，其實心中正在高興不已。

當她那日將天錦毒蛇的內丹，給東方白服食之際，她的心中，便是存了幾分機心的。

她在知道東方白不是自己的兒子之後，看到東方白氣宇軒昂，一表非凡，心中十分不是味道。因爲那時，她還未曾見過東方雷，不知道自己的兒子是什麼樣子的。

金蘭花本不是知恩圖報的人，東方白爲了她而受傷，依她原來的爲人而言，她一定是置之不理的，但當時，她却起了私心，將那天錦毒蛇的內丹，給了東方白，一則，她是想東方白功力大進之後，對自己有好感，二則，她知道一服下了天錦毒蛇的內丹之後，容貌必然起變化，會變成非人非鬼的怪物！

東方白若是變成了怪物，那麼，她自己的兒子就算長得再難看，也必然不會被比他下去了！

那便是當時金蘭花所存的一點私心。至於東方白會根本不願意當東方霸主的兒子，那却是金蘭花始料不及的！當下，她的心中雖然高興，但是仍不免有所懷疑，道：「我替你在他人面前遮瞞，也還可以，但如果連你父親面前也瞞着不說，那不太好吧。」

東方白急道：「就是在他面前，千萬別說。」

金蘭花仍然不信，道：「你要我在他面前，千萬不說，那麼你到日月莊來作甚?」

東方白神情黯然，道：「我到日月莊來，是因爲我想見一見我的母親……只是我見見她，我並不想她見到我，我一直只當她是我的師娘，及至我知道她是我的母親之後，我們就分開了。」

金蘭花雙眉一揚，道：「你在說什麼?」

東方白一看到金蘭花的神情，心中也知道不妙，連忙說道：「我不是說了麼?我來是要見見我的母親。」

金蘭花笑得十分勉强，道：「我仍不明白，你的母親，在日月莊上麼?」

東方白一呆，道：「自然在，她不在日月莊，却是在什麼地方?」

金蘭花道：「如果是的話，那一定是你父親在瞞着我了，我在日月莊已住了一年，却未曾見過你的母親，也未曾聽得任何人提起過她！」

東方白呆了半晌，說不出話來，他呆了好一會，才道：「那怎麼會?玉琴離開日月莊的時候，她還在的，如何你不知道?」

金蘭花又問道：「玉琴是誰?」

東方白心亂如麻，道：「那麼，你……你難道從未曾向他問起過我的母親麼?」

金蘭花「哼」地一聲，道：「你的母親，又不是我喜歡的人，我見不到她也就是了，却問她作什麼?」

金蘭花的話，說得十分眞率，可知她所講的，一直全是實話。

東方白又呆了片刻，道：「多謝你告訴我這些，不消說，她一定被害了，可憐她……」

東方白的心中極其難過，轉過身去，已然淚水盈眶，金蘭花道：「未必一定有什麼意外，可要我和你一齊去問一問你的父親?」

東方白連忙道：「不必了，不必了，就此別過了！」

他一面說，一面只顧低頭向前走了出去，轉眼之間走遠了。金蘭花也未曾再去叫他，只是吩咐大金，大銀兩人道：「你們兩人記得，千萬不能對人說起曾見過那樣一個怪人！」

大金大銀兩人的頭腦，極其簡單，自然是金蘭花說什麼，她們便聽什麼，絕不會有什麼反抗的，此際她們也一齊答應，道：「知道了。」

金蘭花一直看到東方白走出了那院落，才轉身離去，暫且按下不表。

却說東方白低着頭，一直向外走去，那時，他的心中，亂到了極點。

不知該想些什麼才好，連自己身在何處也不知道，遇到有人，也不知趨避，他更忘了自己的面罩，已被金蘭花抓去！

他那種樣子，向外走着，見到他的人，如何不驚?一年之前，東方白在日月莊上，將席大先生救走，那是在衆目睽睽之下發生的事。是以日月莊中的人，倒有一大半是認識他的，是以這時他不避人，人家見到了他，却早已避了開去，自然也早就有人去報與東方霸主和東方雷知道，東方雷聞訊趕來，東方白却還在一面嘆着氣，一面向前走着，全然不知！

直到東方雷已然來到了他的近身處，大聲呼喝，東方白才陡地抬起頭來。

那時候，他只見在他的前面，東方雷傲然而立，在東方雷兩邊，各有四名高手。

而在他的身後，兩旁，總共也有三二十名高手，已將他團團圍住。

東方白的心中，本來還是十分亂的，但是一看到這等情形，他心向下一沉，他立時站定了身子，

東方雷一聲冷笑，道：「閣下又來了?」

東方白在那時候，絕不想和東方雷發生任何衝突，他只求快離開日月莊，是以他只是苦笑了一下，道：「請讓開，我要離去了。」

東方雷雙眉一揚，道：「閣下倒說得輕鬆，一年之前，事出倉猝，被你帶了席大先生離去，但如果你以爲日月莊是你要來便來，要去便去的所在，那你可大錯而特錯，打錯主意了！」

東方白嘆了一聲，道：「那麼，我要如何才能離去?」

東方雷厲聲道：「你可能永遠不能離去！」

東方白又嘆了一聲，他看出這一年來，東方雷更是飛揚跋扈了！他本來還可以說不是有心作惡，是爲他所處的環境，逼得他橫了心的。

但是從現在的情形看來，他分明是本性十分之壞，才會那樣子的，現在，他已原形畢露了！而這樣的一個人，竟會是自己的兄弟！

東方白的心中，說不出的難過，他又嘆了一聲，緩緩地道：「這一年中，你的武功，確然有進境，但是你仍不是我的敵手，我勸你——」

東方白那樣講，純粹是一片好心，但是東方雷一聽，心中却立時大怒。

要知道在這一年之中，東方雷在武功上，的確有極大的進境，而且在這一年中，他在日月莊中，號令天下武林人物，任何人對他，都是戰戰兢兢，威風八面，他說的話，從來也沒有人敢以駁回，當眞是隨心所欲，在那樣的情形之下過了一年，任何人都會以爲自己眞的是天上少有，地下無雙的英雄，而東方白却當着衆人，說他的武功不好，他如何不怒?

東方白的話未曾講完，東方雷已一聲慫喝，道：「那麼，你先接我一掌！」

隨着那句話，他左掌一翻，一掌便向外拍出！

那一掌的掌勢，十分異特，掌向外拍出之際，輕飄飄地，乍一看，像是他的手掌，離開了手腕，向外輕輕地飛了出去一樣！

東方白一看那一掌的來勢，如此之奇，心中也不禁一怔，而就在那一剎間，東方雷的掌勢，已突然由慢而快，帶起一股陰柔之極的力道，向東方白當胸壓了過來。

東方白身形凝立不動，他實在無意和東方雷動手，是以在那剎間，他也已打定了退身的主意。

他並不躲避，只是在東方雷的手掌，將要壓到他的胸前之際，他陡地也揚起手掌。他掌心才一向外翻出，「叭」地一聲，雙掌已然相交。

東方雷一見對方揚掌來迎，便知對方是要和自己拚力，是以他掌力在剎那之間，洶湧而出！

可是東方白雖然迎出了那一掌，他的目的，却絕不是要和東方雷動手，就着東方雷的掌力，疾湧而出之際，他陡地一提氣，就看東方雷襲來的掌力，身形斜拔而起，「呼」地向後，疾退了出去！

他這一退的勢子，本來就快到了極點，再加上得了東方雷那一掌的掌力爲助，令得他身子疾飛而起，簡直如同一頭怪鳥一樣！

轉眼之間，「呼呼」風聲過處，東方白的身子，已在他身後那些人的頭頂之上掠過，落在一株大樹之上，他在大樹之上，畧一點足，又彈了起來，再落在兩丈開外的屋頂之上。

他這時，離開東方雷，已足有五七丈遠近，但是那却是電光石火，一剎間的事！

東方雷的武功雖然極高，但忽然之間，發生了那樣的變化，他却也始料所不及！

他大喝一聲，道：「別走！」

但就在他大喝間，東方白又已飛身躍起！

東方白再一飛身掠起，又落在兩三丈開外處，越過了一堵圍牆。東方雷大聲呼喝，帶着人圍了上來，東方白既然不想和他動手，就一直向前掠去，日月莊中的地方十分大，轉眼之間，他便掠到了一個全是假山石的庭院之中，他閃身在假山石後，躲了起來。

他掠得非常之快，是以追了上來的人，根本不知他奔向何處，東方白在才一躲到假山石後時，還聽得到處都有喧鬧的人聲，但過了半個時辰，人聲也就漸漸靜了下來，想是東方雷找不到他，也已作罷了。

東方白心忖，自己來日月莊，是想見母親一見的，却是未曾料到母親在這一年內，根本未在日月莊上，那她一定是遭到意外了！

她究竟遭到了什麼意外，那自然要問東方霸主，才能知道，但自己如何與東方霸主見面呢?

東方白想到這裏，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長嘆聲來。

他心中實在是悶鬱難舒，是以這一下長嘆聲，聽來十分傷感，他的長嘆才一發出，便突然聽得一個人問道：「誰在此處，長吁短嘆！」

東方白一聽得有人問自己，不禁吃了一驚，連忙循聲看去，只見一個人，自不遠處的一間屋子中，踱了出來，那人的年紀還十分輕，至多不過二十五六歲，可是他緩步跨了出來，却是氣勢不凡，一望而知，他年紀雖輕，但是內功有極高的造詣！

只見他濃眉大眼，雙眼十分有神，已然望定了假山石後，東方白藏身之處。

日月莊中竟然有那樣的人物，這倒大出於東方白的意料之外，因爲那年輕人的樣子，和日月莊中那些飛揚跋扈，氣燄高漲的邪派中人，大不相同，反倒顯得十分憂鬱和穩重。

東方白一見他，便對他有了好感，他以袖遮面

，走了出來。

那年輕人道：「閣下何以遮住了臉面？」

東方白輕嘆道：「在下醜陋之極，只怕驚嚇尊駕。」

那年輕人笑道：「閣下大可放心，在下不致於膽小如此，閣下只管以眞面目示人好了。」

東方白放下衣袖來，那年輕人却也不免吃了一驚，但是他隨卽恢復正常，道：「閣下果然異相，常聽得人說，一年之前，日月莊中初生鉅變之際，有一相貌特異之人，在席大先生臨危之際，將之帶走，莫非就是閣下麽？」

一想起自己救了席大先生一事來，東方白又不禁爲之苦笑不已！

他一面苦笑一面點頭道：「是，正是在下。」

那年輕人皺起了眉，道：「那你還敢到日月莊來。」

東方白對這個問題，避而不答，只是問道：「閣下高姓大名，看來閣下和日月莊中的其他人，却是不大相同，甚令人起疑。」

那年輕人道：「我姓林，名浩生。」

一聽得「林浩生」三字，東方白不禁「啊」地一聲，叫了出來，道：「原來你就是林浩生？」

林浩生道：「是啊，閣下在何處聽過賤名？」

東方白道：「在玉琴姑娘處！」

東方白一講出玉琴的名字來，林浩生的神情，便激動之極，連忙踏前了兩步，道：「玉琴？你識得她？她現在什麼地方？」

東方白見問，嘆了一聲。

他一嘆不打緊，林浩生的面色，却已變了，道：「她……她怎麼了？」

東方白道：「她怎麼了，現在我也不知道，但是一年之前，她離開了日月莊！」

林浩生急道：「她爲甚麼要離開日月莊，爲什麼我來找她，她已不和東方霸主在一起了？」

東方白道：「那我也不淸楚，但玉琴姑娘人十分好，她若是一直和東方霸主在一起，那反倒不好了。」

林浩生苦笑着，道：「那我自然知道，但是至少我可以和她在一起！」

東方白聽出他那一句話中，情義深重，他不禁呆了半晌，因爲在那刹間，他又想起了涂雪紅來，他覺得和林浩生相比，自己實是不幸之極了！

因爲林浩生和玉琴，總還可以相會的，而且，當他們會面之際那是何等的歡樂！但是自己呢？不但不知道涂雪紅在甚麼地方，就算知道又如何？卽使見了面，涂雪紅也根本認不出自己是什麼人來！

他一想到這裏，心頭實是沉重之極，不由自主，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林浩生却又問道：「朋友，你說在一年之前，看到過玉琴，那麼可知她到了何處？」

東方白點點頭道：「我知道。」

林浩生大喜過望，道：「你知道？你眞的知道？她在那裏？你告訴我，我感激不盡。」

東方白道：「那時，她離開日月莊，正是我救走席大先生之時，我無法獨力令席大先生眞氣回順，邀她幫手，席大先生才能免於走火入魔，而席大先生又看出玉琴姑娘的根骨極好——」

東方白才講到這裏，林浩生已喜得連聲音都變了樣，道：「難道……她……她竟拜在席大先生的門下了？」

東方白點頭是：「正是。」

林浩生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道：「那實在太好了，我立時動身，到峨嵋翠風谷去看看她，我立時去！」

東方白想起自己在翠風谷外的遭遇，冷笑了一聲，道：「那也沒有甚麼好。」

林浩生呆了一呆，道：「閣下此言何意。玉琴能拜在方今正派之中第一高手，席大先生門下，怎還不是好事？」

東方白連聲冷笑，道：「你自己到了翠風谷上，大概就會明白了！」

林浩生心中疑惑不定，但是他有了玉琴的消息，却是興奮多於一切，隨卽就不將東方白的話，放在心上，只是道：「多謝你告訴我，我這便向東方霸主辭行去。」

東方白道：「林朋友，看來你在這一年之中，武功大有進境。」

林浩生點頭道：「是，我絕處逢生，非但得以不死，而且在一個山洞中，苦練了一年，武功確然大進了，閣下以前，見過我麼？」

東方白道：「我未曾見過閣下，但是我却識得！識得閣下的一個親人。」

林浩生訝道：「是麼？我自幼父母雙亡，閣下是……」

東方白說道：「我識得的是閣下的表妹，涂雪紅。」

他在講出「涂雪紅」三字之際，要竭力壓制着，才能令聲音聽來不致發顫。

林浩生「噢」地一聲，道：「原來是她，在這一年中，她的功力進境更速，從她的情形看來，她像是練成了道家三寶眞經。」

東方白又驚又喜，道：「你說甚麼？」

林浩生將剛才的話，又重覆了一遍，東方白道

：「她現在何處？」

林浩生道：「她還在那山洞之中，却原來在去年一年，我都和她在一個山洞之中，只不過她在前洞，一直不知，直到她功力大進，掌擊洞壁，發出轟然之聲，我繞到前洞一看，才遇到了她。」

東方白道：「她……她……」

他心中太以激動，一時之間，也難以說得出話來。林浩生却嘆了一聲道：「我和雪紅表妹之間，恩恩怨怨，一時也難以說得盡，這一年來，她武功雖然大進，但是脾氣却一點不改，我見了她，她便向我動手，不料她的武功竟如此之高，我只接了她兩招，便知不是她的敵手，只得狼狽而逃！」

東方白也不耐煩聽林浩生多講那些，只是問道：「你是說，她還在那山洞中？」

林浩生道：「我想是的，聽說她和東方霸主的大兒子東方白，十分要好，可能她也會到日月莊來的。」

東方白聽得林浩生那樣說，心中更不知是甚麼滋味，他又問道：「那山洞在何處？」

林浩生道：「在六盤山附近——」

東方白一揮手，道：「林朋友，後會有期！」

他有了涂雪紅的信息，自然不肯久留，身形拔起，立時又掠出了圍牆，不一會，便已出了日月莊之後，他直向六盤山而去。

第三天中午時分，他正在趕路，匆匆掠過了路邊的一個大石亭，他在掠過那大石亭之際，只覺得石亭中聚了許多人，他心急趕路，也未曾去留意亭中的是些什麼人。

但是，在掠過了三五丈之後，忽然聽得亭中有人叱道：「甚麼叫無敵盟主？」

一聽得那句責問聲，東方白便陡地一呆！那是涂雪紅的聲音！

那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了，東方白心中的高興，實是難以形容，不由自主，張口便叫了起來，道：「雪——」

可是他只叫了一個字，便硬生生地將下面一個「紅」字，收了回來！因爲在那一刹間，他想到了這一年來，在自己身上發生的變化，想到了涂雪紅如今看到了自己，不但認不出自己是甚麼人來，可能還會因爲驚怖而大聲尖叫起來！

東方白心中一陣難過，但是他還是轉回身，向那石亭奔了過去。他在趕路之際，爲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一直是在臉上戴着面具的，是以那時候，倒也不怕有甚麼人會認出他來。

在他向那石亭奔過去時，已聽得不少人在大聲責罵，有的道：「你好大的胆子！」

有的道：「你敢對盟主出言無狀，定然是活得不耐煩了。」有的「哈哈」大笑，道：「臭丫頭，你一步一拜，拜到日月莊去，能見到盟主，也算你萬幸了！」

到了石亭之旁，東方白也看出，在石亭中的那些人中，有兩個看來，十分面熟，是在日月莊見過的，那自然是東方霸主的手下了。

而涂雪紅則坐在石亭之中，一年多不見，涂雪紅容光煥發，看來更美麗出衆了，她那時，在一羣大漢，聲勢洶洶的包圍之下，仍然神定氣閒，面帶微笑，看來更如同圖畫上的仙女一樣。

東方白一看到了涂雪紅，身子便不由自主，向後縮了一縮。但是他立時又想起，涂雪紅就算看到了自己，也決然認不出自己是甚麼人的，是以他又走近了些。他的心不斷向下沉着，有一股說不出來的悵惘之感。

只見涂雪紅笑着，道：「誰說我一步一拜，拜到日月莊去，還見不到那甚麼盟主？」

只見人叢中，一名身形魁偉的大漢，大聲應道：「是我說的。」

涂雪紅笑目流盼，向他打量了一眼，道：「或許你說得對，但是我却有一個辦法，用那辦法到日月莊去，一定可以見到那個盟主的了！」

那大漢一時之間，不知道涂雪紅那樣說是甚麼意思，一瞪眼，道：「甚麼辦法？」

涂雪紅笑道：「看來你十分壯碩，若是你爬在地上，我將你當着坐騎，騎到日月莊去，那麼甚麼無敵盟主，一定大開莊門來迎接我！」

涂雪紅此言一出，衆人立時轟然大笑，那大漢又窘又怒，滿臉通紅，大喝一聲，道：「好，看是你騎我，還是我騎你！」

他那句話，已是十分下流，但是涂雪紅却是閨女，並聽不出他話中的下流意味來。然而那大漢一面說，一面却突然踏前一步，伸開五指，便向涂雪紅的肩頭之上，疾抓了下來！

涂雪紅一見對方出手，不慌不忙，伸手一指，道：「扒下！」

她一年來，勤練三寶眞經，武功進境之速，實是難以言喻，要知道嫦娥當年，根本不懂武學之道，只不過照着三寶眞經上的圖形，隨便學學，積年累月下來，武功已然如此之高，何況涂雪紅本有武學根底，再加上一年苦練，她此際的武功之高，內力之深湛，已是在嫦娥之上，而不在嫦娥之下了！

此際，她雖然看來只是順手一指，但是一股內力，已順着她指尖，疾透而出，襲向那大漢小腿彎上的「陰谷穴」，那大漢一心只想將涂雪紅的肩頭抓住，然後抓了過來，恣意輕薄一番的，却不料手

才伸出，右腿突然一軟，竟不由自主，「撲」地跪了下來！

那大漢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手在地上一按，便待跳了起來，但是就在那一刹間，凃雪紅的手指，又向前指了一指。

另一股內力又疾襲而出，襲在那大漢腰際的軟穴上，那大漢的身子，軟了下來，當眞變成爬在地上了！

石亭中的衆人，本來還都在轟笑着的，可是突然之間，見到了那樣情形，却是再笑不出來，人人目瞪口呆，不知刹那間發生了甚麼事。

那大漢爬在地上，身子硬向上挺，想要站起身來，可是他身上兩處穴道，已被凃雪紅的內力封住，如何還能挪動分毫？只見他臉漲得通紅，怪叫了起來。

此際，有幾個武功較高的，也已看出情形不對頭來了，有兩個人一齊搶了上來，一個去扶那大漢，另一個則來到了凃雪紅的面前。

那大漢被扶了起來，但是身子仍然彎曲着，那人在他身上拍打着，但是一時之間，也解不開他的穴道。另一人來到了凃雪紅的面前，拱了拱手，道：「原來姑娘是一位高人，不知高姓大名？」

凃雪紅冷笑一聲，道：「你現在來問我的姓名了麼？我倒先要問問你，甚麼人敢在日月莊中，僭稱無敵盟主，她又是高姓大名？」

原來這一年來，凃雪紅只在六盤山的那山洞之中練功，等於和外界完全隔絕了一樣，武林之中發生了那樣驚天動地的大事，她却一無所知。

那人見問，不禁呆了一呆，心想原來至今天下還有不知道無敵盟主是誰的人！

但是他看凃雪紅問得十分正經，是以一呆之後，便道：「無敵盟主上東方，下霸主，乃是方今武林，第一高手，誰人不知？」

凃雪紅聽了，也是一呆，但是她隨卽笑了起來，道：「我道是誰，有那麼大的口氣，原來是東方老兒，好，好，眞好，眞有趣！」

凃雪紅的心中，的確想到十分有趣。因爲事隔一年，她的武功已變得如此之高，但是一年之前，她却是被東方霸主，認爲配不起他的兒子而趕走的，凃雪紅想到東方霸主見到自己的武功變得如此之高時的吃驚神態，她就無法不想到有趣！

石亭中的那些人，自然全是入了盟的，但是他們却全是一些二三流的小脚色，雖然在日月莊之中，但一個月也不一定能見到東方霸主一次，在他們的心目中，東方霸主，就如同天神一般！

是以他們聽得，凃雪紅在提起東方霸主的名字之際，非但一點也不吃驚，而且還覺得好笑，心中的驚愕，實在是難以形容！那站在凃雪紅面前的人，也不由自主，向後退出了兩步。

凃雪紅問道：「你們說東方霸主在日月莊之中，日月莊離此多遠？」

那人爲凃雪紅的氣勢所懾，不由自主道：「日月莊離此不遠，只不過兩三日的路程。」

凃雪紅却向那穴道被封的大漢一指，道：「我是說，由他爬行前去，要多少日子？」

這一問，却是將那人問住了，他賠着笑，道：「姑娘是認得我們盟主，那何必與我們爲難？」

凃雪紅「哦」地一聲，道：「你現在講這樣的話了麼？剛才你講些甚麼，你們這些東西，剛才都曾對我出言不遜過，如今我也非叫你們吃些苦頭不可！」

她人本來是坐着的，一說到「吃些苦頭不可」，霍地站了起來，身形閃動，只見她雙手翻飛間，已有六七個人，突然僵立，被封住了穴道。

凃雪紅出手之快，實是難以形容，她封住了那六七個人的穴道之後，身形畧轉，倒撞出石亭來，只聽得指風「嗤嗤」，眨眼之間，又是七八個人，呆若木鷄，一動也不能動了。

凃雪紅「哈哈」一笑，身形倏轉，道：「無敵盟主的手下，原來全是這等人物！」

她一面說，一面又出了四指，再點倒了四人，此際，只剩下東方白一個人了，凃雪紅順手一指，又向東方白的胸前點到。

東方白身形一閃，閃到了石亭的柱子之後，將凃雪紅的那一指，逃了過去。

凃雪紅出手之後，只不過電光石火一刹間，指無虛發，已封住了近二十個人的穴道，那些人根本連躲避的念頭都不及起，便已呆若木鷄。

可是，當她一指點向東方白的時候，却被東方白閃身逃了開去，她心中也不禁一奇，「咦」地一聲，道：「原來還有一個了得的！」

她一面說，一面已移步趕向前來，「叭」地一掌，拍在石柱之上。東方白躲在石柱之後，她不攻向東方白，一掌却逕拍在石柱上。

凃雪紅的那一掌，掌勢來得如此之奇，令得躲在石柱之後的東方白，也爲之一呆。

但緊接着，隨着凃雪紅的手掌，「叭」地一聲，擊在石柱之後，一股柔韌强勁之極的大力，突然自石柱之中，疾透而出，向東方白湧了過來，東方白的身子，被湧得連退了三步！

東方白在刹那之間，又驚又喜，他早已在林浩生處，知道凃雪紅的武功已然大進，但是他也決計想不到竟進步到這一地步，連絕頂內家氣功，「隔

山打牛」功夫，都到了隨時可以使用的地步！

那「隔山打牛」功夫，武林中會的人也不少，自然全是一等一的高手。但是卽使武功已練到了「隔山打牛」的地步，在出掌之前，也必然得運氣傳力，做一番準備的功夫才行。

但如今，凃雪紅却隨便握拳，便已有這等威力，那着實令東方白替她高興！

東方白的身子，連退了三步之後，凃雪紅身形一轉，轉過了石柱，嬌叱道：「好啊，日月莊中，還眞有幾個高手在！」

她一面說，一面手又已揚了起來。

東方白連忙說道：「別動手，別動手，我有話說！」

凃雪紅揚掌之勢十分快，但是她揚掌快，收掌却收得更快，東方白才一出聲，她手掌已然在半空中凝住，道：「你想說些什麼？」

東方白的心中，眞想高叫起來，叫出他自己就是東方白，就是一年來不斷想念着她的東方白！

可是在如今那樣的情形下，他又怎能叫出那樣的話來？他如果叫了出來，凃雪紅如果不信，一定是嘲笑他，凃雪紅如果信了，那就更糟糕，只怕在嚇了一大跳之後，再也不會理睬他了！

是以東方白的心中，實是痛苦之極，他長嘆了一聲，道：「我……我……」

凃雪紅却不耐煩等他支吾下去，道：「你究竟是甚麼人，何以要戴面具，不肯以眞面目示人？」

她一面說，一面便待伸手，來抓東方白臉上的面具，東方白一覺出不對，便連忙向後，退了開去，失聲道：「凃姑娘，我長得十分可怕——」

他一句話未曾講完，只聽得凃雪紅咦地一聲，雙眉一揚，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注定在東方白的身上，道：「你……認識我？」

東方白也知道自己失言，但是話既然說出口，却是想收也不收回來的，是以他只得道：「我……曾到過關外，也到過天一堡，是以識得凃姑娘。」

當年天一堡在關外大大有名，過往的武林中人，都在天一堡中歇足，那麼，有人曾在天一堡中見過凃雪紅，也不算出奇之事了。

東方白本不善編謊，但是那幾句話却講得入理，凃雪紅的心思再靈敏，也決計想不到站在眼前的那人，便會是東方白！

是以她也不再說什麼，東方白又急急道：「因爲我的相貌，實在太駭人，是以我才不敢以眞面目示人的，凃姑娘莫怪。」

凃雪紅的手掌，已垂了下來，因爲東方白提起了天一堡，那多少使她有一點親切的感覺，因爲她自來到中原之後，還是第一次聽人提起「天一堡」三字來。

她點頭道：「你的武功不弱啊，在東方霸主的手下，你担任何職？」

東方白搖着頭，道：「凃姑娘弄錯了，我……不是日月莊中的人。」

凃雪紅大是訝異，道：「是麼？」

她在反問之際，雙目直視着東方白，東方白只覺得她目如冷電，精光內蘊，那分明是她的內功，已然深湛到了極點！

東方白的心中，不禁陡地一動，問道：「凃姑娘，你的武功之高，只怕已罕有敵手，但不知你自問，比起東方霸主來，覺得怎樣？」

凃雪紅笑道：「你問得好，我一路前來，自己也在不斷將這個問題問自己，昨日傍晚時分，我曾和幾個一流高手動手，他們全不是我的手脚，其中有烈火神駝在！」

東方白一聽，大吃了一驚，一句「我師父怎麼了」幾乎已要衝口而出，硬生生地忍了下來，問道：「結果……結果怎樣？」

凃雪紅笑道：「烈火神駝原來還認識我，他一見了我，便問我另一個人的下落。」

東方白的聲音，有點發顫，他問道：「問的是誰？」

凃雪紅忽然嘆了一聲，那更令得東方白的心頭狂跳，有一股說不出來的難過。

凃雪紅在嘆了一聲之後，道：「他問我的那人，叫作東方白，原是他的徒兒，可是我不見他……也已有一年有餘了，叫我如何答他？」

東方白突然問道：「你可是十分想念他？」這樣的一個問題，出諸一個陌生人的口中，那實在是十分突兀的。

是以凃雪紅立時向東方白望去，在那一刹間，她似乎在對方的眼神中，捕捉到了一些熟悉的影子，但是她却未曾在意。

她也未曾回答東方白的問題，只是道：「我也不知他的下落，烈火神駝發起怒來，便要和我動手，結果，只有他一人，僥倖未曾受傷，你說，我的武功，比起東方霸主來，又是誰高些？」

東方白的心中，悵惘之極，他一聲不出，過了半晌後，他才道：「那要在和東方霸主動過手時才知。」

凃雪紅忽然一笑，道：「如果我和他根本不動手，你想他會對我怎樣？」

東方白一聽，不禁陡地一驚！

他剛才問凃雪紅的武功，與東方霸主相比如何，原是看出凃雪紅的武功極高，想和凃雪紅一齊聯

手，來與東方霸主相抗的。

但是此際，聽凃雪紅的口氣，却像是非但不和東方霸主相抗，反而有顧和東方霸主合作之意！

如果凃雪紅眞的投向東方霸主，那不啻是如虎添翼了，而東方白之所以立即聽出了這一點，自然是基於他對凃雪紅的爲人，知道得十分清楚之故！

凃雪紅在一年之前，曾經如何討好東方霸主，東方白十分清楚，凃雪紅在天一堡的時候，如何驕縱，東方白也十分清楚，是以此際東方白一聽得凃雪紅那樣講法，心中實是無法不吃驚！

他忙道：「你……這樣說，却是何意？」

凃雪紅一笑，道：「那還不易明白麼？東方霸主自然應該知道我此時的武功，高到了什麼地步，他是何等老奸巨猾之人，我一到日月莊中，他若是不敢和我動手，那便是他沒有必勝把握了！」

東方白道：「那……又怎樣？」

凃雪紅道：「自然，他不一定打得過我，也不是說我可以打得過他。我或者也打不過他，那麼，你想他會如何對待我？」

凃雪紅的意思，實在不必再多作甚麼解釋，而已經是明白之極的了！

東方白吸了一口氣，道：「你的意思是，他……會邀你入夥？」

東方白的話才一出口，凃雪紅便從鼻子眼中，發出了「哼」地一聲響，道：「什麼叫做邀我入夥？他不給我和他不相上下的地位，我也不肯就此罷休！」

東方白不由自主，口吃起來，道：「凃……凃……姑娘，東方霸主是何等奸猾之人，現在他想要獨霸武林，你……你竟要和他同流合污麼？」

凃雪紅聽了，目射精光，望定了東方白，半晌，忽然哈哈笑了起來，道：「你且將面具除下來我看看，你可是我以前認識那人。」

東方白大吃了一驚，道：「什……什麼人？」

凃雪紅道：「那人和你一樣，迂得可以，若不是你和他聲音不同，聽了你剛才那兩句話，我一定以爲你就是他了，可是……你還是將面具除了下來我看看的好！」

東方白的心頭亂跳，他知道凃雪紅已然對自己起了疑！

在那樣的情形下，若是東方白不願將面具除下，凃雪紅的疑心，只有更甚，是以東方白伸手在臉上一抹，將面具抹去。

凃雪紅此際的武功，雖然已經極高，但是一看到了東方白那樣醜陋恐怖，也不禁倒抽一口涼氣，道：「行了！行了！」

東方白低下了頭，又戴上了面具，凃雪紅才鬆了一口氣，道：「你父母怎麼生你的，竟生成這等可怕的模樣，眞是罕見。」

東方白的心中一陣難過，果然不出他所料，凃雪紅見了他，根本認不出他來！他苦笑着道：「我……也不是生來就那樣的，以前，我未曾變成那種怪模樣之前，也曾有一位十分美麗的姑娘與我在一起，對我十分好，但是現在……」

凃雪紅像是十分感到興趣，道：「現在，你那位美麗的姑娘呢？」

東方白的聲音，越來越低沉，道：「還不知道我已變成這等模樣了，我……我也不敢讓她知道，你想想，如果她看見了我，她會怎樣？」

凃雪紅道：「自然是嚇上一大跳！」

東方白大着胆子，試探着問道：「凃姑娘，如果你以前認識的那個人，竟變成了我這等模樣時，你……是不是還會對他和以前一樣？」

凃雪紅一瞪眼，道：「你胡說些什麼？」

如果此際，凃雪紅的回答是「我當然不會再睬他」或是「我一見他就走」的話，那麼東方白的心頭，雖然難過，但總算也死了這條心了。

但是凃雪紅却並沒有正面回答東方白這一個問題，這令得東方白的心中，七上八下，不知該如何才好。

凃雪紅却不再和他再談這件事了，她道：「我要到日月莊去，我看你武功不弱，而且也曾在天一堡住過呢，你和我一起去只怕少不了你的好處！」

凃雪紅的話雖然那麼說，但是她的心中，却是別有用意。因爲她剛才，向東方白連攻了二招，東方白都避了開去，可知東方白的武功造詣，非同凡响，若是能邀得東方白一起前去的話，自然可以更壯聲勢的，令得東方霸主對他更不敢等閒視之了！

東方白聽得凃雪紅邀他到日月莊去，心中着實躊躇，他自然願意和凃雪紅在一起，雖然凃雪紅根本認不出他來，但只要他能和凃雪紅在一起，那也是好的。

可是，東方白却又知道，自己若是一到了日月莊中，那麼不知會有什麼樣的變端生出來！

他在猶豫不決間，凃雪紅已然怒道：「怎麼啦，你去是不去？」

東方白苦笑道：「凃姑娘，你有所不知，我極願跟你到日月莊去，但是……但是……我和日月莊中，却有些過節，一年之前，我曾在日月莊中，在東方霸主之前，救走了席大先生。」

那是凃雪紅聞所未聞之事，凃雪紅一聽，立時大感興趣道：「哦，原來有這等事，你詳細講給我聽聽，最好從頭講起。」

凃雪紅在石亭中坐了下來，石亭中東倒西歪，還全是被她點中了穴道的人，凃雪紅也不理會他們。東方白也走進了石亭，將東方霸主如何借着替子完婚爲命，引得大批武林中人，齊集日月莊中，席大先生趕到，却被他自己的女兒氣得眞氣走入岔道，他又如何將席大先生救走一事，講了一遍。

在他救走了席大先生之後所發生的事，雖然他自己並沒有置身其間，但是聽得江湖上人爭相傳說，他自然也知道，便轉述了出來。

他所講的一切，聽得凃雪紅眉飛色舞，道：「原來這一年來竟發生了那麼多事，眞是好極了！」

東方白自然知道她「好極了」三字，是甚麼意思，她此際武功如此之高，正是唯恐天下不亂，若是武林中一點事也沒有，她便覺得索然無味了！

凃雪紅又道：「你別怕，和我一齊到日月莊去，東方霸主也不敢將你怎樣！」

東方白本就捨不得離開凃雪紅，這時凃雪紅一再邀他，他不由自主地點了點頭，道：「好，那我……就和你一起去。」

凃雪紅身形站起，足尖一點，便向外飛掠而出，道：「我們這就去！」

她掠到了幾匹駿馬之前，那些馬兒，全是石亭中被她點了穴道的那些人的，凃雪紅順手一掌砍下，便有三五條韁繩，應手而斷，倒像是她的手掌，就是一柄極其鋒利的利刃一樣。

她拉住了其中的兩匹，東方白也已來到了馬前，凃雪紅將一條韁繩，抛了給他，東方白握住了韁繩，飛身躍起，上了馬，凃雪紅早已放開了馬，向前奔了出去。

兩人一前一後，向日月莊疾馳而去，不消多久，繞到了大路上，凃雪紅功力大進，連夜趕路，到了第二天下午時分，已然遠遠地可以看到那一塊大石碑了。

凃雪紅勒住了馬，向前望去，道：「無敵盟主，嘿嘿，可眞是威風得可以啊！」

東方白道：「這四個大字之下，還有一行小字，是叫到這石碑之前的人，都要下馬。」

凃雪紅的雙眉一揚，道：「我們直馳向前去，偏偏不下馬，先去大鬧一場再說！」

她話才一說完，立時又揚韁向前奔去，東方白緊緊地跟在後面，轉眼之間，離那大石碑已漸漸近了，眼看相隔只不過兩三丈遠近時，只見兩邊石亭之中，皆有人疾竄了出來，大聲呼喝。

可是凃雪紅非但不勒住馬，反倒去勢更急，東方白本來就怕凃雪紅和東方霸主聯手，是以此際他也最好大鬧而特鬧，鬧得東方霸主下不了台，那就自然不會和凃雪紅携手了，非但不會和凃雪紅携手，而且還可能成爲對頭，那麼東方霸主有人牽制，只怕也不能爲所欲爲了！

東方白那樣打算着，是以他和凃雪紅一樣，非但不停，仍然向前疾衝而出。

自石亭中撲出來的那些人，本來還只是在大聲呼喝，他們只當一吆喝，來人自然會將馬勒住的，却是料不到一喝之下，非但來人不勒住馬，而且來勢更急，分明是存心生事來了！

那可是日月莊自東方霸主豎起了那塊石碑之後，從來也未曾發生過的事！

那些人盡皆又驚又怒，在喝罵聲中，有一個人一聲長嘯，飛身而起，手中晶光一閃，一柄厚背薄刃鬼頭刀，已向凃雪紅當頭砍下！

那人的武功，看來着實不弱，因爲他在馬的前面拔身而起，足足拔起了七八尺高下，身在半空之中，那一刀直砍了下來，刀身映着日光，精光閃閃，如同是在半空之中，忽然掛下了一幅匹練一樣，當眞可以稱得上力沉勢佳，非同凡响。

凃雪紅一見那人不由分說，便對自己發出了如此毒辣的招數，心中便已勃然大怒。

此際，馬兒已衝到了大石碑之前，凃雪紅在那電光石火之間，身形向上一縱，「嗖」地一聲，離鞍而起，也向上直拔了起來。

凃雪紅在馬兒向前疾馳之際，居然能離鞍向上直拔了起來，那確然是出人意表之極，那人自然不提防，而他連人帶刀，向下砍來的勢子，又威猛之極，如何收得住？就在凃雪紅身形一起之間，只聽得「噗」地一聲響，他那柄刀砍進了馬頭之中！

那一刀的力道，當眞大得出奇，一刀砍中了馬頭，刀身便深深地陷進了馬頭之中，血如泉湧，噴得那人一頭一臉，剎那之間，那人變得甚麼都看不見。但是那人雖然看不見眼前的情形，其餘人却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所有的人全看到，凃雪紅在那人一刀砍進了馬頭中之後，身形已飄然向下落來，右足正好踏在那人的頭頂之上，那人在剎那間，只覺得頭頂之上，似乎有重物壓了下來，大吃了一驚，右臂一揮，「呼」地一聲，將鬼頭刀自馬頭上拔了出來，一個盤旋，已向他頭頂之上削去！

那一下變招，也是十分佳妙，若是凃雪紅不離開，只怕刀鋒到處，一腿便會被刀鋒削落。

但是凃雪紅却早已料到，在自己一落到對方的頭頂上之後，對方一定是揮刀攻來的，是以那人才一揚刀，她衣袖已向下疾拂而出，正好拂在那人的手腕之上。

那人的脈門一麻，五指不由自主一鬆，鬼頭刀

便已脫手，而涂雪紅衣袖向上揚起，已將鬼頭刀拂了起來，一伸手，將刀接在手中。

她一接刀在手，便一聲嬌叱，道：「那馬兒曾是我的坐騎，你竟不由分說，將牠殺了，你自然是早已準備替牠償命的了！」

那人失了刀，雙掌揮舞，向前連拍了七八掌，掌風到處，令得涂雪紅的衣袂亂飄，但是涂雪紅還是將話講完，將刀接在手中。

而涂雪紅話一講完，身形立時向上拔了起來。

那人覺出頭上一輕，心中一喜，但是也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涂雪紅身在半空，手中的鬼頭刀，已然向下疾插了下來。

那人連躲避的念頭都未曾起，一覺出頭頂之上，傳來了金刄刺空之聲，心知不妙時，已然遲了！

只聽得「撲」地一聲響，那柄鬼頭刀正由他的頭頂心插進，涂雪紅的內力一送，三尺來長的一柄刀，竟然直沒至柄！

這時在一旁的衆人，全是武林之中，見多識廣之士，可是他們却也從來未曾見到過一個人的頭頂之上，被一柄刀插進，直沒至柄的！

乍一看來，像是那人的頭上，忽然長出了一隻角來一樣，在那人的頭頂上，反倒沒有血流出來，但是那人一張口，鮮血却自他的口中，狂湧而出！

他還未曾立時死去，一面口中鮮血狂噴，一面向前，狂奔而出，而他的上身，却是直勾勾的，那自然是由於他的身中，插着一柄鋼刀之故！

此情此景，實是看得人目瞪口呆，魂飛魄散，那人向前奔出了七八步，「砰」地一聲，撞在一株樹上，他居然還有知覺，雙手緊緊抱住了那株樹。

但是當他的雙手抱住了那株樹之後，他自然已經死了，這樣的情形，別說日月莊中的人看到了吃驚，便是東方白看了，也是心頭怦怦亂跳！

所有的人中，只有涂雪紅一人，若無其事，她反倒因爲初試身手，便立時殺了一個高手，而顯得十分得意，「哈哈」一笑，道：「你們全是日月莊中的人麼？呆立在這裏作甚？還不快去告訴你們盟主，挑盤子的來了！」

這「挑盤子」三字，乃是江湖上的切口，意思是說，找痳煩，爭地盤的人來了。

這樣的事，在武林中本來是司空見慣，習以爲常，一點也不出奇的。

但是這樣的事，居然發生在日月莊前，那實在太有點不可思議了，一時之間，衆人盡皆啼笑皆非，不知該如何才好。

涂雪紅見他們仍然站立不動，不禁勃然大怒，一聲怪叫，道：「還不走麼？」

她一面怪叫，一面身子已向前疾捲而出。

在她身形疾轉間，已聽得「叭叭叭叭」四下響，有四個人的臉上，已然各自捱了她的一掌。

涂雪紅雖然是在極短的時間內發出那四掌來的，但是掌力却着實不弱，打得那四個人，各自脚步踉蹌，向外跌去，倒有三個人仆倒在地！

其餘的人看到了這等情形，發一聲喊，抱頭便向日月莊內，奔了出去，那三個仆倒在地的人，也慌忙掙扎着站了起來，向前奔去。涂雪紅作勢欲追，更是嚇得那三人，屎滾屁流，狼狽而逃！

涂雪紅哈哈大笑，轉過頭來，道：「你看如何？快下馬來，將這石碑推倒了，甚麼無敵盟主，先給他一個下馬威再說！」

東方白一聽得涂雪紅要推倒那刻有「無敵盟主」四字的大石碑，心中不禁大喜，因爲這樣一來，東方霸主心中自然更加懷恨，而涂雪紅和東方霸主合作的可能，自然也少得多了。

而且，東方白也已看出，涂雪紅的胃口，十分之大，只怕她心中計劃的東方霸主的合作，絕不是她屈居東方霸主之下，而是同等地位！

如果眞是那樣，那就更好了！

東方白一面想，一面跳下馬來，和涂雪紅兩人，合力去推那石碑，他們兩人的功力，都十分深厚，只見他們四隻手掌，緊按在石碑之上，連聲大喝，那石碑便已經不住幌動了起來。

就在此際，只聽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少說已有三二十騎，自日月莊馳來。

涂雪紅道：「快些，快在他們來到前，將那石碑推倒，若是他們趕到後，要應付他們，便沒有餘暇了。」

東方白忙道：「好，我們兩人一齊運氣！」

他們全都住口不言，剎那間，只聽得他們兩人的身上，全都發出「格格」的聲響來，密如爆豆，但是自涂雪紅身上發出的聲響，却綿綿不絕，緊密得多。

那三二十騎，越馳越近，眼看最前的一騎，離大石碑只有五六丈了，馬上的大聲呼喝，道：「東方堂主大駕到！」

也就在那人大叫一聲之際，只聽得涂雪紅和東方白兩人，不約而同發出了一聲巨喝，雙掌一齊發力，那大石碑入地，足有兩三尺，但是在他們兩人大力推擁之下，泥土翻了起來，大石碑突然向後傾倒！

那奔在最前面的一個人，做夢也想不到，那麼巨大的石碑，竟會向下倒了下來，他急忙勒住了馬，但是他已來得離大石碑太近了！

那大石碑向下倒來之勢，何等驚人，呼呼風生

，如同排山倒海一樣，那人一勒住了馬之後，驚得呆了，其時，馬兒也驚至直跳了起來。

也就在此際，數萬斤重的大石碑，疾壓了下來，連人帶馬，一齊被壓在大石碑之下，只剩馬的下半步，露在大石碑之外，那人不是被壓成了肉漿，便是被壓進了土中，只怕就算抬起大石碑來，也找不到他的屍體了！

大石碑一倒，涂雪紅和東方白兩人，身形一縱，一齊踏上了大石碑。

那三二十騎，也已旋風也似，捲到了近前。

他們都親眼看到奔在最前面的一人，連人帶馬，一齊被壓在石碑之下，那實是怵目驚心之極，他們每一個人，全都面上變色。

但是，他們却並不亂陣脚，一奔到了近前，立時分成了兩列，勒馬而立。同時，又齊聲叫道：「東方堂主，大駕來臨！」

就在他們這第二下呼喝聲中，又看到兩匹好馬，並轡疾馳了出來。

那兩匹馬上的人，正是東方雷和席珍兩人。涂雪紅「哼」地一聲，道：「排場倒不小啊！」

她這時功力高了，隨隨便便講一句話，聲音便可以傳出老遠，東方雷和席珍兩人，雖然還有十來丈遠近，但是也可以聽得十分清楚了。

東方雷爲人十分小心，他一聽到那聲音十分耳熟，便陡地一呆，連忙勒住了馬，席珍也和他一樣，勒定了馬，一齊向前看去。

他們自然可以看到前面石碑下壓着一匹死馬的慘狀，那石碑也已被推倒，不但石碑被推倒，而且有一男一女兩人，正踏在石碑的「無敵盟主」四字之上！

東方雷一看到這樣情形，既驚且怒，大喝一聲，道：「什麼人？」

涂雪紅一揚頭，道：「雷三，你在我面前，擺什麼臭架子？忘了你當年進天一堡時，是像死屍那樣，被人抬進來的麼？」

東方雷陡地一怔，這「雷三」兩字，已有一年多未曾有人那樣叫他了，他立時認出，站在石碑上的女子，不是別人，竟是涂雪紅。

而且，他也認出，那男子就是那個怪人！

東方雷的心中，正是怪異之極，因爲他知道涂雪紅的武功，十分平常，但何以一年不見，武功竟然學到了這樣的地步？

據剛才狼狽逃回莊來的人來報，簡直說得她如同天神一樣！如今，東方雷雖然還未曾和她交手，但是却也可以聽出她講話之際，中氣充沛，非同小可！

他心中迅速轉着念，翻身下馬，一面向席珍做了一個手勢，囑咐她在原地等候，他自己則緩緩向前走去，面上却是笑容滿面，道：「我道是誰，原來是涂姑娘來了，當眞榮幸得很。」

涂雪紅笑一聲，道：「別說好聽話了，一年之前我是給你們趕走，現在我又回來了，你們有甚麼榮幸，哼，虛僞得很！」

東方雷仍不發怒，「哈哈」笑着，道：「說總是那麼說的了，涂姑娘前來，不知有何貴幹？」

涂雪紅道：「我來祇是爲了兩件事，第一，來瞧瞧無敵盟主，究竟如何無敵法。」

東方雷吸了一口氣，勉强笑了一下，道：「這個容易，盟主正在莊中，涂姑娘若是竟要向盟主挑戰，那却也是簡單之極，盟主定然不會推却。」

他講到這裏「嘿嘿」乾笑了兩聲，又問道：「但不知涂姑娘的第二件事是甚麼？」

涂雪紅道：「第二件事麼，我是要來打聽一個人。」

這一句話，出自涂雪紅的口中，東方雷倒並不覺得奇怪，祇是突然揚起了雙眉來，反倒是東方白的心頭，怦怦亂跳了起來！

實際上，東方雷和東方白兩人，一聽得涂雪紅那樣說法之後，都已知道她要找的是甚麼人了。

涂雪紅又乾笑了幾聲，道：「你也該知道，我要找的，乃是你的大哥東方白！」

東方雷立時道：「我這位大哥，自從一年多之前，他不告而別之後，至今我仍未曾見過他，但是說不定涂姑娘來到日月莊的消息傳了開去，他一聽到，便自然而然，會到日月莊來見你。」

涂雪紅似不信，道：「他不在日月莊中？」

東方雷道：「自然不在，涂姑娘就將到日月莊中，這却是再易弄明白也沒有的事！」

就在說話之間，又聽得一陣馬蹄聲，八匹漆也似黑的黑馬，馬上各騎着一個穿着黑衣的漢子，那八個人，面容雖然不一，但毫無例外的是他們盡皆目射精光，太陽穴高高鼓起，一望而知是武功極其高强的人物。而且，這八人神情詭異，也使人一看就知道是旁門左道中人！

這八個人，乃是東方霸主在加盟的衆人之中，挑選出來的八個人，稱之爲無敵八魔。這無敵八魔，無一不是邪派之中，頂兒尖兒的高手，有的還是一敎之主，或是一派掌門，但此際却全成了無敵八魔中的人物。

這八個人一趕到，東方雷胆氣更壯，在馬上一伸手，道：「涂姑娘，這八位是無敵八魔，涂姑娘以前，可認識他們麼？」

涂雪紅向那八個人一一看去，她一向僻處關外

，對中原武林中人，根本不怎麼熟悉，更何況這八個人中，還有四五個，是來自苗疆澗廣的，她自然更認不出來，祇是冷冷地道：「不認識。」

東方雷畧一轉身，又向那八人道：「這位是關外天一堡的凃雪紅凃姑娘，她推倒無敵盟主之碑，要找盟主，一見高下，哈哈！」

他一直說得十分正經，但是在說完之後，忽然加上了「哈哈」一笑，那分明是在嘲笑凃雪紅不自量力，同時也在暗示那八人出手。

果然，八人之中，已有一人，尖聲尖氣地道：「天下竟有這樣不自量力的娃兒，可笑啊可笑！」

凃雪紅一聽，心中已然盛怒，她也知道那八個人，必然是日月莊中的一流高手，若是不在他們的面前，施展些神通，祇怕也難以震動東方霸主！

是以她立時循聲向前望去，「嘿嘿」兩下冷笑，道：「是啊，天下竟有如此不自量力的人，竟敢在我面前，出言不遜！」

那人聽了，勃然大怒，一聲怪叫，身形一縱，已自馬背之上，掠了起來，祇見他身在半空之中，迅疾無比地連轉了三下，才落於就地，身法之怪異，難以言喻！

他一落地，便伸手向凃雪紅一指，道：「來來，小娃兒，你若想見咱們盟主，便得先和我動手！」凃雪紅冷笑一聲，一縱身，翻身下了石碑，道：「你叫什麼名字？」

那人的聲音十分尖利，聽了令人有說不出來的不舒服，祇聽得他尖聲道：「向住巫山牛肝馬肺峽，姓呼名魂！」

凃雪紅一聽，心中便陡地一怔。她本來聽那人的聲音，祇覺得尖聲刺耳，十分難聽而已，但是此際心中一驚，突然之間，對方的聲音，竟令得她心旌神搖，頭昏腦漲起來。

凃雪紅的心中，暗叫了一聲不妙，她一聽「巫山牛肝馬肺峽」便已知道了那人的來歷，那人是邪派之中，一等一的厲害人物，他所練的「攝神大法」，除了青海海心中勾魂老人之外，已無人能及。

他雖然自稱姓呼名魂，但是呼魂未必是他的眞名字，却是他所練的邪門功夫。他的聲音如此尖利，功力稍差的人，一聽到他的聲音，便已天旋地轉，全身乏力，無力反抗，由得他下手的了。凃雪紅因爲本身功力已十分深湛，是以聽到了他的聲音，祇覺得刺耳而已。

但是，凃雪紅一聽得他竟是呼魂時，心中一驚，仍然幾乎着了他的道兒。

當下，凃雪紅深吸了一口氣，鎭定心神，已然和剛才一樣，她也知道自己此際的功力深湛，足可與之相抗，是以也不再有懼意，祇是冷笑着，道：「原來是你這妖邪，你那些邪魔外道，祇能嚇嚇別人，如何嚇得了我？」

呼魂見對方的年紀輕輕，竟敢口出大言，本來他只是當自己話一出口，便立時可以將對方制住的，却不料對方竟行若無事？

他畧呆了一呆，立時發出了一下尖嘯聲來，道：「好，那你就看招！」

這一句話，他是足運了七八成功力，逼了出來的，雖然他的目標是凃雪紅，但是在一旁的衆人，聽了他的聲音之後，也像是突然之間，有兩枚尖針，向耳朵之中刺了過來一樣，感到說不出來的不舒服。

但是就在他前面的凃雪紅，却由於早已有了準備，一點也不覺得怎樣，反倒喝道：「你進招就進招，如何還不動手，只是怪叫？」

那一聲大喝，令得呼魂陡地一震，身形一矮，「呼」地一抓，已然向凃雪紅當胸抓出，隨着那一招的進襲，他還發出了一聲尖叫。

那一聲尖叫聲，和他的招式是配合的，而事實上，兩者之間，還是他的尖叫聲，比他那一招更是厲害！

但是凃雪紅既已鎭定心神，不爲他的妖聲妖音所擾，呼魂的那一下呼喝，對凃雪紅也就絲毫不起作用，凃雪紅只覺得呼魂向自己抓來的那一抓，簡直幼稚得可笑之極，她根本不加躲避，心中已有了主意。

而呼魂看到凃雪紅呆立着不動，他還以爲凃雪紅已被他的呼叫聲震住，心中一喜，那一抓疾抓了下來，眼看已可以將凃雪紅抓住，忽然之間，手腕之上一緊，在剎那間他甚至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在他的手腕一緊之後，那一抓却也抓不下去。

他定睛一看，只見凃雪紅的五指，已然將他的手腕，牢牢抓住！

呼魂實是難以相信那會是事實，因爲他根本未曾看清楚對方是如何出手的。

是以他陡地一縮手，想將手縮了回來，但是凃雪紅既然已抓住了他的手腕，如何還肯放過他？就在他手一縮間，凃雪紅手向外一翻，內力吐出，用力一扭，只聽「卡」地一聲響，已將呼魂的腕骨，生生扭斷！

呼魂的腕骨被凃雪紅扭斷，痛徹心肺，這時，却是不容得他不信那是事實了，他連聲慘叫了起來，額上的汗珠，如雨而下。

凃雪紅冷笑道：「這就痛得你殺猪也似地怪叫起來了？你信不信我再一用力，可以將你的手，連

皮帶骨，一齊拉斷？」

呼魂此際，雖然痛得險險乎昏了過去，但是他也究竟是一個武功極高的高手，他却還是可以將凃雪紅的話聽得清清楚楚，而且，也可以知道，凃雪紅決不是虛言恫嚇，此際他的腕骨已斷，凃雪紅的確只要稍一用力的話，就一定可以將他的手硬生生拉斷的。

是以呼魂一聽得凃雪紅那樣說，更是魂飛魄散，連忙住口不再出聲，但是他腕骨斷折之後，手腕仍被凃雪紅緊緊抓住，實是痛得他全身發顫。

他聲音發着抖，道：「請……請姑娘放手。」

凃雪紅一出手便制住了那樣一個高手，她心中的得意，也是可想而知，她那裏有如此輕易便將之放開？

她問道：「你可是無敵八魔之一麼？」

這時，呼魂的心中，實在是爲難到了極點！

因爲他此際所受的痛苦，如此之甚，他自然想出口講幾句話，哀求凃雪紅快快放手，但是當着東方雷和其餘人，他又如何說得出口？就算他不怕丟人，若是他將自己說得太不濟了，東方雷也不會放過他的！

呼魂這時，不禁深悔剛才人家不出手，自己却衝了出來。

但是事已如此，現在後悔却也來不及了！

他一面汗如雨下，一面道：「正是……」

凃雪紅「哈哈」一笑，將呼魂的手舉了起來，道：「原來這樣便叫無敵！」

呼魂的手被凃雪紅向上一揚，更是痛得難以忍受，不由自主，撲地跪下來，道：「姑娘饒命。」

這呼魂乃是名頭何等響亮，武功何等高强，邪派之中一等一的高手。

但是，當他痛極要求饒命之際，他看來却和一個小毛賊，並沒有什麼兩樣！

凃雪紅又是「哈哈」一笑，一抬腿，「砰」地一腳，踢在呼魂的胸口，同時一鬆手，將呼魂的身子，踢得向外直飛了出去。

那一腳的力道，也自不輕，而且正踢在呼魂的胸口，踢得呼魂「哇」地一聲，又噴出了一口鮮血，身子也直跌了出去。

但他的武功，畢竟非同凡响，在跌出了丈許之後，身形一挺，便已站定。

可是他才一站定身子，東方雷凌厲之極的目光，便已向他望了過來，呼魂心知自己這一個筋斗一栽，可以說是完了，無敵八魔之中，再也不會有他的份兒了。

但是他却也並不後悔向凃雪紅跪地求饒，因爲他的性命，總算被保存了下來。

他低下頭去，一聲不出，凃雪紅體態優美，站在當地，揚了揚首，風姿綽約，道：「還有什麼人要來施展一下無敵的手段？」

無敵八魔中的七個人，眼看呼魂一個照面，便吃了那樣的大虧，不免有點心怯，是以凃雪紅一問之下，竟沒有一個人出聲！

東方雷此際的面色，變得難看之極，發出了一下冷笑聲，迫視着他們七人。

那七人的心中都想，自己若是不出去動手，一世英名，也是付諸東流了，倒不如去拚上一拚，也未必定然會敗在對方手下！

他們全是一樣的打算，是以剛才誰也不出聲，但是轉眼之間，却各自冷笑起來，只見一個身形瘦長的漢子，飛身下馬，一抖手，「呼」地一聲響，也不知他是從什麼地方抖出來的，已抖了一條火也似紅的軟鞭在手，「叭」地一鞭，擊在地上。

那一鞭，看來他只是順手揮出的，但是地上却立時出現了一道極深的鞭痕，由此可知他那一鞭的力道，實在是非同小可！

他因爲已知道凃雪紅的厲害，是以和呼魂一上來時那種狂妄法不同。

凃雪紅冷笑道：「你們八人，號稱無敵，還要人指敎麼？但如你的無敵，也和呼魂不相上下時，那却也不必再來現世了。」

那人臉上一紅，道：「姑娘請亮兵刃。」

凃雪紅向那人手上那條火紅的軟鞭望了一眼，道：「看你這條鞭兒，你就是號稱長江以北，第一條鞭，北鞭無敵周由勤了？」

那人點頭道：「正是在下。」

凃雪紅雙手一拍，道：「好，我沒有兵刃，你只管進招，看看，你的鞭法，究竟如何！」

凃雪紅這一句話一出口，連東方白在內，人人都吸了一口涼氣。

武林之中，使鞭最佳的，共有兩人，一人在南，一人在北。

南鞭細才如指，柔軟之極，北鞭却有兒臂粗細，長可八尺，兩人的鞭法，各有千秋，而北鞭周由動的鞭法，變化無端，力沉勢猛，而軟鞭乃是十八門兵刃中最難用的一種，如今凃雪紅竟要空手與之對敵，那可以說是武林中從來也沒有之事！

北鞭周由勤一聽，心中也陡地大怒，他在武林中走動了那麼多年，幾時曾遭到那樣的輕視？他一張臉，倏地漲得通紅。

但是他也知道，對方的年紀雖輕，連呼魂那樣的高手也是一上來就吃了虧，由此可知，必有所恃，自己和高手過招，如何可以先行動怒？

他那樣一想，立時沉住了氣，道：「姑娘你眞的不用兵刃麼？」

他又問了一句，凃雪紅的心中，對剛才自己的話，也不禁有點後悔。她剛才在想，北鞭周由勤，天下馳名，自己若是能不用兵刃而勝了他，那麼不消再到日月莊中去和東方霸主爭雄，也必然天下馳名了！

但是，此際她看到各人的臉上都有幸災樂禍之色，像是巴不得她不用兵刃一樣，她才知道事情絕不是那麼容易的了。

然而話既然說出了口，却也是絕收不回來的，只得道：「自然不用。」

周由勤道：「好，如此承讓了！」

凃雪紅心想，自己反正大方了，索性大方到底，她又道：「你先進招吧！」

周由勤的怒意又升了起來，他一聲大喝，一揚手，「虎」地一聲響，手中的軟鞭，蕩起了一股紅雲，向凃雪紅當頭砸了下來。

凃雪紅一見鞭勢如此之猛，她也不敢怠慢，身形一沉，手腕一翻，向軟鞭鞭梢抓去。

她伸手的那一抓也可以說是眼明手快之極，但是周由勤在軟鞭之上，浸淫了數十年，一見凃雪紅伸手抓鞭，鞭梢畧畧一頓，鞭尖如同利刃一樣，已然向凃雪紅的手腕上劃了下來。

凃雪紅大吃一驚，一閃身，便向外掠了出去。

她一掠開，周由勤大聲呼喝，踏中宮，走洪門，軟鞭發出「呼呼」的風聲，已向凃雪紅連攻了四鞭。

凃雪紅除非能夠將他的軟鞭抓住，否則徒手對敵，實是難以如願的，但是周由勤的軟鞭，使得靈活之極，凃雪紅却也難以抓得住它！

轉眼之間，兩人已過了七八招，凃雪紅心中暗忖，自己到日月莊來，是要和東方霸主來爭霸的人，若是和他手下的什麼無敵八魔，久戰不下，就算終於勝了，那也是面上無光之事！

她一想及此，一聲大喝，手背突然向上，揚了起來。

也就在此際，周由勤兒臂粗細的軟鞭，正使了一式「鞭落黃家」，直上直下，向下鞭了下來，鞭風「呼呼」，聲勢十分駭人！

在那樣的情形下，凃雪紅的手臂疾揚了起來，等於是將她的手臂去擋格那軟鞭一樣！

一看到那樣的情形，周由勤不禁大喜。知道自己這一鞭的力道，非同凡响，一鞭砸下去，就算是一個石頭人，也可以將之砸得粉碎，對方舉手臂來格，那實在是自討苦吃！

不但周由勤那樣想，所有的人，全是一樣的心思，東方白甚至發出一下驚呼聲來，身形在馬上一縱，想要飛身而下，去救凃雪紅。

然而，周由勤的軟鞭砸下，和凃雪紅的手臂上揚，這一切都發生得實在太快了，東方白身形才一縱，根本還未曾離開馬背，便已聽到了「叭」地一聲响，那一鞭，已抽在凃雪紅的手臂上！

但是，那一鞭抽中了凃雪紅的手臂，結果却出乎每一個人的意料之外！

只見隨着那「叭」地一聲响，凃雪紅的半截衣袖，立時化爲碎片，蝴蝶也似，飄了下來，露出了她雪也似白的一截藕臂來。

但是，她的手臂却一點也未曾受傷！

非但她的手臂未曾受傷，而且，她順勢手臂一縮，手腕一翻，套在她手腕上的兩隻金鐲，「叮」然相砸，她已經將鞭梢抓住！

凃雪紅一抓住了鞭梢，這場比試，她可以說已佔了絕對的上風！

而北鞭周由勤，在那一剎間，整個人都呆住了，他怔怔地望着凃雪紅那一截裸露在外的玉臂，古時女子，衣服綿實，像凃雪紅那樣的美麗女子，突然裸露了一截手臂，那的確是十分惹目，令人遐思之事。

然則此際，周由勤望定了凃雪紅的手臂，却一點也沒有那樣的意思，他只是心頭駭然之極，不明白凃雪紅的手臂是什麼製成的。

看來，她手臂粉光緻緻，嫩得像是可以沁出水來一樣，但是何以那麼重的一鞭砸下去，不但未曾受傷，連鞭痕也見不到？

他自然想不到，凃雪紅的內功，深湛之極，當她揚臂去格對方的軟鞭之際，全身眞氣，有六成集中在她的手臂之上，別說一條鞭，就算是普通的鋼刀，砍了下來，也未必能令她受傷！

周由勤發呆，也只不過是一眨眼的工夫，因爲凃雪紅立時伸手一拉，周由勤因爲在發呆，未及立時撤鞭，凃雪紅一拉間，周由勤已向前跌來。

此際，周由勤的鬥志，已幾乎完全喪失，他一被拉到了近前，凃雪紅左掌一翻，按在他的頭頂之上，他雙膝一軟，人已跪了下來，自然而然叫道：「姑娘饒命！」

凃雪紅微微一笑，道：「你鞭上功夫，果然了得，我也要在第八招頭上，方能將你制服，可知你功力非凡，你既然求我饒命，我念你苦練非易，自然不會與你爲難，快起來！」

凃雪紅雙手齊鬆，人也向後退出了一步。

周由勤却仍然跪在地上，自從他一鞭擊中了凃雪紅，而凃雪紅一點也未曾受傷之後，他簡直就如

同身在惡夢之中一樣。

他此時也幾乎不相信凃雪紅就那樣輕易，放過了自己，待到覺出頭頂之上，的確一輕，而且凃雪紅也已退了開去，他才如夢初醒，忙向凃雪紅叩了一個頭，道：「多謝凃姑娘不殺——」

他下面「之恩」兩字，尚未出口，東方雷已實在忍不住了，一聲大喝，道：「周北鞭，別太過份了！」

周由勤一聽，想起自己也是武林之中，一等一的高手，但是如今，却在叩頭謝人家不殺之恩，那是何等樣的醜事？

他滿面羞慚，連忙站了起來，四面看了看，來到了呼魂的身邊站定。

本來，呼魂一個人站在一邊，孤零零地，十分不好受，但現在總算有人和他站在一起，那令得呼魂心頭上的壓迫，減輕了不少，是以他向周由勤報以感激的眼色，周由勤看在心中，只是苦笑！

凃雪紅雖然損失了半截衣袖，但是她勝周由勤，却也勝得十分精采，只見她神采飛揚，道：「還有那一位，要來露露武功的？」

先有呼魂，後有周由勤，這兩人全是武功頂兒尖兒的人物，都先後出了醜，還有誰再敢來自取其辱，儘管東方雷的目光凌厲，那六人却都是不敢出聲。

凃雪紅「哈哈」一笑，道：「東方堂主，你別盡看着別人，要別人出手，你自己怎樣啊？」

凃雪紅那一句，不禁令得東方雷的臉上，大大掛不住。

因爲凃雪紅分明是在說東方雷自己沒有本領和她動手，只敢驅人上陣！

東方雷若是在那樣的情形下，再不出手，那麼，雖然他靠山強，仍然可以當他的堂主，但是今日之事，若是傳了開去，那麼武林中人對他的尊敬，也是有限了！

東方雷一想及此，又驚又怒，陡地吸了一口氣，臉上却反倒露出了笑容來，道：「好，我來了，凃姑娘一年不見，武功進境如此之快，尚望手下留情。」

凃雪紅笑道：「你不必心驚，現在就在日月莊前，你就算身受重傷，也可以在日月莊中養傷，不必再須等別人將你當死人一樣帶來帶去了！」

東方雷一步一步，向前走來，他面上的笑容，看來似乎更加親切，他一直來到了凃雪紅的身前，六七尺處，方始站定。

只聽得他笑道：「原來凃姑娘一直記掛着關外的事，想來凃姑娘心中，一定也在遺憾，幾次三番，都有人壞了我們的好事吧？」

這幾句話，旁人聽了，盡皆莫名其妙，但是凃雪紅却是明白的。

因爲當日，東方雷曾制住了凃雪紅，意圖輕薄淫辱於她，好幾次都是在緊要關頭，被她走脫的，最後一次，是東方白撞了來救了她的。

是以不但凃雪紅明白東方雷的意思，連在一旁的東方白，也知道東方雷是在口舌上討便宜！

凃雪紅究竟是女孩兒家，一想起在關外時，被他幾番輕薄的事來，臉立時紅了起來，心中雖然發怒，但是一時之間，却不知說什麼才好！

東方雷却又笑道：「凃姑娘必然是想念我，是以才又來到日月莊找我的了，是也不是？我們兩人，倒是可再續前緣的，那麼凃姑娘心中，也不必引以爲憾了！」

凃雪紅越聽越怒，一聲嬌叱，皓腕一翻，「呼」地一掌，已然疾推而出！

東方雷人何等聰明，自然知道自己那樣講，凃雪紅必然會大怒向自己進招的，是以他也早已有了準備，凃雪紅掌才翻出，他身形一轉，倏地轉到了凃雪紅的身左，動作十分疾快。

但是他的動作快，凃雪紅的動作，却也不慢，東方雷身形才一轉開，凃雪紅的身子也跟着一轉，那一掌挾着呼呼的風聲，掌力如同排山倒海一樣，仍然向他壓了過來！

東方雷心中暗吃了一驚，暗忖凃雪紅的功力果然高得出奇，看來若是被她的掌力罩住，再要脫身，便沒有那麼容易了。

是以他立時一提眞氣，身形向上疾拔而起。

凃雪紅一看到東方雷身形拔起半空，她不禁笑了起來。

因爲東方雷不敢硬接她那一掌，那已表示東方雷自知功力有所未及了。

而功力未够，人却還掠到了半空，那豈不是更要吃虧？凃雪紅發笑，也正因爲此，這時，她已然在想，擒住了東方雷之後，要如何折辱他了！

但是，也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突然看到東方雷的手中，閃起了一片銀光！

幾乎就在此際，凃雪紅也聽到了一聲警告，道：「凃姑娘快讓開！」

那一下警告，是東方白發出來的。

東方雷此際，手中閃起的一片銀光，不是別的，正是那張天蠶絲織成的網兒。那一張網兒，本來是金蘭花所有，東方霸主當年入苗疆時，武功已然極高，但是，仍被金蘭花的這網兒所制，可知其厲害。

現在，金蘭花不但將網給了東方雷，而且還將

七式撒網的招式，傳了給東方雷。東方雷敢出來和涂雪紅動手，一多半也是恃着有這網兒的原故了。

但是此際，他一撒出網來，東方白在一旁，看出了銀光一閃，正是那張網兒，他也知道那張網的厲害，是以大聲叫了起來。

涂雪紅雖然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但是就在電光石火的一剎間，銀光却已迅速展佈了開來，恍若一片銀色的雲一樣，當頭壓下。

涂雪紅心中也吃了一驚，心知那一定是非同凡響的一件怪兵刃！

她此際武功極高，隨心念之所至，身子已突然向前，滑了出去，簡直就如同是她身在水面之上，向外飄了開去一樣，去勢快絕。

她才一掠開，那張網便無聲無息，落了下來，但是涂雪紅却已早一步，避了開去。

東方雷的身形，也在這時，向下沉來，他見一網不中，心中已是暗自吃驚，手腕一振，立時又將那張網兒，抖了起來。

可是，到了這時候，涂雪紅早已欺到了他的背後！

東方雷覺出身後，有一陣勁風逼了過來，心中不禁大驚，也虧他想得出，竟在那瞬間，不顧一切，反手一網，向自己的頭上，撒了下去！

他覺出身後有勁風壓到，心知那自然是涂雪紅已然來到了自己的身後！

他也知道，涂雪紅若是來到了自己的身後，一定是伸手按住他的背心，或是頭頂，逼令他跪地求饒的。那麼，涂雪紅離得他必然十分近，他將網撒向他自己，就可以將涂雪紅一齊罩住了。

雖然將涂雪紅一齊罩住，對他來說，也沒有什麼好處，被罩在網內，涂雪紅一樣可以置他於死地的，但終比被涂雪紅就那樣制住的好！

東方雷的算盤，雖然打得不錯，但是他還是將涂雪紅的武功，估計得太低了！

不錯，涂雪紅此際，正在向他的背後，疾欺了過來，去勢十分之快。

但是，當涂雪紅一看到銀光閃動，越過了東方雷的頭，向後飛來之際，她却也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東方雷以爲她的來勢如此勁疾，必然難以在剎那之間，止住了勢子的，却不料涂雪紅不但止住了勢子，而且還立時向後，退了開去！

涂雪紅才一退開，那張網便落了下來，但却只是將東方雷罩住，涂雪紅遠在丈許開外！

網一落下來之際，東方雷還只當自己和涂雪紅，都已一齊到了網中，是以「哈哈」一笑。

可是他那一笑才笑出口，便已覺出不妙，立時轉過身來，却見涂雪紅正站在丈許開外！東方雷那一驚，實是非同小可，簡直無地自容！

涂雪紅看着網內，東方雷那種尷尬之極的神情，心中大是高興，「格格」笑着，道：「東方堂主，你這一招，可是叫作『作繭自縛』麼？」

東方雷被網罩住，那網一將人罩住，是掙之不脫的，但是東方雷的手中，仍然握着控制網兒鬆或緊的索子，他應該是可以立時將網抖起來的。

但是，這時他實在是狼狽之極，再加上涂雪紅的嘲笑，更是手忙脚亂，一時之間，竟不知該怎樣才好，用力掙扎了起來，他一掙，那網自然將他網得更緊，涂雪紅也笑得更是起勁。

東方雷心中又怒又恨，心知自己這一次，筋斗算是栽到了家，如果再不走，只怕丟人更甚！

是以他也顧不得自己的頭上仍然套着網兒，一個轉身，便向前疾掠而出！

東方雷忽然之間，會向前疾掠而出，那不禁令得衆人，大是愕然，只見東方雷一個起伏間，已到了席珍的身邊，席珍叫了他一聲，但東方雷却不理睬，飛身上了馬，牽轉馬頭，便向前疾馳而去。

席珍一見東方雷離去，也急忙向前策馬而去，那無敵八魔看到東方雷也吃了虧溜之大吉，如何還有不走的？剎那之間，提氣的提氣，上馬的上馬，都一齊向日月莊之中，疾掠而出！

涂雪紅看到了這等情形，也不追趕，只是樂得「呵呵」大笑，道：「來，我們追上去看看！」

東方白見到這等情形，心中也大是高興，道：「涂姑娘，想不到你的武功，竟高到了這一地步，你可知道，那張網兒，乃是東方霸主第二個妻子，苗疆天女教教主金蘭花的寶物，連東方霸主當年，也難以逃出這張網兒，你眞是令他大吃一驚了！」

涂雪紅笑着上了馬，當她騎在馬背上之後，忽然向東方白望了一眼，道：「你對江湖上的事，知道得眞還不算少啊！」

東方白聽得涂雪紅那樣說法，想起這一年來，自己在江湖上僕僕風塵，但是却一點收穫也沒有，他不禁難過得長嘆了一聲。

涂雪紅仍然望着東方白，忽然又道：「你……我總覺得我以前見過你的，可是麼？」

涂雪紅冷不防地那樣問東方白，那不禁令得東方白的心頭，大是吃驚，忙道：「我們……見是見過一兩次，但是涂姑娘一定不會記得我的了。」

涂雪紅也不再追問下去，只是「哦」地一聲。

東方白的心情平靜了些，反問道：「涂姑娘，你……何以感到會認識我？」

涂雪紅一抖韁繩，馬兒已向前奔了過去，但她還是回答了東方白這個問題，道：「我覺得你好像

對我以前的一切，全很熟悉！」

東方白的心中吃了一驚，暗忖以後，若是要在涂雪紅的前面，不露出馬脚來的話，那以後言行還要小心一些才是。當下，兩匹駿馬，電也似疾，向前奔了過去，轉眼之間已到了日月莊前。

當他們可以看到日月莊前的那個大門樓之際，只聽得「噹噹噹」三下鑼響，那三下鑼響，聲音震耳欲聾，嗡嗡之聲，歷久不絕。

隨着那三下鑼響，只見正門大開，自日月莊的大門之中，兩隊馬疾奔了出來。

那兩隊馬上，個個全是健兒，服飾鮮明，人強馬壯，轉眼之間，已奔到了莊外，列成了兩行，在爲首的兩人，一人手中，持着一面大旗，旗上綉着「無敵盟主」四個老大的大字。

涂雪紅立時勒住了馬，道：「我們且看看，他們究竟弄些什麼！」

東方白道：「看來是東方霸主出來了。」

涂雪紅笑道：「他居然迎出了麼？」

東方白策馬走近了些，道：「涂姑娘，你的武功雖然高，但是東方霸主詭計多端，而且他們人多，你還要千萬小心才好。」

涂雪紅却像是不以爲意，道：「人多並沒有用，只要有高手就行，我們兩人在一起，已足以令得東方霸主對我們另眼相看了。」

東方白聽得涂雪紅那樣說，心中又是好一陣難過，他心忖，涂雪紅現在，還不知道自己的身世，那是因爲自己一直隱瞞着她之故，如果她知道了，只怕自己對她雖然有用，她也是不願意和自己在一起的了。

東方白正在想着，只聽得又是三下鑼響，接着，便是兩隊錦衣綉服的童男童女，列隊而出，手中持着各種各樣的樂器，奏着音樂，站了出來。

然後，只見兩匹馬，並轡緩緩而來，馬上坐着一男一女兩人，男的正是東方霸主，女的則是金蘭花。

東方霸主本就生得氣宇軒昂，非同凡響，這時，他的衣服，馬鞭，莫不華美華麗之極，只怕帝王出巡，也沒有這等氣象。

涂雪紅在勝了東方雷之後，心中已將事情看得十分之輕易，但是此際東方霸主一出來，她的心中，却也不免緊張了起來。

她緩緩地吸了一口氣，勒住馬韁的手，甚至在緩緩發抖，直到好久，她才勉力鎭定了下來。

這時，東方霸主和金蘭花兩人，已然來到了離她只有丈許處了。

只見東方霸主，却是滿面笑容，道：「涂姑娘，咱們久違了！」

涂雪紅沉聲道：「是，久違了！」

她和東方霸主相隔足有丈遠，但是當東方霸主的目光，向她的身上掃來之際，她却如同是有兩柄利刃，在身上刮來刮去之感，令得她遍體生寒！

涂雪紅只好不斷心中自言自語，自己安慰自己，道：「他不敢和我動手的，我何必怕他？」

東方霸主一面打量着涂雪紅，一面道：「年餘不見，聽說涂姑娘武功大進了？」

涂雪紅心中暗罵了一聲老滑頭，因爲東方霸主不說她「武功大進」，而只是說「聽說大進」，可知他心中還是意存輕視！

東方霸主越是意存輕視，涂雪紅也越是要擺擺威風，道：「那倒不算什麼，我只不過將道家三寶眞經，粗粗練了一年而已！」

本來，東方霸主聽得人一連氣來報，說是涂雪紅如何厲害，甚至還推倒了當路而立的石碑，又有那個怪人和她在一起，東方霸主還只當全是那怪人之力，因爲他深知涂雪紅的武功，十分平常。

但是當他看到了涂雪紅之後，他却看出涂雪紅神儀內瑩，內功已然極深，但是他還是想不透，何以一年之間，涂雪紅的武功會如此之高！

直到此際，涂雪紅自己講了出來，他的心中才恍然大悟，同時也不免吃驚，因爲武林中人，全都知道，道家三寶眞經，非同小可，乃是一等一的內家氣功！

東方霸主爲人，何等老謀深算，在剎那之間，他也改變了計劃，道：「那眞是太好了，涂姑娘，如何不進莊來小叙一番？」

涂雪紅一聽，心中也是大喜，道：「自然好，但是只怕你手下對我仍有敵意！」

東方霸主道：「我與你不懷敵意就行了！」

這句話才一出口，突然聽得金蘭花冷冷地道：「慢！」

東方霸主一聽得金蘭花喝阻，神色微變，金蘭花已然道：「你功力非凡了？是不是？但是你要進日月莊，却還要先接我三招。」

涂雪紅呆了一呆，忽然笑了起來，道：「你是誰？怎地無敵盟主說了話，反倒不算數？」

東方霸主的面色，本就極其難看，再給涂雪紅用話那樣一逼，他臉上神色更是不自在，只是悶哼一聲，他心中自然對金蘭花大是不滿，但這種不滿，却也不自現在始，因爲在日月莊中，他就算說太陽從西天出的，也決計沒有一個人敢說一個「不」字。然而，偏偏金蘭花却從來也不將他的話放在心上，處處與他違扭，而且往往當衆將他的話駁了回去，令得他的面子極其難堪！（未完待續）

精選武俠連載

明駝俠影

司馬紫煙・文
董培新・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張菁菁表面協助張雲竹毒害關山月，實則暗中維護着關山月，她費盡心機，使狡猾的張雲竹也上了她的當，落入她那算無遺策的妙計中，關山月不特死而復生，更奪得了謝靈運手中的青索劍，張雲竹以計劃失敗，喝令謝靈運，劉幼夫等隨他撤走，詎陰麗華心懷不憤，出其不意的把張雲竹繫在腰際的竹簍蓋掀開，放出人蛟，人蛟向張菁菁撲咬，關山月奮身往阻，爲人蛟摔開，當人蛟第二次撲向張菁菁之際，孔文紀突出現，發生震天鋼雷把人蛟炸死，並以此恐嚇張雲竹——

離愁如江水　朝夕向東流

張雲竹笑笑道：「不錯！我知道你那火器的威力很強，可是我也知道你祇有兩顆，在打箭爐用掉了一顆，現在又用掉了最後一顆！」

孔文紀不動聲色地道：「我製造了兩顆震天鋼雷，是把你與關山月各列爲使用的對象，爲關山月準備的一顆我決心自動放棄，一來是被他無意中看穿了佈置，使用起來不見得會有效，二來我覺得他還不失爲一個豪傑，我應該在武功上與他一較勝負更有意思，至於對付你的這一顆，我本來不想這麼快出手的！」

張雲竹道：「你爲什麼又忍不住出手呢？」

孔文紀哈哈一笑道：「我覺得用在這個地方更爲有效，你對我的底細已經很清楚了，以後可能很難有機會對你施展，或許你會先出手對付我，我不能冒險做沒有把握的事！」

張雲竹冷笑道：「你現在有什麼把握呢？」

孔文紀手指張菁菁道：「你的女兒此刻對你已經恩斷義絕了，以她的機智與醫理，今後足可成爲你心腹之大患，所以我覺得用那顆震天鋼雷將她從人蛟的毒口中救下來，比用來直接對付你更有效，更成功！」

張雲竹臉色微變道：「胡說！我們父女之情豈會受你的挑撥！」

張菁菁冷冷地道：「爹！您現在說這句話已經太遲了！」

張雲竹連忙道：「菁菁！妳不要誤會，人蛟是麗華放出去的！」

張菁菁沉聲道：「她只是間接受您的利用而已，您故意造成她的機會！」

張雲竹正待辯白，陰麗華却臉色大變叫道：「不錯！老爺子！是您造成我如此的，而且您早已有了這個存心，明知道我會有這個舉動！」

張雲竹怒道：「胡說！」

陰麗華道：「一點都不胡說！您知道我見到關山月沒死，一定會對菁菁的愚弄恨之切骨，所以才裝着來扶我！」

張雲竹厲聲道：「妳簡直不識好歹，我是因爲妳受了傷！」

陰麗華冷笑道：「我剛受傷的時候，您忍心拒絕爲我醫治，還是菁菁替我包紮，這裏發生變故時，您告訴我說關山月之死是個騙局，叫我前來目睹一下，激起我心中的恨意，那時我傷痛正烈，爬着過來的，您並沒有想到扶我一下！」

張雲竹神色變了一陣，才冷冷地道：「不錯！今天可能是我最失敗的日子，沒有一件事情是成功的，看來我必須憑眞本事來作個徹底的解決了！」

張菁菁道：「這怪不得別人，是您自己行事太叫人寒心，才弄得衆叛親離，連最親近的人也不敢再相信您了！」

張雲竹冷笑道：「我沒有親人，也沒有可以相信的人，妳是我的女兒，麗華是我的妻室，妳們兩人能使我信任嗎？」

張菁菁與陰麗華都低下頭，張雲竹感慨地道：「人就是這樣，要求別人的時候苛刻，反省自己的時候寬大，所以我不怪妳們，也不指望妳們，我覺得最可靠的還是利害，祇有利害所關，才能叫人死心塌地去接受一切，謝靈運你是否站在我這邊！」

謝靈運一怔道：「你還敢用我嗎？」

張雲竹大笑道：「爲什麼不敢，我最欣賞的就是這種人，你有野心，我也有野心，我比你强時，你聽我的，你强過我時，我聽你的，我們相互爲用，才是眞正的合作良伴，你別感到委屈，我初入龍華會時，所受的委屈比你更大！」

謝靈運也笑笑道：「老爺子這樣一說，我別無選擇餘地了，跟您在一起，我還有出頭的日子，無論如何也比向關山月示弱好得多！」

張雲竹一笑道：「這還像話，你們呢？」

他的話是問祁浩與劉幼夫，謝靈運道：「祁浩是始終跟着我的，至於劉老弟，他倒是沒有野心，誰跟關山月作對，他就偏向誰！」

張雲竹點點頭道：「這樣看來我們的陣容還是很堅强！」

張菁菁忽然道：「劉幼夫，假如我叫你退出那一邊，你肯答應嗎？」

劉幼夫不禁猶豫了起來，謝靈運忙道：「劉老弟！在關山月沒有死之前，你不必考慮這件事，即使關山月死了，你也沒有多少機會，女人就是女人，當她們給了一個人後，再也沒有別人插足的餘地，因此我勸你想開一點！」

劉幼夫果然一咬牙道：「菁菁！除非妳把關山月三個字從記憶中抹去，那時妳要我的頭，我也會毫不猶豫地砍下來捧着給妳！」

張雲竹哈哈一笑道：「那是不可能的，沒有人可能的，沒有人能代關山月在女人心中的地位，麗華不過是別人的嘴裏聽到一些關山月的傳說，就迷得連性命都不要了，你們又怎能與他一爭短長，他在女人的心裏是一尊高高在上的神，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這尊神從天上揪下來，踩在腳底下踐踏一

番出出胸中的不平之氣，却無法抹去女人們心中對他的依戀……」

這番煽動性的話使得劉幼夫沈君亮與祁浩三人的眼光中充滿了敵意，瞪視着關山月，張雲竹笑笑道：「不忙！不忙！關山月慢慢對付他不遲，幼夫！這個姓孔的倒是個累贅，你先將他收拾下來！」

劉幼夫挺劍向孔文紀，關山月翻劍攔住。

孔文紀笑着道：「放他過來好，我不在乎！」

關山月道：「他手中的劍不是凡器！」

孔文紀仍是滿不在乎地道：「我知道，當我殺死了飛觴之後，已經準備了他會找我爲難，因此我對他的利劍早作了應付之策！」

關山月聽他說得很有把握，祗好閃身退過一邊！

劉幼夫用劍指着孔文紀叫道：「亮出你的武器，我要替飛觴報仇！」

孔文紀淡然道：「我這柄摺扇就是武器，裏面藏着十幾種厲害無比的暗器，不過你放心好了，我還不至於對你施用！」

說着居然把摺扇一闔，揷回胸前，劉幼夫不禁一怔！

孔文紀笑道：「我對人一向如此，人家跟我客氣，我也對他客氣，剛才你沒有欺我是空手而馬上出招，我覺得用暗器對付你太不公平，假如你存着佔便宜的心思，現在恐怕你早已躺在地下，張雲竹的醫道再精也救不了你！」

劉幼夫愕然叫道：「你準備用空手來應戰？」

孔文紀傲然道：「不錯！我除了那柄摺扇，就剩下一雙空手，不過你不要以爲我這雙空手好對付，你那枝利劍還不如我的空手！」

劉幼夫怒極挺劍出招，孔文紀伸出手去攫他的劍鋒，衆人都大驚失色，尤其是關山月！

他知道五異劍中，以紫郢爲首，若是尋常兵刃，或許可以仗着氣功練得到家擋開一兩下，可是面對着這種前古利兵，任何護身眞氣都擋不住，孔文紀這一手實在太大胆了，也實在太冒險了！

劉幼夫似乎也被他的舉動震懾住了，居然及時抽回了劍鋒，退後了幾步，按劍厲聲大叫道：「你瘋了，你想用血肉之軀來擋我的寶劍！」

孔文紀大笑道：「劍器之所以成寶，因其有斬金削鐵之利，假如你的劍連血肉之軀不敢碰，那個寶字不如改爲廢字了！」

劉幻夫怒道：「你自己要找死可怨不得我！」

說完又待出招，謝靈運却提醒他道：「劉老弟！你神劍之利是毫無疑問的，他所以敢如此大胆，就是想造成你心理上的錯覺，讓你在出手的時候心存顧忌而上當……」

劉幼夫冷笑道：「你是說他能用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把我的劍奪去！」

謝靈運道：「假如你不敢放開手進招，這未始不可能！」

劉幼夫怔了一怔道：「謝兄之言良是，我相信他就是拿着武器也無法與我的神劍一抗，所以才故作大方用空手應敵，大概就是動這個腦筋，不過他也太小看我了，就是我手中拿着一柄凡鐵，也不至於叫他奪走！」

孔文紀哈哈一笑道：「你不訪試試看！」

劉幻夫輕輕刺出一劍，雖然他不相信孔文紀眞的能奪下他的劍，然而心中多少存了一點戒意，出劍十分謹愼！

孔文紀分開雙手，以極快的手法夾住了劍葉，另一隻手却戳向孔文紀的肘彎，果然是一招極奇奥的奪刃招式！

劉幼夫一面心驚，一面又得意，哈哈一笑道：「孔文紀！你的胆子眞大，當眞想奪我的劍了！」

說着身形一側，很快地避過那一指，跟着手腕一翻，想用劍刃去削孔文紀的手指，因爲孔文紀是用兩指夾着他的劍葉，力量自然比不上他握劍扭絞之强，可是孔文紀也防到了這一着，手指夾緊了劍葉，腕部却不使勁！

劉幼夫連翻了幾次，孔文紀的手指却像是粘鑄在劍身上一般，隨着他的劍勢而轉動，一點也不受威脅！

劉幼夫有點心慌了，不再左右翻轉，改爲前後推拉，可是孔文紀整條手臂像是活的一般，也跟着伸縮！

謝靈運見狀喝道：「劉老弟！你怎麼這樣粗心，我早已警告過你，出手必須兇猛，儘量運用你的劍上的長處，就不會受他的控制了！」

一句話不但提醒了劉幼夫，也提醒了關山月，連忙高聲叫道：「孔先生！快放手，他的劍另有異效！」

劉幼夫冷笑道：「這時候想放手太遲了！」

腕勁一聚，內力貫注，劍身突放異芒，發出一陣眩目的紫色光輝，那是劍身特具的煞炁，鋒利尤甚於劍刃！

關山月一時情急，挺起青紫劍奮力下劈，在他的想像中孔文紀的手一定保不住了，他只想能保住孔文紀的性命！

兩劍相觸，嗆然作响，一股勁力將他彈了開去，等他駭然凝視現場，却見孔文紀手中仍夾着紫郢劍的劍葉！

劉幼夫却像呆了一般，劍柄也放開了，那枝劍單獨地夾在孔文紀的指中，這情景簡直叫他不敢相

信！

孔文紀將紫郢劍收了起來笑道：「關老弟！你太緊張了，我假如沒有充份的準備，怎麼敢拿自己的血肉去輕試利鋒，不過幸好你這一擊，帮我抵消了他一部份功力，使我能乘機會點了他的穴道，輕而易舉地將劍取了過來！」

關山月仍是無法相信眼前的事實，更無法相信孔文紀的手指在劍炁暴漲之下能毫無所傷！

孔文紀知道他懷疑的是什麼，含笑一交雙手，十指相觸，叮噹作響，原來他的手指上戴着鋼製的指套！

不過什麼鋼鐵能抵擋紫郢劍的利鋒呢？

孔文紀得意地大笑道：「還記得你毁在打箭爐的那枝黃蝶劍嗎？我覺得那幾截斷劍的質料不凡，丢了太可惜，所以檢起來製成了這一副指套，想不到還眞有用，現在兩柄寶劍到了我們手中，我們大可聯手作戰，給這班傢伙一點顏色看看了！」

局勢扭轉得十分迅速，刹那之間，從威脅者一變爲受威脅者，這使得一向絕端鎭靜的張雲竹也流露出一絲驚色！

關山月還在猶疑着是否要趁這個機會將這些人一鼓而殲滅，張菁菁却忽地挺身而出，擋在孔文紀前面道：「姓孔的，我想領教一下高招！」

孔文紀大感意外，連關山月也覺得很突然，忙叫道：「菁菁！妳這是幹什麼？」

張菁菁漠然地道：「我要試探一下這傢伙究竟有多少本事？」

孔文紀訝然道：「張姑娘！妳究竟是站在那一邊？」

張菁菁淡淡地道：「我當然是站在關大哥這一邊！」

孔文紀道：「那妳就不該在這個時候出來開玩笑！」

張菁菁笑笑道：「我絕不是開玩笑，因爲你跟關大哥也是死仇……」

孔文紀道：「我們在打箭爐已經當面說好了，我第一個要對付的仇人是妳父親，等這件事解決，我們再談其他！」

張菁菁笑道：「關大哥是否同意了？」

關山月搶着道：「我同意了，因爲我與孔先生之間只是私仇，而你父親的作爲却影响到整個武林的安危……」

張菁菁搖頭道：「不！你錯了，你該想想當年的情形，我們在落魂堡殺死他兄長之時，是爲了什麼原故！」

關山月似乎有點不好意思重提舊事，孔文紀却坦然道：「那時候，我們雄心萬丈，頗有意思獨霸武林，所以，在酒中暗施天星沙，準備一舉而剷除異己……」

張菁菁笑道：「够了！像你們的作爲，又比我父親好多少？」

孔文紀這才明白她的意思，笑笑道：「妳是怕我再來那一手？」

張菁菁道：「這是很可能的事，你哥哥，你，以及我父親，你們心中的目的都是一樣的，誰得志了，武林道上都不得太平！」

孔文紀輕輕一嘆道：「張姑娘！妳的思慮未爲不當，可是妳對我却不够了解，這幾十年來，我埋首深山，已經壯志消沉……」

張菁菁搖頭道：「你壯志消沉只是不得已，一旦你有機會重新站起來，你的野心將比昔日更爲壯大，你的作爲也將更可怕！」

孔文紀一正臉色道：「不！妳錯了，我自從落魂堡被敝之後，弄得四處不得容身，甚至於當年幾個視爲最心腹的朋友，也都反面成仇，那才使我深深悟解，欲得天下，絕非暴力所能至，當你得勢時，正者敵之，妄者諛之，一旦失勢後，往日敵者不齒之，往日諛者忌棄之，使我領畧到世態人情的可畏……」

張菁菁一笑道：「世情本來就是如此，所以武力並不可恃，聖人在三達德中，獨取一仁字，仁者無敵，棄智勇而不爲！」

孔文紀道：「是的！所以我今天與你父親作對的立場是絕對正確的，妳應該帮助我，至少也不能阻梗我……」

張菁菁冷笑道：「假如你眞的能改邪歸正了，我當然極力支持你，不過我很難相信你這種人會有如許大的轉變！」

孔文紀微慍道：「我要怎樣才能證明？」

張菁菁微笑道：「這種事情是無法證明的，也不是一兩件事情可以證明的，人之方正與否，成之於內而形之於外，非矯揉做作所能至……」

孔文紀怔了一怔道：「張姑娘！妳究竟想要怎麼樣？」

張菁菁道：「我說得很清楚了，要求與你先作一戰！」

孔文紀沉聲道：「張姑娘，我希望妳能弄清楚一下目前的局勢，今天，我如能與關山月聯手，很可能將這些人一舉而殲！以後可沒有這麼好的機會了！」

張菁菁道：「不錯！我也正是爲着這個原因才先找你一戰，假如你殺我父親後，就會找我與關山月一報前仇了……」

關山月忍不住道：「菁菁！孔先生答應與我在武功上一決勝負……」

張菁菁微笑道：「鬼才相信，如果他能在武功上勝過你，就不會費盡心血去研究那些歹毒無比的暗器了！」

孔文紀連忙說道：「那是些全用來對付妳父親的！」

張菁菁冷笑道：「在你埋首窮研的時候，並不知道我爹的武功成就已到如此境界，你這些暗器分明是爲着關大哥而製的！」

孔文紀呆了一呆才道：「張姑娘！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我看出妳很厲害，老實跟妳說吧！我埋首煉製那些暗器時，的確是以關山月爲對象，那時我對世事相當隔閡，不知道外面發生了這麼多的變故，等我重出江湖之後，才知道關山月在這段時間內的作爲，已經是武林中俠義的表率，我對他已放棄仇念……」

張菁菁笑道：「可是，你並沒有放棄尋仇的打算。」

孔文紀正色道：「是的！兄仇不共戴天，在良心上我必須對得起地下兄長，因爲我必須與關山月一決，然而我也知道光憑武功是永遠無法勝得了他，所以我這尋仇的舉動，只是爲着心安，對關山月說來，根本就不具任何作用！」

關山月也正色道：「菁菁！卽使我將來死於孔先生之手，也比任妳父親流毒人間好得多，請妳不要再纏着孔先生胡鬧了！」

張菁菁道：「爲了保障我自己的生命安全，怎能說是胡鬧！」

孔文紀與關山月俱是一怔，張菁菁繼續道：「當年大鬧落魂堡，殺死孔文通我也有份，孔文紀尋仇的對象自然也包括我在內，我的本事可不如你，他就是利用武功來對付我，我也抵擋不了，因此我必須先找他鬥一場……」

孔文紀道：「妳既然知道武功不如我，先鬥後鬥有什麼差別呢？」

張菁菁道：「這其中自然有差別，目前，我的父親還在，我如鬥不過你，我爹一定會出手相助，而因爲有我在場的原故，關大哥也一定不會幫你的忙的……」

孔文紀呆了一呆才道：「說來說去，妳只是爲着破壞我與關山月合作！」

張菁菁一笑道：「也可以這麼說，反正我不死，你們絕對傷不了我爹！」

關山月長嘆一聲道：「菁菁！我眞不明白妳爲什麼要這樣？」

張菁菁神色一正道：「爹對我再絕情，他總是我生身的父親，我絕不能看着你們當我的面傷害他，我這種做法難道錯了嗎？」

關山月無以爲答，張雲竹却漠然全無表情地說道：「菁菁！妳以爲他們兩人聯手，就能殺死我了嗎？」

張菁菁微笑道：「不錯！以您的武功，勝孔文紀有餘，對關大哥則不足，那是由於瀚海心法的關係，不管您的武功再高，只要與他正面相對，吃虧的一定是您！」

張雲竹怒聲道：「我倒不信，妳讓他們上來試試！」

張菁菁笑道：「何必呢？爹！您一向是老成持重，這種沒把握的仗，能够避免最好，您還是帶着您的人走吧！」

張雲竹尚在沉吟，關山月正待表示反對，張菁菁却道：「關大哥！假如你一定要今天解決的話，你就得先殺了我，你願意這樣，也不用你動手，我自己就……」

說着作勢要抽腰間的寶劍，田畹華忙上前按住她道：「菁姑娘！妳不必如此！我相信山月會答應的！」

張菁菁淡淡地道：「我倒不敢這麼想，關大哥是個不可以情動的人，他的心裏只有應爲與不應爲兩種看法，對於一件應爲的事，任何人都無法使他改變，卽使是我也……」

關山月長嘆一聲道：「菁菁！妳是在逼我，可是我非接受不可，因爲我欠妳的情太多了，叫妳父親走吧！不過下次……」

張菁菁連忙道：「不會有下次，我只要求你這一次，那是被事情擠到這個程度的，下次你與我爹碰面時，我一定先躲開！」

關山月低頭不語，張菁菁又對孔文紀道：「假如沒有關大哥爲助，你一個人是否仍不放棄！」

孔文紀左右望了一眼，無可奈何地道：「張姑娘！希望下次妳躲得遠一點！」

張菁菁嫣然一笑，回頭對張雲竹道：「爹！您可以走了！做女兒的只能爲您盡力到此！」

張雲竹極不自然地乾笑一聲道：「菁菁！我很感激妳今天所做的一切，雖然我並不怕他們，但我還是感激妳，至少妳幫了我一個大忙！」

說完又對關山月道：「關山月！菁菁分析得不錯，今天的局勢你並沒有佔到上風，也許我鬥不過你，可是必要時我抽身一走，諒你也攔不住，我之所以如此委屈求全，都是爲了這些人，我找到了這些人，那是很不容易，我不願意輕易地犧牲掉他們！我這番話的意思，相信你一定很明白，因此我不

必多說的了……」

關山月一怔道：「我一點都不明白！」

張菁菁笑道：「關大哥！你的腦筋眞死，爹與你作對的情勢已成定局，可是爲了瀚海心法的原故，他一定不肯自己與你動手，那就要借重別的人了，可是目前爲爹利用的人，只有這寥寥幾個，他自然不肯放棄任何一個的……」

張雲竹冷笑道：「還有一點，我對自己將來的成功具有絕對的把握，因此這些人的利用價值尚不止僅爲了對付你！今天算你命長，又逃過了一刧，不過，我在最近的期間，一定會找你另闢一所戰場的！」

孔文紀冷笑道：「老匹夫，下一次遭遇中，不會再有一個好女兒爲你請命了，到時候我希望你準備充份一點，最好將後事也預作安排，以免臨時措手不及！」

張雲竹冷冷地瞥他一眼道：「姓孔的！在我眼中你不過是一名傖夫而已，我若是怕你，豈能容你活到現在，你等着瞧吧！」說完又厲聲朝謝靈運等人喝道：「走吧！你們都是飯桶，難怪以前會被關山月逼得走投無路的，要不是看在你們尚堪一用，我眞想扔下你們不管！」

謝靈運等人一聲不响，跟在他身後默默離去，紅粉六厲中分出兩人一個扶着沈君亮，一個扶起陰麗華也跟着走了！

孔文紀悻悻地道：「關山月，你優柔寡斷坐失良機……」

張菁菁忍不住道：「孔文紀！今天我救了你一命，你不知感激，還要怪別人，你以爲我爹當眞怕你們聯手合擊嗎？」

孔文紀微怔問道：「他若不怕，爲什麼肯退走的呢？」

張菁菁道：「那是他沒有把握殺死關大哥，所以才不願冒險，若以武功而論，他要殺死你絕無問題！」

孔文紀似乎有點不信，關山月却道：「孔先生！這絕非虛言恫嚇，張雲竹的武功或許比我們兩人加起來還高，可是爲了瀚海心法的原故，他不敢與我爲戰，勝你却足足有餘！」

張菁菁接着道：「而且也爲了瀚海心法的原故，他儘量避免在關大哥面前出手，可是你們一定要逼得他無可選擇，他也顧不得多少，出手一戰，其結果是可以想見的，第一個遭殃的對象一定是你姓孔的！」

孔文紀有點生氣地道：「孔某手中有這一柄摺扇在，尙不至束手就斃，張雲竹醫道再精，我相信還沒有辦法解得我飛針上的毒藥！」

張菁菁笑道：「你摺扇內藏飛針，爲數絕不會超過三枝，最多只能殺死三個替死鬼而已，等你的飛針用完……」

孔文紀一驚道：「妳怎麼知道我扇內只有三枝飛針？」

張菁菁道：「除了你的鋼雷能毀了他的人蛟，令他大出意料之外，你有多大作爲，爹早已看得死死的！」

孔文紀一怔道：「是他告訴妳的？」

張菁菁點頭道：「不錯！別忘了你也是我的敵人，雖然我們父女各懷異心，他可不願我死在你手上，自然會通知我一聲！」

孔文紀呆住了，張菁菁道：「因爲爹對你稍稍有點顧忌，今天若是硬逼他放手一鬥，他一定先想法子消除你，然後再放手一走……」

孔文紀這才有點訕然地道：「多謝姑娘好意，不過孔某卽使一死，多少也會撈回一點本錢，至少那些從惡的人，一個也別想活了！」

張菁菁夷然道：「這也許可能，可是你跟他們一死相拚值得嗎？」

孔文紀笑道：「假如令尊大人自己無法殺死關山月，勢必假手他人，則我把那些人除去了，間接也是削弱他的力量……」

張菁菁大笑道：「這更荒謬了，有這些人在，我爹的野心不死，行事多少還有點顧忌，假如他到了無人可用的程度，必將竭其心智，從事於陰謀毒計的施逞，更使人防不勝防了，所以我設法阻擾你們合手，也是爲着留下你以圖後舉……」

關山月道：「菁菁！除了我之外，沒有別人能對付妳父親了，而他又不肯與我正面作戰，這樣下去是如何了局呢？」

張菁菁道：「這倒不一定，目前我父親的人蛟已毀，總算去了他一項殺人利器，若是再有一人之助，就足可困他於絕境了！」

關山月連忙道：「是誰？」

張菁菁笑道：「天下能有幾個人能令我父親束手無策？」

關山月皺眉道：「我就是想不透，妳父親已得瀚海心法之秘，用武功去對付他，反而是成全他，若不用武功，又無法勝過他！」

張菁菁微笑道：「所以這個人選必須是武功高强而又不會被他吸取反挹，你想想天下有誰能符合這個條件！」

孔文紀搖頭道：「我想不可能有這種人，除非關山月肯把瀚海心法的秘訣公開出來，多告訴幾個人，那也許……」

關山月一嘆道：「沒有用的，並非故意將瀚海心法秘而不宜，實在是這種心法太惡毒了，對人只有壞的影响，張雲竹就是一例，連我師父也在所不免……」

孔文紀不信道：「爲什麼你不受影响？」

關山月正色道：「孔先生！說出來你也許不相信，我的確是唯一不受影响的人，所以張雲竹才怕我，因爲我進境很慢，却是一點一滴，將人家的武功配合了自己的努力中而進步的，假如換了別人，蓄意不勞而獲，其結果，祇有多造成幾個張雲竹而已，我師父總算見機得早，習到一半立刻强迫自己停止，才勉强維持未淪入邪道，但是，已經受害非淺了……」

孔文紀冷笑道：「他當年遍訪天下武林宗派的用心……」

關山月低聲嘆道：「不錯！當年他老人家就是受了心法的影响，乃至行事偏激，幸而迷途知返，才選我作了傳人，避免再與人動手，而且更在龍華會中隱身，說服了林香亭仙子同隱，謝絕世情，以免入陷太深……」

張菁菁笑道：「看你們扯到那裏去了，瀚海心法的確不宜公開，當年我在關大哥身上也看到了，就因爲誠於後面的警語，唯恐定力不堅，反受其惡，所以不敢深究，孔先生若是有自知之明，最好也放棄這個念頭！」

孔文紀道：「那麼，妳究竟要提出那一個人作臂助……」

張菁菁道：「這個人當然是天生異稟，他的武功，得自天成，超越常情，瀚海心法對他才不起作用！」

孔文紀還想抗辯說沒有這種人，關山月已叫道：「我知道了！是蛇神！」

張菁菁點一點頭，孔文紀却不解道：「蛇神是誰？」

關山月道：「蛇神是一個半人半蛇的怪物，不過已經受到菁菁的感化，野性全馴，而他的武功得自天賦……」

張菁菁長長一嘆道：「蛇神是我用來尅制爹的唯一依賴，只是爲了人蛟之故，我不敢把他帶來，以免他受到傷害，假如我早知道孔先生的鋼雷能够炸毀人蛟，這次把他也帶來，今天就可以將問題解決了！」

孔文紀呆了一呆道：「既然有着這樣一個人，我們還可以安排下一次機會！」

張菁菁頓了一頓才道：「關大哥！我有一個請求，你能答應嗎？」

關山月連忙道：「菁妹，妳任何請求，我都會答應你的！」

張菁菁苦笑一下道：「那我就可以放心安排了，你，孔先生與蛇神三個人合在一起時，必然可以制服我爹，到時候……」

關山月不待她說完卽搶着道：「妳可是要我放過妳父親？」

張菁菁低聲道：「你怎麼想到的？」

關山月道：「因爲妳只說制服妳爹，始終沒說殺死他！」

張菁菁黯然地道：「是的！我求你留下他的性命，但不是爲了私情，否則我就不會站在你這邊與爹作對了！」

關山月畧加沉吟道：「難道還有別的理由要保全他嗎？」

張菁菁目中含着淚光道：「有的！他那一身醫道已至無人可及的境界，設若能用於濟世活人，對這個世界的貢献太大了！」

關山月正容道：「這當然可以，不過怎麼樣才能叫他把一身所學用於正途呢？難道妳也想用感情去軟化他嗎？」

張菁菁搖頭道：「不！爹陷溺已深，情不足動，義不能爲屈，祇有一個方法，才能叫他不繼續爲惡！」

關山月忙問道：「什麼方法？」

張菁菁道：「蛇之所以爲害於世，唯仗其毒牙爲逞，拔其牙而去其毒，雖乞兒亦能畜之，等你們制服我爹時，我有個方法可以使他永遠不能再使用武功，那樣他就成爲一個完全無害的人了……」

關山月聞言大笑道：「菁菁！祇要妳有這個把握，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我與妳父親並沒有血海深仇，而且我還受過他的恩惠……」

孔文紀神色一沉道：「可是我與他有着不解之怨，這又該怎麼辦呢？」

關山月怔了一怔道：「孔先生，令兄是死在我手上的！」

孔文紀怒聲道：「沒有他的暗算，你能那麼輕易殺死我兄長嗎？」

張菁菁也沉下臉道：「孔文紀，善惡有果，唯人自取，當年你們兄弟若不倒行逆施，他就不會遭此橫死，你若是念念不忘此仇，我也不在乎，可是我不能幫你向我的父親尋仇，你儘管一個人去活動好了！」

孔文紀呆了一呆才道：「假如我饒過了張雲竹，有何面目見先兄於地下！」

張菁菁冷笑道：「令兄還有個女兒在世，一切由她去向令兄交代好了！」

孔文紀木然片刻，才無可奈何地道：「好吧！我姑且接受這個條件，可是必須有個限制，假如妳父親還有一絲武功在身，我就不放棄仇念！」

張菁菁白了他一眼，說道：「你可是不相信我的話？」

孔文紀聳聳肩笑道：「不！我只是爲自己找個合理的解釋，假如妳父親完全失去了武功，成爲一個毫無抵抗能力的人，我卽使殺死了他，也算不得報仇，而且殺死一個不會武功的人，對孔家的盛名來說，更是一種侮辱……」

張菁菁冷冷地道：「好吧！就這樣說定了，不過，我再警告你一聲，你別以爲我父親失去了武功，就沒有抵抗能力了，你若是想欺負他，說不定倒霉的還是你自己，我說這話的用意，還是爲了你好，因爲你已經走上了正途，我不忍你落個悲慘的下場！」

孔文紀仍是淡淡地道：「我還是這個原則，假如他完全失去武功，我絕對不找他的麻煩，反之他若是武功尚在，妳對關山月的諾言也有了疑問，我再對他下手，就不能怪我太過份了！」

關山月點頭道：「孔先生的話不爲無理，假如張雲竹仍能保有武功，我們就無法使他就範，連我也不能放過他了！」

張菁菁輕笑了一聲，不再說話了，孔文紀似乎就是要關山月說出那句話，目的已達，也就不開口了！

這時呆立在一旁的田畹華才輕輕地道：「天已經亮了，大家都是終宵勞累，應該休息一下了，我叫人去準備一點吃食湯水，爲大家解解乏……」

說着正想動身走去，張菁菁却道：「田大姊！厲魔山莊中除了妳那個貼身小丫頭之外，再也找不到一個活人了，還是讓我去帮帮妳的忙吧！」

田畹華不禁一怔，臉色急變問道：「我莊上的人呢？」

張菁菁含笑道：「死光了！」

關山月也變色道：「這莊上有三百人呢！都被妳父親殺死了？」

張菁菁搖了搖頭道：「別怪我爹，這次是我下的手！」

田畹華一驚道：「妳下的手？妳怎麼下得了手的？」

張菁菁露齒一笑道：「沒有什麼困難呀！我把他們聚到一個山谷中，用預先貯存好的水閘一開，他們就毫無痛苦地離開人世了！」

關山月搖頭道：「菁菁！我眞不相信是妳，我想這一定是妳父親幹的事，妳又何必要替他冒認這個罪名呢？」

張菁菁神色一莊道：「關大哥！這次是你把事情看錯了，爲了殺死這些人，爹還跟我大吵了一場，差一點父女反目！」

關山月訝然道：「那麼眞是妳了，菁菁！妳一向是極端仁慈的人，爲什麼會做出這麼樣狠毒的事，妳知道這是三百條人命！」

張菁菁毅然地道：「我當然知道，所以我才下了手！因爲我事先經過仔細的算計，假如不犧牲這兩三百條人命，可能就有千百萬人喪生，你知道爹爲什麼要因此與我反目嗎？」

田畹華立刻道：「我明白了，妳父親準備動用他們……」

張菁菁道：「是的！爹爲什麼要到厲魔山莊來，他如果想設謀陷害大哥，有的是方法與地方，不必老遠地趕了來！」

田畹華深深一嘆道：「這些人都是兇神惡煞，一旦爲妳父親所控制，流毒人間，的確是個大禍患，妹子！妳做得很對！」

關山月也才明白張菁菁此舉的用心，不禁對剛才自己所表現的態度感到羞慚，張菁菁笑道：「其實你們早該這樣做了，除了你們派出去的十個人外，留在山莊中的儘是些窮兇極惡之徒！」

田畹華低聲道：「我明白，先夫臨終時也曾有過這個指示！」

張菁菁立刻笑道：「田姊姊！關大哥還沒有死呢！妳可不能再用先夫那兩個字眼了，我知道妳那位前任丈夫是個很了不起的人物，所以才有這番了不起的設置，然而妳的才具能力實在不足以繼承他的事業，對不起，田姊姊，我說得太直率的了！」

田畹華誠懇地說道：「不！妳一點都沒有說錯，他臨死之前，也是怕我無法控制這一批惡徒，叫我消滅他們算了，我顧念到他創業不易，一心只想替他維持下去，本來還可以勉强支持的，但是，自從我……」

張菁菁大笑道：「自從妳改嫁關大哥後，就改變心意了！」

田畹華臉上一紅道：「不！我那時的確想將此地收拾一番後，隨關山月闖闖江湖的，可是我偏偏又受了傷，無法輕離，再者也是……」

張菁菁笑道：「妳是怕關大哥不同意，說妳心腸太狠！」

田畹華道：「是的！我相信山月絕不會同意，而我再度適人後，心腸也變軟了，實在拿不起這個決心來！」

張菁菁莊容道：「關大哥是個聖人，妳若事事迎合他的意思，不僅帮不了他，反會害了他，就以

這件事來說，假如不是我適逢其會作個了斷，讓這批兇神被我爹帶了出去，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做他的妻子不能太溫順，必須當機立斷……」

田晚華黯然道：「我們的結合純屬偶然，我實在配不上他！」

關山月眉頭一皺，覺得這個話題不宜再繼續下去，張菁菁更是冰雪聰明，馬上迎合她的意思道：「好了！田姊姊！只要妳不怪我多事，我就安心了，妳那個小丫頭被關大哥點了穴道，也該去解救一下！」

說着拖着田晚華一逕走去，關山月怔然良久，才對孔文紀作了個禮讓的手勢，追隨在她們後面而去！

到了田晚華的臥室中，却見兩女怔然對立，不置一詞。

關山月不禁奇道：「妳們不是說來準備湯水飲食的嗎？」

張菁菁却答非所問地道：「關大哥！你點阿蘭是什麼穴？」

關山月奇道：「我點她的黑睡穴，出手很輕，不會傷到她的！」

張菁菁愕然道：「那她不會自行解穴的，怎麼會不見了呢？」

關山月也是一怔道：「阿蘭不見了？」

田晚華沉重地道：「是的！我們找遍前後都沒有看見，假如她被點的是黑睡穴，絕不會自動解穴走開……」

關山月愕然道：「會不會是張雲竹他們把她帶走了？」

張菁菁笑道：「這怎麼可能呢？我爹走的時候，你是看見的，並沒有帶走任何人，再說帶着她走一點用都沒有！」

關山月道：「那她上那兒去了呢？」

張菁菁道：「這祗有兩個可能，一個是有人將她帶走了，一個是有人替她解開了穴道，她自己走了！」

田晚華道：「前一個可能不大，因爲此地再很難有外人進入，後一個可能更小，既沒有別人，誰來替她解穴，而且她對我極其忠心，怎會不聲不响地離開我呢！」

張菁菁微笑道：「兩者都有可能，因爲，這裏還有着一個人，這個人，對厲魔山莊的情形十分熟悉，所以才能够把謝靈運等人從亡魂黑獄中，放了出來……」

田晚華連忙道：「那是沈君亮身邊的紅粉六厲所爲！」

張菁菁搖頭道：「不！紅粉六厲是莊中故人，而且銜沈君亮之命前來示情於妳，所以才帮助妳用魔曲將那三人導入亡魂黑獄，絕不會再放他們出來的！」

田晚華道：「可是別人更無法從亡魂黑獄中放人出來！」

張菁菁轉轉眼珠笑道：「所以這個人並不難猜，你們應該想得到！」

關山月哦了一聲道：「是玉芳！」

田晚華忙道：「不可能，玉芳怎會帮起他們來了？」

關山月一嘆道：「恐怕大有可能，玉芳已經不是從前的樣子了！」

田晚華不信道：「這丫頭是我最信任的一個，所以才叫她追隨你出外，她不管遭受到什麼打擊，也不致於改變對我的忠心！」

關山月黯然嘆道：「假如她雙臂俱殘，面目全非……」

田晚華失聲驚叫道：「是誰把她弄成這個樣子的？」

張菁菁含笑道：「下手的是劉幼夫與謝靈運，不過這筆賬却記到我的頭上，她是在向我報復呢！關大哥！我沒有說錯吧！」

關山月不禁一怔，他在打箭爐見到了玉芳之時，張菁菁已經到厲魔山莊來了，她怎麼知道這件事呢？

張菁菁含笑道：「我並沒有未卜先知之能，不過想當然耳，她飽受摧殘之時，我就在旁邊，却沒有替她緩頰……」

關山月連忙問道：「當時妳爲什麼不替她求求情呢？」

張菁菁道：「我不能，我得知爹要染指厲魔山莊時，必須也要表示對此地深惡痛絕，才能順利來到此間，否則爹一定會阻止我來此，那整個厲魔山莊都成爲我爹的天下了，衡量得失輕重，我不能因一人而廢大局！」

田晚華默然片刻才道：「從亡魂黑獄中放人的是她，將阿蘭帶走的也是她了！」

張菁菁點點頭道：「不錯！祗可惜她走得太忽忙，沒有見到關大哥死而復生，不過這一來倒是很合我的心意！」

關山月怔然道：「菁菁，妳這是什麼意思？」

張菁菁笑道：「她心中對我懷恨，對你與田姊姊還是忠心耿耿的，因此眼見你中了毒針之後，以爲你必死無疑，你一死，田姊姊也不會偷生於世，所以她必須一人負起報仇的大計，所以她把謝靈運等人放出來……」

關山月連忙道：「慢慢！放出他們與復仇之計何補？」

張菁菁笑道：「她知道劉幼夫非常喜歡我，你死了，劉幼夫定然會加力追求我，而我也絕對不會嫁他，這樣務必又造成不了之局，再加上野心勃勃的謝靈運，她可以使我們陷入一場混戰之中，這樣豈不比將他們困在亡魂黑獄中強得多！」

田晚華一嘆道：「那兩個人能成什麼事呢？」

張菁菁道：「不能成事，她也希望他們死在我父親手中，因爲知道爹殺人的手段必殘，才能報復她毀容殘肢之恨！」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就算妳所說的全對，她又爲什麼要帶走阿蘭呢？」

張菁菁道：「她只聽見了我們在房中的言詞，以爲我眞是帮同我爹害死了你，所以她的報復對象還有我們父女，她估計謝劉二人必死，要殺死我們父女，她還得再作一番努力，而她自己雙臂已殘，必須要找個帮手！」

田晚華道：「她準備要阿蘭做帮手嗎？」

張菁菁笑道：「她們情同姊妹，而且都背着妳的血仇，自然是最好的搭檔了，因此我猜想她解開了阿蘭的穴道後，兩個人一起離開了！」

田晚華一嘆道：「這兩個孩子也眞是的，憑她們那點能耐，做得了什麼事，我看還是快點找到她們，免得她們亂來！」

張菁菁道：「田姊姊！假如妳相信我，就不要去管她們，別看輕她們的力量，說不定她們會弄出一點成就！」

關山月搖頭道：「我不以爲這樣是對的！」

張菁菁正容道：「在仇心的促使下，往往可以創出奇蹟，孔先生就是一個例子，誰能想到他會有今天的這番成就呢！」

關山月低頭無語，張菁菁又道：「無論如何，讓她們去闖一下總是好的，尤其是對玉芳，假如將她找回來，等於是毀了她！一個千嬌百媚，聰明伶俐的女孩子，突然遭受到這種打擊，如果再壓制着她無所事事，豈不是絕了她的生機！」

關山月長嘆一聲道：「我覺得我的罪孽很重，這些事都是從我身上引出來的，假如沒有我，玉芳就不會受這種折磨了！」

張菁菁也深長地嘆了一口氣道：「所以我說不要去找她，目前她以爲你死了，一心想替你報仇，假如知道你還在人間，說不定會把你列爲報仇的對象了，因爲她往深處一想，種種都是拜受你所賜，你安然無恙，她却落得那樣悲慘……」

田晚華忙道：「不用說了，照妳的意思，由她們去吧！」

張菁菁一笑道：「事實上也祗好如此，現在還是決定一下我們的行動，田姊姊，厲魔山莊已經毀了，妳不必再枯守此地了吧！」

田晚華黯然一嘆道：「是的！這麼一大片莊院，我一個人也照應不了，我想山月也不肯再留在這個地方的……」

張菁菁道：「那是當然了，關大哥在大巴山的望月山莊比這裏好多了，那裏才是神仙伴侶的樂園，嫁鷄隨鷄，妳應該到那裏去……」

田晚華說道：「那麼，這裏呢？難道就讓它空置着？」

關山月道：「這爿鬼域直該付之一炬！」

張菁菁搖頭道：「這太可惜了，別的不說，單以那亡魂黑獄，便是一項精心之設，田姊姊，妳肯把它送給我嗎？」

田晚華一怔道：「妳要來做什麼？」

張菁菁黯然地道：「作爲我日後的退身之處，天下這麼大，我還沒有一處安身立命的地方，我不能永遠飄零下去！」

關山月怔然道：「妳不是在五台山設下了太極門嗎？」

張菁菁苦笑道：「那是我給陰麗華設置的基業，經過這一次事情後，我還能再回去嗎？就算陰麗華不要它了，我也不想再回去！」

田晚華誠懇地道：「菁妹妹，妳不是說望月山莊……」

張菁菁幽怨地道：「廣寒宮只合仙居，那是妳與關大哥的家，我在那兒算什麼，也許你們不嫌棄我，可是我不想寄人籬下！」

關山月連忙道：「菁菁！妳怎麼說這種話！」

張菁菁白了他一眼道：「我該說什麼呢？我該以什麼名義插在你們中間呢？」

田晚華目注關山月，希望他能作個明確的表示，可是關山月低下頭，一聲也不響，田晚華忍不住了道：「山月！菁妹這樣對你，你……」

關山月長嘆一聲，道：「妳不明白！我也說不清！」

田晚華急聲道：「山月！我知道你們之間的感情，你應該娶的是她，你儘管坦白地告訴她好了，別顧慮我……」

張菁菁幽幽地道：「田姊姊！妳不要勉強關大哥，假如他要娶我，我早就是望月山莊的女主人了，事到如今，我什麼都想開了，我祗求妳把這裏送給我……」

田晚華見關山月仍是一無表示，低聲一嘆道：「好吧！菁妹！妳從現在起，就是厲魔山莊的主人

了！」

張菁菁凄惋地一笑道：「這裏不是厲魔山莊，我要把它改名爲離恨情天，專門收容離人怨婦，痴男恨女，我要在這兒開一條河通到長江，讓我們的眼淚隨着江水流往大海，我要在這兒遍植相思的紅荳，飼養泣血的杜鵑……」

田晚華忍不住挽着她哽咽道：「妹妹！妳這是何苦……」

關山月長嘆一聲，掉頭往門外走去，張菁菁追上來道：「你上那兒去？」

關山月不敢回頭去看她，唯恐忍不住自己的眼淚。

孔文紀却上來道：「關老弟！我覺得你應該到天山去一趟，因爲令師等許多人都被張雲竹囚禁在那裏，再者你也該去……」

關山月連忙點頭道：「不錯！我的確該去把他們解救出來，同時也去看看馬伯憂替我辦的事怎麼樣了，希望張雲竹不會走在前面！」

張菁菁道：「爹經過今天的失敗後，一定忙着重新部署，可能不會分心去注意那裏，你要去就得趁快！」

孔文紀道：「令師幽禁之處是玲玲在守着，那地方很難找，我可以陪你走一趟，我這是眞心想帮你的忙，你可別誤會我想動瀚海心法的腦筋！」

關山月慨然道：「孔先生，我可以把瀚海心法的口訣告訴你，因爲你已經知道它的利弊所在了，習此心法，首重心術，心術正的人獲益很慢，却可以受用無窮，心術不正者，雖見一時之利，却罹終身之害……」

孔文紀笑笑道：「現在不忙，你不妨再考驗我一段時間！」

田晚華道：「有孔先生陪你去，我就不必跟着你跑這一趟了，因爲我想利用這段時間把亡魂三界的運用方法傳給菁妹，同時帮她把此地重新整理一番……」

關山月啓口欲言，田晚華知道他想說什麼，臉上一紅道：「別担心我的傷，菁妹跟我研究了一下，她另有方法可以療治，用不着再株守那三個月的期限了，你早點去早點回來吧！」

×　×　×

一路上關山月都是悒悒的，好像懷着沉重的心事，直到雙騎出陽關，觸目一片沙原時，他才振作了起來！

由於多日的盤桓，孔文紀與他也十分稔熟了，兩人交談雖少，却在不知不覺中建立起了友誼！

這時見他一反萎靡之態，不禁也高興地道：「關老弟！你怎麼不憂愁了？」

關山月長吁了一口氣道：「不知道爲什麼原故，我祇要一踏上這片沙漠，聽見了那隱約的駝鈴，我心中就感到異樣的平靜！」

孔文紀點一點頭道：「也許你在這裏生長的原故！」

關山月深深地呼了一下道：「是的！我從小是在沙漠長大的，無垠的黃沙，藍天，白雲，才是我眞正的世界，我應該是屬於此地的！」

孔文紀笑了一下道：「可是你必須再回到中原去，萬里江湖，才是你的事業，望月山莊才是你的歸宿，不管你喜不喜歡，你必須接受！」

關山月的眉頭又皺了一下，正想開口，却被遙遠傳來的一陣鈴般的聲音吸引住了，側耳靜聽片刻才歡聲道：「孔兄，我們快去趕一場熱鬧！」

孔文紀奇道：「沙漠上還有什麼熱鬧可趕？」

關山月笑道：「我幾乎忘了，現在正是維吾爾人賽馬的季節，前面就是庫爾湖，每年這個時候，湖畔都有盛會！」

孔文紀一皺眉道：「關老弟！我們這次是來辦正事！」

關山月道：「我曉得，反正到天山去是順路，看看熱鬧也不會誤事，以前我常常參加他們的活動，角力，賽馬……」

孔文紀道：「今天你參加嗎？我們是漢人！」

關山月笑道：「維吾爾人極其好客，他們的盛會任何人都能參加！」

孔文紀微笑道：「老弟有這份豪興我不反對，可是參加他們的活動就沒有意思了，論角力，他們不會是你的對手，論賽馬，我們這兩匹坐騎雖然是關中佳種，跟他們的沙漠良駒一比又差得太多！」

關山月笑道：「孔兄不要太輕視他們，維吾爾人在技擊上也許不行，可是他們的角力却另有一套。那必須憑仗眞正的蠻力，與武功毫無關係，當年我師父也爲了好奇，參加過他們的比賽，就從來沒有贏過！」

孔文紀呆了一呆才笑道：「這倒是奇聞了，明駝令主技震中原武林，四海披靡，却在邊陲的回族部落中受了挫，我眞有點難以相信！」

關山月大笑道：「孔兄前去一試就知道了，只要你跟他們搭上手，內外兩途的修爲都無用武之地，只有靠原始的蠻力一爭！」

孔文紀自然不相信，也提起了興趣，二人加緊催馬前進，沿着碧綠如藍的庫魯克郭勒河飛馳！

行未多久，就看見了一堆堆如墳丘的皮帳，一叢叢如蟻的牛羊，以及一簇簇身着花布衣服的擁塞人羣！

鈴鼓聲中還夾着雄壯的牧歌，盛會正在高潮！

一個老年的牧人發現了闖入者，也認淸了他們漢族的裝束，舉手止住了歌舞，操着漢語迎上來道：「歡迎遠途來的客人，酒與肉可以解除你的飢渴，美麗的女郞可以去除你們的疲累，請下馬來分享我們的歡樂！」

關山月行了一個回禮道：「我們來表達阿拉眞主的崇敬，分享眞神光榮！」

他說的是維語，更贏得了他們的好感，老人大笑道：「原來兄弟！那更不要客氣了！」

關山月向孔文紀道：「他們對客人尊敬，對朋友和善，假如稱你爲兄弟，便視你爲家人，現在我們可以隨意行動，縱有失禮之處，也不會引起不快了！」

說着跳下馬來，立刻有人接去了他們的馬匹，兩個美麗的少女爲他們送來了酒肉與皮褥！

關山月接了過來，對那老人道：「請不要爲我們停止歡樂，我們要分享一切眞神的恩惠！」

老人笑着又舉起手，歌樂聲重新開始，關山月十分興奮，大口地喝着酒，嚼着肉，最後竟加入了歌唱！

他雄壯的歌喉，間以內家練氣修養，立刻脫穎而出，壓倒了其他人的聲音，起初還有人低聲和着，到了最後，除了鈴鼓的樂音伴奏外，所有的人都靜止了下來，聽他一個人引吭高歌：「疏勒川，陰山下，天如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見牛羊……」

最後一個轉折時，連伴奏的音樂也停止了下來，只有他震人心絃的歌喉，唱出了沙漠上野性的呼喊！

然後是一片如雷的掌聲，將他從神往中拉了回來，對着四面八方投來讚美的眼光，他不禁有點忸怩！

那老人擎着一個大皮袋過來笑道：「兄弟！你的歌唱得太好了，把我們維吾爾的少年歌手全壓下去了，兄弟！我應該怎麼稱呼你！」

關山月紅着臉道：「我叫關山月，這位仁兄叫孔文紀！」

老人對孔文紀舉舉手，算是禮貌的招呼，隨即笑道：「好！好極了，你的名字裏有一個月字，你就像是天上的月亮，也只有你的歌聲，才能跟我們的太陽一比短長！」

關山月一怔道：「你們的太陽是誰？」

老人神秘地一笑道：「不要急，希望你的歌聲能爲我們引出太陽的光芒，我們很久沒有聽見太陽的歌唱了，願眞主降福給你！」

說完又敬了他一大口酒，悄悄地退走了，這時那兩個少女又上來了，給他們換上了新的酒袋，獻上了珍貴的瓜杲，一個少女睞着眼睛笑道：「漢郞！你的身材這樣雄壯，腰間帶着武器，是否能够戰勝我們族中的勇士，贏得太陽頭上的花冠呢？」

關山月已經有了幾分酒意，隨口答道：「當野火點亮的時候，我想試試我的運氣！」

那少女笑道：「不必等晚上，現在就開始比武了！」

關山月奇道：「那有這麼快，現在還是中午時光！」

少女道：「聽了你的歌聲後，所有的歌手都不願意再唱了，我們也不想再聽了，夜鶯唱過之後，還有誰欣賞梟鳥的嘯聲呢！」

關山月臉上又是一紅，那少女已經退走了。

果然沙漠上已經有人在掃除石礫，淸出了一塊決鬥用的場地，有許多勇士都脫去了身上的衣服，躍躍欲試！

孔文紀含笑道：「老弟！你又惹出麻煩了，這些人都拿你作爲挑戰的對象呢！你的歌喉壓倒了他們，他們想在別的地方壓倒你！」

關山月滿不在乎地道：「不要緊，祇有在從事這種戰鬥時，我心中毫無顧慮，他們崇拜勇士，我打敗了他們，得到的是友誼，絕不像中原武林中那些江湖人，一招之失，換來的是終身嫉恨！」

孔文紀臉上紅了一紅，沒有再說下去！

這時場子已經淸理好了，那些挺身待鬥的勇士們一個個赤了上身，露出糾結如蚓的肌肉，開始在沙上擦着他們的七首，神態特別隆重。

那老年牧人又過來了，手中捧着七首道：「二位也有興趣一試嗎？」

關山月怔然道：「向來比武都是徒手肉搏，怎麼今天要用武器了！」

老人一笑道：「原來你不知道，我們的比武與別族不同，不是人對人，而是人對熊，所以必須帶着武器！」

關山月仍是不解道：「天山下的勇士都是徒手搏鬥的！」

老人笑道：「兄弟對維吾爾的風俗很清楚，大概在草原上住過很久！」

孔文紀代答道：「這位老弟，是在草原上長大的！」

老人點點頭道：「那就難怪了，我們這一族不是居住在草原上的，雖然生活習慣與草原上的兄弟差不多，但某些地方又稍微有點改變，等你見到我們雪峯上的太陽時，就知道要用武器的理由了，目前我無暇多說，二位到底是參不參加！」

孔文紀接過七首道：「既然來到了，自然要見識一下！」

老人含笑退走了，這時四週的人已經圍成一個大圓圈，高聲用維語喊着同一的語句，情緒很是激奮！

孔文紀不解道：「他們叫的是什麼？」

關山月皺眉道：「照字面來說是雪峯上的太陽，眞正的含意我也不懂！」

叫聲變爲歡呼，一個蒙面的少女從一所高大的帳篷中嬝嬝地走了出來，在她的手上，牽着一根銀鍊！」

銀鍊上却繫着一頭碩大無朋的巨熊，四肢着地，也有一人多高，周體銀毛在日光下閃閃發亮！

巨熊彷彿也十分興奮，張開血盆大口，頻頻低吼，鮮紅的長舌不住地伸縮着，粗如屋柱的四肢落地十分輕捷！

關山月與孔文紀自然不會被這頭巨熊嚇倒了，雖然覺得這頭熊猙獰得異常，却仍十分從容！

關山月還抬手將一個女郎叫來問道：「到底那一個是雪峯上的太陽？」

他的手指着那蒙面女郎，也指着巨熊，語氣中還帶着開玩笑的意思，那少女却十分隆重地道：「兩個都是！」

關山月不禁一怔道：「兩個都是！那我們是向誰挑戰呢？」

女郎笑道：「自然是對大熊，不過你放心好了，牠不會傷人的，只要你能搶下牠頭上的花冠，就算贏了！」

關山月奇道：「牠頭上沒有花冠呀？」

女郎笑道：「花冠現在藏在另一個太陽的衣襟下，等比武開始的時候，就會戴到巨熊頭上，那時你就可以去參加爭奪了！」

關山月道：「既然巨熊不會傷人，大家帶武器幹什麼？」

女郎笑道：「爲着保護你自己呀！這頭大熊的力氣大得很，牠一掌拍下來，可以將你壓得粉碎，可是牠的肉掌比較軟弱，見到你手中拿着武器，恐怕傷了自己，不敢用太大的勁力，這樣你才不會有生命的危險！」

關山月哈哈一笑道：「這太荒謬了，人與畜生鬥的是智慧，又不是鬥蠻力，我就不帶武器，去搶牠的花冠試試看！」

孔文紀連忙碰他一下道：「老弟！你一定是喝醉了！」

關山月笑道：「孔兄！你不要替我掩飾，塞外的人們最講究誠實，在這兒沒有虛僞，心裏想什麼就說什麼！」

他們的談話已經驚動了所有的人，連那蒙面的女郎也移過頭來，面紗上一對淸亮的眸子中，射出寒光，冷冰冰地道：「你要空手來搶太陽頭上的花冠？」

關山月趁着幾分酒意，豪氣大發道：「我要徒手打倒牠之後，再從牠頭上取下花冠！」

蒙面女郎的身子微微一震，依然冷冰冰地道：「我聽過你的唱歌，你唱得很好，可是好聽的歌喉並不能表現出一個男人的驕傲與勇氣！」

關山月有點受激怒地叫道：「我並沒有表現驕傲或勇氣！」

蒙面女郎冷冷一哼道：「那麼你確信自己能打倒牠了？」

關山月毫不考慮地道：「能！」

蒙面女郎冷冷地道：「也許你能！可是一個聰明的人絕不會這麼早就確定自己的能力，因爲你祇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領，還不知道我的熊有多大本事，你爲什麼不看看別人的嘗試後再作決定呢？一個勇士在決鬥之前，應該先了解敵人……」

關山月還要開口，孔文紀已搶着道：「這位姑娘說得對，老弟！我們看看別人再說吧！」

關山月忍住氣不開口了，那女郎又冷冷地道：「大家聽好，你們相信有人能徒手打倒雪峯上的太陽嗎？」

那些回族青年齊聲道：「不信！」

女郎沉聲道：「我也不信，可是這位漢家哥兒說他能做得到，我也不能認爲他是說謊，因此這必須要等事實來證明……」

說到這兒，她的聲音更冷了，彷彿是一陣寒風，摩挲着那頭巨熊道：「以前每次比武時，我總是儘量壓制着牠，不讓牠發揮眞正的力量，今天就不同了，我若再這樣做，便是欺侮了別人，使別人低估了牠的能力，所以我必須警告你們，今天的花冠，不像往年那樣容易取得了，你們手中的武器，不能夠確實地保護你們了，我勸你們不要輕易地嚐試呢！」

那些青年不自主地震慄了一下，一個青年立卽挺身道：「不！我們絕不放棄！」

蒙面女郎沉聲道：「你知道這一次的搏鬥不再是游戲而是生死之爭！」

那青年倔强地道：「我還是不肯放棄，爲了揭開妳神秘的面紗，爲了重聞妳醉人的歌聲，我認爲被殺死了也是值得的！」

女郎冷笑一聲道：「維吾爾勇士的血，應該爲保護全族的弱小者而流！」

那青年豪聲道：「男人的血也可以爲心愛的女子而流，美麗的狄蘭娜，也許我不配資格愛妳，可是我盼望着我的血能將沙地滋濕柔潤，讓妳的小脚踏過去時，可以感到舒適，我的身體無法接觸妳，我的血却盼望着能吻過妳美麗的脚尖！」

女郎冷冷地道：「好吧！假如這是你的希望，我怎能使你失望呢？」

那青年見她答應了，感到異常興奮，手舞七首，發出一陣野性的呼喊，咚咚的鼓聲又急促地響了起來！

在鼓聲中，那女郎掀開衣襟，取出一個圓形的花冠，那是用無數的寶石鑲在黃金上鑄成的，冠上還附着一條細金鍊，她將花冠戴在巨熊的頭上，用金鍊繫好，却將巨熊項下的銀練解開了！

四週嘩然發出一聲驚呼，似乎感到意外！

女郎手持銀鍊冷冷地道：「你們都看見了，我已經將銀鍊解開了，這表示我不再限制牠的行動，你們願意一試的都上前發動攻擊吧！」

其餘的人都不自而然的又退了一步，連那個挺身而出的青年也感到有點怯意，可是他的話已經說了出來，不能再收回了！

巨熊脫去桎梏之後，立卽人立而起，張開大口，發出一聲野性的咆哮，然後搖搖擺擺地朝那青年走去！

青年先被逼退了幾步，最後，猛地一低頭，反朝巨熊的懷中撞去，緊貼着牠的肚腹，伸手去攫花冠！

巨熊身子一抖，已將那青年摔開，然後一掌橫摑，擊在他的肩頭上，青年的身子朝外一滾，肩上印出幾條血痕。

那是巨熊的利爪劃傷的，旁觀的孔文紀却哦了一聲，神情上現得有點愕然，朝身旁的關山月道：

「關老弟！你說他們不會武功？」

關山月笑笑道：「我沒有這樣說，可是他們的武功並非用於搏鬭，也不是用來傷人，跟我們對武功的解釋不同！」

孔文紀道：「不管作何解釋，剛才那人所用的身法就是一種高深的武學，他是在熊掌觸身之際，才利用對方的勁力彈開身子，雖然行動畧遲受一點傷，可是要練到這種火候，至少也有十年八年的努力！」

關山月笑笑道：「大漠上的男兒從小就練習與猛獸格鬭，這種身法都是無師自通而經驗中得來的，雖然與我們內家的借力功夫相類似，却不算得什麼了不起，差不多每個人都有這點能耐，所以我說武功招式對他們沒有用！」

孔文紀點點頭道：「不錯！只要把這種功夫練熟，無論內外掌力達到他們身上，都傷不了他們，看來塞外的武學竟另有一套！」

關山月道：「精采的你沒還有看到呢！這些大漠上的壯士若是到了中原，每個人都可以列爲一流的好手！」

孔文紀沉默不語聚精會神地注視着人獸決鬭的情形，因爲那青年又準備作第二度的進撲了！

這次他比較愼重，不再想直接去攫奪花冠，而且準備充分地使用他手中的武器，低吼一聲，奮力進撲！

七首對準巨熊的胸前，巨熊揮掌直落，拍在七首上，立刻將七首盪開，另一隻前爪却握住了青年的胳臂，將他擧了起來，那青年兩脚騰空，飛起猛踢，剛好踢中巨熊的脇下柔軟之處，同時反過手臂，揮七逕刺巨熊的眼睛！

巨熊的脇下受擊，身子朝後一幌，七尖又自刺到，連忙張開血盆大口，對準七首上咬去。

由於雙方的勢子都很急，七首竟刺進了巨熊的嘴裏，巨熊雙齒一闔，連他的手都咬斷了下來！可能七尖也刺傷了牠的舌頭，獸性忽發，哮咆一聲，雙掌一抱，竟將那青年牢牢地抱住！

蒙面女郎忙喝道：「不可以！快放開！」

巨熊雙臂一鬆，雖然將那青年丟了下來，可是在牠的神力之下，那青年已經軟成一團，再加上斷腕處流血如泉，可是活不成了！

四下的人一齊鼓噪起來，可見這種事還是第一次發生，然而那蒙面女郎凜然一立，馬上又將鼓噪聲壓了下去！然後只聽她冷冷地道：「我很爲死去的兄弟感到難過，可是在事前我已經聲明過這不是遊戲，任何一個下場的人，生命都有危險，現在還有人要下場嗎？」

四無應聲，關山月正想挺身而出，孔文紀却搶在他前面，手持七首衝了出去！

靜默中的維族勇士們因爲孔文紀的突然出場又爆出一陣歡呼，他們的心地是坦誠的，毫無種族畛域之分。

巨熊輕而易擧地殺死了一個人，曾經使他們氣沮，現在又有人敢對死亡挑戰，他們爲人類的勇敢而驕傲！

有一個青年還大聲用漢語叫道：「狄蘭娜！死亡的威脅嚇不退男人的！」

那個被叫狄蘭娜的蒙面女郎冷冷地瞪了他一眼道：「你應該感到羞恥，雪峯上的勇士從不把死亡讓給外來的客人，雪峯上的祖先們的靈魂會在地下哭泣！」

那青年羞慚地低下了頭，這時那老人却過來道：「狄蘭娜！你不應該說這種話的，我知道妳的美

麗使妳驕傲，使妳看不起族中的男子漢，但是妳不能謀殺他們！」

狄蘭娜怒聲道：「阿巴旺！你把話說清楚，什麼叫謀殺？」

那老人阿巴旺也大聲道：「妳明知道這頭熊的勇力無倫，却放鬆了對牠的禁制，這不是謀殺是什麼，尤其是妳剛才講的話……！」

狄蘭娜顯然有點不耐煩地道：「阿巴旺！你的年紀太大了，所以才有這種怯懦的看法，我在決鬥之前，已經聲明過了，而且還特別愼重在提出警告，有人不怕死，怎麼能怪我呢，至於我剛才的話，只是爲着激勵一下維吾爾民族的靈魂……」

老人大叫道：「妳是不是希望全族的青年都死在熊爪之下才感到高興，別忘了妳也是個維吾爾人，這些人全是妳的兄弟！……」

狄蘭娜冷冷道：「我沒有忘，恐怕是你忘了，因此有人能夠徒手擊敗雪峯上的太陽時，你居然能夠忍得住！」

老人正待說話，她却搶得更快地接着說道：「還有這批人，他們見到一個漢人出來挑戰時，竟會爲他歡呼，是爲他的死亡而歡呼，還是希望他勝利而歡呼！」

老人一怔道：「這話是甚麼意思？」

狄蘭娜冷笑道：「我也不明白，不過我認爲他們的歡呼只有這兩個意義，兩個意思我都不歡喜，假如他們爲着那人的死亡而歡呼，則證明他們已經殘忍得沒有人性，假如他們是爲着希望他勝利而歡呼，則證明他們忘記了自己是什麼人了！」

老人呆了一呆道：「這個我也無法回答了，康巴爾罕還是你說吧！」

先前那說話的青年抬起頭來道：「自然希望他勝利，這熊已經殺死一個弟兄了！」

狄蘭娜目射寒光道：「一個漢人擊敗了我們勇敢的象徵，這是你的希望？」

那青年大聲道：「我不承認這頭熊是我們勇敢的象徵，我只知道牠是一頭野獸，牠殺死了我們的弟兄，一個活生生的弟兄！」

狄蘭娜冷冷一笑道：「好阿！阿巴旺！這是你教育的好子弟，我父親把族人交給你帶領，你把他們教得連神都忘了！」

老人阿巴旺經過一陣思索後，才莊重地道：「狄蘭娜！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才能使妳明白，我們是維吾爾人，我們的神只有一個，那就是阿拉眞主！祂不但是我們一個部落的尊神也是所有維吾爾人的尊神，妳父親的思想是瘋狂的，我不能把大家都變成瘋子！」

狄蘭娜厲聲道：「這是你說的話？」

阿巴旺也正容道：「是的，卽使妳父親在這裏，我也會這樣告訴他！」

狄蘭娜冷冷地道：「很好！我父親過幾天就要來了，你可以再告訴他一遍，像剛才所說的那樣，一個字都不許改變！」

阿巴旺大聲道：「當然了，我是當着全族弟兄面前說的話，絕對不會改變——甚麼？妳說妳父親過幾天會來？」

狄蘭娜冷冷地道：「是的！今年是維吾爾十年一次的大聚會，我父親要來告訴所有的人，阿拉眞主是個虛無的神，只有雪峯上的太陽才是勇與力的象徵，那是眞正的神……」

阿巴旺變色尖叫道：「妳瘋了，妳的父親也瘋了……」

狄蘭娜怒道：「住口！你敢這樣侮辱我們！」

阿巴旺也怒叫道：「你們才是侮辱眞神，多少年來我們一直在蒙眞主的保佑，你們居然敢在大會上提出那種瀆神的逆擧……」

狄蘭娜冷冷道：「我父親不但會提出那個建議，而且也會帶來事實的證明，他在雪峯上又找到三頭大熊，比這一頭更大更強更兇猛，用來改變大家對阿拉的尊敬，看看那些得到眞神保佑的人是否能在神的幫助下勝過牠們！」

阿巴旺呆了半天才叫道：「我一定要阻止這瘋狂的擧動！」

狄蘭娜冷笑道：「可以，你不妨先從這一頭開始！」

說着用手一指大熊，牠立刻人立咆哮，露出森森的利齒與血盆大口，咆哮的聲音將大地都震動！

阿巴旺抽腰刀叫道：「我要爲着眞主而戰！」

關山月連忙將他拉住了道：「等一下，這位孔大哥已經出去挑戰了！」

阿巴旺急了道：「兄弟！現在的問題不是遊戲比武了，你們不要管！」

關山月沉着地道：「既然你叫我們爲弟兄，我們也可以管！」

阿巴旺搖了搖頭道：「不行！你們不是眞主的信徒！」

關山月笑道：「眞神的恩寵並不僅僅賜給祂的信徒，凡是知道他神聖名字的人都得到了祂的保佑，因此我們也可以爲祂盡力！」

阿巴旺怔然，道：「兄弟！你是草原上的子民嗎？」

關山月笑道：「我雖是漢人，却是在草原上長大的，也可以算我是草原的子民，對於草原上的傳統，我願意盡一份保持的責任！」

說着對孔文紀點點頭道：「孔大哥！希望你勝利成功！」

孔文紀也點點頭，却在關山月的微笑中得到了指示，知道這一場戰鬥已經改變了意義，他可以不限方法手段去從事這場戰鬥，更可以使用任何武器來殺死這頭惡獸！

狄蘭娜也知道事態有了改變，在巨熊的耳畔低語了幾句，同時把牠頭上的花冠也取了下來！

巨熊似乎聽得懂她的話，發出一連串震耳的嘯聲，神情現得很興奮，目中精光畢射，充分地暴露出被壓抑的野性！

見了牠那猙獰的樣子，四周的回族青年都不自而然地退了幾步，但是他們並無畏縮的表示，手中的七首也握得更緊了，準備萬一孔文紀不敵時，他們要獻身爲信仰一戰，爲尊崇的眞主一戰！

孔文紀的步子很沉穩，功力凝聚在手中的七首，另一隻手却取出了內藏毒針的鋼骨摺扇！

他知道這頭巨熊皮堅肉厚，光憑武功恐怕不容易取勝，必要時他準備借重摺扇中的暗器！

巨熊向前走了幾步，然後直撲過來，動作異常迅速，與剛才游鬥那回族青年時大不相同。

孔文紀自然也預作了準備，身形輕輕一閃，躲開了巨熊的撲擊，然後閃電似的轉身，七首猛插而下！

他所取的部位是巨熊的頸窩，那是通往心臟的要脈，也是動物的最易致命之處，一般的獵人們對付巨獸時，多半是在這種部位下手，才可以一矢中的，若是射錯了別的部位，猛獸受了傷而不致命，反而更形危險！

以孔文紀的身手自然不會取錯了目標，可是他一七首扎上去時，七首齊柄沒入，巨熊的身子連動都沒動！

四周的回族青年以爲他已經得手了，轟雷似地發出歡呼，只有孔文紀自己知道不對勁！

因爲那一七首進去得太容易了，刃尖刺透外皮如割輕革，只有一點點的阻力就順利地深入。

因此他第一個反應趕快撤退，手握七首順勢一絞就往後縱去，身形才動，一隻巨掌已橫掃而至！

孔文紀本來可以避開的，可是他在撤退時還想拔出七首，誰知一拔之下，那柄七首却像生了根似的牢不可拔，就爲了這剎那間的躭誤，熊爪已猛拍而至，孔文紀總算眼明手快，放鬆了七首，橫臂迎了上去。

巨熊本是拍他的頭頂，被他橫伸手一格，變成兩掌相交，拍的一聲，一股無比的巨力湧至。

孔文紀先覺得掌上熱辣辣地火燙，那是猛擊的原故，接着整個身子像石塊般地被彈了出去！

巨熊人立依舊，嘻開大咀，發出一陣得意的咆哮，然後伸掌一撈，將頸窩處的七首拔了出來一拗兩段！

衆人嘩然驚呼，他們驚奇的不是巨熊擊飛了孔文紀，那是意料中事，也不是巨熊輕輕地拗斷了七首！

那情形他們見多了，他們驚的是巨熊要害處中刃，居然一點都不受影響，也沒有受傷痛楚樣子。

尤其是拔出的七首，沒有一點血漬，被七首刺透的皮毛上，看不見一點傷痕，連個傷口都沒有留下！

這實在是太神奇了，幾乎有幾個人要相信牠眞是神聖的化身了，因爲血肉之軀上，絕不可能有這種奇跡發生！

狄蘭娜把握機會連忙高聲道：「你們都看見了吧，只有雪峯上的太陽才能有這種神奇的力量，刀劍武器都不能傷害牠！……」

阿巴旺立刻大聲叫道：「大家不要相信，這是邪術，異敎徒的邪術！」

狄蘭娜寒着聲音道：「你再說一遍看看！」

阿巴旺叫道：「一千遍一萬遍我都敢說，這是邪術，我們以前看過天方的僧侶，也看過喇嘛僧人表演過吞劍走火，這都是邪術！」

關山月却沉聲道：「不！這不是邪術！」

阿巴旺一怔道：「甚麼？那麼你也以爲這是神跡嗎？」

關山月笑道：「我也不認爲是神跡，這只是一項平凡的事實而已！」

狄蘭娜道：「胡說！平凡的事實，你給我刺一下看看！」

關山月笑笑道：「我不行，人怎麼能跟野獸比，尤其是這麼龐大的野獸，牠身上的皮已經有一寸多厚，再加上皮下的油脂，最少有半尺多，三寸多長的七首自然無法刺傷牠，尤其是這頭熊身上的油脂，它是流動的！……」

給他這一解釋，大家都明白了，原來長在這雪峯上的雪熊有一個最大的特點，牠身上的油脂是流動的！

不但油脂是流動的，連油脂浸潤的皮膚也變成油潤無比，只是這團油脂面積不大，只有尺許方圓，是熊身上最滋養的部份，熊在休眠期間動輒數月不食，就是靠這一團油脂維持生命！

這頭巨熊也總算有點神通，居然將那團油脂轉移到頸窩之處，把身上的唯一要害遮掩住了！

孔文紀的七首穿透皮膚，刺在油脂中，所以對熊體全無損害，那粗糙熊皮也被油脂泡柔了，迎刃

無力，刃出縫合，這最柔軟的部份，恰恰也成了最不易傷害的部份，因而造下了驚人的神跡！

狄蘭娜聽關山月說穿了秘密，不禁更爲震怒，厲聲喝叫道：「殺！殺！」

巨熊又是一聲咆哮，迅速向孔文紀衝去，動作更快了，急如勁風，雙掌飛舞，打算一下將他拍得粉碎！

孔文紀對了一掌後，試出這傢伙的厲害，已非人力所能控制，摺扇一探，對準熊掌上敲去。

這本來是一手虛招，因爲這巨熊連刀劍尚且不懼，對於一柄摺扇自然更不在乎了，可是他裝做出來勢洶洶之狀。

巨熊雖通靈性，畢竟是頭畜生，基於自衞的本能，使牠畧畧一頓，橫裏伸掌想將摺扇撥開！

孔文紀等的就是這個機會，看準了目標，手心一緊，觸動機簧，錚錚兩聲，兩支細針由扇尖上射了出去！

這兩枝針取的是巨熊的雙目，也只有這兩處所在是最軟弱的部位，針勁既疾，針身又細！

照理說巨熊應該是絕對無法躲避的，可是這畜生的確有兩下子，緊急時居然將雙目一閉，用粗厚的眼面將針擋住了，雖然尖利的細針仍是釘在眼面上，看情形只刺透了浮皮，給了牠一點輕微痛楚。

巨熊受痛性發，勢子更猛，急衝而前，一下子撲到孔文紀的面前，雙掌拍落他的肩頭上！

光是這兩擊之力，也不下於數千斤，孔文紀總算功力深厚，居然還能撐得住，沒被牠壓倒下去。

可是他兩邊肩膀上又痲又痛，至少有一邊肩胛骨被擊碎了，手中的摺扇也拍嗒一聲，落在地下！

巨熊見兩掌未能將孔文紀撲倒，野性大發，雙掌一合，揑緊孔文紀脖子，打算將他的頸骨揑碎！

孔文紀見事態危險，顧不得肩上的疼痛，單手握拳，對準熊的小腹就是一下，這一拳用出了全身的勁力！

巨熊雖說是銅筋鐵骨，挨上這一拳也有點受不了，厲吼一聲，將孔文紀提了起來，往地下猛摔。

這一摔更是力重，不下萬斤以上，孔文紀沒有被摔扁，已經是很大的幸運，人已昏過去！

巨熊見孔文紀還沒有死，提起一隻脚，對準他的肚子上踩下去，關山月也不能坐視了。

像飛鳥一般地撲上去，抱住牠的那隻脚，往旁邊一拖，總算將勢力拖偏了，使牠一脚踩了空。

可是巨熊野性已發，非要將孔文紀置死地不可，居然不理關山月，舉脚再度踩向孔文紀！

關山月被逼無奈，只得搶先出手，一脚橫撩，點在孔文紀的腰眼上，將他的身子踢了開去！

同時那一脚的力量也用得恰到好處，觸在孔文紀腰間的穴脈上，將他由昏迷中痛醒了過來！

巨熊還要去追擊孔文紀，關山月却死命地纏住牠，不與牠正面交鋒，專門在牠的旁邊手推脚撩！

巨熊每次的行動都受到關山月的干擾，不是腿彎上挨一脚，就是腰眼上挨一拳，而且都是側面受力！

雖然不至於受傷，却也無法控制身子的平衡，往往被關山月利用牠本身的衝力而就勢借勁，連摔了好幾交！

野性愈發愈狂，吼聲震天，轉把目標移到關山月身上來了，孔文紀神智已清，連忙大聲叫道：「關老弟，這畜生厲害，用長劍對付牠吧！」

說着嗆然一聲，抽出了腰間的紫郢劍，準備衝上來，由於劍身上暗紫色的光華有異，狄蘭娜也看出厲害了。

厲嘯一聲，制止了巨熊向關山月的纏鬥，同時更將牠召回到身邊，比手劃脚加以指示！

巨熊目視孔文紀手中的長劍，厲吼不已！

關山月也拔出了青索劍，虛空一揮，然後將劍鋒指向不遠處的一塊小石墩，劍芒所及，還有兩尺的距離。

那塊子石墩已爲劍氣掃裂成四五片，然後一笑道：「妳既然把這頭熊視爲神聖的化身，是否敢叫牠來一試我神劍的鋒芒，只要牠能擋得住，我就承認牠是神……」

狄蘭娜凝視片刻才冷笑道：「我記得你說過要空手搏熊的！」

阿巴旺立刻道：「兄弟！這不是比功遊戲的時候了，你可以不必遵守先前的誓言，千萬不能拿性命開玩笑！」

誰知關山月哈哈一笑，連劍鞘都解了下來，丟過一邊道：「大漠上男子漢的誓言，就像是塔里木河流的流水，水流進沙裏就不再回頭了，話說出口後也收不回來了！」

四週的維族青年又是一陣歡呼，爲關山月的豪情激動了！

狄蘭娜眼睛一亮道：「你當眞要維持誓言。」

關山月豪笑道：「當然了，只有女人才把誓言當作夏天的輕風！」

他的每一句話都引用草原上的諺語，充分地表現了牧野兒的豪情，也引起了四周如雷的歡呼！

狄蘭娜的眼中流露出一絲異常的神色，輕輕地道：「漢郞，我尊敬你的言行，這才是一個英雄本色，我不忍心見你死在熊爪牙之下，因此……」

關山月不等她說完就擺手道：「不必！妳若是叫我就此罷手，那是侮辱我！」

（未完待續）

古龍主編

即將出版！

陣容最强
定價最低
武俠雜誌

武藝

SAGA

HK$1.50 NT$10.00



創刊號

輯顧問

龍生
諸葛青雲

·陣容一斑·

作品	作者	作品	作者
桃花傳奇	古龍	翡翠船	諸葛青雲
聶政	司馬紫烟	無字天書	陳青雲
八荒飛龍記	臥龍生	孤獨客	朱羽
分屍滅跡	龍驥	雍乾飛龍傳	獨孤紅
		鬼裁縫	人畏

出版者：武藝雜誌社
台灣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一〇九號

海外總經銷：環球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